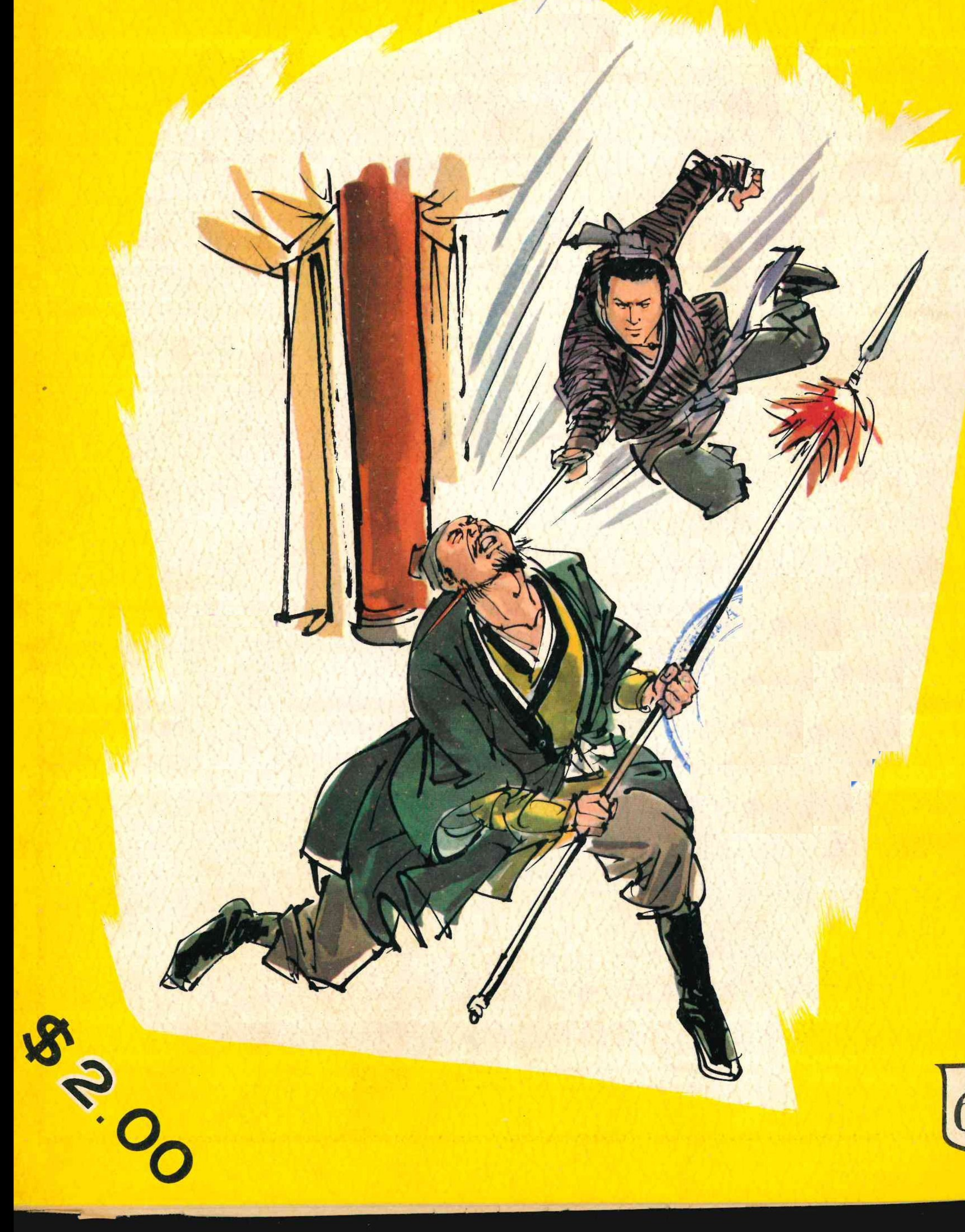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09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謀殺博士

馬雲・著



⌊博士⌉是一種榮銜，而⌊謀殺博士⌉却是⌊謀殺學院⌉裏面的最高榮銜，殺人已經是非法行爲，⌊謀殺博士⌉的所作所爲，更是駭人聽聞．下一個⌊鐵拐俠盜故事⌉，便是介紹⌊謀殺博士⌉的可怖事跡，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義奇情巨型小說

諸葛青雲·文
董培新·圖

奪命金劍



快意恩仇

這是一個靜謐的黃昏。

一抹斜陽，將大地染成金黃色，也將一株白菓樹的影子，拉得長長地。

白菓樹旁，是一幢背倚青山，面臨一曲清溪的茅屋。

茅屋前的小院中，一位精壯的短裝青年，正在洗刷一匹神駿的黃驃健馬，水井旁，一位布衣荊釵的少女，正俯身細心地在淘着米。

這一對年輕男女，男的精壯，結實，粗獷中蘊含着一股無形的秀氣，女的眉目如畫，婀娜多姿，雖然，兩人都是布衣粗服，却無損于他們那天賦的靈秀本質。

由外表看來，這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但事實上，他們既非情侶，更非夫妻，而是一對同胞兄妹。

他們複姓「南宮」，男的單名一個「正」字，女的單名一個「琳」字，他們係以打獵爲生，兄妹倆相依爲命地，奉養着一位雙目已盲的高堂老母。

這時，兄妹倆都在專心一志地，幹着自己的活兒，誰也沒吭氣，誰也沒瞧瞧誰。

遠遠，炊烟裊裊，歸鴉陣陣，氣氛顯得非常寧靜，寧靜得使人有沉悶之感。

驀然，一陣急驟馬蹄聲，劃破這寧靜的空間。

南宮正抬頭循聲瞧去，只見一騎健馬，沐着金黃色的夕陽，向着茅屋方向，疾馳而來。

南宮正俊臉上掠過一絲驚詫神色，匆匆地迎向前去。

在小院前約莫十來丈遠處，南宮正迎上了那一騎人馬，馬上人是一位腰跨單刀的勁裝中年人，人是滿面風塵，馬是渾身冒汗，顯然地，這一騎人馬，是經過長途的急馳而來。

勁裝中年人，在南宮正身前丈遠處，勒住坐騎，飛身下馬。

南宮正疾步趨前，又驚又喜地，打着招呼：「大叔！您……」

勁裝中年人臉色肅穆地，與南宮正附耳低語。

南宮正面露驚疑神色，扭頭向小院中瞧了瞧。

小院中，還是那麼寧靜，南宮琳也仍然在低頭淘着米。

南宮正向勁裝中年人揮揮手，示意其離去，然後，他自己也向屋門口走來。

那勁裝中年人已飛身上馬，絕塵馳去。

南宮琳有意無意之間，抬頭看了看乃兄進屋時的背影，又回頭瞧向遠處，那勁裝中年人的坐騎，所揚起的滾滾黃塵。

她，微一沉思，忽然若有所悟地，俏臉微變，起身匆匆走向屋門口。

南宮正已整好衣衫，正欲悄然離去，却被乃妹在門口及時攔住。

南宮琳張目訝問道：「天都快黑了，還上哪兒去？」

南宮正一怔道：「我……我去看一位朋友。」

南宮琳顯然不相信，美目向着乃兄全身上下一掃，重複了一句：「看朋友？」

南宮正有點心虛地，退了一步，露出身邊所帶「奪命金劍」的劍柄。

南宮琳故意將語聲略爲提高地說道：「看朋友，帶着『奪命金劍』幹嗎？」接着，又沉聲說道：「你要不說實話，我去告訴娘。」說着，即待向屋內走去。

南宮正臉色一變地「噓」了一聲，並伸手將乃妹推向門外。

裏間傳出乃母的語聲道：「小琳……」

南宮正一驚，南宮琳却嬉皮笑臉地看着他。

南宮正比手劃脚地，求她別說，一面並回頭向內瞧去。

他們那雙目失明的老母，已出現裏間門口，接着說道：「不早啦！快點作晚飯去。」

南宮琳恭喏一聲：「是！琳兒馬上就去。」接着，又向乃兄低聲說道：「快說呀！不說，我就去告訴娘。」

南宮正莫可奈何地，一嘆道：「好！我告訴妳，妳可千萬不能給娘知道。」

南宮琳連連點首道：「好的。」

南宮正臉色肅穆地，向乃妹耳語着，南宮琳臉上現出一片驚容。

南宮正低聲接道：「妳說，我應不應該去？」

南宮琳正容點首：「當然應該去，我也去。」

南宮正莊容說道：「不可以！妳我都走了誰來照顧娘？」

南宮琳楞住了，她，垂首微一沉思，又抬起頭來，美目中已蘊含着晶瑩的淚珠。

南宮正只好低聲安慰着：「小妹！好好在家照顧娘，我，最遲後天夜裏，一定回來。」接着，又聲容俱莊地說道：「記好，這件事情，千萬別告訴娘！」

南宮琳含淚點了點頭。

裏間，傳來脚步聲和拐杖聲。

兩兄妹互望一眼，南宮琳隨即悄然退出。

一位雙目已盲的青衣老嫗，由裏間門口，策杖而出。

南宮正連忙趨前，扶着乃母道：「娘！您怎麼出來了？」

青衣老嫗却反問道：「剛才是誰來了？」

南宮正一楞道：「沒人來呀！」

青衣老嫗微慍地接道：「胡說！我眼瞎了，耳可沒聾，明明聽見馬蹄聲，還說沒人來！」

南宮琳又走回來，接道：「是……」

但南宮正却向她連連搖手，示意她別說，南宮琳只顯得頗不自然地，說道：「是哥哥的朋友！我不認識。」

青衣老嫗更加懷疑地，向南宮正問道：「正兒，那是誰？」

南宮正支吾地，答不出話來。

青衣老嫗臉色一沉道：「你們兄妹倆，欺侮娘已眼瞎，是不是！」

南宮正惶恐地說道：「孩兒不敢，是施大叔來了。」

青衣老嫗驚愕地道：「他來了，你們怎麼不告訴我？」

南宮正道：「他說，不要讓娘知道。」

青衣老嫗「啊」了一聲道：「是不是『蓋世堡』的堡主回來了？」

南宮正點頭道：「是的，我正準備去找他。」

青衣老嫗堅毅地道：「唔！你應該去找他的，不過，他們人多勢衆，你可要千萬當心！」

南宮正正容說道：「孩兒會小心的。」

話鋒畧爲一頓之後，又注目接道：「娘！方才施大叔說，明天夜裏，是最好的機會。」

青衣老嫗堅定地點點頭道：「好，你去吧！我的苦總算沒白吃。」

南宮正强忍心頭激動，平靜地說道：「娘！您要保重！」

他，儘管語氣中裝得那麼平靜，但雙目以內，却已是熱淚盈眶。

青衣老嫗莊嚴地點點頭：「正兒不要激動，面臨大敵，要辦大事之前，必需保持平靜，我如今再說一遍，你要千萬當心！」

「是！」南宮正恭應着，目光移注南宮琳說道：「妹妹，妳要小心侍候娘。」

南宮琳含淚點首道：「我知道。」

南宮正向乃母和乃妹投過深深的一瞥之後，轉身大步地走向馬棚，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青衣老嫗長嘆一聲，禁不住兩行熱淚，滾滾而下。

南宮琳望着那沐着蒼茫的暮色，疾馳而去乃兄的背影，也是禁不住熱淚雙流。

× × ×

第二天，上燈時分。

「欽州」城中，首屈一指的「慶雲坊」酒樓，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異現象。那就是大門口懸燈結綵，一片喜慶氣象，但裏裏外外，却是如臨大敵似地，戒備森嚴，大門口，四個腰跨單刀的兵勇，更是兇神惡煞般的，向門外虎視眈眈地監視着。

酒樓大門外，約莫箭遠處，佇立着一羣看熱鬧的市民，正在指手劃脚地，低聲議論着。

南宮正由人羣中，悄然擠出，舉目向「慶雲坊」酒樓打量着，由大門口負責警衞的兵勇，掃向屋頂上，暗中窺伺着的武林高手，使得他那兩道斜飛入鬢的劍眉，爲之微微一蹙。

就當此時，昨天旁晚，替他送信的那位「施大叔」施平清，由酒樓中匆匆而出，走向街道。

南宮正色然而喜地，也走向街道中，叔侄兩人擦身交錯而過，南宮正手中，已多了一份請帖。

他，目光飛快地一掠之後，立即大搖大擺地，走向酒樓門口，將手中請帖，給警衞人員查驗過後，安詳地向裏面走去。

進入大門，跨院中排列着的，都是「蓋世堡」的高手，但南宮正視若無覩，昂首濶步地，由那些高手的行列中穿過，直趨大廳。

大廳內設着品字形的三桌酒席，「欽州」城中，有頭有臉的鄉紳們，都已到齊，一個個正襟危坐地，鴉雀無聲。

南宮正逕自在左首一席中的空位上坐下，冷冷地向週圍掃視了一下。

那些鄉紳們，都是默默地吃喝着，互不交談，酒樓伙計們也只管默默地，忙着端菜送酒，氣氛顯得頗爲沉悶。

南宮正故裝愕然不解地，向隣座的一位青袍老者低聲問道：「老丈，今宵，不是替『蓋世堡』堡主洗塵嗎？」

青袍老者點點頭道：「是啊！」

南宮正道：「可是，爲何不見屠堡主呢？」

青袍老者低聲接道：「早就來啦！目前正和程知府在裏間雅座裏密談。」

南宮正恍然大悟地「哦」道：「原來如此。」口中說着，漫不經意地扭頭向雅座門口瞧去。

雅座房門外，站着施平清，和「蓋世堡」的右護法楊子雲，以及酒樓掌櫃等三人。

每上一道酒菜，都由施、楊，二人檢查，並由掌櫃嚐試之後，才准許端入雅座。

南宮正微一沉思，星目一轉，藉舉杯徐飲之際，精目環掃全廳！

全廳中人，仍然是肅靜無嘩，各喝各的酒，一個個傍若無人。

南宮正舉杯站起，含笑朗聲說道：「諸位，今天是屠堡主衣錦榮歸的好日子，我們理應敬他老人家一杯。」

其餘諸人同聲響應：「對！應該敬一杯！」

南宮正舉杯走向雅座門口，施平清却伸手將他攔住，並沉聲說道：「這位老弟且慢。」

接着，目光向楊子雲投過詢問的一瞥，楊子雲微微點首道：「先向堡主請示。」

施平清點點頭，掀簾進入雅座中。

這時，全體賓客，都端杯肅立，目光都投向雅座這邊。

少頃之後，施平清掀簾而出，朗聲說道：「堡主有令，命每桌選代表一人，進去敬酒。」

南宮正聞言之後，又準備向雅座中走去，但仍然被施平清禮貌地攔住了：「老弟，等另兩位代表到齊之後，再一齊進去。」

南宮正只好强行按捺下來。

另兩桌的代表也到達之後，施平清、楊子雲二人，同時歉笑道：「對不起，我們必須先行搜查一下……」

接着，兩人開始搜身，施平清並首先繳下南宮正的「奪命金劍」，因而使得南宮正爲之一怔。

但施平清却若無其事地，揮了揮手道：「好了，諸位可以進去了。」

南宮正莫可奈何地，深深瞪了施平清一眼，掀簾而入。

目光一觸之下，雅座中一共才三個人。

獨踞上首，高坐堂皇的，是一位四品官服的中年人，那就是「欽州」府的知府程端。

坐在下首相陪的，是一位滿臉橫肉，身裁高大的錦袍老者，此人就是「蓋世堡」的堡主，兇名遠播，滿手血腥的屠天彪。

旁邊還恭立着一個專司伺候的酒樓伙計。

對于南宮正的進入，屠天彪竟然視若無覩地，逕自舉杯向程端諂笑道：「大人，我敬你一杯。」

程端謙笑道：「不敢當！但願屠堡主，不要再在本府轄區之內，打打殺殺，否則，鬧出事情來，本府也沒法週全。」

屠天彪連忙接道：「大人請放寬心，我已經金盆洗手，這次回來再也不會過問江湖上的事了。」

程端正容說道：「那很好……」

南宮正目光烱烱地，凝注屠天彪說道：「我敬你一杯！」

屠天彪回頭瞧瞧，又和程端舉杯對飲。

南宮正厲聲喝道：「屠天彪，好大的架子！」

這一下，可使屠天彪楞住了。

可不是麼！憑屠天彪這三個字，在這「欽州」境內，可說有嚇阻小兒夜哭的威力，但目前這個貌不出衆的年輕人，却不但直呼其名，而且出語不遜，這情形，簡直算是大大的奇聞啦！

屠天彪楞得一楞之後，突然一拍桌子，怒叱一聲：「大胆！」

南宮正一挑雙眉，縱聲大笑道：「胆子小了，也不敢到這兒來啦！」

屠天彪再度一楞道：「你是甚麼人？」

南宮正聲容俱莊地，說道：「在下南宮正，子不言父諱，聽到這『南宮』兩字，你該知道我是甚麼人了！」

屠天彪注目問道：「你就是南宮虹的兒子？」

南宮正點首接道：「不錯！」

屠天彪披唇一哂道：「原來是我十二年前，刀下留情的孽種。」

南宮正雙目中射出熊熊怒火，切齒怒叱道：「老賊！小爺等了你十二年，這殺父奪產之仇，今天必須算一算了！」

程端連忙接道：「慢着！他既然殺你父親，你應該具稟本府，控之于法才對。」

南宮正鄙夷地一哂之後，才目注程端，冷然接道：「法律？哼！知府大人，古往今來，幾曾聽說有過維護弱者權益的法律和官府？」

程端臉色一沉道：「你不能以偏概全！」

「以偏概全？」南宮正哼了一聲道：「知府大人，十二年前，當時的孤兒寡婦，也曾向府衙投過狀子，可是，那結果……」

一頓話鋒，切齒恨聲接道：「不說也罷！」

程端道：「十二年前，那不是本府任內……」

南宮正截口冷笑道：「也許你這位程大人，比十二年以前的那位知府大人要好一點，但是，武林中的恩恩怨怨，你能管得了這許多嗎？」

程端毅然地接道：「不論如何，本府管轄之下，一定要遵守法紀，不許亂來！」

南宮正沉聲說道：「今天，就是你把刀子架在我頸子上，我也得先殺了這老賊再說！」

一言未了，手中的酒，已向屠天彪迎面潑出，並冷笑一聲：「老賊！喝完這最後一杯酒吧！」

屠天彪揚掌一擊，那滿杯的美酒，被他凌空擊得射向一旁侍候的伙計的臉上。

一聲痛呼，那伙計被擊得滿臉鮮血，雙手捂臉，慘叫着退過一旁。

那位知府大人，一見情況不妙，也倉惶地退立一隅。屠天彪震聲大喝：「來人呀！」

施平清首先躍入，屠天彪怒喝一聲：「給我拏下！」施平清暴喏一聲：「是！」

「是」字聲中，手中「奪命金劍」，向南宮正迎面刺去，並大喝一聲：「小子領死！」

南宮正冷笑一聲：「放屁！」

身形一晃，避過金劍，順勢擊出一掌，並怒叱一聲：「匹夫躺下！」

「砰」地一聲，施平清應掌而仰面跌倒，手中「奪命金劍」，也脫手飛向半空。

南宮正乘勢騰空躍起，凌空接住金劍。

被擊得仰身跌倒的施平清，滿口鮮血，由口中沁出。

目覩此情，屠天彪一時之間竟震驚得楞住了。

當南宮正凌空接劍的身形落地時，楊子雲飛身入室，一劍橫掃過來。

南宮正身軀微閃，順手推桌而擋。

「克擦」一聲，桌子被楊子雲的寶劍削去一角。說來也眞够絕，那被削掉的一角木板，竟射向縮立一隅的知府大人，將他的一頂烏紗帽擊落地面，嚇得他臉色大變，抱頭蹲在地下，猶自簌簌發抖。

楊子雲利劍連揮，向南宮正進逼。

南宮正則連連躲閃退後，似乎不敢輕攖銳鋒。

楊子雲乘勢一脚橫掃南宮正下盤，南宮正一聲驚呼，被掃得仰身跌倒。

楊子雲色然而喜地，揮劍直取南宮正。

南宮正冷笑着一按劍柄卡簧，「奪命金劍」上射出一綫金光，逕向楊子雲飛去。

一聲慘呼，楊子雲已仰身倒地死去，他的咽喉上，釘着一枚小小金爻。

剎時之間，使得屠天彪的兩個得力助手，一死一重傷，這情形，不由使得屠天彪老臉爲之大變。

南宮正虎目凝威，凝視着屠天彪。

屠天彪似爲南宮正的神威所懾，竟然一步步地向後退走。

南宮正却是連連冷笑着，步步進逼，屠天彪退一步，他却進一步，氣氛顯得沉悶而又緊張。

這兩位，繞室游走一匝之後，屠天彪終于大喝一聲，首先舉刀向南宮正砍去。

南宮正冷笑一聲，揮劍相迎，左手却同時擊出一掌。

「鏘」地一串金鐵交鳴聲中，屠天彪倒翻而出，跌坐椅上。

南宮正得理不饒人地，騰身追撲，揮劍橫掃。

屠天彪急得連人帶椅，就地急滾。

「嗖」地一聲，屠天彪但覺頭頂一涼，一隻髮

髻，已被南宮正的「奪命金劍」，齊根削去。

這一來，不由嚇得他，冷汗直冒，奮不顧身地，騰身而起，揮刀向南宮正攔腰掃去。

南宮正順勢往右一閃，同時左脚却踢向屠天彪的臀部。

屠天彪沒想到對方于閃避之同時，還會來上一腿，大出意外之下，當塲被踢得整個身軀，破窗而出，直向正廳中的酒席桌上飛去。

說來也眞絕，屠天彪那龐大的身軀，無巧不巧地，竟落在一張擺滿酒菜的桌面上。

那大廳的地面是三合土，光滑如鏡，那桌面經屠天彪的身軀衝擊之下，在一片「唏哩嘩啦」，駭叫驚呼聲中，那桌面載着屠天彪的身軀，滑到大廳的前門門口，才被門檻擋住。

屠天彪已成了驚弓之鳥，桌子一停，連忙飛身向廳外的跨院中射落。

南宮正也大喝一聲，跟踪追撲，却被屋面上的高手，紛紛躍下所阻，而屠天彪却已乘機飛躍屋面，並發出一串呵呵大笑道：「小雜種，上來啊！」

南宮正怒叱一聲：「老賊！你逃不了……」

話聲中，奮力一招「夜戰八方」，將那些攔阻他的高手，迫得紛紛後退，並乘勢一式「一鶴冲天」，向屋頂上縱去。

但那些圍攻他的高手，却都是一些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殺退一批，另一批又紛紛飛撲上來，迫使他那騰拔的身形，又降落地面。

這情形，可迫得他瞋目怒叱一聲：「諸位識相一點，別逼得我多殺人！」

話聲中，又是一式「橫掃千軍」，將那些攔阻他的人逼退開去，再度乘勢騰拔而起。

這一次，他可學乖了，不等身形躍登屋面，也就是不給對方第三次攔截的機會，就着身形一拔之勢，手中「奪命金劍」向着屠天彪凌空連連揮洒，只見點點寒星，破空生嘯地，向屠天彪激射而去。

屠天彪可能是惡貫滿盈，竟然過于相信他自己的手下人，不但不乘機逃去，反而站在屋頂上觀戰，等他發覺情況不對，而想逃走時，却爲時已晚。

只聽他一聲慘號，已雙手捂臉，一個倒栽葱，像斷綫風箏似地，摔落地面。

原來他的臉上，已中了南宮正那「奪命金劍」上所射出的飛爻，那死狀，可說是恐怖之極！

屠天彪手下那些高手，見狀之下，一齊臉色大變地，向後退了幾步。

南宮正凛若天神地，虎目環掃全場之後，沉聲說道：「在下大仇已報，不願濫殺無辜，諸位請不要攔截，否則，你們的主子屠天彪，就是一個榜樣！」話落身騰，已飛身躍登屋面，一晃而逝。

× × ×

這是南宮正所住的那幢茅屋之前。

一騎健馬，沐着驕陽向着茅屋風馳電掣而來。

正在小院中洗衣的南宮琳，驚喜地向着那騎奔馬一注視之下，幾乎要脫口歡呼地，飛迎上去。

那一騎奔馬，在南宮琳身前一丈處勒住了，南宮琳美目一觸之下，她那本來洋溢着滿臉歡欣，剎時之間，給凝結起來。

原來那馬上人，並非她的哥哥南宮正，而是一位滿臉風塵的陌生人。

那人年紀，同南宮正不相上下，儀表風度，也與南宮正算得上是一時瑜亮。

他，身着一身藍色長衫，肩插雙劍，朱紅的劍穗，隨風飄揚，襯托着他那張端正而微顯黝黑的面孔，顯得英挺中又蘊含幾分俊秀。

南宮琳殊感失望地，一怔之間，那藍衣人已飄身下馬，牽着馬緩步而前。

南宮琳回身往路上走去，那藍衣人却含笑招呼道：「姑娘，請等一等。」

南宮琳回身投過訝異的一瞥，却是沒開口。

那藍衣人很禮貌地接問道：「請問姑娘，南宮正在家嗎？」

南宮琳漠然地看着他，然後注目問道：「你是誰？找我哥哥幹嗎？」

藍衣人笑道：「原來是南宮姑娘，失敬了。」

南宮琳冷然接道：「請答我所問。」

藍衣人沉思着答道：「在下從府城來，想找令兄去打獵。」

「打獵？」南宮琳沒好氣地，哼了一聲道：「自個兒去打好了！」

說完，轉身卽待離去。

但那藍衣人却不等她起步，已飛身攔在她身前，陪着笑說道：「姑娘，我想獵頭活的老虎，不過……」南宮琳冷然接道：「不過甚麼？」

藍衣人笑了笑道：「不過，必須要找到你哥哥這等出色獵人，才能帮我獵到那頭活老虎。」

南宮琳微慍地，注目問道：「說！你到底是甚麼人？」

藍衣人漫應道：「我不是告訴過你，是從府城來的嗎？」

南宮琳腦際靈光一閃，「哦」了一聲，緊接着，却一披櫻唇道：「原來是六扇門中的……」

這同時，南宮琳的背後，却傳來乃母的語聲道：「誰呀？」

南宮琳與藍衣人聞聲同時回頭，只見那青衣老嫗，手持拐杖，正摸索着走出大門。

藍衣人一見青衣老嫗雙目俱盲，不由微一怔。

這時，南宮琳已疾步走近乃母身前，低聲說道：「娘！是哥哥的好朋友，來找哥哥去打獵的。」說話同時，並向藍衣人搖手暗示，示意其不要說出眞實身份來。

藍衣人對南宮琳苦笑了一下，趨近青衣老嫗身前，殷勤地道：「大娘，您好！」

青衣老嫗道：「正兒去十四舖修橋去了，你請屋裏坐吧！」

藍衣人道：「也好，那我就進去等他會兒。」說着，並扭頭向南宮琳投過神秘的一笑。

南宮琳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逕行扶着乃母向屋內走去。

藍衣人順手將馬匹拴在門外，安詳地隨後進入客廳，舉目向四週打量着，只見客廳內，獸皮和飛鳥標本，琳瑯滿目。

青衣老嫗向藍衣人擺擺手道：「請坐啊！」接着，又轉頭向南宮琳說道：「琳兒沏茶。」

「是！」南宮琳嬌應着，拿起茶壺倒茶，潺潺作响，然後，將茶杯向藍衣人身前送去。

藍衣人禮貌地，起身欲接，南宮琳却白了他一眼，自己舉杯一飲而盡，並順手將茶壺向藍衣人身前一推，示意他自斟自飲。

藍衣人窘得一揚劍眉，自我解嘲地笑了笑道：「謝謝！」

青衣老嫗向藍衣人問道：「你，認識正兒多久了？以前怎麼沒見你來過？」

藍衣人吶吶地說道：「我……」

南宮琳却搶着說道：「他認識哥哥沒多久，常在一起打獵。」

青衣老嫗「哦」了一聲道：「你住在甚麼地方？離這兒遠嗎？」

藍衣人笑了笑道：「我住在『欽州』城中。」

青衣老嫗道：「呀！『欽州』，好地方！從前，我們也住在『欽州』。」

南宮琳道：「娘！從前的事，還想它則甚！」扭頭向藍衣人道：「我哥哥今天不會回來啦！你還是改天再來吧！」

藍衣人苦笑道：「這……」

青衣老嫗連忙接道：「琳兒，人家老遠趕來，好歹也得吃頓便飯才走呀！我看，妳哥哥也快回來啦！」

藍衣人向着南宮琳得意地笑笑道：「如果不嫌我打擾的話，我就在這兒等南宮兄一陣。」

「別客氣。」青衣老嫗向南宮琳吩咐道：「琳兒，快去作飯。」

南宮琳頗爲難地，對藍衣人噘了一噘嘴，走了幾步，又回頭向他暗示不要亂說話。

藍衣人笑了笑道：「大娘，您請坐會兒，我去給牲口上上料。」

青衣老嫗點點頭道：「請便。」

藍衣人起身看了看南宮琳，轉身走出。

南宮琳看着那藍衣人走出的英挺背影，不覺微微一怔。

藍衣人踱出門外，舉目回顧，只見草原上，牛羊成羣。自由自在的覓食，氣氛顯得平靜而祥和。

他，將馬兒牽向井邊，由井中取出一桶水，給馬兒飲够之後，自己也順便洗了一把臉。

南宮琳端着菜蔬，來到井邊洗濯，當她經過藍衣人身邊時，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藍衣人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面露苦笑。

南宮琳俯身開始洗濯菜蔬，藍衣人微一沉思，向她身前走去。

藍衣人的來意，是想向南宮琳說幾句話，但他還沒開口，南宮琳却起身瞪了他一眼，向屋內走去，他，只好無可奈何地嘆了一聲。

太陽下山了，夜幕已逐漸下垂，但藍衣人却仍然佇立小院中，凝望着遠方。

茅屋中，已亮昏黃燈光，南宮琳倚門翹盼，滿臉都是焦急神色。

藍衣人焦急地踱着方步，不時抬頭看看遠方，但遠方已被蒼茫暮色淹沒了，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向屋內。

這時，那青衣老嫗正在蹙眉自語着：「正兒怎麼還不回來？」

藍衣人却適時接道：「是呀！」

南宮琳也冷然地說道：「我看，家兄這兩天定不會回來的了，你還是不用等他啦！」

藍衣人爲難地一蹙眉峯：「這……」青衣老嫗輕輕一嘆道：「天都快黑了，還叫人家趕路嗎！我看，你就在正兒房裏歇一宵吧！」

南宮琳急忙埋怨着說道：「娘，您……」說着，並臉寒似冰地，瞪了藍衣人一眼。

藍衣人連忙說道：「不！不！我到馬棚裏去將就一宵就行啦！」

青衣老嫗道：「那怎麼行，你遠來是客嘛！」扭頭向南宮琳說道：「琳丫頭，帶這位大哥去妳哥哥房裏去。」

南宮琳滿臉不高興地，瞪着藍衣人，使藍衣人訕然一笑道：「那怎麼好意思。」

青衣老嫗道：「不要緊，既然是正兒的朋友，就那是一家人一樣。」

藍衣人得意地看着南宮琳。

南宮琳狠狠地瞪他一眼，伸手取過桌上的燈。

藍衣人很禮貌地向青衣老嫗說道：「大娘，那我就不客氣啦！」

青衣老嫗擺擺手，示意他離去。

藍衣人隨在南宮琳背後，向南宮正房間走去。

南宮琳推開房門，藍衣人相隨入內，舉目環掃，只見房間內除了簡單的用具之外，滿排着獵具和弓箭，他却特別向那「奪命金劍」用的小飛叉深深地盯了一眼。

南宮琳殊爲不悅地，將手中油燈，向桌上重重地一放。

藍衣人連忙歉笑着：「謝謝！」

南宮琳面如嚴霜地，看也不看他一眼，冷哼着轉身出門而去。

藍衣人只好聳聳肩，苦笑着。

他，目送她的背影消失之後，才關上房門，又四處看了一看，同時，還故意將窗門推開少許，然後和衣往床上一躺。

他，睡在床上想了想，又突然起身，將桌上的油燈吹滅。

黑暗中，只見他躺在床上，睜着雙目，凝神靜聽着。另一個房間中，南宮琳愁眉不展地坐在燈下。沉思少頃之後，起身走向窗前，推開窗門，向外面瞧去。

外面平原上，月色迷濛，一片寂靜。

她，回頭嘆了口氣，又回到燈下坐着。

青衣老嫗訝問道：「琳兒，怎麼還不睡呀？」

南宮琳苦笑道：「娘？我還不想睡。」

青衣老嫗道：「是不是担心妳哥哥？」

南宮琳微露驚容地，連忙搖首道：「不……不是……」

青衣老嫗接道：「那妳爲何還不睡？」

南宮琳吶吶地道：「我……我担心那個客人，不……不是好人。」

說着，向床前走去。

衣青老嫗臉色一沉道：「娘眼睛雖然瞎了，耳可沒聾，那位客人，決不是壞人，睡吧！」

那位藍衣人，仍然是和衣假寢着，雙目睜得大大地，不時瞟向窗外，同時還凝神向四週傾聽着。

馬棚中，忽然傳來輕微的馬嘶聲。

藍衣人驚愕地，挺身而起，飄落窗前，向外面悄然窺視着……

另一房間中，南宮琳突然神色驚喜地，悄悄起身。

她，躡手躡足地，拿過油燈，疾趨窗前，向外面一明一滅地，打着信號。

這情形，似乎引起了藍衣人的疑心，可是，當他悄然探首向外面察看時，那明滅不定的燈火，已經停止。

南宮琳母女的房間內，一片漆黑，顯然已經熄燈就寢了。

他，扭頭看看馬棚，馬棚中毫無異樣。遠處，平原上，也依然是一片寂靜。

藍衣人蹙眉想了想，將探出窗外的頭，又縮了回來。

黑暗中，只見他精目一轉，又疾趨門前，向外面的客廳中窺探着。

客廳中，黑黝黝，靜悄悄地，毫無動靜，只見南宮琳母女的房間，門扉緊閉，傳出輕微的鼾聲。

藍衣人似乎仍然不相信地，悄然窺探着客廳中的動靜，可是，半晌之後，却依然是寂靜無聲。

他，沉思少頃，似乎突有所憶地，精目一轉，疾趨窗前，越窗而出。

縱出窗外之後，微一傾聽，才悄然向馬棚欺近，藉着月光，檢視馬匹。

他警覺到，馬棚中已多出一匹健馬，馬身冒着白汗，並還在喘息着。

藍衣人恍然大悟，臉現驚容地，抬頭回顧。

這時，他所住的南宮正的房間中，突然燈火通明。

他，臉色大變之下，急忙回身飄落窗下。窗前，南宮琳正冷冷地怒視着他。

藍衣人殊感愧疚地，訕然一笑，越窗而入。

南宮琳聲色俱厲地，壓低語聲，怒叱道：「一個作客人的人，半夜三更，在人家家裏，穿窗越戶的，非姦卽盜！說！你想幹甚麼！」

藍衣人始則一窘，繼卽含笑反問道：「那麼，姑娘妳呢？半夜三更不睡覺，又是所爲何來？」

這一問，可使南宮琳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但她受窘之後，却是老羞成怒地，冷笑一聲道：「這是我的家，你管不着！」

話鋒畧爲一頓，又一披櫻唇道：「我也不妨老實告訴你，我哥哥已經回家，他說，不認識你！」

藍衣人一怔之下，「哦」了一聲，緩步走向桌旁去倒茶喝。

但當他經過門口時，一雙脚却突然向門下一勾，雙扉隨之大開。

只見南宮正卓立門外，正向他冷然注視着。

藍衣人雙肩一晃，下臂平伸，肩頭雙劍已到了兩手之中，分別指着南宮兄妹胸前。

南宮正冷冷地一笑道：「眞是人如其名，果然快速之至！」

藍衣人目光炯炯地，逼視着南宮兄妹。

南宮正毫無懼色地，以手撥開藍衣人的劍尖，並冷然注目道：「我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爲何要兵戎相見？」

說着，已從容地走進室內的茶桌旁，倒了一杯茶，喝過之後，才淡然一笑道：「說說你的來意吧！」藍衣人看了看南宮兄妹，下臂一晃，雙劍又已入鞘，然後正容說道：「我是……」

南宮正截口說道：「我知道你是冀，魯兩省的總捕頭『快劍』嚴世傑，你只要說明來意就行。」

嚴世傑苦笑了一下，探手懷中，掏出一角公文，公文上赫然有「緝捕令」三字。

緊接着，他神色一整道：「我是來執法逮捕你的。」

南宮正「哦」了一聲，若無其事地，看了對方一眼，走到床邊坐下。

南宮琳披唇一哂道：「我早就知道是六扇門中的。」

南宮正却根本不再理會對方，反而脫下外面披風，往床上一躺。

南宮琳顯得很緊張地，注視着嚴世傑的行動。

嚴世傑面露笑容，自己倒了一杯茶，一飲而盡，把玩着手中的空杯。

這是一種外弛內張的局面，儘管雙方都表現得滿不在乎，但氣氛却顯得無比地沉悶，就像暴風雨之前的那種平靜，平靜得使人深感不安。

南宮正仍然躺在床上，冷冷地說道：「憑甚麼逮捕我？總得給我看點玩藝！」

嚴世傑把玩着的空茶杯，突然一握一放，茶杯隨之碎成片片，緊接着，揚手一揮，那碎杯瓷片，已在木柱上嵌成一個整整齊齊的「法」字，粒粒豎起碎瓦尖端，利如刀鋒，白光閃閃。

他，表演過這一手驚人的絕藝之後，目注南宮正笑了笑道：「献醜！献醜！」

南宮正淡然一笑道：「高明！高明！」

話聲中，突然一躍而起，揮掌電疾擊出。

南宮正這一意外的行動，不由使得嚴世傑，臉色一變地，縱身閃避。

但他却是空緊張了一陣，因爲南宮正這一掌，是擊在木柱上，那用碎瓷所嵌成的「法」字之上。

那一個「法」字，經他的掌力一擊，所有碎瓷，都透柱而過，使那木柱上，成了一個空心「法」字。南宮正所表現的這一手，與對方一比，算得上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殊難評定高下。

這情形，自然使得嚴世傑心中，既驚凛，又佩服，臉色爲之接連數變。

他，猛吸一口清氣，强行抑平激動的心情，淡然笑道：「看樣子，我們非兵戎相見不可了！」

南宮正冷然接道：「隨時候敎，不過，我不希望在這兒。」

嚴世傑接道：「我也不想驚動令堂大人。」

「好！」南宮正正容接道：「這一點，我先謝了！」說完，轉身卽待向門外走去。

那青衣老嫗已顫巍巍地，站在門口，顫聲叫道：「正兒！」

室內三人，同時一怔，並互望一眼，現出無可奈何的苦笑。

南宮正急忙搶前，恭敬地叫道：「娘！」

青衣老嫗聲容俱疚地說道：「拒捕，有辱咱們清白家風，你應該跟嚴捕頭去歸案，聽候國法公斷。」南宮琳連忙趨前，蹙眉接道：「娘！您……」

青衣老嫗沉聲接道：「我們南宮家，一向是奉公守法，清白傳家，不然也不會住到這種窮鄉僻壤的地方來。」

嚴世傑向着青衣老嫗抱拳一拱道：「大娘深明大義，在下衷心敬佩。」

南宮琳却瞪了他一眼，並冷哼一聲。

青衣老嫗正容接道：「不過，正兒這次殺人，是盡人子之道，報殺父奪產之仇，敬請嚴大人能在府台大人面前，仗義直言，替正兒多多開脫，則老身感激不盡。」

嚴世傑正容說道：「晚輩一定在府台大人面前，稟明事由，使南宮兄減輕罪刑。」

南宮琳氣憤地說道：「娘！您別聽他說得好聽，其實，在六扇門中當差的，可沒一個是好人！」

青衣老嫗聲色俱厲地，叱道：「胡說！」

接着，又扭頭向嚴世傑歉笑道：「丫頭年輕不懂事，兼以先夫遇害時，官府偏袒强權，不曾主持公道，以致小兒小女，對官府中人，存有成見，嚴大人請莫見怪。」

「哪裏，哪裏，」嚴世傑含笑接道：「琳姑娘耿直可愛……」

南宮琳氣憤地，一衝而前，怒聲叱道：「你說甚麼？」

青衣老嫗拐杖一頓，盲目圓睜地，怒叱着：「丫頭大胆！」

南宮琳悻然退後，青衣老嫗却向南宮正沉聲說道：「正兒，明兒一早，隨嚴大人投案。」

南宮正恭敬地答道：「孩兒遵命。」

第二天清晨。

南宮正雙手戴着手銬，步出廳門。

青衣老嫗則站在門口，滿臉肅容。

南宮琳雙目中，滿眶熱淚，看着乃兄，櫻唇翕張，却是欲言又止。

嚴世傑則拉着兩匹健馬，站在小院中，準備起程。

南宮正向乃妹投過凄清的一笑，然後跪在乃母身前顫聲說道：「娘！我走了，您要多保重。」

青衣老嫗，伸出顫抖的手，撫摩着愛兒的頭頂，却是默然無語。少頃之後，才輕輕一嘆道：「好！你也多保重。」說完，轉身返回室內。

南宮正站起身來，向乃母和乃妹投過深深一瞥，然後掉頭向控馬待發的嚴世傑身邊走去。

此情此景，嚴世傑心頭，亦殊感不安地，在低頭想着心事。

南宮正走近之後，兩人正待飛身上馬，背後却傳來一聲沉喝道：「且慢！」

二人同時回頭，只見南宮琳手中持着一根長鞭疾步而來，向着嚴世傑勉强地一笑道：「嚴大人，一切都拜托你了，如果家兄有個甚麼三長兩短的，……」話鋒一頓，繼之却是一聲冷哼，和一聲「霹拍」爆响。

原來她哼聲出口，手中的長鞭也疾揮而出，一鞭掃向地上，正在覓食的一隻公鷄。

「霹拍」爆响聲中，公鷄被掃向半空，鷄頭却纏在鞭梢，鮮血直滴。

嚴世傑苦笑道：「琳姑娘請放寬心，令兄的一切，由我負責就是。」

南宮琳抱拳一拱道：「那我先行謝過了！」

這位有鬚眉氣概的美姑娘，連行禮也模仿着男人的樣子，但她向嚴世傑抱拳一拱之後，却又目注乃兄，禁不住兩行清淚，順腮滾落。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翻身上馬，揚鞭疾馳而去，只撇下南宮琳獨自呆立那小院中，凝望着馬逐漸遠去的滾滾黃塵，愁然無語。

當嚴世傑，南宮正二人疾馳而去之同時，平原上，一行人馬，却是迎面疾馳而來，因而在茅屋前箭遠處，這兩批人馬就碰頭了。

那是十多個橫眉怒目的短裝漢子，爲首一人，身裁高大，滿臉橫肉。

雙方對峙在官道中，嚴世傑向那爲首漢子笑了笑道：「原來是『蓋世堡』的班護法。」

原來這批人，是來自蓋世堡，這爲首的彪形大漢，姓班名武，是「蓋世堡」的護法之一。

班武皮笑肉不笑地道：「不敢！嚴捕頭，請把人交給我好哦！」

嚴世傑訝問道：「爲甚麼？」

班武沉聲說道：「我要帶他回『蓋世堡』，活祭咱們堡主？」

嚴世傑正容說道：「班護法，家有家規，國有國法，南宮正殺了你們堡主，我要帶他去府衙，治他應得之罪，你們絕對不能濫用私刑！」

班武仰首狂笑道：「國法？能值幾文錢一斤？」接着，又披唇一哂道：「再說，一個小小府衙，還沒看在『蓋世堡』的眼裏。」

語音畧爲一頓之後，又沉聲喝道：「嚴捕頭，希望你識相一點，趕快將南宮正交給我。」

就這說話之間，南宮琳也疾步趕了上來。

嚴世傑冷然接道：「如果我不交呢？」

班武冷笑一聲道：「那就休怪在下，刀不留情！」緊接着，扭頭一聲沉喝：「通通上！」

其餘十多個勁裝漢子，紛紛下馬，圍了上來。

嚴世傑與南宮正也飄落馬下，嚴世傑並向南宮正沉聲說道：「南宮正，你千萬別動！」

接着，又向南宮琳說道：「琳姑娘，請保護令兄。」緊接着，肩頭微晃，已手持雙劍，逼視着對方。

班武一面拔刀繞場游走，一面瞟着南宮兄妹。

這時，南宮正雙手戴着手銬，靜立乃妹背後。

南宮琳則手持長鞭，凝神戒備着。

班武得意地，發出一串奸笑，示意他的手下去捉南宮正，他自己却佯攻嚴世傑，一刀砍了過去。

嚴世傑冷哼一聲，右劍硬架，左劍却同時向對方橫掃而出，一招二式，攻守兼備。

班武志不在此，不願硬接，朗笑一聲，閃身避了開去。但他足尖一點地面，又飛身撲了上來，展開一場此進彼退的游鬥。

這時，另兩個歹徒，已在班武的暗示之下，悄然欺近南宮正身邊。

不料南宮琳冷笑一聲：「鼠輩找死！」叱聲中已揮鞭橫掃而出。

那兩個歹徒，沒想到南宮琳這麼一位美姑娘，手底下却是辛辣得很，叱聲入耳，兩人的頸項，已被南宮琳的鞭梢纏住，順勢一抖，那兩個歹徒的身子，被甩上半空，一個倒栽葱，慘死三丈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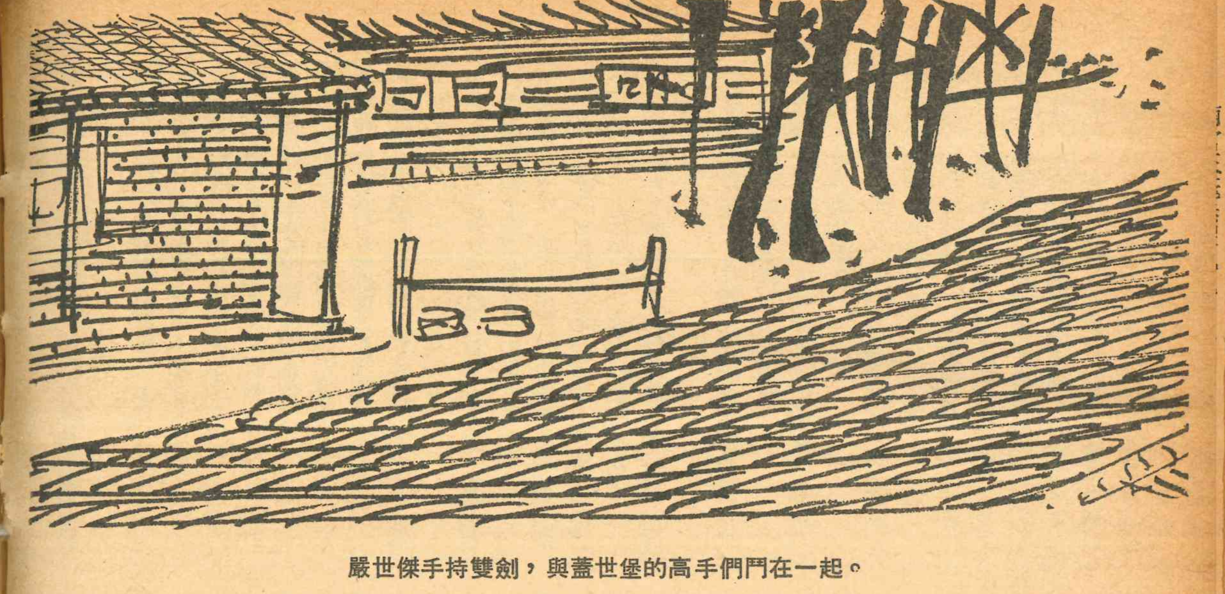
另一個歹徒，乘南宮琳疏神之際，悄然由南宮琳的背後，揮鞭橫掃。

只聽一聲驚呼，那個偷襲的歹徒，始則被鞭梢纏住雙足，繼則被猛然一甩，有若急矢離弦似地，撞在五丈外的一株大樹幹上，慘死當場。

另一邊，班武已是遍體劍傷，却仍在作困獸之鬥。

嚴世傑雙劍翻飛，有若游龍矢矯，當者披靡，不但班武已被逼得連連後退，那些手下人，也死傷五六人之多。

班武似見知大勢已去，虛晃一招，縱上馬鞍，率衆疾奔而去。



嚴世傑手持雙劍，與蓋世堡的高手們鬥在一起。

嚴世傑收劍入鞘，回身看南宮兄妹。

南宮正滿臉肅容，默然不語。

南宮琳對嚴世傑的態度，似是畧爲轉好，當下，向着他悽然一笑。

嚴世傑目注南宮正沉聲說道：「南宮兄，我們走吧！」

說完，雙雙飛身上馬，揚鞭疾馳而去。

南宮琳目注絕塵而去的兩騎人馬，禁不住熱淚盈眶，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 × ×

當日黃昏時分。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已進入埔鎮街道。

兩人按轡徐行，走到一家名爲「三星客棧」的旅邸前，才停韁下馬。

當他們兩人緩步進入客棧之後，另一個滿臉奸笑的青衣短裝漢子，也尾隨而入。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進入食堂坐下之後，首先吩咐店小二準備食物，一面冷眼向四週打量着。

食堂內，已有十餘顧客，正在用餐，那青衣漢子却在與掌櫃的耳語着。

嚴世傑一面喝着茶，一面凝神傾聽着，只聽那青衣漢子低聲說着：「今夜起更後……」

以下却是更低的耳語，沒法聽到了，但見那掌櫃的滿臉譎笑，連連點首。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用過晚餐，回到房間中後，南宮正往床上一躺，嚴世傑却坐在桌旁，低首沉思着。

南宮正舉起還戴着手銬的雙手，目注嚴世傑，笑了笑道：「嗨！捕頭大人，這玩藝，可以除下了吧？」

嚴世傑歉笑道：「對不起！這是國法，不能徇私！」

南宮正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索性閉目養起神來。

嚴世傑忽然一掌擊滅案頭燈火，人也跟着飛縱門邊，凝神窃聽着。

南宮正也飄落他身邊，但見窗外人影，一晃而沒。

嚴世傑向南宮正耳語着：「不論出甚麼事，你千萬不要出來。」

說完，突揚雙劍，向紙窗上刺去。

一聲慘嗥，殷紅的鮮血，染透了紙窗。

接着，嚴世傑突然開門，雙劍閃電似地劈下。

嚴世傑順勢一脚，將歹徒的屍體踢飛，人也跟着躍出欄杆，飛身躍下。

可是，他身形才落，已被四週的幢幢人影所包圍。

同時，樓上房間的後窗，亦有人竄入，猛撲躺在床上的南宮正。

南宮正翻身一滾，雙手連銬抓去，已將來人抓住舉起半空，朝後窗外猛然一擲。

一陣「唏哩嘩啦」聲中，那人被扔在樓下，發出「砰然」震响。

南宮正就着窗口，向樓下瞧去，只見後窗樓下也是人影幢幢，有若鬼魅地，在暗中窺伺着，他畧一沉思，悄然越窗而出。

前院樓下，嚴世傑與「蓋世堡」的刑堂堂主杜成，正在對峙僵持，四週，「蓋世堡」的高手，却是虎視眈眈地環峙着。

杜成冷笑一聲道：「姓嚴的，只要你把人交給我，決不難爲你！」

嚴世傑冷然接道：「辦不到！」

杜成注目問道：「你這是存心跟『蓋世堡』過不去？」

嚴世傑正容說道：「我，只知道奉命行事！」

杜成一挫鋼牙：「好！但願你不後悔！」舉手一揮，震聲大喝道：「殺！」

杜成手下那些高手，鬨聲之下，一齊吆喝着，刀劍齊舉，蜂湧而上。

嚴世傑雙劍齊揮，往來衝殺，當者披靡。

經過頓飯工夫的惡鬥，杜成已是遍體鱗傷，他那些手下人，也傷亡殆盡。

杜成自知大勢已去，當下怒聲喝道：「姓嚴的，這筆血債，我會加倍索還的！」

嚴世傑雙劍翻飛，將對方逼得連連後退，一面冷笑道：「杜成，今生你是休想了！」

杜成奮力攻出一招，將嚴世傑的攻勢一阻，他，趁這刹那間的緩衝，飛身逸去。

嚴世傑長嘯一聲，低頭看看地下的屍骸，忽然若有所悟地飛身上樓，推門而入，只見南宮正正蒙頭蓋腦而睡。

嚴世傑入目之下，不由微微一笑，但他笑容未斂，突然覺得情況不對似地，疾趨床前，揭開被子一看，不由呆住了。

原來被子內是用墊褥僞裝成的人形，何曾有南宮正的人影！

這情形，可使得嚴世傑心頭大吃一驚地，游目四顧。

房間內，除了那被撞破的後窗外，別無破綻可尋。店堂內，黑沉沉，死寂寂，除了死屍外，沒有一個活人，也沒一點聲音。

嚴世傑驚急之下，又往後院奔去。

後院中，血腥撲鼻，積屍纍纍。

再抬頭看看屋上，瓦面上，也是屍骸狼藉。

這情形，可使嚴世傑困惑住了。

因爲，他深信南宮正是一位至孝的鐵錚漢子，決不會半途乘機脫逃。

而且，由現場情況看來，這後院中，與屋頂上，都經過激烈的打鬥。

南宮正的雙手，是被手銬銬着的，一個戴着手銬的人，儘管他武功再高，在面對那些前仆後繼的歹徒們圍攻之下，後果也委實堪虞。

而目前，南宮正已是踪跡杳然，這情形，是否表示南宮正已被「蓋世堡」的人刦走了呢？

興念及此，不由使他驚出了一身冷汗。

是的，這情形，對他而言，那委實太可怕了，因爲，萬一南宮正果然被「蓋世堡」的人刦走了，他不但沒法向府台大人交差，也將慚對南宮正的老母與弱妹，于公于私，他都沒法交代，至于自己的威名掃地，那更是不在話下了。

試想，這情形又怎得不敎他驚出一身冷汗來！

就當他心念電轉之間，他所住的樓上房間中，忽然火光一閃，已告燈火通明。

他，驚愕中，不及思攷地，飛身上樓，穿窗而入，目光一觸之下，又楞住了。

原來，南宮正可不好端端地，躺在床上，手上也仍然戴着手銬。

嚴世傑一楞之下，才訕然一笑，但南宮正却向他微微一哂道：「怎麼？還要找我拚命？」

原來嚴世傑方才是以雙劍護身，穿窗而入，此刻，他還是手持雙劍，作備戰姿勢哩！

這時，他訕然一笑，納劍入鞘，並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南宮兄，你眞了不起，戴着手銬，居然還能殺死那麼多敵人。」

南宮正笑道：「今後，這種機會，必然還有，到時候，你嚴大人最好還給我加上脚鐐，那樣一來，必然更能發揮我的威力。」

嚴世傑苦笑道：「南宮兄，這事情，我是非常抱歉，只因國法無私，在下恪于法令……」

南宮正截口笑道：「談到國法，又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嚴世傑訝問道：「甚麼事啊？」

南宮正側目笑問道：「今宵殺的這些人，該怎麼說呀？」

「這個……」嚴世傑吶吶地接道：「這些，這是形同盜匪的壞人，咱們又是爲了自衞，當然可以格殺不論。」

南宮正笑了笑道：「格殺不論？說來倒是蠻好聽的。」

話鋒一頓之後，又含笑接道：「其實，要『論』，我也不認賬哩！因爲，殺人的可不是我。」

嚴世傑爲之一怔道：「那是誰？」

南宮正舉起他那戴着手銬的雙手，笑了笑道：「是它，代表國法的手銬。」

說完，兩人相視而笑，由會心的微笑，逐漸擴展成聲震屋宇的縱聲大笑……。

× × ×

第二天辰牌時分。

地方是「蓋世堡」內的「無敵堂」。

「蓋世堡」二堡主屠龍，怒容滿面地，高坐堂上。

各堂堂主，各護法，以及次一級的高手等數十人，雁翅般肅立兩旁，也是一個個滿臉肅容。

屠龍哼了一聲，突然重重地，一掌擊在座前的公案上，目光炯炯，怒不可遏，虎地站起身形。

他，滿臉殺氣地，由座上，徐徐走下，雙目逼視遠方，顯得威嚴之至。

這情形，使得兩旁羅列的高手，一個個俯首躬身，鴉雀無聲。

屠龍又踱了回去，一拳擊在公案上，目射寒光，怒哼一聲道：「區區一個捕頭，竟敢和『蓋世堡』作對！」

「無敵堂」堂主賴天珂，恭謹地趨前，滿臉諂笑地，咳了一聲：「二堡主請息雷霆，屬下……」

屠龍截口一嘆道：「不是本座沉不住氣，而是這種情況太使人氣憤。」

賴天珂連聲恭喏道：「是，是，這事情，委實是使人氣憤。」

屠龍接道：「試想：咱們堂堂『蓋世堡』，竟在一個小小捕頭的手中，接連損兵折將，傳出去，豈非天大的笑話！」

賴天珂道：「二堡主，依屬下之見，咱們應該……。」接着更趨前一步，與屠龍附耳低語了一陣，屠龍連連點首道：「唔！這辦法不錯。」

賴天珂得意地笑問道：「那麼，咱們是否立即採取行動呢？」

屠龍臉色一沉道：「好！立即行動……」

× × ×

日正當中，通往「欽州」城的官道上，兩騎人馬，疾馳而來，那是滿面風塵的嚴世傑和南宮正二人。南宮正目注路旁小溪中的潺潺流水，嚥下一口口水道：「嚴兄，我要喝水。」

嚴世傑點點頭道：「好吧……」

雙雙停騎下馬，南宮正逕奔小溪旁，俯身以雙手捧溪水狂飲着，飲够之後，又長吁一聲，斜倚一旁的岩石上休息。

嚴世傑一蹙眉峯，翻身上馬，沉聲說道：「走吧！老弟。」

南宮正向他翻了翻白眼，答覆他的，是脫下自己的靴子，準備躍足的模樣。

嚴世傑苦笑道：「老弟台，這兒山勢險惡，易攻難守，咱們還是快點上路吧！」

南宮正滿不在乎地一笑道：「有甚麼可怕的，反正有人保護我。」

嚴世傑一蹙眉峯，沉聲問道：「你倒是走不走啊？」

南宮正簡捷地答道：「不走！」

嚴世傑氣憤地，翻身下馬，疾趨而前，並沉聲喝道：「走！」

南宮正毫不理睬地，反而脫下襪子，濯足清流之中。

嚴世傑忍無可忍地，一衝而前，揮掌猛擊。

「砰」地一聲，南宮正被擊得跌倒深水裏，兩脚朝天。

他，挺身而起，惡狠狠地，瞪着對方，連吐帶呸地，怒喝一聲：「好！這是你先動手，我不能不自衞！」話落，疾衝而前，雙手舉起，向對方頭頂擊去。

嚴世傑低頭俯身一閃，順手拉住對方手銬，一拖一帶，南宮正不由自主地，被帶得由嚴世傑的頭頂飛過，「嘩啦」一聲，又跌在泥水中。

于是，一場龍爭虎鬥，就在這小溪中展開。

一陣「嘘哩嘩啦」，與「砰砰」的拳脚震響聲中，不到半盞茶工夫，兩人都變成了一個泥人，如非是南宮正手上戴着手銬，可以分辨出來，那就沒法知道誰是誰啦！

這二位，算得上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儘管

南宮正手上還戴着手銬，但他翻騰縱躍，有若生龍活虎，打得却是精彩已極，使得他的對手嚴世傑，不由心生敬佩。

但敬佩歸敬佩，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勝之心，却迫使他，非要打贏這一場架不可。

于是，越打越激烈，也越鬥越精彩。一直到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喘息着互視苦笑時爲止。

不料，就在此時，一陣狂笑，突然劃破這寂靜的空間。

這二位，聞聲一驚，扭頭瞧去。只見十餘騎「蓋世堡」的高手，已由四週圍集而來。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心頭一急之下，連忙凝神戒備，南宮正並舉手向嚴世傑面前，低聲說道：「嗨！眞想要我束手就擒嗎？」

嚴世傑歉然一笑，連忙取出鑰匙，替南宮正將手銬打開。也僅僅是這一點躭擱，那些「蓋世堡」的高手，已吆喝着，紛紛撲了上來。

南宮正怒喝一聲：「鼠輩來得好！」

他，就以解開的手銬當作兵刃，于喝聲中，旋身疾掃，一聲慘號，首開紀錄，已有一個歹徒被擊得腦袋開花，橫屍泥漿之中。

嚴世傑也不甘後人地，疾揮雙劍，又一人命喪當場。

這二位全身都是泥漿的怪人，雖然是未獲喘息機會，但大敵當前，却無形中激發了他們本身的潛力，搏殺起來，仍然有若生龍活虎地，所向披靡，一點也看不出久戰疲憊之身的跡象。

但以敵人太多，這二位雖然勇猛，一時之間，却也沒法殺光。

一陣混戰後，全體都變成了泥人，只好由兵刃上分辨敵我了。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早已能適應目前環境，而且，他們二人，一個使手銬，一個使雙劍，容易分辨，而不致自相殘殺。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佔便宜之處，那就是人少，除了自己二人之外，都是敵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放手搏殺，而他們兩人的優點，也正是對方的缺點。

也就因爲這些原因，蓋世堡方面的人，在人數上所佔的優勢，無形中給抵消了，同時，還于緊張中，鬧出輕鬆的笑話。

南宮正于衝殺中，與嚴世傑取得默契，他藏起手銬，拾起對方屍體手中的單刀，混入對方的陣容中，一陣胡天亂殺。

這情形，使得對方人人自危，陣脚大亂。

當他被對方三人圍攻時，却又大聲喝道：「你們瘋了，我是自己人呀！」

對方三人爲之一楞之間，南宮正却手起刀落，已將對方殺了一個。

其中一人訝問：「咦！你怎麼殺自己的人？」

南宮正笑道：「他該死呀！」

接着，朝着對方一刀劈下，口中呵呵大笑道：「你也該死……」

一聲慘號過處，三個圍攻他的敵人，已只剩下一個了。

當然，這一個，也不過是多活片刻而已。

這一場緊張中，却有着不少笑料的惡鬥，繼續了將近頓飯工夫，才全部結束。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相視一陣大笑之後，嚴世傑才輕輕一嘆道：「老弟台，爲防再有敵人趕來，咱們還是快點洗掉這身泥漿，趕快上路吧！」

南宮正點點頭道：「行！」

接着，雙手捧着手銬，向前一遞，含笑說道：「別客氣，戴上吧！」

嚴世傑微微一怔之下，一掌擊在南宮正的肩頭，呵呵大笑道：「老弟，眞有你的……」

鬼域難防

當南宮正，嚴世傑二人，在小溪中大奮神威，聯手並殲强敵之同時，南宮正家中的小院前，南宮琳也陷入五個敵人的包圍之中。

那是以賴天珂爲首的「蓋世堡」中的五大高手，他們將南宮琳圍在當中，自己五人，則繞塲快速地游走着。

南宮琳右手長鞭，左手金劍，臉含冷笑，目射神光，却是岳峙淵停地，紋風不動。

茅屋大門口，青衣老嫗手拄拐杖，倚門立着，一臉神聖不可侵犯的神色，儘管她是那麼老態龍鍾，也儘管她是雙目俱盲，但圍在她面前的四個「蓋世堡」的高手，却是誰也不敢欺近一步。

雙方僵持了少頃之後，以賴天珂爲首的五人，終于發動了瘋狂的攻勢，只見刀劍齊舉，一齊向南宮琳週身集中飛撲。

南宮琳冷笑一聲，右手長鞭連掃，迫得外圍五人，不敢輕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她那鞭梢破空所發出的音爆，「劈拍」作響，令人胆寒心悸。

同時，她左手中的金劍，也伺機出擊，雙目更不時注意乃母那邊的動靜。

因此，激戰了盞茶工夫之後，雙方還是一個不勝不敗的膠着狀態。

賴天珂見狀之下，只好示意他對面的一個手下，冒險向南宮琳背後偸襲。

但那人身形才畧一欺近，南宮琳冷哼一聲：「鼠輩找死！」

叱聲中，反手揮鞭，「呼」地一聲，那人的整個身軀，已被長鞭纏住。

當此間不容髮之間，賴天珂以爲機不可失，連忙向南宮琳飛快地劈出一刀。

南宮琳手中「奪命金劍」一擋一拖，按動卡簧，劍內「追魂飛乂」應手射出。

變生意外，賴天珂閃避不及，竟被射中左眼，鮮血直冒，慘呼着飛身後退。

就此同時，南宮琳右手一抖一甩，那個被長鞭纏住的人，已被甩得跌甕三丈之外。

這時，青衣老嫗也被對方誘離門口，拐杖連掃，與對方四人惡鬥方酣。

就當此時，屋頂上突然飛下一張巨網，將青衣老嫗網住。

青衣老嫗武功雖高，但此情此景之下，却也不得不束手就擒了。

賴天珂見目的已達，乃當先帶着青衣老嫗，呼嘯着飛馳而去。

南宮琳入目之下，驚急交迸地，急欲突圍救母，但却被對方的人死命纏住，苦不得脫。

她，眼看乃母被對方放在馬上載着，疾馳而去，情急之下，只好盡提全力，奮不顧身地，拚命衝殺。

慘呼連連中，好不容易，將圍住她的殘敵都殺光了，但此時她的老母已被強敵挾持着，奔出了她的視線之外。

這情形，別說是已經追不上，縱然追上了，憑她孤身一人，又有甚麼用呢！

因此，這剎那之間，這位有鬚眉氣概的美姑娘，急得呆住了。

只見她，有若泥塑木雕似地，呆立小院中，只有熱淚雙流的份兒。

良久良久，她才長嘆一聲，回到屋內，將房門鎖好，騎上敵方所遺留下來的一匹健馬，揚鞭疾馳而去。

× × ×

時已入夜。

一處荒山破廟中，却燃起一堆熊熊火燄。

火堆旁，南宮正席地而臥，嚴世傑却顯得無聊地，以枯枝撥弄着火堆。

南宮正似乎頗爲煩躁地，翻了一個身。

嚴世傑扭頭看了他一下，起身伸了一個懶腰，似乎也準備就地躺下。

就當此時，一陣急驟馬蹄聲，劃破這寂靜的夜空。

嚴世傑聞聲一怔，扭頭向南宮正瞧去。

南宮正也挺身而起，凝神傾聽着。

那急驟馬蹄聲，越來越近……

南宮正轉身欲出，但却爲嚴世傑伸手拉住。

嚴世傑示意南宮正小心戒備，他自己却閃身奔出廟門。向山徑上察看着，只見南宮琳揚鞭策馬疾馳而來。

嚴世傑一怔之下，急忙閃身躲于一株樹幹之後，凝神戒備着。

南宮琳到達破廟之前，已經減低速度，策馬徐行。

嚴世傑一看清來人是南宮琳，才不由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趨出樹前，含笑招呼道：「琳姑娘，原來是妳。」

南宮琳俏臉上掠過一絲驚喜神色，但又突然臉色一沉地，冷然問道：「我哥哥呢？」

嚴世傑摸不清對方的態度，只好苦笑道：「令兄在裏面。」

南宮琳不再理他，逕自飄身下馬，向廟內奔去，口中並叫着：「哥哥！哥哥……」

南宮正已匆匆迎出，注目訝問道：「妹妹，半夜三更的，妳趕來幹嗎？」

南宮琳突然止步，俏臉上掠過一陣複雜的表情，那表情裏，有驚、有喜、有悲痛，也有惶急……而且，兩行熱淚，也順腮滾落。

這情形，使得南宮正心頭一驚地，張目訝問道：「妹妹，妳……妳怎麼啦？」

南宮琳疾步而前，抱着乃兄肩頭，「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娘……娘被他們擄去了……」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同時臉色大變地，發出一聲驚呼：「啊……」

× × ×

翌日辰牌時分，「蓋世堡」「無敵堂」內，那位二堡主屠龍，皇然高坐，他手下那批爪牙，一個個神氣活現，排列兩旁。

南宮兄妹的母親，那位青衣老嫗，則巍然端坐在一旁的一張木椅上。

屠龍仰首發出一陣狂笑之後，目注青衣老嫗，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南宮夫人，久違啦！」

青衣老嫗微微一怔道：「你是誰？」

屠龍嘿嘿陰笑道：「在下屠龍。」

青衣老嫗憤然地道：「你是屠天彪的兄弟，那麼，這兒是『蓋世堡』了？」

「不錯。」屠龍含笑點首道：「也就是從前的南宮莊。」

青衣老嫗憤然地叱道：「賊子！你們殺死了我

的丈夫，霸佔了我的產業，現在，又將我擄來幹嗎？」屠龍冷然接道：「殺人償命！」

青衣老嫗道：「你說的，是指我兒子殺死屠天彪的事？」

屠龍點點道：「不錯。」

「那麼，」青衣老嫗憤然接道：「我問你，你們對我南宮家，殺人奪產的事，又該怎麼說？」

屠龍微微怔道：「那是妳丈夫不識時務……」

青衣老嫗怒聲道：「賊子們欺人太甚！我倒要看看你們，憑甚麼胆敢這麼無法無天……」

話聲中，飛身而起，揮拐向屠龍點去。

屠龍閃身離座，避過對方那含憤的一擊，然後，注目怒叱道：「妳想找死！」

青衣老嫗冷笑道：「老身活着，也沒多大意思，能拚掉一個算够本，拚掉兩個，就算有賺了！」

屠龍却語氣一緩道：「不過，我却不想殺一個瞎老婆子，只要妳能叫妳兒子來我馬上放妳走。」

青衣老嫗冷笑一聲：「作夢！」

話落手起，揮拐疾點而出。

屠龍一躍閃開，怒喝一聲：「給我拿下！」

四個護法，應聲而出，將青衣老嫗圍住。

青衣老嫗，舉杖傾聽着，屹立如山一臉肅容。

站在她背後那的一個護法，悄悄劈出一刀。

青衣老嫗那聽風辨位的功夫，已有極深造詣，對方的刀勢才出，她已冷哼一聲，揮杖橫掃，慘呼聲中，那偸襲的人已應聲倒地。

這情形，可使得屠龍爲之暗中一驚。

但他懍驚未畢，青衣老嫗已揮杖疾掃，另外三人也于慘呼聲中，全部負創而退。

賴天珂精目一轉之下，故技重施，示意兩個手下，持巨網躍上屋樑，伺機出手。

其餘高手，遠遠圍着青衣老嫗，吶喊助威。

但青衣老嫗靜立當地，置若罔聞。

僵持了少頃之後，賴天珂朝屋樑上一施眼色，那張巨網飛罩而下。

青衣老嫗却于那巨網臨頭的剎那之間，突然飛身而出，以致那張巨網反而網住了兩個自己人，青衣老嫗披唇一哂，道：「鼠輩們技止于此麼？」

賴天珂老羞成怒之下，疾衝而上，揮刀猛劈。

青衣老嫗揮拐橫掃，「噹」地一聲，賴天珂手中的單刀，被震得脫手飛去，「奪」地釘入丈遠外的屋柱上，深沒及柄。

這情形，使得賴天珂臉色大變地，疾退丈外，一旁的屠龍，也是臉色大變地，怒喝一聲：「弓箭手！」一陣暴喏聲中，一羣弓箭手疾步而入，一齊張弓搭箭，瞄準着青衣老嫗，青衣老嫗沉穩如山地，屹立當地，披唇冷哂。

屠龍舉手一揮，弓弦響處，箭發如雨，一齊向青衣老嫗射來。

青衣老嫗手揮拐杖，疾轉如輪，所有箭矢，都在她身前，紛紛下墜。

雙方僵持了盞茶工夫過後，突然一箭射中青衣老嫗的背部。

她，身軀一轉，前胸又中兩箭。

她，在前後中箭的情況之下，身軀連連晃動，已有站立不穩之勢，但她却是緊抿着嘴，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

又一排箭雨射來，終于使她遍體箭傷，默然地倒了下去。

這當口，靜立一隅的施平清，忍不住鼻端一酸熱淚奪眶而出，但他深恐被人看到，露出馬脚，因而連忙轉身，借故悄然離去。

× × ×

通往「欽州」城的官道上，南宮正，南宮琳，嚴世傑等三人，正縱馬疾馳。

他們三人的心情，都太沉重了，因而三個人都是一臉肅容，默然策馬疾馳着。

可是，當他們經過一片樹林旁時，却被賴天珂所率領的大批高手所阻住了。

南宮正等三人，相互一視，飄身下馬。

南宮琳疾趨而前，指着賴天珂，說道：「就是他！」

南宮正一個虎竄，縱落賴天珂身前，怒聲問道：「我娘呢？」

賴天珂道：「令堂大人很好。」

南宮正注目問道：「人在那兒？」

賴天珂道：「就在那邊。」

說着，抬手朝一旁的馬車中一指。

南宮正舉目瞧去，只見乃母斜倚車廂中，似已入睡，這情形，不由使他心頭一驚地，厲聲問道：「你們將她老來家怎樣了？」

「別緊張，」賴天珂皮笑肉不笑地，接道：「令堂不過是被點了睡穴而已。」

南宮兄妹心急如焚地，準備向前衝去。

賴天珂却沉聲喝道：「誰敢妄動，我就先要那老太婆的命！」

這一來，可使南宮兄妹呆住了。

半晌之後，南宮正才注目問道：「你想怎麼樣？」賴天珂道：「不怎麼樣，只要你跟我回『蓋世堡』，我立刻下令，放令堂回去。」

南宮正皺眉沉思少頃之後，才一挫鋼牙，毅然點首道：「好！我跟你走！」

嚴世傑連忙冷然喝道：「不行！」

南宮正冷然問道：「爲甚麼？」

嚴世傑道：「你，是府衙的囚犯，我怎能讓你跟他們去，再說……」

南宮正怒聲截口道：「別說了！難道你忍心看我的老母，被他們殺死嗎？」

一旁的賴天珂，得意地連連冷笑着，嚴世傑無可奈何地，長嘆一聲道：「好！人，我給你們帶去，不過，你們不得濫用私刑，三天之後，我再到『蓋世堡』來要人。」

南宮正向賴天珂，沉聲說道：「現在，將我娘放回來！」

賴天珂笑了笑道：「令堂當然要放，不過，可得先行委屈你一下。」

扭頭向他身邊的手下人喝道：「將南宮正綁下！」兩個手持蔴繩的勁裝漢子，應聲而出，將南宮正來了個五花大綁。

一旁的南宮琳，看在眼裏，痛在心中，只急得清淚雙流，却是無可奈何。

賴天珂又在沉聲吩咐着：「把他們的馬帶過來。」嚴世傑爲之一怔道：「爲甚麼？」

賴天珂道：「我不想你們跟在後面騷擾。」

嚴世傑厲聲說道：「不行！」

賴天珂笑道：「不行就算了。」

接着，又目注南宮正說道：「南宮正，這可不能怪我們不放令堂呀！」

嚴世傑氣得怒叱一聲：「你……」

賴天珂淡淡地一笑道：「生意不成仁義在。」

扭頭向他的手下人揮揮手道：「咱們走！」

南宮琳連忙接道：「且慢！」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即接道：「將馬匹帶走吧！」賴天珂對嚴世傑投過輕蔑的一瞥，然後，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我們走了，至於這位老夫人，只要解開啞穴就行。」

說完，吩咐手下人將南宮正擱在馬上，率衆疾馳而去。

南宮琳疾步奔向馬車旁，伸手向母親身上一探，不由花容失色驚呼出聲：「娘啊……」嬌軀一仰，當場昏了過去。

原來她的老母週身冰冷，早已氣絕多時。

嚴世傑悲憤地，頓足長嘆，舉目遠注，只見賴天珂等那一行人，已經絕塵遠去。

他，俯身將南宮琳救醒，正容沉聲說道：「琳姑娘，死者不能復生，希望你節哀順變，先使令堂入土爲安，咱們還得趕緊救援令兄……」

九死一生

這是一個烈日當空的正午時分，地點則爲一處山麓的斜坡地上。

南宮正手足被分別綁在四根鐵樁上，全身只穿一條短褲，仰天而臥。

也許是時間不久了，兼以烈日如焚，使得南宮正全身冒着汗水，張口喘息着，掙扎着。

不遠處，「蓋世堡」的二堡主屠龍，率領他的一班爪牙，正在飲酒作樂，談笑風生。

屠龍目注南宮正那一副不勝痛苦的神情，不由得意呵呵大笑道：「南宮正，你也有今天！」

賴天珂手持一杯清水，走向南宮正身前，使杯中清水，一滴一滴地，滴在他的臉上，口中陰陰地笑道：「南宮正，想不想喝啊！」

羣邪們目覩南宮正那被晒得舌敝唇焦，痛苦掙扎的神情，不由又發出一串震天大笑。

賴天珂索性將杯中清水，傾倒在南宮正的胸膛上，哈哈大笑道：「南宮正，你往日威風何在？」

也許是這一陣刺激，激發了南宮正的潛力，只見他奮力一掙之下，居然將那分別綁着他雙手的鐵樁拔起，人也跟着坐了起來。

這情形可嚇得一旁的賴天珂，慌不迭地，退出丈外，其餘羣邪，也給楞住了。

但南宮正並無進一步的行動，只是怒視着屠龍，連連冷笑着。

屠龍精目一轉，沉聲說道：「誰能砍傷他一刀，賞銀十兩！」

羣邪聞言之下，紛紛搶先趨前。

南宮正一驚之下，本能地挺身站起，雙手握着鐵樁，凝神戒備着。

可是，他的雙足，仍然被綁在另兩根鐵樁上，不能移動。

就當此時，屠龍又沉聲喝道：「諸位，只能砍傷他，却不許殺他！」

接着，一挫鋼牙，恨說道：「我要他受盡折磨，慢慢的死去！」

一串暴喝聲中，一個勁裝漢子，首先發難，疾衝而前，揮刀砍下。

兩宮正以鐵樁一擋，「鏘」地一聲，這正面的一刀是擋住了，可是他雙足不能移動，顧得了前面，却顧不了後面，擋過了前面的一刀，後面却狠狠地挨了一下。

接着，左邊，右邊，前面，以及上上下下，都先後受傷，片刻之間，已是遍體鱗傷，全身浴血。

儘管他緊咬着鋼牙，不曾哼出一聲，但已經受够折磨，體力消耗殆盡的他，再加上這遍體刀傷之後，也不能不頹然倒下了。

這情形，自然是樂得羣邪們呵呵大笑。

不過，在呵呵大笑的羣邪之中，却有一個人，所感受的無形痛苦，可絕對不低於目前的南宮正哩！這一個人，就是南宮正的盟叔施平清。

他，本來是爲了替已死的盟兄盡一份力量，才隱身「蓋世堡」中，如今，眼看自己的盟侄，被敵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地生死兩難，而他自己，却不但是愛莫能助，而且還要附和着其餘羣邪，裝成快意的狂笑，試想：他的心中，是一種怎樣的滋味呢？

就當施平清表面上强裝歡笑，却把眼淚往肚裏吞的同時，屠龍又在說話了：「賴堂主，將他拖下去，着人爲他敷藥止血，本座還不能便宜他，就這麼死去……」

× × ×

當夜，上燈時分，「蓋世堡」的「無敵堂」內，羣魔畢集，燈火通明裏裏外外，更是戒備森嚴。

南宮琳在嚴世傑的陪同下，昂然走進大門。

這二人，目光一掃之下，南宮琳首先向高坐堂皇的屠龍，怒聲問道：「屠龍，我哥哥呢？」

屠龍仰首狂笑道：「妳哥哥麼！早就到閻羅王那兒去掛號啦！」

南宮琳瞋目怒叱：「鼠輩！饒你不得！」

話聲中，湧身飛撲，揮鞭疾掃。

但却被屠龍的手下人，紛紛出動，將他們二人圍住，屠龍並厲聲大喝：「拏下這兩個！」

「是！」施平清首先應聲撲出，持劍向南宮琳掃去。接連三記絕招，將南宮琳迫得連連後退。

另一面，嚴世傑却與賴天珂等四五個高手，正殺得如火如荼。

施平清將南宮琳迫退到「無敵堂」外的院落中後，一看四週沒人注意，連忙低聲說道：「琳姑娘，令兄不在此地，快退！」

南宮琳一怔道：「你是甚麼人？」

原來隱身於「蓋世堡」的施平清，已非本來面目，因而南宮琳，竟然認不出這位施大叔來。

施平清促聲低喝：「目前無暇細說，救人要緊，快走！」

這時，無敵堂內，慘號連傳，顯然地，死在嚴世傑雙劍之下的高手，已經不少了。

施平清連攻數劍，然後僞裝中鞭，發出一聲驚「啊」，臉上也現出一道被鞭梢擊中的血痕，他一怔之下，大喝一聲：「看鏢！」

一線白影，直射南宮琳身前。

南宮琳伸手接住，却是一枝紙箭，她不及細看，連忙揣入懷中，一面揮鞭疾掃，口中並怒喝一聲：「閃開！」

緊接着，「刷，刷，刷」一連三鞭，將施平清迫退五步，飛身縱入「無敵堂」中，長鞭一掃，捲飛圍攻嚴世傑的一個高手，躍入戰圈，與嚴世傑聯手，一面低聲說道：「嚴大人，咱們快退走。」

嚴世傑一怔道：「爲甚麼？」

南宮琳沉聲喝道：「走！」

「走」字出口，人也飛射門外，足尖一點，已飛身上了屋面。

嚴世傑見狀，也只好雙劍齊揮，殺出一條血路，跟踪飛躍屋面。

這情形，使得屠龍得意地，發出呵呵狂笑。

施平清故意震聲大喝：「追！」

屠龍却連忙制止道：「不必了！早晚他們還會來送死的！」

南宮琳，嚴世傑二人，衝出「蓋世堡」後，經過一陣疾奔，進入一片樹林中，才停了下來。

嚴世傑有點不滿地，訝問道：「琳姑娘，妳……」南宮琳截口輕「噓」道：「噤聲！」

兩人機警地，四周察看了一番，證實這附近確無敵人之後，南宮琳才探懷取出施平清所給她的紙箭，只見上面潦草地寫着：「令兄囚在『斷魂崖絕命洞』。」

嚴世傑入目之下，不由恍然大悟地長吁一聲之後，才蹙眉接道：「這是甚麼人寫的？」

南宮琳低聲說道：「是甚麼人，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確信他是一番好意，這消息也必然可靠。」

嚴世傑沉思着說道：「話是不錯，但『蓋世堡』的人詭計多端，我們可得特別小心。」

南宮琳微微點首，嚴世傑正容說道：「咱們走吧……」

第二天清晨，南宮琳與嚴世傑二人，已進入一處險峻的峽谷中。

沿着那僅容一人通行的羊腸小徑，艱辛地向上攀登，到達一處排雲峭壁的頂端。舉目望去。只見對面也是一座壁立千仞的峭壁，兩處峭壁之間，寬達十丈以上，却只有一條鐵鍊可通。

俯首下望，絕壑中雲霧蒸騰，其深不知幾許。

這情景，危險，可眞是險到極點，膽小一點的人，別說是沿着這鐵鍊橫渡過去，光是瞧瞧，也會嚇得發抖啦！

南宮琳扭頭向嚴世傑說道：「嚴大人，對面就是『絕命洞』，請替我斷後，我過去瞧瞧。」

嚴世傑正容說道：「還是我過去吧！」

南宮琳連忙接道：「不……」

「不」字出口，人已飛身而起，僅僅是單足在鐵鍊當中一點，已經輕靈而美妙地，飄落對岸懸岩之上。

那所謂「絕命洞」，就在鐵索橋旁約丈遠處。

洞口藤蔓遮垂，並無任何警戒。

南宮琳以「奪命金劍」撥開洞口藤蔓，戒備着，昂然緩步而入。

她，剛剛進入洞內，迎面一股刺鼻奇腥，使她黛眉爲之一蹙，目光一掃之下，不由駭然連退三大步。

原來一條碗口粗的巨蟒，正盤據在通道上，向着她昂首吐舌，雙目還發出碧綠的光芒。

她，心頭一驚之下，連忙揮劍向蟒首揮去。

不料巨蟒似已通靈，牠，巨首一低，避過金劍，而同時尾部却如鋼條似地，向南宮琳橫掃而來。

南宮琳騰身而起，半空中按動金劍卡簧，追魂飛叉應聲射中巨蟒雙目，鮮血直冒。

緊跟着，南宮琳飛身而下，一劍斬落蟒首，又飛縱五丈之外。

她，一直等那無頭巨蟒，在地面停止翻騰之後，才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繼續向洞內走進。

洞內，石筍遍佈，昏暗無光，加上那死蟒的血腥氣，可委實令人難耐。

但她爲救自己的胞兄，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冒險深入。

這時，她，驚定思驚，內心深處，還有一個不敢想像的問題，那就是，她的胞兄，是否已遭巨蟒吞噬了呢……

不遠處一個蠕動着的物體，打斷了她的思路。

由於洞內光線太暗，看不眞切，儘管她心頭希望那蠕動着的物體，就是南宮正，却也担心又是一條巨蟒。

因而她在既喜且驚的心情之下，小心地徐徐逼近。

突然，她飛身撲上並悲哼一聲：「哥哥……」

接着的却是一陣無聲的飲泣。

原來方才她所看到的，那個蠕動着的物體，就是遍體鱗傷，不成人形的南宮正。

這時，南宮正那失神的雙目中，掠過一抹驚喜神色，身軀也掙扎了一下。

南宮琳咽聲叫道：「哥哥……你……」

南宮正無力地，搖了搖頭。

南宮琳略一沉思，俯身將乃兄背起，向洞外走去。到達洞外，她望着那條橫渡絕崖的鐵鍊，心頭不由地直往下沉。

因爲，她背着一個比她自己還要重得多的大男人，可不能像方才過來一樣地憑輕功點足飛渡呀！

她，蹙眉沉思了一陣之後，扭頭向乃兄說道：「哥哥，你雙手用力抱緊我的肩膊，我要用雙手之力，由鐵鍊上懸空攀緣過去。」

南宮正點點頭道：「好的，我知道。」

南宮琳又叮囑了一句之後，才飛身縱登鐵鍊，雙手吊在鐵鍊上，交互着向對岸攀緣過去。

這是一份驚險無比，而又非常吃力的工作，但一種求生的本能，却迫使這一對同胞兄妹，不顧一切地，慢慢地向對岸攀爬着。

可是，當他們爬到鐵鍊當中時，那絕命洞邊不遠處的草叢中，突然出現十多個弓箭手，張弓搭箭，集中向他們兄妹射來。

目前，南宮兄妹，僅憑南宮琳的一雙手支持着，在向對岸攀爬，不但沒有格拒或還手的力量，連躲避一下也不可能。

這就是說，南宮兄妹雖然是活人，却等於是一個死靶，只有硬挨的份兒。

因此，這一後果的嚴重，是不難想見的。

那密集射來的急矢，帶着破空銳嘯，由他們兄妹身邊飛過，有些，僅以毫厘之差，沒傷着他們。

這情形，不但急得南宮琳一身冷汗，連對岸的嚴世傑，也震驚得呆住了。

但，南宮琳仍然是銀牙緊咬，拚命向對岸爬。

突然，南宮正的左肩上中了一箭，痛得他雙手一鬆，滑了下去。

南宮琳失聲驚叫：「哥哥……」

於生死間不容髮之間，南宮正又抱住了她的雙足。對岸的嚴世傑，也爲之心頭狂跳地，驚出一身冷汗。

南宮琳以雙足帶着乃兄，繼續向對岸攀爬着，敵方的急矢，也仍然不斷地射來。

當他們又攀爬了將近丈許時，南宮正的左肩，又中了一箭痛得他左臂一鬆，嚇得南宮琳和嚴世傑二人，都不由地失聲尖叫。

也許是求生的本能，激發了南宮正的潛力，在這生死一髮之間，居然出現了奇跡。

他，左手雖已鬆開，右臂却仍然緊緊地抱着乃妹的右腿，繼續向對岸移動。

敵方的急矢，仍然密集地射來。

南宮琳滿頭大汗，銀牙緊咬地，全速向對岸攀爬着。

當他們距對岸已不過丈許距離時，南宮琳深恐乃兄再被敵方射中，一咬銀牙，突然右足提起，猛然一抖，將乃兄甩向對岸。

「砰」地一聲，南宮正身落崖邊，當場昏迷過去。緊跟着，南宮琳也飛躍過來，跌坐地上，張口直喘。

嚴世傑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恭喜賢兄妹死裏逃生，這下山的路上就由我來背着吧……」

恩仇了了

半月之後，另一處的荒山破廟中，南宮琳在一個火堆上架着藥罐熬藥，南宮正則在廟外的林間，負手徘徊着。

南宮琳揚聲叫道：「哥哥，藥熬好了，快來吃吧！」

南宮正緩步而入，含笑說道：「其實，我內外傷都已好了，這藥已可以不必再吃啦！」

南宮琳笑了笑道：「那位嚴捕頭，怎麼還沒回來？」

南宮正道：「我想，這兩天內該回來了。」

南宮琳道：「他回去向府台大人說情的事，不知能否成功？」

南宮正苦笑道：「這個，可很難說，因爲，當我殺屠天彪時，府台大人曾阻止過我。」

南宮琳蹙眉接道：「奇怪，屠天彪那老賊，怎會與府台大人拉上關係的？」

南宮正一怔道：「此話怎講？」

南宮琳笑道：「你想想看，如果屠天彪跟府台大人沒有私交，他們兩個怎會在一起喝酒的哩？」

南宮正「哦」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嚴捕頭向他求情的事，就更加困難了。」

林外，一陣急驟馬蹄聲，由遠而近。

南宮正向外走去，一面笑了笑道：「十九是嚴捕頭回來了。」

他的話聲才落，嚴世傑已策馬疾馳而來。

南宮琳右足帶着南宮正雙手交替向對崖攀爬過去。

嚴世傑飛身下馬，疾趨而前，向南宮正週身上下打量着，一面含笑問道：「老弟的傷勢已痊癒了吧？」

「托福！托福！」南宮正也含笑接道：「小弟傷勢已完全好了。」

南宮琳却注目問道：「嚴大人，不知府台大人如何說法？」

嚴世傑笑了笑道：「府台大人算是勉強答應，法外施恩了，不過……」

扭頭目注南宮正說道：「他，對你老弟，可非常不滿。」

南宮正笑道：「是因我殺屠天彪之前，對他出言不遜？」

嚴世傑道：「那倒不是，而且府台大人對老弟全家含寃負屈的情形，還非常同情。」

南宮正蹙眉道：「那麼，是哪點使他不滿？」

嚴世傑神秘地一笑道：「那是因爲你破壞了他的大事。」

南宮正注目問道：「我幾時破壞過他的甚麼大事啊？」

嚴世傑正容說道：「歸根結底，你不該殺死屠天彪，因爲……」

一頓話鋒之後，才注目問道：「當你殺屠天彪的那天，府台大人不是正在同屠天彪喝酒嗎？」

南宮正點點頭道：「不錯。」

嚴世傑接問道：「當時，你曾否注意到酒樓的裏裏外外，有不少官兵警戒着？」

南宮正又點點頭道：「是的，我曾注意過。」

「那麼。」嚴世傑正容接道：「我現在告訴你，當時府台大人就是爲了要逮捕屠天彪，才虛與委蛇地，與屠天彪共飲……」

說到這裏，南宮兄妹不由恍然大悟地，同聲一「哦」。嚴世傑娓娓地接道：「可是，當時你老弟那麼橫刀一殺，使他的一切部署都成了空，豈非破壞了他的大事！」

南宮正不由苦笑道：「這情形，我可委實不曾想到。」嚴世傑道：「所以，他雖然已答應法外施恩，不再追究你的殺人之罪，但却有附帶條件。」

一旁的南宮琳顯得頗爲緊張地問道：「什麼附帶條件啊？」

嚴世傑正容說道：「那就是要令兄協助我逮捕屠龍歸案，如敢拒捕，即格殺不論！」

南宮琳「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其實，這也不能算條件啊！」

南宮正也含笑接道：「不錯，這不能算條件，逮捕屠龍，於公於私，我都義不容辭！」

嚴世傑正容如故地道：「可是，站在府台大人的立場，却不能不這麼說，逮捕那魚肉良民，罪惡昭彰的屠龍，算是將功折罪，也才能名正言順地赦免你的殺人行爲。」

南宮正連連點頭道：「對！對！」

南宮琳含笑道：「嚴大人，我也去。」

嚴世傑一本正經地接道：「可以，不過，我也有條件。」

南宮琳微微一怔道：「甚麼條件？我沒有罪，也不求有功，該不是甚麼『將功折罪』吧？」

「當然不會那麼嚴重，」嚴世傑笑了笑道：「琳姑娘，咱們也算是患難之交了，將『嚴大人』三字』收起來，改叫一聲『嚴大哥』，怎麼樣？」

南宮琳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臭美！你是誰的嚴大哥啊？」

嚴世傑笑道：「別那麼小氣，『嚴大哥』與『嚴大人』之間，也不過是一字之差啊！」說完，與南宮正二人，縱聲呵呵大笑。

南宮琳一跺小蠻靴，佯嗔地叱道：「兩個都是神經病……」

× × ×

第二天，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蓋世堡」內，旗幟飄揚，裏裏外外，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無敵堂中，屠龍滿臉肅容地，坐在正中的虎皮交椅之上，所有手下高手，肅立兩旁，鴉雀無聲。

門外有人恭聲稟報道：「啓稟堡主，南宮正兄妹和嚴捕頭，已快要進入大門。」

屠龍沉聲說道：「知道了，傳令下去，不必攔阻。」

「是！」

少頃，南宮兄妹與嚴世傑等三人，昂首闊步地，闖入「無敵堂」中。

「蓋世堡」中高手們禁不住羣情激憤，躍躍欲試，但却被屠龍擺手制止了。

他，由旁立的衞士手中，取過兵刃徐徐站起。

他那兵刃，也有點特別，右手是一把剃頭刀，左手却是一枝有點像剪刀的外門兵刃。

南宮正算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見屠龍，即待衝上去，但却被嚴世傑拉住了。

南宮正掙扎着訝問道：「你？」

嚴世傑正容說道：「我拿他送官法辦，不一樣替你解了恨麼！」話沒說完，雙劍業已出鞘，一個虎躍，逕向屠龍身前撲去。

屠龍閃身避過，揮刀猛砍。

嚴世傑避過對方的反擊之後，右劍直刺，左劍橫掃，虎虎生風。

屠龍冷笑一聲，左剪夾住嚴世傑的右劍，右手鬼頭刀却將對方的左劍硬行架住，同時，他的右足，却突然向嚴世傑踢去。

原來屠龍的雙樑鞋尖上，裝有能伸縮的利刃。

本來，以目前雙方的距離而言，屠龍的這一腳，是够不到嚴世傑身上的，所以嚴世傑對對方的這一腳，並沒當一回事。

但因有了鞋尖利刃之故，在變生意外之下，嚴世傑却吃了暗虧，當時，只聽他一聲痛呼，低頭一看，胸前已現出一道血槽，鮮血直冒。

一旁的南宮正，入目之下，不由驚呼出聲：「劍鞋！」

屠龍一見自己一招創敵，不由得意地，仰首縱聲狂笑。就當此時，施平清悄然趨前，一劍向屠龍背後刺去。屠龍的身手，也委實不錯，在縱聲狂笑之間，仍能察出有人偷襲。

只見他忽然橫飄五尺，避過施平清的一劍，回身不勝驚愕地問道：「施護法，你……」

施平清冷笑一聲道：「我是南宮虹的師弟施平清，爲了我師兄的血仇，這八年來，我改裝易容，屈身事賊……」

「老賊住口！」屠龍震聲大喝：「我先宰了你這個吃裏扒外的東西，再找這幾個小輩算賬。」

話聲一落，握刀直撲施平清。

南宮正一聲清叱：「老賊看劍！」已握劍將屠龍截住，展開一場捨死忘生惡鬥。

同時，嚴世傑，南宮琳，施平清等三人，也分別以一敵三，甚至一敵四，殺得如火如荼。

目前，除了南宮正與屠龍是單打獨鬥之外，其餘南宮琳，嚴世傑等三位，幾乎處於一種混戰狀態中。不過，這三位，人數雖少，却一個個如出柙之

虎，銳不可當，也可說是有如虎入羊羣所向披靡。

以目前戰況而言，只有南宮正與屠龍這一組，是處於膠着狀態，其次，就是賴天珂想向南宮琳討還傷他一目的血債，而集中精銳圍攻，使南宮琳這隻雌老虎，暫時團團被困住。

在殺聲震耳，慘叫連連聲中，不到盞茶工夫，自屠龍，賴天珂以次的「蓋世堡」中高手，已在嚴世傑，施平清二人的奮力衝殺之下，傷亡殆盡。剩下沒死的，也被殺寒了胆，一個個悄然溜走了。

這時，施平清才向嚴世傑笑了笑道：「嚴捕頭，你該先包紮一下傷勢，然後，你去幫琳姑娘，由我去幫南宮正。」嚴世傑笑道：「不用包紮，些許皮肉之傷，算不了甚麼……」

說着，已大步向南宮琳惡鬥之處走去。

圍攻南宮琳的，除了「無敵堂」主賴天珂之外，還有另兩個功力與賴天珂在伯仲之間的護法，算得上是「蓋世堡」中的精英，因而，儘管南宮琳有若生龍活虎，一時之間，却也沒法突圍。

賴天珂呵呵一笑道：「臭丫頭，我也不向妳討還傷目的血債了，只要妳乖乖地陪我一宵……」

他的話還未說完，嚴世傑已適時趕了過來，截口冷笑道：「死到臨頭，還不忘口齒輕薄！」

話落手起，一劍刺中賴天珂的左肩。

賴天珂痛得一聲慘呼，連退三步之後，又飛身與嚴世傑鬥在一起。

但賴天珂本來就非嚴世傑的敵手，這一負創之下，更是相形見拙地，一上手就被迫得連連後退。

南宮琳自賴天珂被嚴世傑接下之後，減少一個强敵，所受壓力一鬆，左手金劍揮處，所剩下兩個敵人中，已有一人慘死當地。

最後一個心胆俱寒中，想開溜也來不及了。

南宮琳怒喝一聲：「鼠輩躺下！」長鞭揮處，慘號隨傳，那最後一個護法，已被她一鞭掃斷腰骨，橫屍就地。

緊接着，她又震聲大喝：「嚴大哥，那賊子交給我……」可是，她話沒說完，賴天珂已被嚴世傑一劍穿胸，飛起一脚，踢飛丈外，然後向南宮琳歉笑道：「一時收手不及，琳姑娘多多包涵……」

南宮琳一蹙黛眉，白了他一眼道：「瞧你這副德性……」

這時，屠龍已在南宮正，施平清二人的聯手猛攻下，且戰且退地，退出無敵堂，到達庭院中。顯然地，屠龍是眼看大勢已去，想伺機脫逃了。

說來，這個屠龍的武功，也委實了得，目前，他力戰南宮正，施平清兩大高手，仍然是有攻有守，並未現出敗象來。如果他想就此脫逃，目前的南宮正，施平清二人，眞還未必能攔得住。

但他目前才完全明白，南宮正的被救出絕境，完全是施平清洩秘所致。

這也就是說：「蓋世堡」落得目前這一慘境，施平清的「吃裏扒外」，該列爲罪魁。

所以，他臨走之前，必須將施平清殺死，才能發洩心頭的這口怨氣。

於是，也就當「無敵堂」中的戰鬥，業已全部結束的同時，他，咬牙大喝一聲：「施平清，老子饒你不得！」話聲中，奮力蕩開南宮正攻來的一劍，刀剪交加地，全力撲向施平清。

但也就在這當時，「無敵堂」，忽然傳出一聲震天大喝：「屠龍納命來！」

話出同時，三道人影，成品字形箭疾地向鬥場疾射而來。妙的是最前面那道人影，竟然直挺挺地，橫裏砸下，那顯然不是活人。

不錯，最前面的那道人影，是賴天珂的屍體。

這情形，使得屠龍不得不放棄撲向施平清的攻勢，順手一掌，將賴天珂的屍體擊飛。

也就在此同時，南宮正已把握住這一瞬即逝的良機，按動「奪命金劍」上的卡簧，劍中追魂飛爻，應聲射中屠龍的右目。

南宮正得理不饒人地，揮劍橫掃過來。

屠龍强忍澈骨痛楚，厲喝一聲，騰身而起，準備向堡外飛射逃命。

但他於身負重創之下，再行逃命已嫌太遲。首先是南宮正的金劍脫手飛出，直貫屠龍的腹部，緊接着，却是及時趕來的南宮琳，一鞭擊中他的腰幹。

本已身受重創的屠龍，在接連加上這兩記致命的一擊之後，當塲慘死，「吧」地一聲摔落地面。

南宮正俯身由屠龍的屍體上抽出金劍，就着屠龍的屍體，抹乾血漬之後，目含痛淚，仰首喃喃地禱告着：「爹娘英靈共鑒，孩兒們已替你們報了仇了……」接着，又一扯乃妹衣袖，雙雙向施平清跪了下去，恭聲說道：「大叔，大德不敢言謝，請受侄兒侄女兄妹一拜。」

施平清目含痛淚，連忙俯身將兩人扶了起來，嘴唇翕張着，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南宮正正容說道：「大叔，如今，南宮莊又物歸原主了，今後，這兒，也就是你的家。」

嚴世傑笑問道：「老弟台，我呢？」

「你麼！」南宮正向乃妹瞟了一眼，神秘地一笑道：「那就要問我妹妹啦！」

南宮琳一跺小蠻靴道：「哥哥，你……」

南宮正向她扮了一個鬼臉道：「我，欺負了妳了，是也不是？哈哈哈……」

（全書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劍下餘生，目睹十二飛鵬帮人殺死韓棠離去後，他也因流血過多而昏厥，幸得葉翔來到，把他從死亡邊緣拯救回來，在與葉翔談話中，使他悟出了他必死而不死的奧秘，也使他更堅强地要從孫玉伯與萬鵬王的拚鬥坐收漁利，他誓言若不完成任務，絕不回頭。孫玉伯已得到韓棠的死訊，他疑心律香川出賣了他，但又不敢確定，遂貪夜召來陸漫天，共商對策，最後老伯爲確辨律香川的忠誠，不但隱瞞了韓棠的死訊，反而揑造韓棠有反叛之心，要律香川往刺殺韓棠——

有情甘赴死　唯快可成功

律香川推開門，就看到林秀。

隨便什麼時候，他只要一推開門，都會看到林秀。

林秀是他的妻子，他們成親已多年，多年來情感始終如一日。

他從沒有懷疑過他妻子的忠實，他無論出門多久她都從不埋怨，近年來他已很少親自執行任務，夫妻間相聚的時候更多，情感更密，所以他們的家庭更充滿了温暖和幸福。

他們的家就在老伯的花園中，因爲老伯隨時都可能需要他，有時甚至會在半夜三更將他從他妻子的身邊叫走。

對於這一點，林秀也從不埋怨，她對老伯的尊敬也和她丈夫一樣。雖然老伯以前並不十分贊成他們的婚事。

因爲她是江南人，老伯却希望律香川的妻子也是他的同鄉。

林秀站了起來，以微笑迎接她的丈夫，柔聲說道：「想不到你這麼快就回來，我正在怕今天你又吃不成早點了，今天我替你準備了一隻鷄用早點，一隻剛好兩斤重的鷄，而且是用你最喜歡的吃法做的。」

她已轉過身去準備，似乎沒有看到律香川臉上的表情，微笑着道：「我母親常告訴我，早點若是



吃得飽，整天的精神都會好。」

律香川呆呆的看着她的腰，似乎沒有聽見她在說什麼。

她的腰雖已不如以前那樣苗條，但對一個結婚已多年的婦人來說，已經眞很不錯的了。

律香川突然走過去，抱住了她的腰。

林秀吃吃的笑，道：「快放開，我去看看鷄湯是不是已涼了。」

律香川道：「我不要吃鷄，我要吃你。」

林秀心裏忽然湧起一陣熱意，情不自禁倒在她丈夫懷裏，咬着嘴唇道：「你至少也得等我先去關好門。」

律香川道：「我等不及。」

他抱起他的妻子，輕輕放在床上。

在別人眼中看來，律香川是個冷酷而無情的人，只有林秀才知道她的丈夫是多麼熱情。

她慶幸他的熱情經過多年都未曾減退。

但今天她却忽然發覺他的動作顯得有些生硬笨拙。他們的配合一向完美，只有心不在焉的時候他才會如此。

林秀張開眼，就發現他的眼睛也是睜開着的，而且果然帶着心不在焉的表情。

她的熱潮立刻減退，低聲問道：「今天你是不是又要出門。」

律香川苦笑，她對他實在瞭解得太深。

林秀的熱情雖已消失，心中却更充滿感激。

她懂得他的意思，每次出門前，他都要盡力使她歡愉。

她附在他耳畔，柔聲道：「你不必這樣做的，不必勉强自己，我可以等——等你回來——」

律香川輕撫着她光滑的肩，慢慢的從她身上翻下，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目中的歉疚之意却很顯明。

林秀温柔的凝視着他。

她已發覺他心裏有所恐懼，這次的任務一定困難而危險。

她雖然也已同樣感到恐懼，却沒有問，因爲她知道他自己會說。

只有在她面前，他才會說出心裏的秘密。

這次她等得比較久，過了很久，律香川才嘆了口氣，道：「你還記不記得杭州的大方客棧？」

林秀當然記得。

他們新婚時曾經在大方客棧留戀忘返，因爲往大方客棧的後門走出去，用不了走很遠，就可以看到風光如畫的西湖。

律香川道：「今天我又要到那裏去，去殺一個人。他叫韓棠。」

林秀皺皺眉，道：「韓棠？他值得你親自去動手麼？我從未聽過這名字。」

律香川道：「他並不有名，可怕的人並不一定有名。」

林秀道：「他很可怕？」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他也許是我們見到的人中，最可怕的一個。」

林秀已發現他提起這名字的時候，目中的恐懼之意更深。

她知道他不願去，她也不願讓他去，但是她並不阻攔。

因爲她也知道他非去不可。

過了很久，她才低聲問道：「你能不能喝點鷄湯再走？」

律香川道：「不能，我也喝不下。」

他已穿上衣服，忽然轉身出門，他已不忍再看他妻子那種關心的眼色。

這種眼色最容易令男人喪失勇氣。

等他走出門，她忽然衝出去，只披着件上衣就衝過去，道：「你能不能在後天趕回來？後天是我的生日。」

律香川沒有回答，却突又轉身緊緊擁抱住他的妻子。

他抱得那麼緊，就彷彿這已是最後一次擁抱。

她的心都已被他抱碎了，但却還是勉强忍住，不敢在她丈夫面前流淚。

過了很久，律香川才放開手，忽然道：「對了，莫忘記送兩對鴿子去給馮浩，我答應過他的。」

× × ×

林秀手裏提着鴿籠，眼淚還未擦乾。

鴿子是她最喜愛的寵物，可是她更愛她的丈夫，她雖不願將辛苦養成的鴿子送給別人。但她丈夫的話對她說來，比老伯的命令更有效。

馮浩接過鴿子，面上露出衷心感激的微笑，道：「這怎麼敢當，夫人何必急着自己送來。」

林秀勉强笑道：「他臨走時交待我的。你知道我這人性子也很急。」

馮浩道：「臨走時交待的？莫非公子已出門了麼？」

林秀道：「他剛走。」

馮浩皺起眉，喃喃道：「奇怪，公子爲什麼走得這麼匆忙？」

林秀道：「你有事找他？」

馮浩遲疑着道：「我這次出去是奉公子之命出去找人的。他本該等到聽過我回音再走。」

林秀道：「他要你去找誰？」

馮浩又遲疑了很久，道：「一個姓韓的——」

林秀動容道：「姓韓的？是不是韓棠。」

馮浩道：「夫人也知道他？」

林秀道：「你……你找到他沒有？」

馮浩搖搖頭，苦笑道：「我去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他們的任務本極機密，但事情既已過去，再說也就無妨。

何況律香川的妻子也不是外人，但馮浩却未想到林秀聽了這句話後，臉色突然慘變，全身都在發抖，就彷彿突然中魔。

馮浩吃驚道：「夫人你怎麼樣了？」

林秀彷彿已聽不見別人說的話，嘴裏喃喃自語，道：「韓棠既已死了，老伯爲什麼還要叫他去殺韓棠？……爲什麼？」

她突然轉身奔出，就像是一隻突然中箭的野獸般。

馮浩吃驚的望着她，也已怔住，竟沒有發現老伯已從花叢中走了過來，現在，正是老伯散步的時候。

老伯看到他手裏的鴿籠，微笑道：「今天晚上你想用油淋鴿子下酒？」

馮浩這才回過神來，立刻躬身陪笑，道：「這對鴿子吃不得的。」

老伯道：「吃不得？爲什麼？」

馮浩笑道：「這是律夫人養的信鴿，我若吃了，律夫人說不定會殺了我。」

老伯的瞳孔似已收縮，面上却全無表情，微笑道：「我倒還不知道她喜歡養鴿子。」

馮浩道：「那也是最近的事，第一對鴿子還是律公子特地從江北帶回來的。」

老伯目中露出深思之色，喃喃道：「你看他們夫婦近來的感情怎麼樣？」

別人夫妻感情是好是壞，局外人，本來很難瞭解。

但老伯問的話却非答覆不可。

馮浩道：「好得很，簡直就像新婚一樣。」

老伯道：「感情好的夫妻，往往是無話不說的，是麼？」

馮浩只能說是。

他沒有妻子。

老伯根本也沒有注意他的答覆，又問道：「你看香川會不會將自己的行踪告訴他的老婆？」

這句話已不再是閒談家常。馮浩已覺察出自己的答覆若稍有疏忽，就可能引起極嚴重的後果。

他考慮了很久，才緩緩道：「我想不會……一定不會的，律公子應該知道我們每個人的行動都絕對機密，絕不能對外人洩露。」

老伯點了點頭，目中露出滿意之色。

他已準備將這場談話結束。

馮浩忽又笑了笑，道：「律公子就算說，也不會說實話的——律夫人還以爲他這次出門是爲了要殺韓棠。」

老伯突然全身冰冷。

他已很久未有這種感覺，因爲他已很久沒有做錯過事。

這一錯却可能是致命的錯誤。

老伯已可感覺到掌心的冷汗，嗄聲道：「她的人呢？」

馮浩道：「她走得很匆忙，好像已回去了。」

老伯突然撩起衫袖，縱身掠出，低叱道：「跟我來！」

這句話說完，他的人影已不見。

馮浩沒有立刻跟去，他似已震驚。就連他這都是第一次看到老伯顯露武功，他從未想到世上有任何人能從地上一掠四丈。

這看來就像是奇蹟。

世上若眞有奇蹟出現，那定就是老伯造成的。

× × ×

律香川住的地方就像他的衣着一樣，整潔、簡單、樸素。

他憎惡「多餘」，從不做多餘的事，從不要多餘的裝飾，也從不說多餘的話。因爲多餘就是浪費。只有愚蠢的人才浪費。

愚蠢的人必敗亡。

屋子裏很靜，看不到林秀，只有兩個小丫頭在屋角縫着衣裳。

她們看到老伯，面上都露出吃驚之色。

老伯就像是閃電般打進了這屋子，厲聲道：「你們的夫人呢？」

丫頭們嘴唇發抖，過了半天才能回答。

「馬……馬房。」

× × ×

英雄都愛良駒。

老伯却是例外，他從不將馬看成玩物，馬只不過是他的工具。

他很少來馬房。

但馬房裏的人並不敢因此而疏忽，所以每匹馬都被養得很健壯。

「律香川的老婆來過沒有？」

「律夫人剛才選了匹快馬，從角門出去了。」

老伯的臉上還是沒有任何表情。

刀也從無表情。

老伯突然道：「馮浩！」

他雖未回頭，却知道馮浩此刻必已趕來隨在他身後。

馮浩果然立刻應聲，道：「在。」

老伯道：「追！帶她回來！」

馮浩沒有再問，人已飛身上馬。

馬上還未備鞍，他拉着馬鬃，箭一般竄出。

他已明白老伯的意思，老伯說：「帶她回來」，那意思就是說：「無論死活都帶她回來！」

× × ×

一張簡單的紙卡，上面寫着：

「林秀，杭州人，獨女。

父：林中烟，有弟一人，林中鶴。少林南宗門下。精拳術。嗜賭，有妾。

母：李綺，已故。」

× × ×

陸漫天慢慢的將紙卡交回老伯，看着老伯將它插回書箱。

這樣的書箱也不知有多少個，陸漫天總覺得，只要是活着的人，老伯這裏就有他的記錄。

然後老伯又取出張紙卡：

「林中鶴，父母俱故，有兄一人，林中烟。

少林南宗門下，嗜賭，負債累累，多達白銀三十萬兩。兩年前突然全部還淸，替他還債的是『十二飛鵬帮』金鵬壇主。」

× × ×

陸漫天手裏拿着紙卡，覺着指尖逐漸發冷，就好像在拿着一塊冰。

老伯正凝視着他，等着他發表意見。

陸漫天乾咳兩聲，道：「你認爲她才是眞正的奸細？」

老伯道：「用鴿子來傳遞機密，比用鴿子來下酒好。」

陸漫天道：「律香川是否知情？」

老伯沒有立刻回答，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他若也參與其事，就不會讓林秀洩露口風了，狡獪貪心的女人，並不一定聰明。」

陸漫天嘆了口氣，道：「這麼樣說來，我們倒寃枉了他。」

老伯也嘆了口氣，道：「我從不知道他竟如此信任女人。」

陸漫天道：「幸好他還能對付方鐵鵬。」

老伯道：「不幸的是，除了方鐵鵬外，必定還有很多人在大方客棧等他，萬鵬王也許早已安排好了香餌，等着我送律香川去上鈎。」

陸漫天臉色變了變，突然長身而起，道：「我趕去，我們不能讓他死。」

老伯道：「這一次我自己去。」

陸漫天變色，失聲道：「你自己去？你怎麼能輕身涉險？」

老伯道：「每個人都能，我爲什麼不能？」

陸漫天道：「但萬鵬王佈下這圈套，要對付的人也許並不是律香川，而是你。」

老伯道：「那麼就讓他們來對付我，我正想要他們看看，孫玉伯是不是好對付的！」

× × ×

林秀身子貼在馬鞍上，她的人似已與馬化爲一體。

這是老伯馬房中最快的三匹馬其中之一。

林秀五六歲時已開始騎馬，那時她父親和叔叔輸得還不太厲害，開始的時候，他們甚至還贏過一陣子，所以林秀還可以活得很好。

但以後就不對了。

賭博就像是個無底的泥沼，你只要一陷下去，就永遠無法自拔。

到後來他們馬房中已不再有馬，孩子臉上也不再有笑容。

他們所有的已只剩下債務，越來越多的債，壓得她父親背都駝了，但駝背並不影響賭博，反而更適於推牌九，擲骰子。

爲了一份豐厚的聘禮，林秀就嫁給了律香川。

她從沒有後悔過這件事。

律香川不但是最好的丈夫，也是最好的朋友，最溫柔的情人。

他對她的柔情蜜意，使她覺得自己永生也無法報答。

衣袖漸漸潮濕。

她眼淚流下，流在衣袖上。因爲她心中忽然有陣恐懼，無法形容的恐懼，彷彿已感覺到某種禍事降臨。

就在這時，馬忽然倒下。

無緣無故的倒下，好像有柄無形的鐵鎚突然自空中擊下。

林秀從馬鞍上仆了出去，仆倒在地上，一陣暈眩震盪後，她就感覺到嘴角的鹹味，帶着一絲腥甜的鹹味。

這就是血的滋味。

她掙扎着爬起，立刻忍不住失聲驚呼。

她騎的是匹白馬，但現在馬身已烏黑，從馬嘴裏流出的血也是烏黑的，身上却看不到傷痕。

毒早已下了，只不過到現在才發作。

是誰下的毒？爲什麼要毒死這匹馬？

難道這一切早已在別人預算之中？有人早已算

準了她要騎這匹馬出奔？

林秀全身冰冷，轉身狂奔，剛奔出幾步，就撞在一個人身上。

這人的身子硬如鐵鑄，她倒下。

她倒下後才看淸這個人，看淸了這人臉上那種惡毒的獰笑。

馮浩在她心目中一向是最誠懇的朋友，最忠誠的部下，她永遠想不到馮浩也會笑得如此可怕。

現在她已明白，這一切都是個圈套，也已明白是誰下手毒死那匹馬的，但她還是不明白馮浩爲什麼要設計這圈套來害她。

也許女人大多天生就是優秀的戲子，等她站起來的時候，臉上已看不出絲毫驚懼憤怒之色，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意，道：「看來我運氣不錯，想不到竟會在這裏遇見你。」

馮浩凝視着她，慢慢的搖了搖頭，道：「你運氣並不好。」

林秀嘆了口氣，道：「我的確不該選上這匹馬的。」

馮浩道：「但那時馬房中只有這匹馬是配好馬鞍的，是不是？」

林秀嘆道：「那時我還以爲自己運氣很好，我知道這是匹快馬。」

她目光轉向停在道旁的那匹無鞍馬，又道：「你騎來的也是匹快馬。」

馮浩道：「只有快馬才能追得上快馬。」

林秀臉上故意露出驚訝之色，道：「你是特地來追我的？」

馮浩點點頭。

林秀道：「爲什麼？」

馮浩道：「老伯要你回去。」

林秀笑了笑，道：「我本來很快就會回去的，這兩天我心裏很悶，所以想騎馬出來兜兜風，你知道我一向都很喜歡騎馬。」

她拍了拍身上的塵土，又道：「我們怎麼回去呢？兩個人坐一匹馬？」

馮浩道：「看來只有如此。」

林秀慢慢的走過去，用眼角瞟着他，帶着笑道：「我以前倒常跟香川騎一匹馬，但却沒有跟別人騎過，你難道不怕香川知道會不高興？」

她忽然從馮浩身旁衝過去，道：「我看還是讓我先騎馬回去，你再隨後趕來吧。」

這句話還未說完，她已掠上馬背，準備反手打馬。

她的手突然被抓住。

她的人立刻被人從馬背上拉下，重重的跌在地上。

馮浩的出手也遠比她想像中快得多。

林秀出聲驚呼，道：「你……你怎麼敢對我如此無禮？」

馮浩冷冷的望着她，冷冷道：「我只是不想再做戲了。」

林秀道：「做戲？做什麼戲？」

馮浩道：「你知道我是爲什麼來的，我也知道你想到那裏去。」

林秀咬着嘴唇，忽然抬頭，目中露出乞憐之色，道：「那麼你爲什麼不讓我去？香川一向對你不錯，我只不過想去告訴他，要他莫要做傻事！」

馮浩冷冷道：「老伯要他去做的事，絕不會是傻事！」

林秀道：「可是……這次却不同，韓棠明明已死了，老伯爲什麼還要他去殺韓棠？」

馮浩道：「我一向只知道遵守老伯的命令，從不問爲什麼，這次老伯給我的命令，是要我帶你回去。」

林秀目中又有淚流下，道：「但你可以回去說，沒有追上我。」

馮浩冷冷道：「我爲什麼要這樣說。」

林秀道：「因爲……因爲我一定會報答你。」

馮浩道：「你要怎麼報答我！」

林秀挺起胸，道：「隨便你，只要你讓我去見香川一面，我什麼都可以答應你。」

馮浩嘴角忽然露出一絲不懷好意的微笑，斜眼盯着她雪白的脖子，和飽脹的胸膛，一字字道：「眞的什麼事都答應？」

林秀的身材雖已不如未嫁時窈窕，但却更成熟豐潤。

對這點她也一向很自傲，因爲她知道自己可以令丈夫滿足歡愉，雖然她的丈夫近年來需要得已沒有以前那麼多，但每次還是充滿熱情。

她自己却比以前更能享受這件事的樂趣，也更懂得如何去享受。

有時她甚至會主動要求，甚至會覺得她丈夫的體力已大不如前。

但她並未埋怨，更未想過要在別的男人身上尋求滿足，除了她丈夫外，她這一生絕不讓任何別人的手碰到她。

但現在馮浩眼中淫猥的笑意却令她不能不想到這一點。

一個女人若是爲了救自己的丈夫而犧牲貞操，是不是值得原諒？更重要的是，她丈夫知道後，會不會原諒。

馮浩靜靜的看着她，似乎在等她的答覆。

林秀用力咬着嘴唇，道：「我若答應了你，你讓我走？」

馮浩點點頭。

林秀嘴上的傷口又開始流血，她將血嚥下，道：「你什麼時候要。」

馮浩道：「現在。」

他忽然轉身，走向道旁的樹林。

林秀用力握緊雙拳，慢慢的跟在他身後。

這條路只通向老伯的花園，除了老伯的客人外，平時本少行人。

道旁的林木陰森濃密，馮浩在一棵大樹前停下，轉過身等着。

林秀慢慢的走過去，面上毫無表情，她決心將這人當做一條狗，任何人都可能被狗咬一口的。

馮浩的呼吸忽然變粗，喘息着道：「這裏好不好？我保證你以前絕沒有嚐過這種滋味。」

林秀道：「我不是狗。」

馮浩道：「慢慢你就會懂得，做狗有時比做人有趣得多。」

他喘息着，將她拉到自己面前。

林秀的身子硬得就像是一段木頭，咬着牙，道：「你最好快一點，我還急着要趕路。」

馮浩的手已經從她衣襟裏伸進去，接觸到了她溫暖柔軟的胸膛。

他手指開始用力，他的手潮濕而發抖。

林秀僵硬的身子突然也開始顫抖，抖得胃裏的苦水都衝上咽喉。

她本來以爲自己可以忍受，現在才知道無論如何也不能。

她的手突然揮出，重重的摑在他臉上。

馮浩被打得怔住。

林秀用力推開他，踉蹌向後退，退到另一株樹上，雙手緊緊抱着自己的胸膛，哼聲道：「我寧可回去，帶我回去見老伯。」

馮浩盯着她，目中漸漸露出了兇光，忽然獰笑道：「回去？你以爲自己還能回去？」

林秀一怔道：「老伯豈非要你來帶我回去？」

馮浩冷冷道：「老實告訴你，你早已注定那裏都不能去了。」

林秀道：「你……你是來殺我的？」

馮浩道：「你早已註定非死不可。」

林秀道：「爲什麼？」

馮浩道：「因爲你已註定要做替罪的羔羊。」

林秀全身冰冷，臉却火燙。

她全身的血液都似已沖上頭部，道：「那你爲什麼還要我答應你。」

馮浩道：「因爲我是男人，遇到這種機會，誰都不會錯過的。」

林秀突然怒吼着撲過去，想去扼這人的咽喉，她平時連殺鷄都不敢，此刻却想親手將這人扼死。

只可惜馮浩的出手比她快得多，鐵一般的拳頭已擊中她的鼻樑。

她甚至連疼痛都未感到，人已倒下。過了很久很久，才能模模糊糊的感覺到一陣陣衝擊和痛苦。

但這時她已不能感覺到憤怒和羞辱，只是不停在呼喚，呼喚着她的丈夫。

她已不再將任何放在心上，只希望自己快死，越快越好。

但她却還是不能忘記她的丈夫。

只要律香川能知道她對他的摯愛和關切，知道她爲他所忍受和痛苦和折磨，她死也瞑目。

律香川能知道麼？

× × ×

律香川面對着一碟還沒完全冷透的栗子燒鷄。

他喜歡吃鷄，喜歡吃用冬菇和火腿燉的鷄湯，更喜歡吃栗子燒鷄。

這兩樣也正是他妻子的拿手菜，每當她發覺他工作上有了困難，心裏有了煩惱時，就一定會親自下厨替他燒一道栗子鷄做晚餐，每當他們晚上互相滿足了對方後，第二天的早點就定是火腿燉鷄湯。

多年來，這似乎已成了不變的定律，因爲他對這兩樣菜也似乎永遠不會厭棄，雖然她烹調的手藝並不如她自己想像中那麼高明，但每次只要有這兩樣菜擺在桌上，他總是會吃得乾乾淨淨。

這原因也許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在十年前，他想吃一盤栗子鷄還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那時他每天只要能吃飽，已自覺非常幸運。

他很小時就已沒有父母，一直都是跟着陸漫天長大的，但一年中却難得能見到他外舅一面。

他記得陸漫天每次回來時，不是行色匆匆，彷彿被人追踪，就是受了很重的傷，他一直不知道陸漫天在外面究竟做了些什麼事。

直到他十三歲時，陸漫天將他送給老伯做書僮後，他才漸漸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他自己很快也加入了他們這一行。

那並非因爲他覺得這一行新奇刺激，而是因爲他自信在這一行中必能出人頭地，他學習得很快，而且工作時非常賣命。

他能每天吃得到栗子鷄，並不容易，這一段過程的艱辛和痛苦，他從來不願對任何人說起。

但現在栗子鷄就擺在他面前，他却始終沒有動過筷子。

這是爲了什麼呢？

是不是因爲他心裏也有種不祥的預兆？覺得自己的地位已開始動搖？覺得危險已迫在眉睫？覺得自己已很難再看到妻子？

現在已是黃昏，方剛和韓棠都還沒有露面。

他們爲什麼還沒來，難道他們的計劃已改變？難道他們已知道律香川在這裏等着？

律香川確信韓棠絕不會再認得他，因爲他已用一種波斯藥水將自己的臉染成蠟黃色，還巧妙的黏撇鬍子。

這使他看來至少蒼老了二十歲，而且就像是久病未癒。

他來的時候這裏已有兩桌客人，現在又陸續增加了三四桌。

從他坐的地方望出去，進出大方客棧的每個人都絕不可能逃出他眼下。

大門口的燈籠已燃起。

律香川又要了壺酒，他知道自己無論要等多久，都得等下去。

他並不喜歡喝酒，他要酒只因爲他非要不可，不喝酒的人，絕不可能一個人在這裏坐這麼久。

他更不願等人，但也非等不可。

× × ×

馬車輕便而堅固。

拉車的是一流好馬，趕車的是一流好手。

車馬飛奔在路上，快得令人側目。

陸漫天斜倚在車廂裏，慢慢的嗅着鼻烟，看來彷彿很悠閒，但手裏的一雙鐵胆却不停的「叮噹」直響。

老伯凝視着他，忽然問道：「你在想什麼？」

他知道陸漫天將鐵胆捏得很快時，就必定是心事重重。

陸漫天只笑了笑，什麼都沒有說。

又過了半晌，老伯也笑了笑，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陸漫天道：「哦？」

老伯道：「你是不是又想起了我們以前那段很不好過的日子。」

陸漫天嘆了口氣，點點頭。

老伯說的不錯，以前那段日子的確不好過。

在那段日子裏，他們幾乎隨時隨刻都有生命的危險，他們無論在做什麼，暗中都隨時可能有一根箭飛來，貫穿他們的咽喉。

因爲他們自己也時常這樣對付別人。

老伯的眼睛裏發着光，又道：「你還記不記得那次我們到辰州去對付言老大的時候。」

陸漫天當然記得，有很多事，他至也死不會忘記。

言老大是「排敎」的老大，幾乎完全壟斷了長江上下游木排生意。

木排生意是件好生意，因爲無論誰要將木材從長江上游運到下游，都得要言老大先點點頭。

無論那種好生意都一定會令人眼紅。

眼紅的人雖多，却一直沒有人敢動手。

言老大不但是「排敎」的大阿哥，也是辰州言家拳的掌門人。

言家拳就是殭屍拳。

江湖中有關「殭屍拳」和「排敎」的傳說，不但神秘，而且可怕，很多人都相信那並不是武功，而是種很神奇的法術。

沒有人願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對抗法術。

老伯却決心要去試一試。

他們先約好言老大在八百里外某個地方見面，讓言老大確定他們在那裏，然後他們就連夜趕到辰州，衝入言家，將言老大赤裸裸的從被窩裏拉出來，用四根一尺長的鐵釘釘在言家的大門上。

言老大至死只說了一句話，六個字：

「你們來得好快！」

× × ×

快！

快得出人意料之外，快得令人措手不及，無法抵抗！

這就是老伯行動的秘訣。

「快」！這個字說來容易，但陸漫天一生中所見到，眞正能做到這個字的人，却只有老伯一個！

只不過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現在他是不是還能那麼快！

陸漫天目光中顯然帶着幾分憂鬱。

老伯却在微笑，微笑着道：「那段日子雖不好過，但現在想起來却很有趣。」

陸漫天忽然道：「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到漢陽去對付周大鬍子的那次。」

那次他們的行動也快。

他們用最快的迅速度衝入了周大鬍子的埋伏。

那次他們去時一共有十三個人，回來時却只剩下兩個。

陸漫天回來後在床上躺了整整兩個月，才能坐起來吃飯。

老伯緩緩道：「我當然記得，因爲自從那次之後，我就決定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陸漫天道：「這次呢？」

老伯還是在笑，但表面看來已有些僵硬。

（未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夢秋劍服八卦敎主，答允兩日後到督帥府投到，鐵夢秋自恃武功，不信八卦敎主所設埋伏能予他傷害，堅欲八卦敎主發動埋伏，終於百密一疏，爲八卦敎主所放毒蜂螫傷，含忿而去。關中岳隨着劉婉蓉回到督帥府，獲知葛玉郎聯合十名武林人，具函約請徐督帥前往一晤，徐督帥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決心，毅然允諾，且輕車減從，只命劉婉蓉與關中岳隨行，三人騎馬馳出督帥府，關中岳特意落後一點，與劉婉蓉併馬而馳，乘機向她詢問，此行要到那裏去——

神瑩內蘊羣魔懾

劉婉蓉道：「葛玉郎會接我們。」

關中岳笑一笑，道：「姑娘神色平靜，似乎是已經胸有成竹。」

劉婉蓉搖搖頭，道：「沒有，他們有些什麼準備，我一點也不明白，咱們只有見機行事。」

關中岳哈哈一笑，道：「姑娘這份鎭靜，實叫我關某人慚愧的很。」放開胸懷，提韁向前奔去。

劉婉蓉微微一笑，探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拔開瓶塞，倒出一粒丹丸，道：「關總鏢頭。」

關中岳停目回顧了劉婉蓉一眼，問道：「什麼事？」

劉婉蓉緩緩把一粒丹丸，遞了過去，道：「收着這一粒丸丹。」

關中岳伸手接過，道：「這藥丸有何用？」

劉婉蓉道：「暫存身上，如是此番前去，葛玉郎不講江湖道義，仗憑人手衆多，留難咱們，必難免一場惡戰——」

關中岳道：「希望姑娘憑藉才慧，別讓局勢鬧到動手之局，不論姑娘武功如何高强？只怕也無法兼顧到督帥大人的安全。」

劉婉蓉道：「賤妾自然是不希望鬧到那等不堪收拾之局，但咱們也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準備應變。」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姑娘給在下這顆藥物

，和應變有關麼？」

劉婉蓉道：「這顆藥物，食用之後，可使你精神一振。」

關中岳道：「是一種保持體能的藥物。」

劉婉蓉說道：「但這藥物，不會傷害到人的身體。」

關中岳道：「多謝姑娘的厚贈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關總鏢頭好好地收起，如若感覺到體能不支時，就把它服用下去。」

關中岳道：「在下記住了。」

兩人談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三人的距離很近，顯然，徐督帥也聽到了兩人的談話。只是裝作充耳不聞。

三匹馬又向前行了一陣，斜刺裏，突然衝過來一匹快馬。

關中岳一提韁繩，衝到了徐督帥的身前，攔住了那匹快馬。

馬上，坐着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

黑衣人赤手空拳，未帶兵刄。

關中岳右手一推，一股暗勁，湧了出去，逼住了那黑衣人的來勢，冷冷說道：「閣下走路不睜眼麼？」

黑衣人笑一笑，道：「你是虎威鏢局的關總鏢頭。」

關中岳道：「正是關某。」

黑衣人抬頭望了徐督帥一眼，道：「這一位是徐大人了。」

徐督帥道：「正是本座。」

黑衣人道：「在下奉了葛公子之命而來。」

徐督帥說道：「我們正要找他，葛公子現在何處？」

黑衣人道：「在下奉命而來，替諸位帶路。」

徐督帥一擺手，道：「那就有勞了。」

黑衣人一轉馬頭，向前奔馳而去。

徐督帥回顧了關中岳一眼，笑道：「不用替我担心。」

關中岳道：「大人，最好能避免和他們當面衝突起來。」

徐督帥笑一笑，道：「我知道。」

縱馬直追那黑衣人。

只見那黑衣人轉過了兩條大街，在一處高大的宅院門前停了下來。

關中岳皺皺眉頭，忖道：想不到他們竟然把宴會擺在城裏面。

黑衣人打了一個口哨，兩扇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一提韁繩，快馬直馳入宅院內去。

徐督帥抬頭望望那高大的宅院，臉上泛現出一片訝然神色。

劉婉蓉縱馬追了上來，道：「這是什麼人的住宅？」

徐督帥道：「張知府的住宅，想不到啊……他竟和江湖人物勾結。」

一面說話，一面縱馬直入宅院。

幾個青衣人，迎了上來，接過幾人健馬。

那大開木門也同時關了起來。

葛玉郞帶着滿臉笑容，由二門內迎了出來，道：「大人賞光。」

一面抱拳作禮。

徐督帥揮揮手，道：「葛公子之約，本座自然要按時而到。」

葛玉郞道：「大廳之上，已經備好了酒宴，數十位江湖高手，都等待着瞻仰督帥的丰采。」

閃到一側，長揖肅客。

劉婉蓉，關中岳齊齊加快脚步，分侍在徐督帥左右，進入二門，向廳中行去。

葛玉郞揮揮摺扇，道：「劉姑娘，妳是眞人不露相啊！葛某被姑娘瞞的好苦。」

劉婉蓉道：「此一時，彼一時，葛公子不用回憶過去的事。」

葛玉郞瀟洒一笑，道：「姑娘才慧過人，裝作的維妙維肖，放眼江湖上，能够瞞過我葛某人雙眼的人，眞還不多。」

劉婉蓉道：「人說你葛玉郞口甜如蜜，能使無數的少女爲你傾倒，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葛玉郞道：「姑娘誇獎了。」

劉婉蓉道：「可惜我劉婉蓉心如枯井，葛公子只怕要大失所望了。」

葛玉郞微微一笑，道：「葛某人一向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姑娘也許會改變心意，垂青葛某。」

劉婉蓉道：「那你就試試看吧！」

談話之間，已然走進大廳。

只見廳中擺着五桌酒席，佈成梅花形，四面桌上，都已坐滿了人，居中一桌，主位上坐了兩個長衫的老者，客位首席，以及兩側的席位，却都還空着。

徐督帥緩步行到首席，坐了下去。

劉婉蓉、關中岳，分坐左右兩側。

葛玉郞搖着摺扇，瀟洒的行到劉婉蓉的身側，坐了下去，道：「葛某人奉陪姑娘。」

劉婉蓉微微一側嬌軀，道：「葛玉郞，希望自重一些。」

葛玉郞微微笑一笑，說道：「葛某人不敢唐突

美人。」

劉婉蓉突然間，變的神色十分冷峻，緩緩說道：「葛公子，你花花公子的名聲，在江湖上並不太好。」

葛玉郞道：「我葛某人，本來就不是好人，如是硬要讓人家說我如何的好，那豈不是逼人說出違心之論。」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你葛玉郞油頭粉面，自命風流，但如是不能拏揑的恰如其分，那就變成自甘下流了。」

這幾句話說的很重，葛玉郞臉色一變，笑容盡失，揮揮摺扇，未再多言。

關中岳却借機會打量了兩個並坐在主位上的長衫老者一眼。

只見臉上神色冷肅，有着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忽然想起兩個人來，頓覺心頭一沉，道：「兩位可是冷面雙俠……」

左首長衫老者冷冷接道：「關總鏢頭不用奉承，江湖上都稱呼我們兄弟叫冷面雙魔。」

右首長衫老者接道：「你關中岳鏢局子開的太大了，竟然保鏢保到官府中了。」

關中岳尷尬的一笑，說道：「兩位太誇獎關某人了。」

左首老者冷冷說道：「我不明白，你關中岳爲什麼硬要挿手到這個漩渦中來。」

關中岳說道：「兩位已經離開江湖甚久了，此番竟然也重新出山，想來定然是有重要的大事要辦了。」

左首老者怒道：「老夫在問你的話，你倒反問起老夫來了。」

關中岳道：「問問也不妨啊！」

徐督帥接道：「關總鏢頭，是應本座之邀到此，諸位不用怪在他的頭上。」

左首老者打量了徐督帥兩眼，只覺他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貴氣度，本要發作出來，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緩緩說道：「你就是徐繼宗。」

徐督帥笑一笑，道：「正是本座。」

左首老者道：「聽說你的官聲很好？」

徐督帥道：「想不到閣下也知道民間對本座評語。」

左首老者冷哼一聲，道：「一個堂堂的督帥府，竟然沒有一個懂事的人！」

徐督帥道：「爲什麼？」

左首老者道：「如有懂事的人，他們就不該讓你來。」

徐督帥淡淡一笑，道：「確然有很多人勸過我，但是，我自己堅持要來。」

左首老者淡淡一笑，道：「閣下可是相信你是堂堂四省督帥的身份，我們不敢殺你？」

徐督帥搖搖頭，笑道：「本座並無此感，不過，我覺着盜亦有道，諸位都是息隱山林的高人，應該有悲天憫人之心。」

左首老者微微一笑，道：「我們兄弟，被人稱作冷面雙魔，一向是冷面冰心，怎會有悲天憫人之想。」

徐督帥道：「不論諸位的想法如何，本座總要盡我心力，說明內情。」

左首老者冷冷道：「督帥大人似似是頗具信心而來，——」

右首老者接口道：「只怕要令你督帥大人失望了。」

徐督帥道：「本座相信，任何人都具有善良的本性，總不至於爲個人的私慾，害得千萬人生靈塗炭。」

左首老人道：「徐督帥最好先想想你自己如何自保，再爲千百萬蒼生着想不遲。」

徐督帥道：「如是萬民有福，本座生死，算不得什麼大事！」

左首老人怔了一怔，道：「聽你的口氣，似是存心殉道而來。」

徐督帥笑一笑道：「如是諸位爲着本座之死，能換萬千民命，本座死而無憾。」

那右首老人道：「你徐督帥的生死，在我們心目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下希望你徐督帥能交出那牧羊圖來。」

徐督帥笑一笑，道：「可惜那幅圖，我沒有帶來。」

葛玉郞摺扇一張一闔，笑道：「不要緊，督帥大人吩咐一聲，要人去取就是。」

徐督帥道：「我如有交出牧羊圖的用心，也就會帶在身邊了。」

葛玉郞冷笑一聲，道：「大人，有一句俗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是你徐督帥有了三長兩短，那牧羊圖中的寶藏，縱然能够尋得出來，但散發無人，還不是要落入那些州官縣丞的手中，萬民蒼生，也難得受惠，大人之死，那就大大的不值了。」

一直很少講話的劉婉蓉突然淡淡一笑，道：「聽諸位的口氣，似乎是我們要死定了。」

左首老者道：「諸位估算一下形勢。就憑妳姑娘和關中岳兩個人，難道還能闖得出去不成。」

劉婉蓉道：「諸位最好不要逼人過甚，我也有一句話要奉告——」

葛玉郎道：「姑娘請說，我等洗耳恭聽！」

劉婉蓉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左首老者冷冷一哼道：「小女娃兒，好大的口氣啊……」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閣下如是不信，那就不妨想個法子試試。」

左首老者冷笑一聲，道：「要老夫如何一個試法？」

關中岳心中暗暗忖道：冷面雙魔，乃江湖上出了名的惡毒人物，心狠手辣，江湖道上，視他們有如蛇蝎，但這兩個老魔頭，已經退隱了十餘年，想不到為了那牧羊圖，竟又重入江湖。

他心中暗自為劉婉蓉着急，但那劉婉蓉卻是若無其事一般，淡淡一笑，道：「題目自然要由你出了。」

左首老者不管說話聲音高低，但臉上，一直是一個樣子的表情，叫人瞧不出他心中是喜是怒。

只見他緩緩舉起手來，在空中一點，指向劉婉蓉面前的酒杯。

那酒杯中滿杯濃酒，突然射出一股極細的酒箭飛向劉婉蓉的口中。

劉婉蓉啊了一聲，道：「好俊的內功。」左手一揮，內力暗發，竟把極細的酒箭撥向葛玉郎打了過去。

葛玉郎吃了一驚，急急揮扇一擋。

那酒箭細如一線，但力道卻極强猛，擊在葛玉郎的摺扇上，有如瀑布擊石一般，水霧四濺。

左首老者淡淡一笑，說道：「無怪姑娘有些狂妄，果然是個有點成就的人。」右手收回，酒箭頓住。

兩人這等互以內功，引發酒箭之舉，看在那徐督帥的眼中，還不覺着怎麼？但關中岳卻是瞧的心頭震駭不已。暗道：冷面雙魔，乃成名江湖數十年的大魔頭，內功深厚，自有奇能，劉姑娘小小年紀，卻有此驚人的內功，實叫人難以相信！

但見劉婉蓉舉手理一理鬢角散髮，道：「我覺着你們應該仔細想一想徐大人的話，你們冷面雙魔，都是年過花甲的人了，說名氣，江湖上無人不知，說到聚集財富，至少也夠你們下半生享用，揮霍，賤妾不明白，你們為什麼定要搶那批牧羊圖中的財富，一個人不論有多少銀子，也是只有一個嘴巴吃喝啊！」

她說的聲音很大，表面是說給冷面雙魔聽，但用心卻是要全廳中羣匪，完全聽到。

右面那長衫老者，道：「很好，很好，江湖上敢教訓冷面雙魔的人，實也不多，你姑娘當真是胆大的很啊！」

劉婉蓉道：「兩位誇獎了。」

右面老者淡然說道：「如是咱們不肯聽徐大人的話呢？」

劉婉蓉道：「如是話不投機，咱們就不再談下去了。我們立刻告辭，葛玉郎你請我來，能不能送我們走。」

自從劉婉蓉內力引開酒箭之後，葛玉郎才知道劉婉蓉身負絕技，那裏還敢有半點輕敵之心，輕輕咳了一聲，道：「在下一個人只怕做不了主。」

劉婉蓉道：「那請帖之上，明明是你葛玉郎領銜具名，但你卻做不了主，這豈不是一件大大的笑話。」

葛玉郎道：「這大廳之中，不少武林前輩，我葛玉郎年紀和武功，都不足以出任領導之人。」

劉婉蓉笑一笑，道：「那麼這兩位冷面雙魔，該是作得了主的首腦人物了。」

葛玉郎微微一笑，默不作聲。

左首那老者淡淡一笑，道：「我們是否能作得主，那要看什麼事了！」

劉婉蓉搖搖頭，歎一口氣，道：「想不到你們都是作不了主的奴才，看來咱們談不成了。」

這幾句話罵的很重，連面皮厚的葛玉郎，也禁臉上一紅。

但冷面雙魔卻是瞧不出一點異樣的情形，似乎兩人的臉皮和心靈，已然脫離了關係，兩張臉，永遠是那樣冷冷漠漠的樣子，瞧不出一點喜悅，也無法瞧出忿怒。

關中岳只聽得心中暗暗打鼓，忖道：江湖中，最重面子，似這般揭他們的臉皮，那是逼着他們出手了。

但聽右面長衫老者道：「姑娘想和咱們談些什麼？」

劉婉蓉道：「你們作不了主，和你們談也是無用！」

左面老者接口道：「吃藥，也要有個藥引子，你姑娘準備和我們談些什麼？總該先說出一個名目來。」

劉婉蓉道：「自然是關於那牧羊圖的事了，你們全心全意的只想牧羊圖，談別的你們也聽不進去了。」

左面老者點點頭道：「姑娘果然是一位會用藥的大夫，牧羊圖怎麼樣？」

劉婉蓉道：「我們可以交出來……」

左面老者接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姑娘不但用藥對症，而且還是位聰明絕頂的人！」

劉婉蓉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牧羊圖可以





交出來，但我們也有條件。」

左面老者道：「什麼條件？」

劉婉蓉道：「你們既然作不了主，說了也是白說啊！」

左面老者冷然一笑，道：「姑娘已經露了兩手，的確是很高明，不過，除了你姑娘之外，還有徐督帥的安危，不知你姑娘想過沒有？」

劉婉蓉道：「我想過了，如是你們能够作主的首腦人物不肯露面，咱們自然是不用談了。」

左面老者道：「相打無好手，一旦引起衝突，只怕就很難收拾，還請姑娘三思！」

劉婉蓉道：「不論動手相搏的結果如何？至少，你們得不到牧羊圖。」

左面老者道：「徐督帥一條命，總要强過那牧羊圖很多倍了。」

劉婉蓉冷笑一下，道：「別說我們來者不善，早有戒備，就算是我們無能保護徐督帥，你們也不敢傷他。」

葛玉郎的摺扇，張而復閤，冷然一笑，道：「為什麼？」

劉婉蓉道：「因為，他是唯一知那牧羊圖置放所在的人，再說，你們幾個人，也作不了主，一旦殺錯了人，反有得你們的苦頭好吃。」

冷面雙魔、葛玉郎等互相望了一眼，默然不語，顯然是被劉婉蓉料中了他們的處境。



劉婉蓉縱身而起，躍上屋面。

大廳中，突然間靜了下來，良久無人說話。

關中岳雖然是久歷江湖，閱歷豐富的人，但他處在這等敵强我弱的情勢之下，實有着不知如何應對之感，只好默不作聲，心中卻在忖思着牧羊圖上的幾招刀法，準備一旦動手相搏時，能够有幾招精奇的刀法，以保護徐督帥的安全，至不濟，也可以設法拚他們幾個，撈點本錢回來。

他有了這等想法，所以，端坐在一側，雖然沒有說話，但神情倒是沉着的很。

葛玉郎突然輕輕咳了一聲，道：「劉姑娘，在下有些不信，妳真能拋開徐督帥的安危不顧。」

劉婉蓉道：「我相信自己的判斷力，你們不敢傷害徐督帥。」

葛玉郎道：「姑娘可是當真的要賭一下麼？」

劉婉蓉道：「如是咱們要賭，也不是這一筆賭注。」

左首長衫老者突然站了起來，道：「姑娘請稍坐片刻，老夫在一盞茶工夫之內，給妳個決定性的答覆。」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劉婉蓉目注那老者離去之後，也霍然站立了起來。

葛玉郎揮揮摺扇，說道：「姑娘準備到那裏去了？」

劉婉蓉道：「這是各逞心機的事，我用不着對你葛玉郎說的很清楚吧！」

葛玉郎道：「姑娘最好別輕舉妄動，需知一旦把事情鬧的不堪收拾，那就麻煩大了。」

劉婉蓉離開座位，笑一笑，道：「你想不想試試看，能否攔住我。」

葛玉郎道：「怎麼，姑娘準備離開麼？」

劉婉蓉道：「我要到大廳外面瞧瞧看，我們的援手，是否趕到了。」

舉步向外行去。

大廳中數十位江湖高手，劉婉蓉似乎都未放在眼中，娉娉婷婷的向外行去。

冷面雙魔之一，坐在右首的老者，突然起身，大跨一步，身子陡然間斜移五尺，攔住了劉婉蓉，道：「姑娘最好能安靜的坐着。」

劉婉蓉嬌媚一笑，道：「我說過，要出廳外瞧瞧看援手是否趕到。」

這冷面雙魔，穿着一般顏色的衣服，身材也在伯仲之間，再加上兩人一般冷漠臉色，看上去，極易被人混淆不清。

大廳中，雖然坐了數十位江湖高手，但一直都很少講話，和劉婉蓉等的衝突、交涉，全由冷面雙魔和葛玉郎出面。

劉婉蓉態度從容的逼近那長衫老者面前，道：「你是冷面雙魔中的老二？」

那長衫老者嗯了一聲，道：「不錯，老夫正是刀魔馬傑。」

劉婉蓉冷冷說道：「你既稱刀魔，何以不亮佩刀。」

馬傑道：「姑娘先勝了在下的拳掌，我再亮刀不遲。」

劉婉蓉道：「你如是不肯亮刀，只怕這一生中，再無亮刀的機會了。」

她人美如花，聲若黃鶯，身材也十分嬌小玲瓏，但却有一種威重逼人的氣度，使人無法不信她說的話。

馬傑不自主的向後退了一步，探手在腰中一摸，鬆開了刀把活扣，抖出了一把緬鐵軟刀來。

那緬刀，刀身極薄，但却泛起一股森寒之氣，而且和一般緬刀的尺寸，也長了許多。

劉婉蓉望望馬傑手中的緬刀，道：「這是一把很好的緬刀——」

馬傑接道：「姑娘倒還是位識貨的人！」

劉婉蓉道：「可惜了這把好刀，它應該用來仗義行俠，斬奸除惡。」

馬傑怒道：「照姑娘的說法，是老夫屈辱了這把緬刀麼？」

劉婉蓉道：「刀本無罪，有罪的該是用刀的人，這把刀應該換一個主人了。」

她的話，不徐不疾，也不是厲言聲色的感覺，但却有一種震動人心的力量，使人感受一股强大壓力，直逼過來。

刀魔馬傑，一生中經過了無數次兇狠的搏鬥，傷於他緬刀之下的江湖高手，不知多少，從沒有過怯敵的感覺。

但片刻，却突然生出一種畏怯之心，望了劉婉蓉一眼，一收緬刀，向旁側讓開。

這動作很奇怪，只瞧的關中岳心中大爲不解，忖道：刀魔馬傑，怎的會改變了心意。

原來，劉婉蓉在關中岳的眼中，只是一個十分美艷的小姑娘，縱然知她有着一身驚人的武功，也並無可怕之處。

但在馬傑的眼中，却有着不同的感受，只覺劉婉蓉雙目之中，有着一股震懾人心的肅煞之氣，奪人鬥志，心中忽生畏怯，不覺之間，讓開了去路。

劉婉蓉淡淡一笑，舉步向外行去。

徐督帥原本是滿懷熱望而來，希望能憑藉着三寸不爛之舌，說服羣匪，但事實上，却不是那麼回事，江湖豪雄，對是非的看法，似乎和常人大不相同，徐督帥感受之中，自己已無能說服羣匪，也就不再多言。

且說劉婉蓉緩步行出廳外，回顧了一陣，突然縱身而起，躍上了大廳屋面。

她以極爲迅快的身法，在大廳屋面上走了一轉，飄身而下。

別人還未瞧得清楚，劉婉蓉已然又緩步行入廳中。

這時，馬傑已然收好了軟刀，坐在原來的席位上，道：「姑娘，是否接到了援手。」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他們還沒有到，但我已傳出訊號，要他們盡快趕來。」

葛玉郎笑道：「在下想不出，劉姑娘能請些什麼人物，才具有解除今日之危的本領。」

劉婉蓉道：「我不想洩漏，而且，目下還未能確定，是否要他們出面。」

葛玉郎道：「目下開封府中，有幾個武功像樣的人物，我們都摸的十分清楚……」

劉婉蓉冷冷接道：「葛公子未免言過其實了，只怕還有不少高人，息隱在開封府中，你葛玉郎無法知曉。」

葛玉郎道：「姑娘可否舉例說明！」

劉婉蓉道：「我就是一個例子。」

葛玉郎道：「除你姑娘之外呢？」

劉婉蓉道：「鐵夢秋，大概你們這些人中，你葛玉郎應該比別人清楚鐵夢秋。」

聽到鐵夢秋三個字，葛玉郎頓覺頭皮一廂，趕忙定神一笑，道：「鐵夢秋如若眞能趕來助你，那倒是姑娘一位太好的幫手，但除了那鐵夢秋之外，還有些什麼人呢？」

劉婉蓉道：「葛公子可是準備要我供出全部名單。」

葛玉郎道：「姑娘言重了，在下只是有些不信，隨口問問而已。」

劉婉蓉道：「你已經問的很多了。」

這時，突然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就是這位小姑娘麼？」

劉婉蓉轉眼望去，只見那離開座位的冷面雙魔之一，帶着一個全身白衣白帽，足登逍遙履，白面無鬚，身材修長的人，站立在八尺以外。

此人雖然白面無鬚，但看上去，却有着年齡很大的感覺。

只見他一張臉，白的出奇，像深山中久年不化的冰雪，白的不見一點血色，而且全身似乎是都帶着一股寒冷之氣，人還未到，就似有着一股寒氣直逼過來。

徐督帥官宦世家，見過了不少氣度恢宏的人物，但却從未見過像這樣充滿着殺氣，冷森逼人的氣勢，不禁爲之一呆。

關中岳也被那森冷逼人的氣勢，逼的情緒激動，霍然站了起來，握住了刀柄。

其實，這白衣人出現之後，舉動間流現的肅殺之氣，使得敵友全都受着很大的震動。

一時間，整個大廳中，所有動筷吃喝之聲，全都停了下來。

只有劉婉蓉還有着一股雅靜，嫻和之氣，微微一笑，道：「關總鏢頭，先請坐下。」

她聲音嬌脆、甜美，隱隱間含有着一股祥和之氣，使人聽得那聲音之後，頓然間心神爲之平靜下來。

關中岳應了一聲，緩緩坐了下去，心中暗暗的叫了一聲慚愧，忖道：今天，我是怎麼攪的，竟然這樣沉不住氣。

那白衣人突然舉步向前行了幾步，每一步間，都似是帶有着森寒之氣，和沉重的殺機。

關中岳被那股氣勢，迫的心中激動難禁，躍躍欲試。

轉頭却見劉婉蓉一片祥和的笑容，心頭的激動，登時平復下來。

白衣人又向前欺近了兩步，冷漠的說道：「那一個要見我。」

自那白衣人出現之後，全場中，一直鴉雀無聲，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是以，他說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却聽得十分清楚。

劉婉蓉緩緩回過頭去，笑一笑，道：「我要見你。」

白衣人舉動間散發出的肅煞之氣，使全場人爲之震駭，但劉婉蓉却是心平氣和的，全無半點畏怯之感。

白衣人目睹劉婉蓉柔和笑容，不禁一皺眉道：「妳有什麼話說？」

劉婉蓉笑一笑，目光環顧了四周一眼，道：「你是這些人中的首腦人物？」

白衣人道：「不錯，姑娘是何許人？」

劉婉蓉道：「賤妾劉婉蓉。」

白衣人冷冷說道：「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個名字。」

劉婉蓉道：「賤妾本是無名之輩——」

白衣人接道：「妳能在我無形罡炁之下，談笑自若，豈是無名之輩。」

劉婉蓉道：「我並非武林出身，所以，武林中人認識我不多。」

白衣人仰臉望着屋頂，緩緩說道：「你要見我，我已經來了，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劉婉蓉道：「關於那牧羊圖的事！」

白衣人道：「牧羊圖又如何？」

劉婉蓉柔和一笑，說道：「牧羊圖中，藏了一大批財物……」

——未完待續——

兩期完俠情巨型小說

新獨臂刀（下）

倪匡・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素有武林第一大俠之稱的龍異之，爲了維護令名，不惜幹出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惡行，暗着手下刦了遠聲鏢局的鏢，揚言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少年俠客雷力所爲，然後假借仗義爲名，以詭異武器打敗雷力，要其自斷一臂，從此，雷力退出江湖，隱身一小飯舖中爲酒保，在這小鎮中，一鐵匠之女巴蕉對雷力甚具好感，日看他常爲人欺負，心感不平，擬盜其父之寶刀爲贈，在這時候，江湖上又出了一名少年俠客封俊傑，他獨具慧眼，看出雷力定非吳下阿蒙，要與雷力建交，但雷力極力躲避——

洗雪斷臂恨　笑擁美人隱

在通向虎威山莊的那座長橋上，那兩個漢子策騎騁馳而來，馬蹄敲在橋板上，加上橋下空谷的回聲，聽來像是轟雷一樣，驚心動魄。

馳過了長橋，便是虎威山莊大堂前的空地，那兩個大漢滾下馬來，向前疾奔而去，自大堂中，也有兩個人迎了出來，齊聲道：「怎麼了？」

那兩個大漢嘆着氣，道：「雙刀封俊傑，已經到了馬橋鎮！」

自大堂中迎出來的兩個人，神色也爲之一變，四個人一起走了進去，穿過了大堂，來到了大堂後的一個院子中，又有人迎了上來，幾個人揮着手，直來到了一個小小的廳堂之中，齊聲恭叫道：「莊主！」

只聽得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了出來，自內走出了一個極其威嚴的中年人來，那人，便是虎威山莊的莊主陳震南，他一出來，便喝道：「甚麼事大驚小怪！」

那幾個人齊聲道：「雙刀封俊傑到了！」

陳震南剛才，還在叱喝衆人大驚小怪，可是此際一聽，他也不禁失色，忙道：「在那裏？」

一個大漢道：「在馬橋鎮上！」

陳震南吁了一口氣，怒道：「話也說不清楚，還當他已到了虎威山莊！」

就在這時，只聽得內間，傳來了兩下咳嗽聲，

陳震南忙道：「傳令下去，小心防守，不得大驚小怪。」

那幾個虎威山莊的頭目，全答應，一起走了出去，陳震南轉身走向內間，內間中早坐着一個人，身形比陳震南更高，不怒自威，正是名滿天下的大俠龍異之！

陳震南一進來，龍異之便道：「剛才他們的話，我也聽到了！」

陳震南神色緊張，道：「封俊傑已被我們引到這裏來了，龍大哥有甚麼主意？」

龍異之雙眉緊蹙，道：「請他到莊上來。」

陳震前道：「他……肯來麼？」

龍異之道：「我們廣邀方圓二百里內的江湖朋友，在此相聚，也發帖子給他，他本來就有一探虎威山莊之意，到時一定前來！」

陳震南畧呆了一呆，道：「龍大哥我還有一點，不大明白——」

龍異之笑了起來，道：「還有甚麼不明白的，我要當着江湖羣雄的面前，將他打敗，逼他退出江湖！」

陳震南吸了一口氣，道：「還是老辦法！」

龍異之「呵呵」笑着，伸手在陳震南的肩頭上，輕輕拍兩了下，道：「這個老辦法，萬試萬靈，近十年來，多少人被我用這個辦法，敗了下去？要不是這個辦法，我現在，在武林之中輪到第九！」

陳震南諂媚地道：「龍大哥那麼說，也太客氣了，以龍大哥的武功、智謀，應該坐武林第一把交椅！」

龍異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說道：「你照我的吩咐去辦，在封俊傑未上虎威山莊之前，却不可生事！」

陳震南答應了一聽，便向外走了開去，龍異之背負雙手，來回踱着步，回想着剛才陳震南所說的話，他也不禁苦笑了起來。

武林第一把交椅，眞不是容易坐的，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要追上來，而他就得設法將追上來的人打下去，他已經無法跑得比人家快，只好希望人家跑不動，雙刀封俊傑，龍異之望了望倚在牆旁的那柄三節棍，雙刀封俊傑使的既然是雙刀，那麼，對付鴛鴦刀雷力的招法，仍然可以用，不必挖空心思，再去另創新招了。

這時，虎威山莊中，也熱鬧了起來，陳震南一離開，立時命人寫帖子，分頭送了出去。

數十個莊丁，各策着健馬，離開虎威山莊去分送帖子，數十匹馬馳過長橋之際，山谷嗚響，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來。

在馬橋鎭的一個小巷子內，巴鐵匠的鐵舖中，巴鐵匠用力舉着鎚，敲下去，敲在火紅的鐵上，也發出巨大的聲響來，但是那種聲響，和馬羣馳過虎威山莊長橋的蹄聲相比較，却顯得異常落寞。

巴鐵匠一鎚又一鎚打着，巴蕉坐在地上的一張小櫈子，用力在扯着風箱，當她將風箱推向前，爐中青白的火苗，就紛紛向上竄起來。

巴蕉抬起頭，望着巴鐵匠，叫道：「爹！」

巴鐵匠停了手，嘆了一聲，道：「丫頭，我看你有心事，你叫了我十七八次，叫了之後，又不出聲，究竟是爲了甚麼？」

巴蕉口唇顫動着，欲語又止，巴鐵匠抹着汗，大聲道：「你要是不說，以後別再叫我！」

巴蕉忙道：「我說了，爹，你不是藏着一口好刀？你常說，不是高手匠人，決計打不出那樣鋒利的鋼刀來？」

巴鐵匠呆了一呆，道：「是，你問這幹嗎？」

巴蕉低下了頭，道：「我想要有把刀……送給雷力。」巴鐵匠的身子震動了一下，怒道：「胡說，你送一把刀給他幹甚麼？」

巴蕉的神色，突然變得十分激動，爐火映在她的面上，使她的面頰，看來更是一片緋紅，她道：「雷力人好，可是甚麼人都欺負他，要是他腰際也掛着一口刀，那就好多了！」

巴鐵匠瞪視着他的女兒，好一會，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蕉丫頭，雷力少了一條胳膊，自然難免爲人欺負，可是你得知道，他現在只不過被人欺負，要是他有了一把刀，可就得死在別人的刀下了！」巴蕉的神色很倔强，道：「就算是死在別人的刀下，也比被人踩在地上强！」

巴鐵匠搖着頭，在他搖頭的時候，他面上的皺紋，似乎比以前更多了。

他緩緩地道：「蕉丫頭，你可知道我這口好刀是怎麼來的？那時我還年輕，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全身是血，奔過來，倒斃在我舖子之前，他手中就握着那口刀，我將刀藏了起來，事後，才知道那人，是江湖上著名的高手，唉，强中還有强中手，你別替雷力多惹是非了，快扯風箱吧！」

巴鐵匠的那一番話，說得十分傷感，可是從巴蕉面上的神情，可以看得出，她全然未曾聽進去，她又用力扯着風箱，而在她扯風箱之際，她的心中在想：不對，那些兇横霸道的人，人人腰際都掛着刀，雷力爲甚麼不能有刀？他雖然少了一條手臂，但是只要有一口好刀……

當她想到這裏的時候，她不由自主，轉頭向她父親的房間看了一看，她知道，那口刀，放在她父親的床下，她要將這口刀偸出來，送給雷力，雷力有了刀，就不會再給人欺負了！

天色黑了下來，馬橋鎭口的飯舖中，李掌櫃點了燈，在黃昏的燈光下，飯舖中只有封俊傑一個人坐着，他已喝了不少酒，看來也有了一點醉意。

雷力仍然蹲在櫃子的一端，望着地上，身子縮成了一團，一動也不動。李掌櫃在點着了油燈之後，向封俊傑望了幾眼，神色猶豫，但是他終於鼓起勇氣，向封俊傑走了過去，陪着笑，道：「這位客官，天色黑了，該到鎭上去投店了！」

封俊傑雙眉一揚，道：「怎麼，趕我走？」

李掌櫃嚇了一跳，連忙向後退出了一步，道：「不，不，只是小店簡陋，實在不堪過夜！」

封俊傑「哈哈」笑了起來，道：「你錯了，掌櫃的，人身不過七尺之軀，何處不可容身，是不是？」封俊傑是對着李掌櫃在說話的，可是說到最後「是不是」三個字，他却陡地轉過頭去，直視着蹲在角落處的雷力；然而雷力仍然像是甚麼也沒有聽到一樣，望着地上，一動不動。

封俊傑舉起杯來，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將酒杯向雷力一揚，道：「這位朋友，何苦如此，可要喝一杯？」

雷力霍地站了起來，可是他仍然不望封俊傑，只是向廚房走去。封俊傑也在那一剎間，重重放下酒杯，道：「唉，只有眞正的英雄，才能提得起，放得下，像閣下那樣！」

雷力的一隻脚，已經踏進廚房去了，可是突然之間，他身子倏地一轉，轉了過來。

雷力望定了封俊傑，在那剎間，自雷力的雙眼之中，射出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光采來，雷力似乎又像是以前，騎在白馬上，腰際懸着鑲滿了寶石的刀鞘，鞘中有着鋒利的鋼刀那時一樣了！在他的心中，他也感到一股豪意，陡地升起！

然而，那却只是一剎間的事！

就在那一剎間，封俊傑的話，使得雷力感到自己仍是一個英雄，一個豪傑，還是一個傲嘯江湖的好漢。然而，也僅僅是那一剎間！接着，雷力似乎覺得自己的右肩處，又是一陣劇痛！那一陣劇痛，實在是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了，他的斷臂，也早已成了白骨，但這時，他的幻覺，却使他的身子，震動了起來，他低下頭，看到了自己的空袖。

也就在那一瞬間，他明白了，他明白自己決不再是什麼英雄豪傑，自己只是一個被人打輸了，自斷手臂，退出江湖的可憐虫，現在，他只是一個任人欺負，連還手都不敢想一想的獨臂小酒保！

他低下頭去，臉上重又現出那種呆滯的神情來，他站着，一動也不動。

封俊傑緩緩地站了起來。

就在雷力被虎威山莊那兩個大頭目毆打之際，就在雷力怒喝那兩個大頭目放開巴蕉之際，封俊傑就發現雷力決不是尋常人。

可是，封俊傑的心中，仍不免有疑惑，如果他不是一個尋常人，那麼爲什麼，會在這個小飯舖中當酒保，任由別人欺負？

然而，在看到了剛才那一剎間，雷力臉上的那種神情之後，他却再也沒有疑問了！

雷力決不是一個尋常人，尋常人的臉上，也決不可能現出那樣的神采來，他知道對方，一定有着難言的隱痛，他已經打定了主意，要將這個獨臂小酒保當作朋友！

他站了起來之後，緩緩向前走去，當他快來到雷力身前的時候，雷力已經神色漠然地轉過身去，封俊傑畧停了一停，正在盤算着該如何開口時，在一旁的李掌櫃，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只知道封俊傑不但是一個豪客，而且更曾將虎威山莊的兩個大頭目打退，那是決計不能得罪的大人物！

是以，李掌櫃一看到雷力轉過身去，不準備睬封俊傑，他便着急地高聲叫道：「雷力，別得罪客人！」

李掌櫃的話一出口，雷力掀起簾子，已進了廚房，而封俊傑的身子，則陡地一震！

雷力！這個名字，聽在小飯舖的李掌櫃耳中，聽在小鎭的鐵匠耳中；和鐵匠的女兒耳中，自然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可是，這個名字，却曾經震爍江湖，像是在天空中劃過的慧星一樣，聽在一個武林高手的耳中，却足以引起極大的震動！

封俊傑在受了極大的震動之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倏地轉過身來，瞪住了李掌櫃，他雙眼烱烱有神，嚇得李掌櫃臉色發白，不知該怎樣才好。

封俊傑臉色一沉，嚴聲說道：「你剛才叫他什麼的？」

李掌櫃忙道：「我……我叫他的名字，他叫雷力，我沒有叫他別的什麼！」

封俊傑陡地掠向前去，一伸手，隔着櫃子，便抓住了李掌櫃胸前的衣服，手臂一振，幾乎將李掌櫃的整個人，從櫃內提了出來。

他厲聲喝道：「他是雷力，你怎麼敢叫他在店中當酒保？」

李掌櫃驚至全身發顫，幾乎哭了出來，他急叫道：「那不關我事，是他自己投來的，我見他可憐，才收留他，是他自己要來的！」

封俊傑陡地一呆，但是就在一呆之後，他却完

全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

鴛鴦刀雷力，聲名大噪之際，他還在習藝；雷力是如何敗在龍異之之手，退出江湖一事，也是由鏢局中人，傳了開去，盡人皆知，看來，雷力眞正在實行他的諾言，他退出江湖，將自己當作是一個完全沒有武功的人！

這需要忍受多麼深切的痛苦！

在那剎間，封俊傑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一陣絞痛，雷力竟能做到這一點，那眞是能人之所不能，他的心中，生出無限的敬仰之意來。

他鬆開了李掌櫃，緩緩轉過身向厨房中走去。

可是他才走了兩步，便聽到厨房中，傳來了雷力的聲音。雷力的聲音平淡得很，但是，仔細聽來，在平淡之中，却有着極深的哀切，他道：「別進來！」

封俊傑完全可以體會到雷力話中的那種深切的悲哀，他不由自主，呆了一呆。

而就在這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突然傳到，封俊傑回頭一看間，馬蹄聲已止，兩個人已經走進了小飯舖來，一進來，就道：「封大俠在麼？」

封俊傑冷冷地打量着他們兩人，問道：「什麼事？」

那兩人一聽得封俊傑搭腔，立時站定了脚步，其中一個道：「封大俠，方圓五百里武林人物，五日之後，在虎威山莊聚會，陳莊主和龍大俠，知道閣下在此，特請閣下參加，有帖在此！」

封俊傑雙眉一揚，並不走過去接那人手中的請帖，只是冷冷地問道：「龍大俠？」

那人特地加强了語氣，道：「是，龍異之龍大俠，他和敝莊陳莊主是好友！」

封俊傑畧有所恩地「嗯」地一聲，道：「好，你們將請帖放下吧！」

那人的身邊，就有着一張桌子，他本來，只要順手將請帖放在桌上，就可以告辭離去的了，可是他却並不那麼做，仍然手執着那請帖，道：「陳莊主吩咐，要將請帖放在封大俠的手中！」

封俊傑一聽得對方那樣說，不禁仰天一笑，他自然可以知道對方的意思，是要掂掂他的分量，看來那兩人也定非弱者了！

他一面笑着，一面向前走去，口中道：「如此，則勞煩兩位了！」

他一連三步，已來到了那兩人的身前，那人手向前一伸，將請帖遞了過來，可是就在這時，他的食指，却突然一彈，彈向封俊傑的脈門，這一彈，也可以說得是神出鬼沒，快捷無倫。

但封俊傑早已有了準備，那人的手指才一彈出，他的手便向下陡地一沉，那人的一指彈空，「拍」地一聲，彈在他的衣袖上。

那人的指上功夫，果然也非同凡响，一指彈中了封俊傑的衣袖，在衣袖上彈出了一個孔來，但也就在此際，封俊傑一翻手，已反抓住了那人的手腕，緊接着，手一縮，已將請帖奪了過來。

他一奪過了請帖，手向前畧送，作勢要向那人攻擊，將那人逼退了一步，他才「哈哈」一笑，道：「相煩上覆貴莊陳莊主，我本來就要到虎威山莊來，請他候我便了！」

那人剛才被封俊傑抓住手腕之際，已是臉色發青，這時仍然驚魂未定，面色青白不定，答應着，連連向後退了開去，兩個人到了門外，翻身上馬，便自馳走。

封俊傑執了請帖在手，緩緩轉過身來，仍然望着厨房，而在厨房中，却是靜得出奇。

雷力在厨房中，他雙手捧住了頭，他在這個小飯舖中當酒保，已有很久了，不論人家怎樣嘲笑他，欺負他，他都只是默不作聲，他只是要盡可能忘記過去的一切，也實實在在沒有什麼人，知道他過去曾是江湖上的風雲人物，可是，封俊傑一來，就看出他是非常的人物！

如果在過去，他一定會和封俊傑傾心相交，成為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了。

然而現在，他該怎麼辦呢？他是一個要竭力忘記過去的小酒保，而封俊傑，則是名揚四海的大俠士！

雷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他本來已漸漸習慣於目前的生活了，可是封俊傑這一來，使他看到了自己昔日的影子，想到了自己的過去！

雷力深深地嘆了一聲，站了起來。

也就在這時，他聽得厨房的後窗上，傳來了低微的呼喚聲，有人在叫道：「雷力！雷力！」

雷力呆了一呆，定了定神，他聽出那是巴蕉的聲音。

夜已那麼深了，巴蕉還來作什麼？

雷力直起身子來，推開了窗子，巴蕉就在窗前，在淡淡的月色下看來，巴蕉的俏臉，顯得格外朠白，雷力才一撐開窗來，巴蕉便道：「來，雷力，我給你一樣東西，快出來！」

雷力看出巴蕉的神態中，似乎有一種特別的神秘意味，他側轉身，走出門去，看到巴蕉的手中，抱着一隻狹長形的盒子。

雷力才一走出來，巴蕉便將那隻盒子，向雷力遞了過來，道：「給你。」

雷力怔道：「是什麼？」

巴蕉的神情十分興奮，道：「是一口好刀，鋒

利無比，爹常誇他自己的手藝，但是他却說，他打不出那麼好的刀來！」

巴蕉的話，令得雷力的心頭，又感到了一陣劇痛，他吸了一口氣，道：「你拿回去，我要刀有什麼用？」

巴蕉却急急轉到了雷力的面前，頓着足，責怪似地道：「雷力，你這人怎麼那麼沒出息，你一直受人欺侮，要是你也帶着一口刀——」

雷力心頭的創痛更甚，陡地，他叫了起來，道：「拿開，拿回去！」

他突然之間，吼叫了起來，倒將巴蕉嚇了一大跳，後退了一步，雷力望着巴蕉，面肉抽搐着，過了片刻，他才痛苦地道：「巴蕉，你……你別怪我，我不是故意向你發脾氣的，你不知道……」

巴蕉不等他講完，便道：「你別難過，我倒喜歡看你發脾氣，那總比你被人家踩在脚下，連哼都不哼一聲，要好得多了！」

雷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巴蕉的話，是那樣地不留情，那樣深切地刺痛了他的心！

然而，他也明白，巴蕉對他那樣毫不留情的責備，正是對他極度的關切！

那使他在痛苦之中，又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幾乎已要伸出手來，將那刀盒接過來了。

然而在那剎間，他低下頭去，望着自己的空袖，他咬了咬牙，道：「不，我不要！」

巴蕉瞪着雷力，過了好一會，她才道：「要不要由你，我既然帶來了，就不會帶回去！」

她彎身將刀盒放在地上，轉過身，就急步走了開去，雷力怔怔地望着刀盒，又過了半响，他突然一伸脚，將刀盒的盒蓋，踢了開來。

盒蓋一被踢開，月色之下，只見刀盒之中，一股寒泓。

雷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眞是一口好刀，望着那股寒森森的光芒。

雷力眞難相信在這樣的小鎮上，會有那樣的一口好刀！

他忍不住彎下身，五指緩緩伸出，握住了刀柄，將那柄刀提了起來。

他已經多久沒有在手中緊緊地握着一柄刀了！

在他自斷手臂之後，他只握過菜刀，滿是鐵銹，充滿了油腥味的菜刀！

而這時，他的手中，又有一口眞正的好刀了！

雷力握了在手，發出了一下低嘯聲，順手揮了一揮，刀身上映起了一股寒光，雷力倏地使了一招，又使了一招，斷臂之後，他還是第一次再使刀，他只覺得並沒有什麼不自然，他發招越來越快。

他並不知這時，封俊傑已在小飯舖的頂上，居高臨下地望着他。

他使了十七八招，倏地收住了刀勢，雙眼發定，望着那柄刀，望了好久，才將刀收了起來，仍放在盒上，蓋好了蓋，將刀盒挾在脅下，再停了一停，向前走去。

雷力將刀放在盒中，向前走去，他經過了一小片田野，走進了馬橋鎮。

他不需要那口刀，他已經自斷一臂，退出江湖了，他眞的不需要那口刀，他要去對巴蕉說明，讓巴蕉明白，他絕不是一個沒出息的人，而是一個傷心透頂的人！

鎮上的街道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了，只有雷力一個人，挾着刀盒，踽踽向前走着，一直來到了巴鐵匠鐵舖的那個小巷口。

他才到了小巷口，就聽得巷內，傳來了一下短促的驚叫聲。

那一下驚叫聲，十分短促，分明是才叫，就被人捂住了嘴，而且，雷力也立時認出，那一下短促的驚呼聲，正是巴蕉所發出來的！

雷力陡地吃了一驚，大叫道：「巴蕉！」

他一面叫，一面就向巷子中直奔了進去，他才一奔進巷子，就看到巷內有三條黑影，其中的一個，停在兩匹馬旁，而另一個，則拖着一個人，向馬旁走去。

雷力向前奔得十分快，他已經看清，那三個人，被捉住的一個是巴蕉，而那兩個身形高大的，正是虎威山莊的兩個大頭目！

雷力才奔出了幾步，那兩個大頭目，已經挾着巴蕉上馬，蹄聲起處，馬兒疾馳出了巷子。

雷力咬着牙，一直向前追着。當他奔出巷子口的時候，那兩匹馬就在他前面不遠處，他還可以看到馬上的巴蕉，還在不斷掙扎着。

可是他人向前奔，怎有馬兒來得快，他奔上了鎮的大街，馬已在十來丈之外了，他仍然緊緊咬着牙關，向前奔着，然而，那兩匹馬離他却越來越遠了！

等到他奔出了鎮口，在月色下，那兩匹馬已在老遠，分明已經追不上了。但是雷力仍然向前追着，他奔過了小飯舖，他的耳際嗡嗡作响，他越奔越快，突然之間，在小飯舖旁的一株大樹上，人影一閃，一個人跳了下來，攔在他的面前。

雷力根本不及看清那是什麼人，左手一揮，一掌向前擊出，他本來是將刀盒挾在脅下的，一揮手出掌間，刀盒跌到了地上，盒蓋跌開，那柄精光雪亮的刀，也跌了出來，雷力足尖一挑，已將刀挑了起來，提在手中，直到此際，他才聽得自樹上跳下

來，攔住了他去路的那人喝道：「什麼事？」

這一聲斷喝，令得雷力在極度的驚怒之中，畧定了定神，他也看清，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封俊傑。雷力喘着氣，道：「他們，他們搶走了巴蕉！」

封俊傑一聽，立時發出了一聲哨，一匹駿馬，自大樹後疾奔了出來，封傑俊一手拍在馬股子上，身子已騰空而起，道：「我去追他們，你將刀收起來！」

只不過是兩句話工夫，封俊傑一人一騎，已如箭離弦一樣，向前激射而出！

雷力又呆了呆，俯身拾起刀盒，將刀放好，仍挾在脅下，向前奔了出去。

封俊傑策着馬，向前疾馳而出，他躲在樹上，是看到那兩騎馳了過去的，他拚命催着馬，漸漸地，可以看到那兩匹馬，正在前急馳，看前面兩匹馬的去勢，分明是馳到虎威山莊去的。

封俊傑將馬策得更急，他離那兩匹馬，已越來越近了，前面馬上的兩個人，也轉過頭來看他，封俊傑又連連催着，當他來到了離那兩匹馬，還有一丈五六時，他身子一縱，已離了馬鞍，身形向上，直飛了起來，身在半空，雙臂振動，「錚錚」兩聲響，雙刀已然出鞘，立時舞起了兩團精光，相隔還有一丈五六，竟是疾揮而過，刀光如瀑疾砍而下！

那兩刀去勢之疾，當眞是難以形容，刀光向下一砍間，只聽得馬兒的一下慘嘶，其中一匹馬，馬股鮮血四濺，已經滾跌在地，馬上的那人，滾了一滾，立時一躍而起。

可是，他才一躍起，封俊傑身子也落了地，雙刀一分，左刀指向已落地的那人，雖然未曾進招，但就是刀尖一指間，已嚇得那人，脚步一個踉蹌，倒退了一步。

封俊傑右刀疾刺而出，將挾住巴蕉的另一人，刺下馬來，那人的肩頭中刀，一下了馬，便將巴蕉推得向前，直撞了過來，封俊傑左臂一縮，刀交右手，一伸手，拉住了巴蕉的左臂。

巴蕉雖然被封俊傑拉住，可是她驚駭實在太甚，面色蒼白，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封俊傑疾聲喝道：「快到大樹下去，雷力就來了！」

他伸手一推，將巴蕉推出了幾步，巴蕉畧停了停神，奔到了大樹下站定。

這時，虎威山莊的兩個大頭目，已經靠在一起，一個肩頭雖然受了傷，他兵刃也已出鞘。封俊傑一推開了巴蕉，立時轉過身來。

那兩人神情駭然，一個道：「封朋友，你已受了陳莊主的請帖，如何還與我們爲難！」

封俊傑連聲冷笑，道：「你們這兩個臭狗賊，替我去向陳震南報信，說我定然會來和他算賬！」

那兩人一聽封俊傑那樣說，聽出自己生命無虞，口氣立時又硬了起來，一個道：「好，後會有期！」兩人一齊拱了拱手，就想離去，封俊傑大笑道：「命雖可保，却需留下些東西！」

兩人面色發白，互望了一眼，他們還未曾來得及開口，只聽得封俊傑一聲大喝，雙刀翻飛，身子直掠向前，那兩人嚇得一動也不敢動，刹那之間，他們也根本未曾看清封俊傑是如何發的刀，只覺得眼前刀光亂閃，寒氣逼人，緊接着，兩人都覺得頰邊一陣發涼，「拍拍」連聲，似乎有甚麼東西，跌到了地上。

兩人嚇得亡魂皆冒，一時之間，也不知被封俊傑留下了什麼，仍是一動也不敢動，直到刀光斂去，封俊傑已然後退，他們兩人，才發出頰邊鮮血，滴滴答答地落了下來，伸手一摸，叫了一聲苦！

原來剛才，封俊傑雙刀齊發，一招之間，便將他們兩人四隻耳朵，一起貼着頰，削了下來。

他們兩人伸手一摸間，摸到了一手血。

封俊傑喝道：「還不快滾。」

那一下陡喝，當眞有如雷霆驟鳴之威，那兩人轉過身，爭先恐後上了馬，向前奔去。

封俊傑還刀入鞘，轉過身來，只見巴蕉仍然倚樹在喘氣，而遠處有一個人，正疾奔而來，奔到了近前，正是雷力。

雷力奔到了巴蕉的面前，急速地喘着氣，巴蕉直到此際，才「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伏在雷力的身上，雷力抬起了頭，望着封俊傑。

封俊傑向雷力微笑着，雷力的神情，極其痛苦，陡地推開了巴蕉轉身大踏步便走回去。

巴蕉呆了一呆，想要追上去，可是封俊傑已到了她的身後，低聲道：「巴姑娘，別急！」

巴蕉滿面淚痕，抬起頭來望着封俊傑，封俊傑道：「若不是雷力看到你被這兩個賊子擄走，我也追不上你！」巴蕉顫聲道：「雷力？」

封俊傑道：「是的，我想他去找你，是要將你給他的刀還給你？」

巴蕉低下頭去，道：「他……他爲甚麼不要我送給他的那柄刀？」

封俊傑嘆了一聲，抬起頭來，這時，雷力已走出了四五丈，停在一株樹下，背對着他們。封俊傑又嘆了一聲，道：「你不明白的。」

巴蕉道：「告訴我，或者我能明白！」

封俊傑想了一想，道：「雷力以前的本領很佳，可能比我更高，可是他却被人打敗了，從此他失去了一條手臂，他再也不想記得自已是一個會武功

的人，巴蕉，你可知道，你給了他一口好刀，那會使他想到過去，那會令他痛苦莫名！」

巴蕉呆了半晌才道：「封大俠，我明白了！」

封俊傑緩緩向前走去，巴蕉跟在他的後面，兩人一起來到了雷力的身後，只見雷力也緩緩轉過身來，他臉上的神情，十分平淡，甚至他的語氣，也是平淡的，他道：「謝謝你。」

封俊傑伸出手來，雷力畧爲猶豫了一下，但也立時伸出手來，兩人互相緊握着對方的手臂，搖撼着，自雷力的臉上，漸漸浮起了一絲笑容來。

封俊傑緩慢而沉重地叫道：「雷兄弟！」

雷力又震動了一下，道：「過去的事，我絕不再提了，你會將一個小酒保，當着兄弟？」

封俊傑微笑着，仍然用堅定的語氣叫道：「雷兄弟！」

雷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封大哥！」

雷力和封俊傑兩人互望着，他們仍然握着手，向前走去，巴蕉頓足道：「就不理我了！」

雷力轉過頭來，笑着，道：「來，你來拉住我的空袖子！」

巴蕉踏前了兩步，眞的拉住了雷力的空袖，她望着雷力，忽然道：「雷力，我從來也沒有看到你笑過！」雷力並不說甚麼，仍然笑着，他們三個人向前走着，在路上，月色的照映下，現出三個長長的身影來。

×　　×　　×

巴蕉說從來也未曾看到雷力有過笑容，那是眞的，自從敗在龍異之手下，斷了一臂之後，他沒有過笑容，但是這時却不同了。

雷力的臉上，幾乎一直帶着明朗的笑容，他趁空探頭望向廚房後的院子的兩株樹中，結着一條老粗的蔴繩，他人就躺在那條蔴繩上，搖搖蕩蕩，悠然自得。雷力道：「到晌午，不會有客人來，我來陪你。」

封俊傑笑道：「你忙你的，別理會我！」

雷力縮回頭去，他一隻手靈活地揚起缸蓋，將缸蓋拋上空中，迅速地在缸中舀出一瓢水來，任由缸蓋自己落在水缸之上。

他將水倒在缸中，炒着菜，李掌櫃在店堂中直着嗓子叫：「快一點，客人催上菜哩！」

雷力搭上了毛巾，一隻手裝菜，端着盤子，走了出去，他從來沒有那麼愉快過，就算是在斷臂之前，他也沒有那麼愉快過。

封俊傑躺在繩上，透過樹葉的隙縫，望着藍天白雲，他心中也很高興，他交到了一個好朋友，友情使雷力判若兩人。

他和雷力結交，絕不是爲了甚麼。

也只有不爲了甚麼的友情，才是眞正可貴的友情！

日頭漸漸西斜，雷力自廚房中走了出來，踢過一張小櫈子，坐在封俊傑的身邊。

封俊傑道：「雷兄弟，你日子過得眞舒服！」

雷力笑了笑，忽然，他的神情，又轉爲憂鬱，道：「封大哥，虎威山莊的約會，你最好別去！」

封俊傑望了雷力一眼，笑道：「雷兄弟，別爲了我破了戒，江湖上的是非糾紛與你無關的了！」

雷力苦笑了一下，道：「封大哥說得是，但是虎威山莊的約會，我還是勸你別去！」

封俊傑仰視着天空，緩緩地道：「我怎不去呢？除非我再也不在江湖上行走！」

雷力忙道：「封大哥，我也正是此意，太湖離此不遠，湖濱土地肥沃，我們去弄上幾畝地，務農爲生，却也快活似神仙！」

封俊傑低下頭來，望了雷力半晌，才道：「你可以做得到這樣，我做不到，雷兄弟，這就是我佩服你的原因，你知道，我做不到！」

雷力低嘆了一聲，低下頭去。

他自己心中明白，如果他不是受了斷臂打擊，他也一樣做不到的，一個人，在聲名大噪，已被公認爲武林的後起之秀時，要他退出江湖，那眞是談何容易之事，可以說沒有人可以做得到這一點！

雷力呆了半晌，才又道：「封大哥，龍異之也在虎威山莊上！」

封俊傑自繩上躍起，道：「別提他了，唉，是我不好，我不該引你提起他來的。」

雷力淡然地笑着，道：「不打緊，我本來就是敗在他的三節棍之下的，天下皆知，封大哥，龍異之三節棍，有一招十分厲害，那一招……」

雷力的話還未曾講完，封俊傑便一陣長笑，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別說了，我到虎威山莊去，只不過找陳莊主算賬，不會和龍大俠動手的！」

雷力十出吃力地道：「龍大俠？」

封俊傑道：「是啊，我和他動手幹甚麼，雷兄弟！」

他叫了一聲之後，停了一停，忽然又道：「我想，就算我打不定退出江湖的主意，我從虎威山莊下來，也得和你一起到太湖邊上去，住上半年一載的。」

他講到這裏，又笑了一下，笑得很是神秘，雷力忙道：「你笑甚麼？」

封俊傑道：「我是在想，巴鐵匠不知是不是肯讓巴蕉跟你一起走！」

雷力一聽，也笑了起來，說道：「封大哥取笑

了！」

封俊傑又嘆了一聲，道：「我現在才覺得，會武功的人，武功越高，越不快樂，乾脆將自己會武功一事，忘得乾乾淨淨，或者還更快樂一些！」

雷力並沒有出聲，他只是淡然笑着，他早已下定了決心，要將自己的過去完全忘記，而這時，他雖然認識了封俊傑，兩人成了肝胆相照的好友，他也並沒有意思要改變自己的主意。

一個是大俠，一個是小酒保，但是他們都不想改變自己的身份，也不覺得他們身份不同，對他們的友誼，會有甚麼妨碍！

× × ×

封俊傑在小飯舖的後院，感嘆着會武功的人，不一定快樂，武功越高，越是不快樂。在虎威山莊華麗的房間中，龍異之也有同樣的感覺，更比封俊傑深刻得多！

他享有天下第一高手之名，已經十多年了，他自問一點也不快樂。

他非但不快樂，而且還得時時刻刻提心吊胆，提防他天下第一高手的寶座，被人搶了去！

龍異之也曾想過，自己如果不當天下第一高手，那又怎麼樣？

可是每當他一有這樣的念頭之際，他總不免打上一個寒戰，他無法繼續向下想去，因爲那實在太可怕了，他會不再得到人們的尊敬，他會變成默默無聞，他只要退一步，就會變得退百十步，一直追到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爲止。

所以，他一步也不能退！

他雙手緊握着拳，面上的肌肉抽搐着，當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往往那樣子，但是一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那就全然不同了。

龍異之緊握的雙拳，鬆了開來，臉向下沉，立時變成了一副莊嚴的神色來。

在那副莊嚴的神色之下，誰也想不到，他的心中會那樣害怕，害怕退一步之後，整個人就會在江湖上消失。

脚步聲漸漸傳近，在門口停了下來，龍異之咳嗽了一聲，門外傳了陳震南的聲音道：「龍大哥，是我！」

龍異之道：「請進！」

陳震南推門進來，神色十分尷尬道：「龍大哥，昨晚莊中的兩個頭目，又和封俊傑動了手！」

龍異之怒道：「他已接了請帖，定然會上虎威山莊來，如何又去節外生枝？」

陳震南苦笑道：「那兩個頭目，看上了馬橋鎭上一個鐵匠的女兒，半夜三更下手去搶刦，被封俊傑追上，自然吃了虧。」

龍異之冷冷地道：「他們還能活着回來？」

陳震南苦笑了一下道：「兩人的雙耳，俱被封俊傑削去，這兩人的武功也不低，可是遇上了封俊傑，却像三歲孩童一樣，我看——」

陳震南的話還沒有講完，龍異之已經知道他要講甚麼了，立時一瞪眼厲聲道：「你想說甚麼？」

陳震南嚇了老大一跳，忙道：「沒……沒甚麼，我是說，我們得妥善應付才好！」

龍異之望了陳震南半晌，才緩緩地道：「你可別三心兩意，你要知道，要是對付不了封俊傑，先完的，就是虎威山莊！」

陳震南連忙道：「自然，我明白，我再明白沒有！」

龍異之的神色，變得緩和了一些道：「江湖上的朋友，來得怎樣了？」陳震南道：「已來了不少，預算到約定日期，全都可以到齊。」

龍異之道：「記得，那天到時候，封俊傑來了，一定極不客氣，你得吩咐下去，全莊上下，不准對他動手，由得他去發威，好讓在莊上的武林同道全知道，理虧的是他，不是我們！」

陳震南連聲答應着，退了出去。而陳震南才一退了出去，龍異之的雙手，又緊緊握住了拳，面肉也又不由自主地抽搐起來。

這幾天，通向虎威山莊的道上，眞是熱鬧非凡，方圓五百里之內的武林人物，接到了陳莊主和龍大俠的請帖，莫不認爲是榮幸之極的事，紛紛啓程前來，有過路的英雄好漢，自認在武林中有一定的地位，就算沒有請帖，到了莊上，也一定不會受白眼，是以也一起去凑熱鬧。

從南邊來，到虎威山莊去的人，馬橋鎭上的人是看不見的，但是從北邊來，到虎威山莊去的人，却一定要經過馬橋鎭。

要經過馬橋鎭，自然，也得經過鎭尾那家小飯舖。

這樣的小飯舖，自然不會吸引甚麼江湖上的高手，前來這樣的小飯舖歇脚，他們只是一批一批地馳了過去，絕無一人料想得到，時時坐在飯舖前竹椅之上的，就是名震天下的雙刀封俊傑。

一連幾天，封俊傑看到不少人馳了過去，其中有他見過面的，也有他沒有見過的，他心中在想，龍異之的面子眞不小！

他並不怕虎威山莊上的人多，他希望到時，虎威山莊上江湖高手越多越好，那麼，他就可以當衆揭發虎威山莊在江湖上所做的種種壞事。

他在想，當自己從虎威山莊下來之後，聲名自然更隆，自然也更受人崇敬，當年不論寒暑，苦練

武功的一番工夫，總算沒有白費了！

第五天早上，雷力起了個清早，封俊傑的那匹馬，洗刷乾淨，等到封俊傑自樹上躍下之際，他發現雷力的神色，十分憂鬱。

封俊傑伸手拍着雷力的肩頭，道：「雷兄弟，正午時分，我就可以回來了！」

雷力一面提着馬韁，放上了馬背，一面道：「封大哥！」

他叫了一聲之後，又停了半晌，才又道：「龍異之的那一招，是專對付雙刀的，封大哥，我與你說一說，你也好有個提防！」

封俊傑淡然一笑，道：「雷兄弟，爲甚麼你認定我會和龍異之動手的？」

雷力直視着封俊傑，道：「爲甚麼你一定認爲不會？」

封俊傑像是覺得十分難以措詞一樣，才道：「雷兄弟，我說了你可別見怪，龍異之俠名頗著，雖然他是你的仇人……」

封俊傑才講到這裏，雷力便陡地叫了起來道：「他不是我的仇人，我自退出江湖之後，所有恩仇，一筆勾銷，還有甚麼仇人？」

封俊傑早已知道自己心中的話，十分難以說得出口，他已經盡量把話講得委婉的了，可是雷力還是敏感地叫了起來，而且，雷力的身子，立時一轉，背對着封俊傑，背脊起伏，可以看出他的神情，十分激動，過了好一會，他才平靜了下來，道：「你再說下去！」

封俊傑頓了一頓，才道：「現在我已肯定，虎威山莊上的那幫人，幹的壞事，一定極多，我想，龍大俠一定還瞞在鼓裏，只要我一前去，就可以明白了！」

雷力一字一頓地道：「你眞的那樣想？」

封俊傑道：「我爲甚麼還要有別的想法？」

雷力呆了半晌，長長嘆了一聲，道：「封大哥，但願如此，你早去早回，我在等你！」

封俊傑微微笑着，伸手在雷力的肩頭上，拍了兩下，走到了馬房，飛身上馬，雷力直到這時，才轉過身來，向封俊傑揮着手，封俊傑策馬走出了五六丈，雙腿一夾，那馬兒便絕塵而去！

雷力望着封俊傑漸漸遠去，心中又嘆了一聲，他在想，但願封俊傑所想的是對的，但願龍異之眞是大俠，而自己的手臂，斷在他的手中也是應該的事！當雷力想到自己斷臂之際，他的心中，又感到了一陣嚙痛，但是當他向着小飯舖走去的時候，他心中的那種嚙痛感，便迅卽消失，心情又變得十分平淡，這時，他所盼望的，只是封俊傑快快自虎威山莊回來！

封俊傑策着馬，馬蹄踏在路上，揚起一片塵土來，他一口氣馳出了五六里，到了直通虎威山莊那條路口，才停了停。

他勒定了馬，抬頭向前看去，已然可以看到路盡頭，那一條氣勢非凡的長橋，也隱隱可以看到，站在兩旁的莊丁，和他們手中所抱的雪亮的鋼刀，所反映出來的閃亮的精光。

封俊傑停了並沒有多久，便繼續策馬向前馳去，他自然不知道，當他在岔路，畧停了一停之際，虎威山莊的塔上，便有人奔了下來，奔進了莊中，向莊主陳震南禀告着，封俊傑來了，已到了路口！

接着，報告在一個又一個喘着氣奔過來的莊丁口中，傳到了陳震南的耳中！

「封俊傑已上了直路！」

「封俊傑已經馳上了長橋！」

「封俊傑馳過了長橋，已經到了莊子！」

當陳震南聽到了最後一個人報告時，他急步來到了大廳上。這時候，虎威山莊的大廳上，鬧鬨鬨地全是人，少說也有百來個之多，全是各門，各派武林中的高手，和各大鏢局的鏢頭。

陳震南一走進來，便有不少人，和他打着招呼，但是陳震南却只是和向他打招呼的人，點了點頭，便直趨龍異之的身前。

龍異之坐在其中一張虎皮交椅上，他雖然只是坐着，可是看來氣勢也十分懾人。

陳震南來到了他身邊，俯耳低聲講了一句，各人看到陳震南的臉色十分凝重，知道一定有甚麼突然的事發生了，不禁一起靜了下來。

然而，衆人却又看到，龍異之在聽到了陳震南的密語之後，却滿面是笑容，那又令得各人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就在衆人思疑間，只聽得龍異之朗聲道：「各位，今日我們有一位佳客，他就是近大半年來，名噪江湖的少年英俠，雙刀封俊傑！」

在大堂中的那些人，人人皆聞封俊傑之名，一聽之下，不禁齊齊發出了「啊」地一聲响，也就在那時，只聽得從莊子的大門口起，一叠聲的吆喝聲，一層一層，傳了進來，各莊丁齊聲呼叫的是：「封少俠到。」等到大堂門口所站的那排莊丁，叫出了這一句話時，雙刀封俊傑已到了門口！

在大堂中的武林豪傑，雖然久聞雙刀封俊傑之名，但是見過他的人却不多，這時，每一個人都轉過頭去，望向門口，只見封俊傑長身玉立，氣度軒昂，站在門口，果然是少年英俊，非同凡响！

也就在這時，龍異之站了起來，大聲道：「封少俠，幸會！幸會！」



封俊傑循聲向前一看，看到了龍異之，他也連忙搶前幾步，先抱拳行禮，道：「龍大俠，久仰俠名，今日能見，幸何如之！」

他們一面行着禮，一面各自伸出手來，握住了對方的手臂搖撼着，羣豪看到了這一老一少，兩個俠士，一見面便如此親熱，不由自主地，都喝起采來。

龍異之指着身邊的座位，含笑說道：「封少俠請坐！」

封俊傑雙眉一揚，道：「龍大俠，且慢坐，我有一件事要了一了！」

龍異之一聽，心中便暗自好笑，他已經鬆了一口氣，心想年輕人眞沉不住氣，一到便要發作，看來，要對付也不是甚麼難事了！

他心中那麼想，却裝出了驚訝的神色來，道：「封少俠有甚麼大事？」

封俊傑傲然一笑，道：「龍大俠，你看看就明白了！」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面對着羣豪，這時，各人也都望着他，不知他要幹甚麼，封俊傑連眼睛都不望向陳震南，但是他口中却喝道：「陳震南，過來。」

封俊傑在突然之間，那樣指名道姓地呼喝着，不禁令得各人，齊皆一怔，要知道陳震南是虎威山莊的莊主，又是今日此會的主人，而封俊傑這一喝，可以說是無禮之極，因之人人又向陳震南望去。

陳震南自然知道封俊傑爲甚麼要叫他，但是他却裝出一副慘然的神色來，說道：「封少俠有何指教？」

封俊傑一聲冷笑，道：「陳震南，當着這麼多江湖朋友，龍大俠也在，你將虎威山莊幹的是甚麼勾當，從實說來，或者還可饒你一死！」

封俊傑這一句話一出口，所有的人，更是錯愕不已！

虎威山莊在江湖上，聲名頗著，人人皆知，但是聽封俊傑的口氣，却像是虎威山莊幹了甚麼十惡不赦，罪大惡極的一樣！

陳震南陡地一呆，大聲說道：「封少俠，此言何意！」

封俊傑陡地轉過身去，瞪定了陳震南道：「我一路前來，接連有人，向我說失了鏢，刦鏢的，正是你們虎威山莊的人！」

大廳之中，百來人本來就在竊竊私語，等到封俊傑這一句話出口，衆人更是「轟」地一聲，叫了起來，封俊傑雙臂一振，「錚錚」兩聲响，刀已半出鞘！

陳震南知道自己也該到了發作的時候，他怒道：「封少俠，這是甚麼話，我好意請你前來赴會，何以你竟然出口傷人？」

封俊傑冷冷道：「你若是不認，我雙刀却不饒你！」

陳震南大怒道：「你有雙刀，我難道就沒有兵刃？」

他吼叫着，手臂振動，一柄金環大砍刀，也已掣在手中，金環抖動，嗆啷啷亂响，大堂之上的氣氛，刹時之間，緊張到了極點！

封俊傑一聲長嘯，雙刀出鞘，一個刀花，已然發招，陳震南揮着大砍刀，迎了上來，「錚錚」兩下响，火星四濺，陳震南雖然擋住了封俊傑的那一招，但是身子却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衆豪傑齊聲呼叫了起來，封俊傑一刀，突然之間，竟生出了那樣的變化，那實是所有人萬萬想不到的事！而也就在此時，龍異之已大聲喝道：「別動手！」

陳震南立時道：「龍大俠，你看，這是從何說起？」

龍異之却不理他，只是向封俊傑道：「封少俠，你說一路前來，遇到了兩起鏢被刦，却不知失鏢的，是那一家鏢局？」

龍異之這一問，令得封俊傑陡地一呆，他遇到的那批人，都曾向他哭訴被虎威山莊的人刦了鏢，但是却都未曾說出是那家鏢局的，封俊傑也曾想追問，可是那兩撥人却立時馳走了。

這時，龍異之問起，封俊傑一呆之下，只好照實道：「不知道！」

龍異之皺着眉，朗聲道：「各位，近十日來，方圓五百里內，可有失鏢的麼？」

約有七八人齊聲道：「沒有，總共就是我們這幾家鏢局，失了鏢，我們斷無不知之理！」

龍異之「呵呵」笑着，道：「封少俠，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陳莊主好意相邀，你何以不分靑紅皂白，便派他的不是？學武之士，聲名比命還重要，怎可胡亂被人汚辱，快向陳莊主賠個不是吧！」

龍異之那一番話，全然一派武林前輩的口吻，講來可說是得體之極，人叢之中，立時傳出了一片佩服之聲來。

封俊傑斜睨着龍異之，一聲不出，他心中已經知道事情有點蹊蹺了，可是蹊蹺在甚麼地方，他却一點也說不出來。

他雙刀一迸，一起入鞘，道：「好，既是這樣，我等弄明白了再來！」他一面說着，一面轉身向外便走。

龍異之忙道：「封少俠去留聽便，但是封少俠還未曾向陳莊主賠不是！」

封俊傑站定了身子，冷笑道：「我憑甚麼向他賠不是？」

却不料就是這一句話，龍異之立時便拉下了臉來，厲聲道：「你含血噴人，陳莊主也不與你計較，就要你賠個不是，你都不肯，天下焉有那樣的道理？」

隨着龍異之的話，許多人都附和着，道：「是啊，那有這樣的道理？」

封俊傑呆了一呆，直視着龍異之，道：「龍大俠，你這樣說，明是幫着陳震南了？」

龍異之沉聲道：「要是有甚麼人，隨便指封少俠殺人放火，我也必然替封少俠出頭！」人叢中，又有人高叫道：「是啊，這才是大俠本色！」

封俊傑又冷笑着，道：「虎威山莊刦鏢一事，我暫時還找不到證據，但是虎威山莊的頭目，在馬橋鎭上，强搶民女，這事總假不了吧！」

封俊傑一面說，一面斜睨着陳震南，陳震南早已料到，封俊傑會提出這件事來的，是以他也早已有了準備，聞言便道：「是，這兩人蒙封少俠教訓，削了他們雙耳，回莊之後，被我問出情由，各打了一百棍，待他們傷愈之後，還要令他們到馬橋鎭去，向事主請罪，這樣處置，封少俠如還不滿，只管出聲，定當照辦！」

封俊傑雙眉一揚，他已經知道，在這件事上，是扳不倒陳震南的了！

誰都知道，虎威山莊人多勢衆，其中有一兩個做出了不肖之事，莊主已然嚴責，那麼，自然也不再是莊主的責任了。

是以封俊傑道：「那倒也够了，只是刦鏢一事，我還待好好查！」

龍異之冷冷地道：「你先向陳莊主賠不是，等你查明了陳莊主確有這等胡作非爲的事，我也定然向你賠不是，現在你要就此一走，江湖上却沒有這種規矩！」

封俊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時，他心中已經隱隱有點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而當他漸漸開始明白之際，他心頭的駭然，也難以言喩！

他以前，總奇怪爲甚麼雷力一直要將龍異之的那一招告訴他，奇怪雷力何以會認定他要和龍異之動手，現在，他總算知道了，龍異之要逼他與之動手！

封俊傑又想到，當年雷力和龍異之動手，可能也是在相同的情形之下發生的！

看來，一切全是一個陷阱，而自己正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陷阱之中！

封俊傑也知道，這時，自己只要向陳震南賠個不是的話，那麼，龍異之再也沒有甚麼藉口，可以和他動手的了，然而，封俊傑心高氣傲，却也並不怎麼將龍異之放在心上，他雖然已明白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對方佈下的陷阱中，但是他還要闖一闖！

他迅速地轉着念，緊接着，雙眉一揚，冷然道：「要是我一定不肯呢？」

龍異之一聲大喝，道：「江湖規矩不可廢！」

封俊傑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龍大俠，你何不乾脆說，要和我動手？」

龍異之在封俊傑一到，他佈下的計劃，便一步一步展開，可是當封俊傑剛才，一聲不出之際，他也看出情形有點不對來了！

看來，封俊傑並不像以前他曾對付的那幾個年輕人，封俊傑要難對付得多！其他的年輕人，在他的一逼之下，立時暴跳如雷，搶先出手，連雷力也沒有例外，但是封俊傑却在想！

龍異之的心頭，也十分緊張，但是他面子上，却還是做出一派正義凜然的樣子來。然而，等到封俊傑那一句話出口，龍異之乃是何等樣人，自然知道，封俊傑已經識穿了自己的陰謀！

在那一刹間，他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但是他畢竟是老奸巨猾的人，立時冷冷地道：「你若是想和我動手，我定然奉陪！」

封俊傑「哈哈」大笑着，道：「好，龍大俠，出手吧！」

龍異之雙臂一振，身上的大氅，如爲狂風所拂一樣，帶起「呼」地一聲响，直飛上了半空之中，他大喝道：「拿棍來！」

立時有兩個龍異之的徒弟，大聲答應着，轉身就奔出了大堂去。

突然之間，事情會演變成那樣，這當眞有點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大堂中所有人，全都竊竊私議，有幾個老成人向封俊傑勸道：「封少俠，你怎可與龍大俠動手？不如就向陳莊主賠個不是，免傷了雙方的和氣！」

封俊傑冷笑道：「你們豈明白其中的道理，近半年來，我在武林中，畧有聲名，龍大俠他就就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哩！」

封俊傑一語道穿了龍異之的心事，龍異之的面色，變得更是難看，也就在這時，他兩個弟子，已經捧着他的三節棍，奔了出來。

龍異之也不轉身，一反手，便抓住了三節棍，手臂一抖，「嘩啦啦」一聲响，大聲喝道：「各位讓開些，棍上可不帶眼！」

龍異之這一喝，大堂中衆人，如同潮水也似，一齊向後，退了開去，大堂正中，立時現出了極大的一片空地來，龍異之手臂再向下一沉，「叭」一聲响，一棍擊在地上，只聽得「格格」之聲不絕；那一棍擊在地上，將大堂地上所鋪的青磚，擊碎了七八塊之多！

龍異之又喝道：「你現在肯照江湖規矩行事，還可以來得及！」

但是封俊傑却冷笑道：「我現在若是忽然向陳莊主賠不是，你豈非大失所望，又要重新安排過？所以我看，很可不必了！」

封俊傑的話，每一句都直刺向龍異之的心坎，若果龍異之不是那麼老奸巨猾，這時，必然面紅耳赤了！但是他却仍是若無其事，說道：「那你先出招！」

封俊傑已立定了心意，要和龍異之見一個高下，是以他也不客氣。

他知道，龍異之實實在在，是一個勁敵，如果自己一不小心，那必然步了以前幾個少年英俠的後塵，是以他雙臂一振，雙刀已然出鞘，刀才一出鞘，身形向前疾掠，雙刀一左一右，已疾砍而出！

那兩刀的去勢雖疾，但是會家眼中，却是一眼，便看得出，刀勢飄浮，乃是試探性質，並不是實招。

龍異之的功夫，果然老到，一眼就看出了這一點，是以雙刀雖然是向他劈面砍了過來，但是他身形凝立，却一動也不動。

人叢中有武功低微的，在那時候，竟齊聲驚呼了起來，他們實是不明白龍異之爲甚麼不還手。

然而，他們的驚呼聲還未完，封俊傑那疾砍而出的雙刀，已然收了回去，左刀前伸，刺向龍異之的臂下，右刀當胸，護住了自己的要害。

從封俊傑的出招來看，他仍然是十分小心，不敢過份冒進。他這一變招，只聽龍異之一聲大喝，三節棍陡地揚起，中間一節棍，向封俊傑的左刀格去，前一截棍，却已直搠封俊傑的胸口！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地一聲响，封俊傑的左刀，被三節棍自下而上，格了上來，向上疾揚了起來，而也就在此際，封俊傑右刀，一刀切下，正砍在攻向他胸口的三節棍上，也將三節棍壓得向上，直砸了下去！看來，這一招，兩人打了個平手！

然而，龍異之的棍法一經發動，招數綿綿不絕，棍梢一被壓下，他身子向前，踏了一步，一伸手，便已將棍梢抓住，緊接着，手腕一翻，將三節棍的兩端掉轉，倒翻而出，一棍已向封俊傑當頭砸下！那一棍的去勢，又是雄渾，又是迅疾，封俊傑大叫一聲，道：「來得好！」

隨着封俊傑那一叫，只見他的身形，陡然一斜，已將那一棍避了開去，在避開那一棍的同時，雙刀飄飄，已斜砍了兩刀，攻向龍異之的左側。

龍異之也不躲避，身子一個旋轉，三節棍呼嘯打橫揮出，攻向封俊傑的腰際，封俊傑看出，他這一棍，是要逼得自己向後退去，是以他並不後退，身形一縱，拔起了四尺有餘！

他一拔起，三節棍掃不中他，「呼呼」揮了過去，而封俊傑身形，倏起倏落，三節棍一過，他已然落下，雙刀齊出！

那時，龍異之因爲剛才那一棍的力道太大，右臂橫在胸前，被棍上的力道欺了過去，急切之間，收不回來，而封俊傑的雙刀，又恰好是砍向他的右臂！

封俊傑的這一招，眞可以說是險而且妙，到了極點！

這時，大堂中有一大半人，也看出封俊傑的那一招，佔了極大的便宜，龍異之只怕要吃虧，是以不約而同，一起驚呼了起來。

而就在各人的驚呼聲中，只見龍異之的身子，在那刹間，突然向右，側了一側，他那一側，恰好順着封俊傑的刀勢而側的，封俊傑的雙刀，「颼颼」砍下，刀尖就在龍異之的右臂之上掠過，將龍異之的右袖，劃開了兩道口子，然而那兩刀，却被龍異之身形硬扭，避了過去！

龍異之避開了這兩刀之後，心中駭然，身子向後連退了好幾步。

封俊傑見自己這樣迅疾奇妙的一招，居然被對方臨危不亂，身子順着刀勢一扭，就避了開去，心中也不免吃驚，也後退了一步。

在大堂中的衆人，看到了這等情形，驚呼聲甫畢，又一齊喝起采來。

陳震南暗中受龍異之指使，幹了不少壞事，而龍異之雖然俠名滿天下，但實際上，心胸狹窄，難以容人，這些情形，江湖上全是不知道的，所以，前來虎威山莊聚會的高手，都是江湖上的正派人物，這時，有好幾個人，一起叫了起來，道：「龍大俠，封少俠，你們別打了，莫傷了和氣！」

這幾個出聲呼叫的人，倒是誠心誠意，希望龍異之和封俊傑兩人，別再打下去的。

可是他們又那裏知道，在龍異之而言，是非除了封俊傑不可，而在封俊傑而言，他已然識破了龍異之的奸謀，知道以前幾個少年俠士，連雷力在內，全是傷在龍異之的奸謀之下，他如何肯就此停手？只想憑自己精湛的刀法，先將龍異之打敗，然後，再逼他當着那麼多的武林高手面前，供出他歷年的陰謀！

是以，雖然好多人叫他們住手，他們兩人，心中各有所忖，却是再也聽不進去。

就在各人呼叫之際，龍異之一聲大喝，抖起三節棍，又攻了上去，封俊傑也立時雙刀翻飛迎敵。

他們兩人，由分而合，又動上了手，打得比剛才更加激烈，令得那些想作和事老的好人，頓足不已。

封俊傑雙刀，出招疾快，他身形又靈活，刀法一展開，只見他身子倏左倏右，刀影縱橫，若不是來來去去，只有他一條人影，當眞使人絕難相信，一個人使刀，竟可以幻出那麼多刀影來。

龍異之沉住了氣，他也知道，這許多年來，他對付了不知多少人，但是却沒有一個，像封俊傑那麼難對付的，他三節棍上下飛舞，護住了身子，却是守多攻少。大堂之中，除了刀、棍相交，驚心動魄的「拍拍」聲之外，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兩人這一動上了手，轉眼之間，便是六七十招，封俊傑刀勢，綿綿不絕，越出越快，龍異之想等他一套刀法使完，摸淸他的路子，可是封俊傑刀招，層出不窮，每一刀砍出，招數都絕不相同。

看看已到了一百二十餘招，龍異之竟有點沉不住氣了，他身形一矮，避開了封俊傑攻向他頭頂的兩刀，三節棍「呼」地一聲，貼地掃出！

封俊傑雙手，突然上下一分，左手刀，刀尖抵向地上，攔在自己的脚前，三節棍離地四五寸掃出，「叭」地一聲响，正掃在刀身之上。

而也就在此際，封俊傑的右刀，已經劈頭劈臉，砍了下來！

龍異之一聲大喝，那一刀，來勢兇猛之極，但是龍異之的心中，却十分歡喜，因爲那一刀的刀勢，封俊傑曾經使用過！

由此可知，在一百二十餘招之後，他那套精妙的刀法，已經使完，現在再使的刀招，不會再超出那一百二十餘招的範圍之外了！

封俊傑那一刀，去勢迅疾，但龍異之在一聲大喝之後，陡地抽棍後退，三節棍宛若游龍一般，向上揚了起來，又是「砰」地一聲响，格開了封俊傑的那一刀。

而封俊傑的左刀，這時，也揚了起來，自下而上，搠向龍異之的腋下。

龍異之三節棍向下一沉，雙手順着棍身，向上一挑，已變成抓住了三節棍中間的一節，沉棍向下壓來，又是「叭」地一聲，封俊傑左刀，砍在棍上，棍的第一節蕩了起來，龍異之五指一長，將棍抓緊，已將封俊傑的左刀，牢牢挾住，而他三節棍的第三節，也在那刹間，直搠向封俊傑的胸口！

龍異之的那一招，厲害就厲害在他挾住了對方的一柄刀之後，還能立時進攻。

以封俊傑的武功而論，一柄刀被夾住，另一柄刀，立時搶攻，逼得龍異之要還手的話，自然也可以趁機將被夾住的那柄刀，奪了回來，龍異之也就不得逞了！

然而這時，封俊傑的左刀一被夾住，三節棍又

已向他攻到，却是逼得封俊傑非招架不可，封俊傑右刀向下一沉，一刀反砍而出，想將三節棍盪開去，趁勢退後，可是他的刀，才一砍在棍上，「叭」地一聲，三節棍第三節，反甩了回來，龍異之五指一伸一屈間，又已將他的右刀，緊緊挾住！

封俊傑雙刀被挾，立時雙臂向後一縮，企圖將兩刀，一起奪了回來。

然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龍異之雙手向外一分，「刷」地一聲響，他三節棍中間，特長的那一節，突然自中斷開，斷口處皆有一柄鋒利之極的短刀，棍才斷開，雙手向前一送，利刃已刺向封俊傑的胸口！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封俊傑實在是沒有辦法可以避得開去的！

只聽得龍異之和封俊傑兩人，在那時候，陡地齊聲大喝，兩人的身形，也突然分了開來。

他們兩人的身子，分了開來之後，封俊傑的雙刀，仍然被龍異之的三節棍挾着，封俊傑是空手後退的。

封俊傑後退了四五步，方始站定，只見他腰上，脅下，左右兩面，鮮血泉湧！

龍異之的那一招，本來是直攻向他胸前的，但封俊傑在百忙之中，身子向後一仰，是以雖然中了招，却還未曾立時死去。

龍異之吸了一口氣，冷冷地道：「封少俠，薑是老的辣，可不容得你胡亂囂張的，我看你以後也不必再在江湖上走動了，自廢武功，下山去吧！」

封俊傑的臉色煞白，陡地抬起頭來，大喝道：「你在做夢！」

人叢中有人叫道：「封少俠不可造次！」

可是封俊傑的身子，已向前疾撲了出去，龍異之雙臂一振，被他挾住的那兩柄刀，「颼颼」向上，飛射而出，而封俊傑的武功也眞高，他在向前撲去之際，血洒了一地，但是當那兩柄刀向他射來之際，他雙手一探，居然還將那兩柄刀，一起抓在手中！

可是，這時他受傷之餘，縱使握刀在手，也是强弩之末，難有作爲了！

他雙刀才一握到手中，還未及出招，龍異之的三節棍，「砰」地一聲，已掃中他的腰際。

那一棍，掃得封俊傑自半空之中，直翻跌了下來，「砰」地一聲，撞在一根大柱之上，他立時身形一挺，站了起來。

只聽得封俊傑厲聲道：「龍異之，你那一招，我若是再有一柄刀，便可破你！」

龍異之一聲冷笑，道：「你只有一雙手，如何能使三口刀？」

封俊傑一聲大叫，口中鮮血狂噴，身形半轉，雙臂抱不住那根大柱，接着，他手指一鬆，雙刀嗆啷、嗆啷，跌在地上，身子又猛地向上一挺，轉過身來，瞪住了龍異之，那時，他的樣子，十分駭人，但是他只是向前走了半步，「砰」地一聲，便跌倒在地上，已然慘死！

剎那之間，大廳之中，靜到了極點，簡直連一絲聲音也沒有！

自從日頭正午起，雷力就在小飯舖外站着，向着虎威山莊的方向眺望着。

他心中不斷在想，封俊傑應該回來了，可是路上却空蕩蕩地，並沒有什麼人。雷力一心盼望着封俊傑回來，連巴蕉到了他的身後也不知道。

午時過去了，日頭已向西移，可是封俊傑還沒有回來，巴蕉低聲道：「雷力，你進舖子去等！」

雷力緊抿着嘴，搖了搖頭。

一直等到未末時分，只聽得一陣陣的馬蹄聲，傳了過來，路上塵頭大起，雷力忙踮起了腳，只見三五成羣，足有三四十人，疾馳而來。

那些人，轉眼之間，就馳過了小飯舖，也不停留，向前疾馳而去，雷力認得出，那批人，就是這幾天來，絡續經過這裏，到虎威山莊去赴會的武林中人！

如今，他們自然是從虎威山莊下來的了，看來虎威山莊上的聚會已經散了，那麼封俊傑呢？爲什麼還不見封俊傑下來？

在雷力的心中，越來越焦急的時候，又有七八人馳了過去，接着，便是一個老者，騎着馬不急不徐而來，雷力忙迎了上去，那老者勒定了馬，雷力道：「老丈可是從虎威山莊而來？」

那老者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雷力，點了點頭，雷力忙又道：「封少俠呢，怎不見他下山來？」

那老者苦笑了一下，長嘆一聲，他雖然還未曾說什麼，但是雷力已然感到遍體生涼了！接着，那老者道：「封少俠和龍大俠動手，不幸身亡！」

那老者一個「亡」字才出口，雷力只覺得天旋地轉，蹬地退了一步，若不是巴蕉將他扶住，他一定跌倒在地了！那老者又長嘆了一聲，抖韁疾馳而去，雷力在那剎間，只覺得天色，像是在陡然之間黑了下來，漆黑一片，黑得什麼也看不見！

接着，他才聽到了巴蕉的呼喚聲，他咬着牙，一聲不出，奔進了飯舖，巴蕉也跟了進去。

巴蕉才到店堂，就看到雷力握着她給他的那柄利刃，衝了出來。

巴蕉急叫道：「雷力，你不能去！」

可是雷力却像是旋風也似，捲了出去，到了門

口，翻身上了一個食客的一匹馬，疾馳而去，等到巴蕉趕出來時，他已經馳遠了，巴蕉扶着門，身子搖幌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雷力一口氣到了長橋之前，直衝而上，祗聽得橋兩邊，傳來紛紛的呼喝聲，可是雷力簡直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到，只是向前直衝，等到兩面人湧了上來，他滾下馬來，利刀翻飛，日頭之下，只見刀光閃閃，捱近他的人，就向外跌出去，無一能得倖免，轉眼之間，他已衝到了長橋的另一端！

而當他衝到了長橋的另一端之際，橋上屍體縱橫，死人疊着死人，少說也有三五十人，死在他的刀下，然而，雷力連望都不回頭望一下，雙眼直視向前，直奔向大門口，大門口前幾個人，看到雷力瘋神一樣，衝了過來，早已報了上去，是以，雷力一到門前，陳震南就大踏步迎了出來，道：「什麼人？」

雷力一見眼前有人，「刷」地一聲，掄刀就砍，陳震南大吃了一驚，立時退避，雷力已向前直衝了進去，陳震南轉身便追了上來，可是他一追，雷力的身子，突然一縮，又到了他的身後，一刀砍出，正砍在陳震南的後頸之上，跟着一腳，踢出了陳震南的屍體，人已經奔過了兩三丈，奔上了大堂。

他才一上了石階，就看到龍異之抓着三節棍，走了出來，雷力也立時站定。

龍異之一看到了雷力，大喝一聲，說道：「是你！」

雷力咬牙切齒，剎那之間，連發了三刀，可是那三刀，却齊被龍異之架了開去。

龍異之大喝道：「上次我饒了你一命，只道你從此斂跡，你還要來送死？」

雷力一聲厲吼，道：「你殺了封俊傑！」

龍異之道：「是他自尋死路！」

雷力大聲呼叫着，又連砍了五六刀，可是龍異之的棍法，也展了開來，「砰砰砰砰」五六下响，雷力砍出的每一刀，都被他擋了開來，而且，他每擋開雷力的一刀，就進逼一步，雷力五六刀一過，已被他逼下石階來。

龍異之三節棍呼嘯盤旋，逼得雷力步步後退，不一會，便退出了莊門口，到了長橋之上，這時，莊中也有人趕了出來。可是雷力雖然打不過龍異之，那些人到了他身邊，却是無一倖免！

長橋上的屍體越來越多，雷力也越退越後，他一面退，一面仍不斷向龍異之發刀，刀勢也越來越狠。

突然之間，他一刀砍下，龍異之棍格上去，雷力只覺得虎口突然一麻，刀已被震向半空！

龍異之一聲大笑，雷力一探手，在橋欄上一個已死的莊丁手中，抓過一柄刀來，又一刀砍下，可是龍異之棍向上揚，又將他的刀震到了半空。

雷力急再探手，又在橋欄上抓下一柄刀來，這一次，龍異之的棍招已變，雷力一刀砍下，「叭」地一聲，刀已被三節棍夾住！

雷力連忙鬆手，這時，被震向半空中的兩柄刀，已次第跌了下來，雷力一探手，就像是他在小飯舖的廚房之中，獨手操作一樣，接住了一柄刀，又是一刀砍下，龍異之三節棍的另一邊揚起，又將那一柄刀夾住，龍異之夾住了兩柄刀，大笑道：「你還是要死在我……」

可是，他下面「這一招手下」幾個字，還未曾出口，雷力向空一抓，又將另一柄刀，也抓在手中，一刀向前疾砍而下，刀鋒深深陷進了龍異之的額角之中！

龍異之大叫一聲，連退了幾步，叫道：「你……你一隻手，竟能使……三柄刀？」

雷力呆立着，望着龍異之，緩緩說道：「你死得很冤枉，連我也不知道一手功夫，能够破你的絕招！」

龍異之大叫着，揚起棍，向前衝來。

雷力只是凝立着不動，他知道，龍異之是無法衝到他身前的。

果然，龍異之只來到了離他身前五六尺處，「砰」地一聲，仆跌在橋上，一動也不動了。

雷力望着龍異之，望了好久，虎威山莊的人遠遠地躲着，沒有人敢走近他。

過了許久，雷力才慢慢轉過身，一步一步，向外走去，走過了橋，走下山去。

當雷力來到了馬橋鎮上的時候，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巴蕉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站在一株大樹下，雷力直來到了她的身前，巴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撲向雷力，伏在雷力的肩上，大聲痛哭了起來。

雷力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天色，越來越黑，雷力扶着巴蕉，慢慢走向鎮上。

當晚，雷力、巴蕉和巴鐵匠就一起離開了馬橋鎮，江湖上也沒有甚麼人再知道雷力的下落，雷力本來就不準備再在江湖上走動，封俊傑一死，他是到虎威山莊去拚命的，他殺了龍異之，替封俊傑報了仇，他仍然無意再闖蕩江湖，他只是一個殘廢人，在經過了那樣的打擊之後，他如何還會在江湖上走動？自然就此銷聲匿跡，龍異之的死，也成了江湖上的一大疑案！

（全文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

血影劍（上）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解劍坡前風雷動

湖北境內的武當山。

在武林之中，嵩山少林寺，武當上淸宮，同時視作兩大聖地，素爲一般同道所敬仰，尤其是近廿年來，少林掌門大道禪師，和武當掌敎玄慧眞人，更是難得一見的一代奇人，少林，武當兩派，在這兩位佛法，道行別有奇遇的高僧高道主持之下，弘揚佛道，光大法門，使兩派子弟在江湖上享盡了風光，幾乎一旦只要沾上了少林，武當名號，就宛如臉上貼了一層金光！

盛名之下，自然也少不了有着不少只欲揚名立萬的少年好手和黑道巨擘們，找上門去，滋生事端，爲兩派門下子弟，平添了無限痲煩，也爲這兩座名山，惹來數不盡的殺機晦氣！

不過，這些年來，倒還沒有什麼人得逞過，因爲，少林武當子弟，果然也有他不凡之處，歷次前來騷擾之人，都掃數給他們擊退！

這是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

武當山乃是道敎發源聖地，朝山進香之人，自從山上積雪大消之後，便已絡繹不絕，各處觀院，無不擠滿了進香的客人，但是，那座作爲武當一派禁地的上淸宮，却是很少有人踏入。

因爲，上淸宮只有武林人物可來！

而且，還得有着相當身份武林人物才能來的。

此刻，日正當中，也不過是午時方過。打紫霄宮後的山道之上，忽然出現了一羣裝飾怪異的神秘人物。

這羣人數目不多，只有七名，但每個人的服裝色彩，却全不相同，當先的一位，穿的一襲白衫，其次則是藍，黃，綠，紫，紅，黑褚色，每個人肩頭，斜揷了一支寶劍，步履飄逸，快捷之至。

過了紫霄宮不遠，便是太子巖，此外上去，便是武當山有名的解劍坡了。

武林中人都知道，上武當山，訪上淸宮，在解劍坡前，必須解劍，否則决不許再向前行一步！

然而，這七名身背寶劍之人，却似乎完全不懂這套規矩，明明已然到了解劍坡前，他們脚下居然仍未放慢！

顯然，他們要直闖過去了！

如果此時眞由他們闖過去了，那武當山的英名，可就砸了！

就在這七人踏上解劍坡，正待向上奔去，突然人影一閃，由兩邊林木之中走出四名黃冠道人來。

那急步而行的七人，陡然同時止步，動作之快，有如星火電光，齊齊止步，一字排開。

白衫人冷冷的向那四名道人道：「你們可是武當派中的道人？」

那四名道人互望了一眼，其中之一，頷首應道：「不錯，檀樾等可是要去上清宮麼？」

白衫人兩眼一翻，道：「老夫如是不去上清宮，來到你們武當山作甚？」

那四名道人之一皺眉道：「貧道瞧檀樾等也是武林中人，上我武當，應有的規矩，難道諸位都不知曉麼？」白衫人冷笑道：「什麼規矩？」

那道人道：「解劍坡前，一律放下兵刃！」

白衫人陡地哈哈一笑道：「這規矩是什麼人立的？」

最左的一名道人道：「自然是我武當歷代祖先所立下的了！」

白衫人沉聲道：「你們武當山立下的規矩，與老夫又有何關？四位攔住老夫去路，又是爲了什麼？」首先說話的道人接道：「上清宮不許身携兵刃之人跨入，七位檀樾如要前去上清宮，須得先將兵刃留在此處！」

白衫人道：「老夫如是不允呢？」

那四名道人齊應道：「不得越過此坡一步！」

白衫人聞言，回顧了身旁諸人一眼，大笑道：「武當門下，果然跋扈得很，咱們似是不用跟他們多費唇舌了！」

那六人齊齊發出一聲冷笑，忽然同時抽出身後長劍！

四名武當道長，不由得臉色大變，其中一位性情顯得較爲暴躁，眼見對方拔出寶劍，不禁也解下身畔佩劍，大聲道：「你們想硬闖麼？」

白衫人道：「不錯！牛鼻子若是識相，最好是速速告知貴派掌門，前來迎接，否則，武當一派，只怕要從此在武林之中除名了！」

四名道長只聽得大感意外！

世間上有人胆敢說此狂言之人，他們可還是頭一遭聽到，是以，一時之間，他們都忍不住要失笑了！

那白衫人目睹四名道人臉上怪異的神色，不由得心中甚是不快，怒喝道：「你們是武當的第幾代弟子？爲何這等大胆，竟敢不管老夫所說之話？」

那首先發話的道人皺眉道：「貧道玄飛，這是貧道的三位師侄，明因，明知，明休，但不知檀樾等怎樣稱呼？因何來此找碴生事？」

他的語氣，顯得甚是平和，但言中含意，却不卑屈。

白衫人哼了一聲道：「你是玄字輩，那是玄慧道長的師弟了？」

玄飛道人皺眉道：「施主識得本派掌門師兄麼？」白衫人大笑道：「怎會不識？老朋友了！」

玄飛道人連忙稽首道：「檀樾大名，可否見告？」白衫人道：「老夫麼？尤坤一！」

玄飛道人聞言一怔道：「原來是冷魂谷的谷主尤老檀樾麼？貧道眞正失敬了！」

尤坤一淡淡一笑道：「道長不用客套了！老夫如今已是天毒敎中的七大劍侍之首的白劍追魂使者，今天來此，可不是想與玄慧叙舊，你最好要他快來迎接老夫，也許老夫與他的交情，可以爲他保全你們武當全派命脈！」

玄飛道長聞言，呆了一呆道：「天毒敎？貧道好似並未聽說過武林中有這等敎派啊！」

尤坤一尙未答話，他身旁有人應道：「現在你已知道了！還不快快去告訴玄慧，難道眞要老夫等動手麼？」

玄飛道長目光轉向這說話的藍衫人道：「檀樾是誰？」

藍衫人冷笑道：「藍劍奪命使者古煌！」

玄飛道長一楞道：「古煌？這名字似是聽人提過，檀樾出身，可是丐帮？」

古煌冷笑道：「是又如何？你只要記住，老夫此刻乃是天毒敎中的藍劍奪命使者，就已經很够了！」玄飛道人這時可在心中暗暗打鼓了！

一個「冷魂谷主」尤坤一就已經不是他所能應付的了，再加上一位丐帮長老「八步奪命」古煌，那還了得？

何況，另外的五人，看樣子，也不是好與之士！玄飛道人沉思一下接道：「另外這幾位檀樾，想必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之人了？」

古煌道：「你想知道麼？」

玄飛道長道：「貧道正想請敎！」

古煌道：「讓你知道也不妨事，但老夫可要先告訴你，若是你不自量力，想攔阻老夫等人上山，那可就有得你苦頭吃的了！」

玄飛道長道：「檀樾不必出言威脅，武當弟子，也不是貪生怕死之人，不過……就算檀樾等要貧道稟告掌門師兄，至少也得讓貧道知曉諸位大名才是！」古煌道：「使得！」他一指身着紫衫的中年人道：「這位是紫劍攝心使者朱天秉！」

玄飛道長道：「朱檀樾可是來自大雪山？」

敢情這玄飛道長見聞之廣，也頗出人意料！

朱天秉淡淡一笑道：「不錯，朱某正是雪山隱士，攝心掌！」

玄飛稽首爲禮道：「貧道失敬了！」

這時，古煌又指着穿着綠衫的瘦子道：「綠劍追風使者丁遲！」

玄飛皺眉道：「無影追風俠丁檀樾也投入天毒敎了麼？眞是想不到啊！」

丁遲冷冷接道：「丁某行動，不必勞動道長費心過問了！」

古煌接着介紹那黃衫少女道：「黃劍連心使者梅芳君梅姑娘！」

玄飛對梅芳君似是一無所知，只抱拳說了聲久仰。那紅衫青年人則是「紅劍焚心使者」秦雷。

玄飛仍然是道了聲：「久仰」，敢情，他對秦雷的出身也一無所悉。

最後，古煌才指着黑衫人道：「玄飛，這位乃是本敎黑劍無常使者司馬弘，想必你不會陌生的了！」古煌這一回可沒有說錯，司馬弘大名，玄飛道長怎會不知？

他呆了一呆，道：「鐵面無私，黑道煞星的活無常司馬檀樾，竟也投身天毒敎了麼？」

司馬弘却懶懶的接道：「有何不可？」

聽他說話的語氣，彷彿這根本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玄飛道長可就忍不住長嘆了一聲道：「司馬檀樾一向俠名遠播，貧道常以未能認識爲憾，想不到今日奉晤之時，檀樾竟已……」

他身爲武當掌門人師弟，有許多類似譏諷性的話語，自是不好出口，是以說到口邊，臨時却又打住。

司馬弘依然懶懶的說道：「道長不用吞吞吐吐了！老夫行事，向來無拘無束，我高興投身天毒敎中，道長大可不必大驚小怪！」

尤坤一這時接道：「玄飛，老夫同行之人，你已知曉了是誰，你去不去告訴你那師兄來此迎接，應該有所交代的了！」

玄飛道長沉思了一下，道：「諸位暫請稍待，貧道這就去稟告掌門師兄……」

語音一落，轉身交代了他那三名師侄幾句，疾步向山上行去。

「黑劍無常」司馬弘向四週打量了一眼，懶懶的向那巨石上一坐，吁了一口氣，道：「想不到隔不了幾年，這玄慧牛鼻子竟然這麼大的架子了！老夫倒要瞧瞧他頭上是不是生了幾隻角來？」

「綠劍追魂」丁遲冷哼了一聲道：「角只怕沒有長的出來，只是八成是眼睛長到頭頂上去了！」

朱天秉淡淡一笑，接道：「武當山也不是什麼銅牆鐵壁，咱們還得等他們前來，眞是豈有此理得很！」

「黃劍連心」梅芳君忽然格格一笑道：「朱兄，我們迎上去如何？」

說話之間，梅芳君嬌軀一擰，就待由那三名中年道人身邊走過去。

那三名道人陡然同時舉劍，喝道：「女檀樾留步！」

三支長劍，交叉而來，擋住了去路！

梅芳君粉靨一沉，嬌叱道：「你們想怎麼樣？動手麼？姑奶奶正是求之不得！」

右手一揮，長劍已告出手。

三名道人的臉色同時一變，其中一人沉聲道：「女檀樾，玄飛師叔已去稟報掌敎，專程來此迎接諸位，女檀樾忽然要闖上山去，貧道等不能不橫身相攔，師命所在，尙望女檀樾見諒才是！」

他說的話是有理，也十分中聽，梅芳君雖然有心惹事而來，此刻也覺着以自己的身份，就算殺了這三個人，也不見得有什麼光彩！

當下柳眉一揚，掣回長劍，哼了一聲道：「好啊！你們早要是知道謙遜一些，也許姑奶奶就不會這等生氣了！」

蓮步輕轉，退到了「紅劍焚心」秦雷身側，嫣然一笑道：「秦兄，少時那玄慧道長來了，你要不要與他較量一下？」

秦雷笑道：「怎麼？姑娘可是想打頭陣麼？」

梅芳君道：「可不是？但如秦兄想搶個頭陣，妾身自是不用爭先了！」

秦雷道：「多謝姑娘承讓了！」

梅芳君嬌笑道：「秦兄何必客氣，妾身……」

她下面要說的話，尙未出口，司馬弘已怒聲道：「梅姑娘，妳少說一句好麼？老夫一生，最恨的便是聽那男女之間的廢話，肉麻當有趣，自己不臉紅，別人聽了就要不是味道哩！」

這幾句話不輕不重，半似說笑，半似責罵，只把梅芳君窘的嬌靨紅到了頸根！低下頭去，半晌抬不起來！

秦雷則濃眉連皺，生了一肚子的氣，却不敢發作！

對於司馬弘，他可不敢惹的很。

一時之間，秦雷和梅芳君處境之尷尬，可謂有些無地自容！

不過，幸而這時那山道之上，已然出現一隊黃冠道侶，敢情那武當上清宮中的道長們已然來了！

遠遠看去，只見一隊約有十多人的行列，由山上疾步而來，當先的一人，正是那位去請掌門人的玄飛道人。

隨在他身後的，則是一位年約五旬，看上去仙風道骨，但却臉色十分沉重的老道！

古煌等人則是認得他，他正是武當現任掌敎，

玄慧道長。

一行人來得極快，眨眼之間，已然到了解劍坡前。

尤坤一目光一轉，冷笑道：「武當掌門，果然有些氣派！」

古煌接道：「尤兄，這氣派只怕維持不了多久啦！老夫斷言，他除了屈服，別無他路可走！」

尤坤一笑道：「那還用你說麼？」

兩人說話之間，玄飛道長已大聲道：「七位檀樾，本派掌門師兄到了！」

司馬弘竟然冷哼道：「到了又如何！可是要老夫上前來迎接麼？」

那玄慧道長這時打了個稽首，目光在七人身上一轉，微微一笑道：「原來尤老等當代高人，貧道不知，未曾遠迎，罪過得很！」

尤坤一大笑道：「不敢當，老夫等專程前來拜望掌門人，不料令師弟竟然阻擋於我，想不到武當山的規矩，竟是越來越大了！」

古煌在旁接道：「玄慧，當年老夫來此，似也不用解劍，為何到了你當了掌門，對老夫等一批人反到如此見外起來了？莫非天下英雄，都已不在你的眼中麼？」

玄慧道長笑道：「兩位檀樾責問得好，其實，貧道如此做法，實因眼下武林，糾紛迭起，貧道已不得不小心謹慎一些而已！」

他略略一頓，接道：「但對尤檀樾等，當然不在此限了！是以貧道特來奉迎諸位！」

尤坤一道：「掌門人此言當眞麼？」

玄慧道長道：「貧道豈是打誑語之人？諸位檀樾請隨同貧道前去上清宮便是！」

司馬弘忽然冷冷一笑道：「看來你這小牛鼻子還是很有出息，早有你這幾句話，豈不少掉不少麻煩？」

語音一落，站起身來，大步向山上行去。尤坤一等人，也不客氣，隨在司馬弘身後而行。

玄慧道長緊伴着古煌身旁，武當弟子，則抱劍肅立，擺出一派迎接貴賓的禮數！

一夥人上得山來，進了上清宮正門，直趨大殿之中。令他們想不到的，是那大殿中竟已擺下了酒筵。

朱天秉看得大笑道：「尤兄，玄慧能夠當上掌門，果然有他過人之處！」

尤坤一道：「可不？這等待人接物的手法，就不是別人所可想像！」

司馬弘一面走向那酒筵的首席坐下，一面接道：「一個人只要有着面面俱圓之能，想當掌門人，那豈不是易如反掌一般麼？諸位請坐，既然掌門人有這等心意，以酒相待，咱們可不要辜負了人家盛情！」

尤坤一等人倒也不客氣，聞言也不待玄慧道長招呼，便自紛紛入座。

玄慧道長冷冷一笑道：「上清宮久已沒有像尤老等高人駕臨了，今日忽然來了七位之多，眞可謂蓬蓽生輝……」

話音一落，向玄飛道長道：「師弟，你去請三位師兄回來！」

玄飛道長應了一聲是，轉身向後面行去。

玄慧道長這時又回顧了身後一名中年道人，道：「明因師侄，叫他們斟酒！」

明因道人稽首道：「掌門師叔，今日滿座高人在此，小侄代為斟酒便是！」

玄慧道長道：「如此也好！」

他身為主人，自是坐在主人席上。

另外的一桌，則早先已有兩名道人在座，那是玄化，玄通，乃是玄慧道長掌門人的師弟，執掌上清宮香堂供奉。

玄慧道長只待玄飛陪同他所稱為三位師兄的「武當三劍」玄一，玄眞，玄元三人來到大殿以後，這才一一為他們作了介紹，然後舉起酒杯向尤坤一等人道：「不管七位檀樾因何來到敝派，且請盡此一杯，接受貧道熱忱歡迎之意以後，再談不遲！」

司馬弘大笑道：「快人快語，老夫歡迎！」舉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

尤坤一等人心中原先還有些不安，不敢隨意飲酒，只怕武當派在酒中作了什麼手脚。但這時眼見司馬弘看都不看便乾了一杯，幾人也就不再犯疑，紛紛拿起面前之酒，喝了下去。

玄慧道長笑了一笑，道：「荒山沒有佳餚款待諸位，檀樾們遠道而來，想必餓了，先隨便吃上一些，聊以果腹也好……」

司馬弘道：「掌門人之言，老夫倒是深表同意，尤兄請啊！」

又是他當先舉箸，領頭吃菜。

看樣子，他們似是以司馬弘馬首是瞻！

酒過三巡，菜上五味，尤坤一終於拿了酒杯，立起身來，笑道：「尤某代表同行七人，先敬掌門人和諸位道長一杯！」

玄慧掌門人和他三位師兄，三位師弟同時舉杯，和尤坤一對飲了一盞，玄慧掌門人放下酒杯，笑道：「尤檀樾，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尤坤一緩緩坐下，沉聲道：「不錯，杯酒交歡已過，老夫正是要談正經的事情了！」

玄慧道：「貧道洗耳恭聽！」

顯然，這位玄慧掌門的為人，不但待人接物別有所長，而且，處事沉着的風度，更是使人欽佩。

尤坤一看了司馬弘一眼，這才向玄慧道：「掌門人，老夫等人投身在天毒教之事，令師弟想必已然告訴過你的了！」

玄慧道長笑道：「不錯！玄飛師弟已然說過了！只是貧道却有些不解，以七位的身份，為何要自我作賤，甘以供人驅使？」

尤坤一冷冷接道：「那是我們的事，不必掌門人費心了！倒是我等來意，掌門人要不要聽聽？」

玄慧道長道：「要聽，當然要聽的了！」

尤坤一道：「那很好，咱們長話短說，老夫等來此，乃是奉命與掌門人談一樁關係武林百年大計的大事！」

玄慧道長明明早已瞧出他們的來意，但他却不予說破，只是笑了一笑，道：「有什麼大事啊？」

尤坤一道：「事情說大，也許有些過份，只要你玄慧掌門人應允，倒也是十分簡單，兩三句話就可解決了！」

玄慧道長笑道：「尤檀樾倒是看得起貧道啊！但不知是什麼事？貧道又那能有一言九鼎之能？」

尤坤一道：「取消武當派在武林中名義，改為天毒教湖廣分壇！」

玄慧道長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莫非想要武當派在武林中除名麼？」

尤坤一道：「掌門人果然是明白人！」

玄慧道長淡淡應道：「尤檀樾說得不錯，這倒眞是一樁大事了！」

古煌接道：「但如掌門人完全同意，那只要點點頭，咱們皆大歡喜，不動口舌干戈，豈非十分簡單麼？」

玄慧道長陡地大笑了一聲道：「有理！」

他笑聲一頓沉聲接道：「但如貧道不允呢？」

古煌不假思索的輕笑道：「照理由不得你不允呢！」

玄慧臉色一變，但瞬即笑道：「古檀樾之意，貧道和武當子弟是非得應允不可了？」

古煌道：「正是！」

玄慧故意沉吟了一下，才道：「如此說來，武當派別無選擇餘地了？」

尤坤一道：「那還用說麼？不過，本教對貴派可是十分客氣，只要掌門人應允，那就是本教十大分壇中的武當分壇之主了！」

玄慧道長道：「身為天毒教一壇之主，想必地位很高，威風得很了？」

古煌道：「那是自然了！天毒教一旦統一武林，閣下不啻是朝廷封疆大吏，權力大得很呢！」

玄慧道長道：「多大？」

古煌道：「中原武林，一半歸你統轄！」

玄慧微微一笑道：「果然不小！」

尤坤一接道：「掌門人滿意不滿意？」

玄慧道長道：「這等恩典，貧道怎會還不滿意？」他此言一出，身旁一席的武當高人，無不為之臉色大大一變！

古煌大笑道：「這麼說，掌門人應允了！」

玄慧道長立時却沉吟了一下，接道：「這個……」他故意的看了看三劍之首玄一道長一眼，道：「玄一師兄，意下如何？」

玄一道長冷冷道：「武當基業，豈可斷送你我兄弟之手？掌門師弟如果應允，貧道首先反對！」

這時，玄一身旁的玄眞，玄元道長也同時大聲道：「大師兄之言，我等完全同意。」

玄慧怔了一下，道：「三位師兄反對麼？」

玄一道長道：「掌門師弟，如果你是與愚兄等商量，愚兄可以告訴你，我等決不會答應，但如果掌門師弟用掌門人的身份下令，愚兄等根本無法置喙，那自然又當別論了！」

慧玄道長淡淡一笑道：「多謝三位師兄如此看得起小弟了……」

他語音方落，玄眞道長已然接道：「掌門師弟，有一樁事，愚兄可得提醒於你！」

玄慧道長道：「什麼事？師兄請說便是！」

玄眞道長道：「掌門人如是眞要將武當基業拱手讓人，愚兄只怕不會坐視不管！」

玄慧道長道：「師兄想抗令麼？」

玄眞沉聲道：「不錯！」

玄慧吁了一口大氣，轉向尤坤一道：「老檀樾，這事恐怕有些麻煩了！」

尤坤一道：「掌門人此言何意？」

玄慧道：「檀樾，只是貧道一人應允，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尤坤一道：「掌門人反悔了麼？」

司馬弘這時忽然笑道：「尤老弟，他幾時應允過你了？老夫看來，他根本沒有反悔啊！」

尤坤一怔道：「司馬兄這等說法，那是尤某人會錯了意了？」

司馬弘道：「可不是麼？老夫一生，最恨落人圈套，看來今天倒是落入了他人圈套之中了！」

尤坤一道：「怎見得？」

司馬弘道：「你還不相信麼？不信你問問梅姑娘看，老夫說錯了沒有！」

尤坤一怔一怔道：「問問梅姑娘？為什麼？」

這時，梅芳君忽然失聲道：「好雜毛老道們，

堂堂武當派，竟然也在酒菜中暗做手腳……」

她話音未已，古煌，丁遲同時一跳而起，大喝道：「無恥……」

他們跳起來很快，但坐下去更快！

敢情武當派眞在那酒菜之中做了手脚，因此，他們忽然動怒，竟也牽動了肺腑中的毒力發作，一陣絞腸奇痛，迫得他們不得不跌坐下來！

司馬弘冷冷一笑道：「你們最好莫要妄動眞氣，否則，咱們就走不下這武當山了！」

朱天秉這時却目光盯在玄慧道長臉上淡淡一笑道：「武當派的英名，只怕都在你手中斷送了！」

玄慧道長鎭定得出奇，神色不動的接道：「天毒敎既然有獨霸天下野心，本派如其受你們橫行迫害，而致全派瓦解，那又何惜些許虛名？何況，對付你們，就算本派的手法稍欠光明，那也沒有什麼大碍！」

朱天秉冷笑道：「依掌門人之意，咱們彷彿今天是自投羅網了？」

玄慧道長道：「不錯，七位只怕來得去不得了！」司馬弘忽然笑道：「不見得！」

玄一道長這時陡然沉聲道：「你們每人均已身中巨毒，要想離去，豈不妄想。」

朱天秉道：「玄一，你們用的是什麼毒？怎見得就能眞的制住老夫。」

玄一道長大笑道：「告訴你們也不妨事，本派用的毒物，乃是來自天山百毒翁翟老檀樾手中，貧道等以毒攻毒，只恐你們從有解藥，也無法解的了百毒翁之毒了！」

朱天秉大笑道：「百毒翁之名，果然不小！翟三用毒之名，果然也不在天毒敎中人之下！」

玄慧道長這時接道：「朱檀樾，貧道迫於無奈，出此下策，少不得要委屈七位了！」

朱天秉目光電轉，冷笑道：「不見得……玄慧，你們用的毒，雖然很烈，發作的也很快，但老夫却是不懼！」

司馬弘這時也笑了一笑道：「是啊！老夫好像一點感覺都沒有！」

玄慧道長怔了一怔，目光在司馬弘和朱天秉身上一轉，皺眉道：「兩位莫非不曾中毒？」

朱天秉道：「掌門人看不出來麼？」

此話音一頓，忽然看到古煌，丁遲，尤坤一和秦雷四人已雙眉深鎖，彷彿正在極力忍受那毒力煎熬，當下立卽鬆了口氣，接道：「今日叨擾良多，既是掌門人不顧接受天毒敎湖廣分壇壇主之位，老夫等也算傳到了敎主之令，盡了我們心意，放過今天，咱們再若相遇，就說不定要兵刃相見了。」

話音一落，迅快的站了起來！

梅芳君方才因是一直很少動着，故而似是未曾中毒，這時已自懷中掏出四顆丹丸，分別餵給了丁遲等四人。

司馬弘却是微微一笑道：「朱兄，你以爲玄慧等人會容得我們離去麼？」

朱天秉道：「怎麼？他們想怎麼樣？」

司馬弘道：「那還用問嗎？他們不在前三道酒菜中下毒，用心已是十分明顯，先讓我們安心，然後再在表面上似是懼於天毒敎威名，而含糊攏統的答應我們，使我們更鬆懈了警惕之心，否則，古花子等人又怎會上當？只是，玄慧等千算萬算，少算了一着，老夫和你朱兄竟然未將含有毒物的酒菜眞個吃下，而梅姑娘又淺嚐卽止，否則，此刻咱們還有說話的機會麼？」

朱天秉道：「司馬兄之意，咱們得動手衝出這座上清宮了？」

司馬弘道：「差不多！」

朱天秉仰天一笑道：「那有何難！」

玄一道長也仰天一笑道：「只怕不易！」

梅芳君目光在秦雷身上一轉，臉上一片焦急之色道：「朱老，他們毒藥未解只怕不能動手啊！」

朱天秉道：「姑娘那藥可否抑止毒勢？」

梅芳君道：「應是可以！不過……」

司馬弘道：「不過什麼？」

梅芳君道：「如果他們中的是那百毒翁『斷腸散』，情況就不大樂觀了！」

司馬弘道：「不會是斷腸散，否則，他們此刻早已腸斷多時了！」

梅芳君柳眉一轉道：「如若不是斷腸散，妾身解毒之藥，應是可以遏阻毒力再發……」

她語音未已，那四人忽然已有支持不住之勢，伏在席上，發出了呻吟之聲。

朱天秉忽然向司馬弘道：「司馬兄，看樣子，他們腹內之毒不但未解，而且還越來越發作的厲害呢！」

司馬弘道：「正是如此！」

他忽然向玄慧道：「掌門道長，老夫跟你講個條件，好不好？」

玄慧道：「什麼條件？」

司馬弘道：「解開他們所中之毒，老夫等人不再談貴派入敎之事！」

玄慧道長微微一笑道：「如此輕易麼？」

司馬弘道：「掌門人還有什麼重要的條件麼？」玄慧道長道：「檀樾說得太輕易，未免叫人難以相信得很！」

司馬弘道：「你要怎樣的保證？」

玄慧道：「難講得很了，貧道之意，最好是不諸位放走！」

司馬弘臉色一變道：「你想把老夫等人全都留在這上淸宮麼？」

玄慧依然鎭定的淡淡一笑道：「正是如此！」

司馬弘先是兩眼一翻，但是，他很快的笑了一笑，沉聲道：「掌門人口氣不小啊！」

玄慧道長這才哼了一聲道：「檀樾呢？比之貧道，何止狂了百倍？」

司馬弘大笑道：「不見得吧！」

話音頓了一頓，接道：「老夫等人來到武當，並未達到目的，但道長呢？顯然却已將我們視同囊中之物了！」

玄慧道長淡淡的說道：「然則，檀樾將如何自處！要貧道拿出解藥，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了……」

司馬弘道：「牛鼻子，你如果當眞這等執迷不悟，老夫自然只有一條路可走了！」

玄眞道長大聲道：「那一條路？」

司馬弘道：「手下見過眞章便是！」

玄眞看了掌門人一眼，道：「掌門師弟，愚兄請命，先行出手較量一下這位司馬檀樾！」

玄慧道長畧一沉吟，方道：「師兄且慢！」

他忽然向司馬弘看了一眼，接道：「司馬檀樾，你雖然武功高强，但天山百毒翁翟檀樾的用毒之能，檀樾應是明白，你雖然壓制了一時，只怕日後要留下無窮大患，依貧道之見，檀樾還是莫要妄動無名爲好。」

司馬弘陡然仰天哈哈大笑道：「牛鼻子，你以爲老夫也中毒麼？」

玄慧掌門人道：「難道檀樾沒有中毒？」

司馬弘道：「不錯！老夫和朱兄，以及這位梅姑娘，對你牛鼻子第四道菜以後的酒餚，可說滴點未曾沾口，老夫又何從中了毒來？看來，你可眞是眼界不高得很……」

玄慧道長臉色一變，道：「原來……」

他話音未已，朱天秉已大聲道：「司馬兄，你何必跟他如此囉嗦？他們如是眞敢不給解藥，咱們就毁了他們這座上淸宮，不怕搜不出解藥來！」

玄慧道長聞言，陡然怒哼了一聲道：「朱檀樾未免太不把武當派看在眼中了！」

朱天秉忿然道：「是又如何？老夫若是把上淸宮看在眼中，又怎敢大着胆子來此要你們歸順天毒敎呢？」

玄一道長此刻忽然站了起來，大聲道：「掌門師弟，忠言逆耳，多說無益，今日之事，只消將他們三人拿下也就別無麻煩了！至於天毒敎其餘的人想再來査詢，咱們只給他們一個不承認有這七人來此，該多簡單？」

玄慧聽得笑了一笑道：「師兄之見，果然有理！」但司馬弘却冷冷接道：「玄一，你想得不錯，只是，你太低估了天毒敎的實力了！」

玄一道：「貧道並沒有低估你們！不過，貧道至少明白，你們要想獨霸武林那是決不可能！」

司馬弘寒臉沉聲道：「玄一，你可要試試？」

玄一道長道：「不錯！貧道正想試上一試檀樾身手，是否當得無常二字！」

司馬弘目光一轉，道：「很好，依老夫之見，你們武當三劍，最好是一塊兒上！」

玄一道長皺了皺眉，顯然甚爲生氣，但他乃是三劍之首，雖然心中甚是生氣，却也不願表露出來。他微微的哼了一聲道：「檀樾如此狂妄，貧道就單身一人，先向檀樾討敎幾手絕學！」

話音一落，大步走到大殿當中站定。

司馬弘冷笑道：「玄一，你想自討沒趣，那也怪不得別人了！」

身形一閃，也自離座而起，一按桌面，平躍丈許，落在玄一道長的身前。

玄一道長淡淡一笑道：「好功夫，只不知檀樾這無常之劍，是否有輕功高明？」

顯然，玄一是諷刺司馬弘炫耀了！

司馬弘是何等人！他根本就如同沒有聽到一般的接道：「亮劍吧！」

玄一道長皺了皺眉頭，伸手拔出肩頭長劍，向玄慧道長一禮道：「掌門師弟，愚兄請命出戰！」

玄慧道長稽首道：「有勞師兄了！」

玄一道長一抖手中長劍，轉向司馬弘喝道：「檀樾請啊！」

司馬弘站在他身前三尺不到，手中依然空空如也，聞言怒道：「牛鼻子，你想要老夫先出手？」

玄一道長道：「檀樾不想搶先出手，但也該亮出你的寶劍吧！」

司馬弘道：「老夫亮不亮劍，你不用操心，倒是你最好快些出手，否則，老夫就先搗毁你們三淸神像！」

他這句話說得大見效果！

玄一道長怒喝一聲：「鼠輩是無禮……」右手長劍一揮，分心刺了過來。

這一招劍法，乃是武當太淸劍法中的一式極爲犀利的攻敵之招，來勢雖然不快，但却暗藏了七種變化！

司馬弘當年號稱活無常，自然有着他過人之處，眼見玄一道長的劍勢，蘊藏了如許之多的變化，彷彿想在一招之內，逼得自己現眼，心中不由得滋

生了一股莫名的怒氣，哼了一聲，陡然左手一伸，直向玄一道長那銳利的長劍抓去！

玄一道長睹狀，不由得一呆，暗道：「天下竟有如此狂妄之人，赤手空拳也想奪我之劍……」

心中已轉動念頭，手中劍勢，却微微一揚，劍鋒側轉，斜削司馬弘的五指！

在玄一想來，只要司馬弘的手指碰上自己長劍，結果可說十分明顯，司馬弘那左手五指，必斷無疑！

玄一心中正在暗喜，不料事情變化之快，却是大大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只見司馬弘左手離開自己長劍不及五寸之時，陡然一股強勁無比勁力，直向自己的劍身上湧來。

玄一心中一驚，右手長劍已然把持不牢，耳中只聽得司馬弘大喝一聲道：「撤手……」

玄一五指一麻，長劍當眞脫手飛去。

容得那落地的「叮噹」之聲入耳，玄一道長才在大夢之中醒來般，連退了三步之遠！

這一刹那之間。玄一道長幾乎像經歷了一世般長！

身爲武當三劍之首，居然在一招之下。就被人家赤手空拳，震脫了寶劍，他還有什麼臉面再在武林中立足？

而武當盛名，豈不也爲之斷送了麼？

玄一道長至此，不由得羞憤滿腔，陡然長嘆一聲，抬手便向自己天靈拍去。

就在他右手離開天靈不及三寸之際，玄慧道長已然身如行雲流水一般，一飄而來，曲指一點，制住了玄一道長曲池穴，使得他掌力發不下去！

同時口中喝道：「師兄豈可自尋短見？……」

司馬弘適時笑道：「是啊！假如自尋短見，豈不更爲丟人了麼？」

玄慧道長皺眉道：「司馬檀樾，貧道一向沖懷自謙，不願與人爭執，今日你們如此欺人，不把武當子弟放在眼中，叫貧道如何再能忍下去……」

朱天秉大笑道：「不忍下去，又將如何？」

玄慧道長道：「很簡單，貧道親自試試三位武功……」

司馬弘笑了一笑道：「老夫正是要你出手！武當派究竟有些什麼絕學，老夫正想開一開眼界！」

玄慧道長哼了一聲道：「檀樾，你雖然一招可以震飛玄一師兄長劍，但你如想就此便可鎭住武當子弟，那還差得很遠……」

司馬弘道：「道長，咱們是鬥口還是鬥手？只說不動，也許老夫眞的鬥不過你呢！」

玄慧道長臉色一變，冷冷的看了司馬弘一眼，道：「檀樾不但狠比無常，而且口舌上也決不饒人，這等輕薄之辭出諸你口，不怕被人恥笑麼？」

司馬弘呵呵怪笑道：「你說！老夫雖然狠毒，但至少這一生中還沒有在暗中弄什麼手腳來制服人，而道長身爲堂堂武當大派之掌門人，却在酒菜之中下了毒，迷倒老夫同來之人，這就不怕他人恥笑了麼？」此語一出，玄慧道長半晌沒有說話！

至少，司馬弘的話，使他找不出適當的言語以對！

朱天秉適時道：「掌門人，如果你能投身天毒教，老夫等人保證決不會將今日之事，宣揚出去了！其中利害得失，老夫相信你不會不明白的了！」

玄慧道長適才雖是無言以對，但此刻却是微微一笑道：「檀樾們好意，貧道心領了！」

語音一頓接道：「司馬檀樾，貧道候教了！」

司馬弘白眉一揚，道：「掌門人，老夫的心甚是明白，就算你擺下太乙劍陣，也不見得勝得了老夫，但你却依然敢於叫陣，這中間，莫非有什麼緣故麼？」

玄慧道長大笑道：「不錯，果然是有些緣故了！」司馬弘道：「說出來！」

他這等一派命令口氣，只把玄眞玄元兩人聽得爲之臉色大變！他們身形一閃，同時躍了起來。

但玄慧道長却向他們擺了擺手，道：「兩位師兄稍安毋躁，小弟不會介意他們無禮……」

語音一落，冷笑一聲，向司馬弘道：「司馬檀樾，本座如是沒有勝你之方，又怎配任本派掌門之位？」

言下之意，對司馬弘似是並未放在眼中。

司馬弘這時心中可眞是有些嘀咕不安，他猜不透玄慧道長憑甚麼能有把握勝過自己，同時，眼見尤坤一等人的腹中毒力逐漸發作，還眞怕時間越長，與自己等人就越是不利！

他轉念至此，立卽有了決定，當下向朱天秉揮了揮手道：「朱兄，擒賊擒王，咱們拿下他們不怕玄慧這牛鼻子不將尤老兒等人所中之毒解去……」

朱天秉道：「正當如此！」

大步走向玄眞玄元二人。梅芳君則撤出了身後寶劍，向玄化玄飛走去。

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卽將爆發。

玄慧道長目光一轉，向玄眞玄元道：「兩位師兄小心，攝心掌朱檀樾不可輕敵！」

玄眞道長接道：「愚兄知道……」

這時，朱天秉已大喝一聲，平手拍出一掌擊向兩人！

玄眞，玄元自是不敢怠慢，兩支長劍，同時出手，一左一右，削向朱天秉的兩臂。

武當劍法，向以沉穩見長，兩劍削出之後，只見眞炁瀰漫，丈許之內，勁力迫人。

但朱天秉的攝心掌力道，却是大異常規，饒令玄眞，玄元兩人的劍上眞力瀰佈，却依然透不過朱天秉掌力。

但見朱天秉腕部一抖，玄眞，玄元兩支長劍，竟是被朱天秉的掌勁，震的斜開尺許，險險脫手飛去。

玄慧道長只看得大吃一驚，喝道：「兩位師兄當心……」

但他的警告遲了一步，就在玄眞玄元長劍被震歪的那一刹那，朱天秉左手突然一揚，一縷銀光，電閃飛出！

玄眞，玄元驚喝得一聲：「姓朱的，你怎可暗算。」那縷銀光已橫襲兩人胸前，只聽得一陣裂帛之聲入耳，武當三劍中的玄眞，玄元二劍，竟然同時胸前出血，跪地不起！

敢情，那縷銀光，乃是一支長僅七寸的小劍，劍柄之上繫有銀鍊，平時藏在袖中，可以隨時發出傷人。

又是一招之下，重創了武當兩名高手，這可使得玄慧道長大感驚心不已！

這時玄慧掌門也才明白，所謂「紫劍攝心」，原來不是指的他那「攝心掌」，而是指的他這支收發自如的銀劍。

玄眞，玄元顯然傷得很重，玄慧道長長嘆了一聲，向站在殿外兩名門下弟子喝道：「明宏師侄，快叫他們把兩位師伯抬入後殿療治……」

那叫做明宏的中年道人應了一聲是，立卽招呼了幾名道人走了進來。

但朱天秉却哼了一聲道：「玄慧，你想救活他們麼？」

玄慧道長道：「不錯！」

朱天秉突然大笑：「你們救得了麼？」

玄慧道長怒道：「小小的劍傷，本派豈會救治不了？朱檀樾，你未免太自傲了！」

朱天秉冷笑道：「老夫號稱紫劍攝心，自然有的是勾魂攝心之能，只怕用盡你武當靈藥金丹，也救不活他們了！」

玄慧道長聞言怔了一怔，道：「本座不信！」

他目光一轉，向正在發呆的明宏道人喝道：「快將他們抬到後殿，找你清風師祖救治！」

明宏道人應聲道：「弟子遵命……」

頓時，幾人將玄眞，玄元道長抬起，正待向後殿門去，突然一聲蒼老的長嘆之聲傳來，有人接道：「掌門師侄，這位朱檀樾沒有說錯，玄眞，玄元兩位師侄的創傷，本派正是無藥可醫！」

隨着語聲，打那殿後的神座左側門中，走出來四位白髮蒼蒼的老道長。

那發話之人，正是爲首的一位。

朱天秉目光一亮，哈哈大笑道：「原來是武當四老，幸會了！」

敢情這現身大殿的四位老道長，正是武當派中的四位長老，爲首的是清風道長，依次是清和道長，清雲道長和清遠道長。

清風道長揚了揚眉道：「朱檀樾，久違了！」

這時，玄慧道長已上前見禮道：「驚動四位師叔，小侄實是吃罪不起……」

清風道長道：「愚叔等見過掌門人……」

雙方分別見過了禮，司馬弘却瞧得大感不耐道：「你們這些虛僞的禮數可眞不少啊……」

清風道長哼了一聲，道：「司馬施主，尊駕昔日雖然號稱無常，但在武林中口碑不壞啊！」

司馬弘笑道：「是又如何？難道你這牛鼻子還想爲我勒石刻碑，傳諸百世麼？」

清風道長道：「貧道沒有那麼多得閒工夫，只是，貧道爲施主十分可惜而已！」

司馬弘長笑道：「有什麼可惜？反正老夫英名早已在外，今後就是再多做一點什麼壞事，也不會再把名聲壞到那裏去了！」

清風道長冷冷接道：「然則司馬施主就打算留下臭名千載的了？」

司馬弘沉臉冷聲道：「老夫只怕還沒留下千載臭名的資格呢！清風，老夫相信你早已知曉了老夫等來意，放下武當派投不投入天毒教之事不談，咱們就以你那兩位師侄的性命，交換解藥，牛鼻子，你幹不幹？」

清風道長看了玄慧道長一眼，道：「掌門人，你的意下如何？」

玄慧道長嘆了口氣，道：「師叔，玄眞，玄元兩位師兄，當眞是非要他們出手解救麼？」

清風道長道：「掌門人，朱檀樾那支小劍，號稱攝心追魂，劍身淬過巨毒，劃破皮肉，若無對症解藥，對時一過，必將全身潰爛而亡！」

玄慧道長看了那尤坤一等四人一眼道：「既然如此，小侄怎可不應允呢？他們四人之命，怎抵得兩位師兄啊！」

語音一落，向那尚未與梅芳君動手的玄化道人道：「玄化師弟，有勞你把解藥取來。」

這時，明宏等人已將玄眞，玄元兩人放下。

那玄一道長這時忍不住俯下身子去察看玄眞，玄元的傷勢！

清風道長這時向司馬弘道：「司馬施主，掌門

人已派人去拿解藥，尚盼你們莫要言不由衷……」

司馬弘大笑道：「老夫是何等樣人？」

他轉頭向朱天秉道：「朱兄，你先把那兩個牛鼻子的性命救活吧！」

朱天秉笑道：「兄弟遵命！」

只見他自袖中取出帶鍊的那支銀劍，由劍柄上的卡簧部位打開，倒出兩顆綠豆大小的黑色藥丸，投入玄眞，玄元兩人口中。

不一會，兩名道長，果然悠悠醒轉過來。

適時，玄化道長也將解藥取了過來，交給了司馬弘。

司馬弘和梅芳君迅快的分給丁遲等人服下，注視着四人的神態，果然痛苦立卽解除，這才暗暗吁了一口大氣！

敢情，司馬弘已有些色厲內荏！

因爲，他可丟不起這等人！以他在武林中的聲望，怎可讓同行之人，陷落在武當派手下呢？這時，眼見玄慧掌門拿來的眞是解藥，那放在心頭的一顆巨石，自然也就落下來了！

過了約莫頓飯之久，尤坤一，古煌，丁遲和秦雷四人，同時匆匆去了一趟厠所回來，這才算一切均已恢復正常！

朱天秉看了看尤坤一，笑道：「尤兄，你們的毒，全都解了？」

尤坤一怔怔的道：「解了！只是，此仇此恨，却只怕永遠解不開的了！」

秦雷環目暴睜，大聲道：「不錯！秦某與武當派的樑子，可算是結定了！這是私仇，那是非報不可……」

古煌呵呵一笑道：「那還用說麼？」

目光一轉，向玄慧道長看了一眼，接道：「掌門人，你這一餐厚賜，老夫是心領了！放過天毒教與武當派的事情不談，我們得先把個人間的恩怨，作一個了斷！」

玄慧道長臉色一變，怒道：「施主們這是節外生枝，誠心找事了？」

古煌道：「這還用問嗎？」

尤坤一冷冷的笑了一笑，接道：「武當劍法，尤某素極欽仰，今天既然來了，少不得還要討教一二，掌門人，只要你不再使詐，咱們硬碰硬，尤某就先行向你請領一些教益如何？」

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尤坤一等人所中之毒解去之後，他們並未把司馬弘與玄慧道長許下的諾言，放在心中，而是找個藉口，依然想來找武當派的晦氣。

玄慧道長心中自然有氣！

他看看清風道長，嘆了口氣，道：「師叔，他們這等人態度，豈不是欺人太甚了麼？」

清風道長淡淡笑，道：「這事，愚叔已在意料之中！」

玄慧道長不禁一怔，說道：「師叔早就想到了麼？」

清風道長：「君子與小人，其分別便在這裏了！愚叔雖是明知給了他們解藥以後，他們仍將對我武當不利，但我們却不能不給，以免予他們以口實，而說我武當有失名門大派的風度……」

玄慧道長悚然變色，搖首道：「小侄慚愧，師叔教訓的極是……」

敢情玄慧道長聽出了清風道長言下之意，正是暗暗責怪他不應只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使武當名望蒙羞！

站在清風道長身後的一位老道長，這時哼了一聲，接道：「清風師兄，小弟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清風道長笑笑道：「清雲師弟有何見教？請說便是！」

清雲道長恨恨的看了七人一眼道：「像他們這等只知爲惡之人，掌門師侄雖然耍些手段，那也不算爲過，師兄似是不用責怪於他了！」

清風道長點頭道：「清雲師弟之言甚是！」目光轉向司馬弘道：「司馬施主，貧道有一言想向你請教！」

司馬弘答道：「請教不敢，請說便是！」

清風道長道：「施主許下的諾言，此刻是否無效了？」

司馬弘笑道：「沒有啊！」

清風道長道：「既是有效，貧道只想要請施主勸導尤施主等人，最好莫爲己甚！」

司馬弘道：「這個……他們不幸受了貴派掌門人的暗算，一股怨氣難平，想找回這場過節，事實上也不算過份……」

清風道長道：「施主是不願勸解他們了？」

司馬弘笑道：「那也不是！只是老夫勸導他們，結果亦將如是！」

清風道長道：「這是施主眞心之話麼？」

司馬弘道：「言出由衷，道長何必不信呢？」

清風道長一派平靜的點了點頭，道：「很好！有施主這幾句話，貧道也好向掌門人交代了！」

他回顧玄慧道長道：「掌門人，愚叔請命！」

玄慧道長皺眉道：「師叔要……」

清風道長不容玄慧再往下說，立卽接道：「愚叔請掌門人允許，出戰司馬施主！」

玄慧道長道：「師叔儘管便宜行事便了！」

清風道長略一點首，道：「多謝掌門人！」回首向宏字輩子弟中要過一支長劍，目光射向司馬弘，道：「施主，貧道等請尊駕指教！」

司馬弘哈哈大笑道：「武當四老，居然也動了肝火，倒叫老夫大感意外……」

笑聲一頓，竟也撤出寶劍，又道：「老夫何幸，有此機會與武當四老一較高低，請啊！請啊！」

身形微動，向清風道長走了過來。

清風道長淡淡一笑道：「施主遠來是客，貧道理應讓你先機……」

司馬弘狂放的笑了一笑道：「好！老夫就佔你個便宜，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音未完，長劍極其輕靈的一閃刺出。

清風道長乃是武當四老中功力最高的一位，自然是識貨的啊，胸前長劍一抖，劃出一個斗大的劍花，笑道：「司馬施主劍法，果然高明，只此出手一招，就可看出的是名家氣派！」

清風道長右手一揮，長劍也順勢往上撩去。

噹的一聲，火光迸現，兩人各自退了半步！

朱天秉在旁却皺了皺眉，沉聲道：「司馬兄，敵衆我寡，你不用客氣了！」

司馬弘笑道：「朱兄莫忙，這牛鼻子可還眞有些道行呢！你們如是閒的無聊，不妨也找他們消遣消遣啊！」

朱天秉閧聲笑道：「是啊！這也有理！」

目光一轉，向尤坤一道：「尤兄，我們也找幾個老道玩玩吧！」

尤坤一早就憋了一肚子怒意，躍躍欲試，聞言自是正中下懷，當下大聲道：「好主意！」

踏前兩步，指着玄慧道長道：「掌門人，尤某人就向你討教一番便了！」

玄慧道長皺眉道：「施主眞是不知好歹，那就怪不得本座不講待客之道！」語音一頓，向玄化點了點頭道：「師弟，用三清劍陣將他們拿下！」

玄化應了聲「從命」！右手一揮，另外六名玄字輩道人，人手一劍，疾步走了過來，將尤坤一等六人，圈在當中！朱天秉睹狀，嘿嘿一笑道：「武當三清劍陣，據說與少林羅漢陣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今天到要開開眼界了！」

話音一轉，向秦雷等人道：「諸位亮劍吧！」

其實，不用他招呼，秦雷，丁遲，古煌，梅芳君等四人，早已亮出了長劍，並且齊齊出手，向那玄一道長等人攻了過去。

玄一道長等七支長劍，這時已聯成一氣，互有呼應，朱天秉等人武功雖然高出玄字輩道人，但一時之間，却無法挫退他們！

顯然，這三清劍陣，確有不平凡之處。

玄慧長門人這時移步走到清和等三位長老身邊，低聲道：「三位師叔，請爲玄一師兄諸人掠陣，小侄恐怕要和清風師伯聯手，才能收拾得了那司馬檀樾呢！」

清和道長略沉吟道：「掌門人，愚叔覺得若是由你和清風師兄聯手，則不如由愚叔出面更好！」

清遠道長道：「不錯，掌門人不宜和清風師兄聯手對付一個人，何況那三清劍陣若能由掌門人主其樞鈕，威力可超過一倍呢？」

玄慧道長不是傻子，三位清字輩道人的話，弦外之音，他自是已然明瞭！當下稽首一禮，沉聲道：「師叔之命，小侄自應遵從……」說罷退了一步，又道：「不過，小侄想再請兩位師叔，陪我過去！」清雲，清遠兩位道長互看了一眼，一語未發，當先向那三清劍陣之處走去。

玄慧道長低聲嘆了口氣，移步過來。

他目光在清雲道長身上一轉，喝道：「清雲師叔，有勞你替下玄化！」

清雲道長應了一聲：「遵掌門人法諭……」拔下肩後長劍，白髮飄飄，清雲踏步上前，一劍微挑，接下玄化道長攻出的那式劍招，閃得一閃，兩人便互換了位置。

配合之妙，接替之快，眞可謂天衣無縫。

三清劍陣加了一位清字輩道人，威力頓告大增，梅芳君手中寶劍，正好碰上了清雲道長接替的那一招，錯非她見機極快，寶劍就要被清雲道長磕飛脫手！朱天秉睹狀，大喝一聲道：「梅姑娘，你可要當心一些，千萬莫再與他們硬碰……」

敢情，朱天秉究竟見多識廣，十多個照面下來，他已然發現，三清劍陣的奧妙，在於七劍宛如一體！任何一支劍攻出之時，似是都牽引着另外的六劍，這也等於每支長劍之上，都充滿着六支劍的眞力！試想，就拿朱天秉本身而言，他也擋不住對方六人眞力一擊！當然，有優點，也必有決點！

如果朱天秉他們六人在同一時間出劍，又在同一時間攻向武當道人們的每一支長劍，而與他們盡力一拚，也許，便可將他們一舉擊潰！

可是，以目下情勢而言，那根本也不大可能。

朱天秉等六人之中，他和古煌，丁遲，甚至尤坤一在內，也許能有這等功力和默契，但要秦當和梅芳君也能做到同時出劍，分毫不差的找上對方一柄寶劍，那就難上加難了！是的，要想攻破三清劍陣，朱天秉心中，一時竟也沒有了把握。

不過，奇怪的却是，清雲道長等人，竟也無法有效的傷及對方！

三十招過去，依然是個僵局。（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爲擒賊擒王計，單身獨闖石琪寄居之處，把一羣牡丹堡的高手擊退，正欲擒下石琪時，竟遭石琪所騙，反爲所擒，石琪把他帶往晉宣帝陵寢，在酒菜中暗下迷藥，詎在石琪施展渾身解數以引誘冷瑤光之際，突有一隱身陵寢的怪人現身，欲對石琪輕薄，怪人武功奇高，石琪終爲所扣，在此千鈞一髮中，幸冷瑤光突發一指，把怪人點斃，冷瑤光雖誤食迷藥，但靈智仍未喪失，乃奪門要逃，但被秘道中怪人設下的陣法所阻，石琪睹狀，乃挑破怪人衣衫搜出註有陣法的一本薄簿——

紅樓怨婦多相思

石琪按着游楷的武功秘笈所示，走進五鬼牽衣陣中，玉臂輕舒，一把握着冷瑤光的手腕，道：「公子請跟我來。」

冷瑤光並沒有跟她來，翻腕一抓，猛的一帶，反將石琪拉了過去。

他胸中有一團火，那團火使他急躁難安。

他原本可以宣洩那團火，却以理智將它束縛起來。

也許是命運之神有意捉弄於他，他逃避悲劇，悲劇却幾乎在眼前發生。

因爲那團火太猛烈了，壓制愈强反抗愈力。

只要任何一點外力來引導，它可能像江河潰堤一般，讓洶湧的狂浪，一洩千里。

現在温香入懷，佳人在抱，還有什麼比這種引力强大呢？於是，他像野獸攫到獵物，在發着低沉的吼。

但黃影一閃，他的面頰似乎撞在鋼鐵之上，拍的一聲脆响，像皮球般的彈入秘道之內。

落地一聲悶哼，他再也爬不起來了，火雖然還在燒着，他却感到四肢無力。

他自然不是當眞撞在鋼鐵之上，那只是雲裳的一記耳光。

不過這記耳光却十分驚人，它不僅來得突然，還將他震出游楷的獨門陣法之外，甚至同時點了他

的穴道，讓他躺在秘道中靜靜的歇息。

× × ×

這像是一個夢，美麗而暫短的夢。

它來得突然，去得匆匆，石琪有着滿不是滋味的感覺，一個飢渴之人，到口的食物被別人一把搶去，那份怒火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雖然石琪認識雲裳，也知道這位黃衣女郎十分難惹。她還是俏目怒睜，嬌叱一聲道：「姓雲的，石琪那點得罪妳了？」

雲裳面如嚴霜，冷冷道：「妳沒有得罪我，但我却容妳不得！」

石琪大怒道：「好，姑奶奶跟妳拚了！」

粉臂陡揮，纖掌橫拍，蓮足輕點，一雙像筍尖似的蓮翹如同電光石火般的連環飛出。

這位石姑娘當眞使出了拚命打法，她認爲雲裳是橫刀奪愛，縱然敵不過她，也要與她同歸於盡。

她急怒攻心，忘記了雲裳是惜花帝君也不敢輕易招惹的人物。她不惜捨命一拚，雙腳一掌使得凌厲無比。

這位叱咤風雲的石姑娘，可能走上了噩運，一日之間，她竟碰到了兩個可怕的勁敵。

此時她攻擊的對象，比游楢還要可怕，她一掌雙腳連雲裳的衣角也沒沾到，忽感腰際一麻，吧的一聲便摔倒下去。

技不如人，那是無可奈何之事，這口窩囊氣，說什麼也得出它一出。

因而，她怒吼一聲道：「算妳狠，姓雲的，不過我倒要問問妳，天下的男人多的是，妳爲什麼要跟姑奶奶過不去？」

拍的一聲，她一連幾個翻滾，這一脚踢得不輕，石琪的櫻唇之中已滲出了鮮紅的血水。

她哼了一聲，道：「妳打吧，妳搶了姑奶奶的男人，姑奶奶做鬼也不會饒過妳的！」

雲裳臉色鐵青，已然大動肝火，她似乎想殺人，却又忍了下去，道：「妳認爲我也像妳那麼不要臉麼？」

雲裳在罵人，但罵的十分好聽，最起碼她說出了並不是來搶男人的，因而石琪聽來一點也不感到難過。

不搶男人來作什麼的？石琪似乎有點難以相信，她以迷惑的目光向雲裳瞥了一眼道：「那……妳爲什麼要破壞咱們……」

雲裳撇一撇嘴，道：「妳太下流了，我有點看不慣……」

石琪道：「我怎麼下流了？妳沒有看見是他在……在……」

雲裳怒哼一聲道：「先下淫毒，再困邪陣，妳以爲能騙過我麼？哼，要不是看在石三絕的份上，今日就叫妳五步橫屍。」

石琪面上一紅道：「妳不要隨便寃枉人，這陣可不是我佈的。」

雲裳道：「不是妳還有誰？」

石琪道：「是游楢，如果妳不信可以瞧那本秘笈。」

原來石琪被點倒之時，游楢的武功秘笈即摔落地上，雲裳早已瞧到，並已看出那絹册之上寫着「神機武學」，落欵是游楢二字。

但雲裳仍冷哼一聲道：「他中的淫毒呢？難道也是游楢所下。」

石琪道：「是我下的毒，因爲……因爲我喜歡他。」

雲裳道：「男女之間，應該兩廂情願，妳如此作法，實在是自討苦吃，拿解藥給他吃吧，待會咱們還有事相商。」

她拍出一掌，解開了石琪的穴道，玉手翻飛，左右一拂，四週佈陣的寶石一齊飛了起來，奪奪之聲響個不停，全部嵌入陵寢的石壁之上，這份武林罕見的絕世神功，實在有點駭人聽聞。

在如此形勢之下，石琪只好收起她的野心，她救起了冷瑤光，然後襝衽一禮，說道：「公子！請原諒……」

冷瑤光哼了一聲，扭頭對雲裳抱拳一揖道：「謝謝妳，雲姊。」

雲裳微微一笑道：「一個人不能長得太俊，否則他一生之中，就會碰到數不清的痲煩。」

冷瑤光靦腆的一笑道：「要是說美，只有雲姊姊才是瑤台仙子，小弟粗魯不文，那裏敢當那個俊字。」

一頓接道：「姊姊是怎樣找來此地的，可曾見到家母？」

雲裳道：「見過令堂了，牡丹堡傷亡慘重，戰鬥已告結束。」

她嘆息一聲，瞥了石琪一眼，續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如果不是那具翁仲現出異狀，冷家莊人手再多，也難以發現這座宣帝陵寢竟是石姑娘的臨時香閨……」

石琪一嘆道：「雲女俠說的是，世間之事，果然勉強不得。」

雲裳道：「石姑娘能夠醒悟得這麼快，果然是具有大智大慧之人，我有幾句言語，請石姑娘轉告給令兄。」

石琪道：「雲女俠但請吩咐。」

雲裳道：「武林之中亂象已萌，經我暗中查訪

，似有某一心懷不軌之人，在操縱整個武林，牡丹堡盛名得來不易，希望令兄能明辨是非，不要做那惹火燒身的愚蠢之事。」

石琪道：「雲女俠指敎之言，小妹一定轉告家兄，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作別。」

雲裳道：「石姑娘請。」

× × ×

羣雄會洛陽，只不過曇花一現。

名震天下的牡丹堡，無法抵擋冷家莊全力一擊，當今之世，還有誰敢到老虎嘴邊來拔毛？

洛陽平靜了，但冷家莊却仍是戒備森嚴，呈現着一片緊張嚴肅的氣氛。

在一個淸朗的凌晨，關洛道上出現一雙男女，男的英姿挺拔，有如玉樹臨風，女的容華絕代，堪稱貌可傾城。

他們雙騎並轡，談笑風生，沿官道逕向開封進發。

除了打尖住店，他們決不浪費片刻，不出幾天，開封鐵塔已然遙遙在望。

那女的向男的瞥了一眼，道：「大哥！雲姊姊幹嗎不肯與瑜姊姊同行？」

男的道：「她們的性格都是一般的冷傲，娘分派她倆一路，本來就不大對勁，出了冷家莊，她們自然要分道揚鏢了。」

女的道：「你說雲姊姊會不會不來開封？」

男的答道：「雲姊姊一諾千金，我想她不會不來。」

女的道：「可是雲姊姊說那暗中使壞之人，八成是在九疑山，說不定她到九疑山去了。」

男的道：「放心吧，她縱然要去九疑山，也會在來開封之後，不要瞎猜了，走吧。」

聽他們談話的口吻，就知道這雙少年男女，正是冷瑤光及索嬿，由於冷夫人採納了冷瑤光的建議，他們才有暗探武威王府之行。

探王府的共有七人，除了冷瑤光，索嬿，黃瑜，雲裳等四人，還有冷彥士，温訓，及荀亘卿等三名高手。

在開封西門杏林春客棧，冷索二人落了店，這是他們約定的會合之處。

荀亘卿早已到達，他包下了杏林春的整個後院，冷索二人一到，就被店伙引入一個花木扶疏的院落。

冷瑤光向迎來的荀亘卿抱拳一拱道：「荀叔叔你早到了。」

荀亘卿道：「我早到兩日，是特意爲你們準備房間的，路上辛苦了，洗把臉先歇歇。」

索嬿也向荀亘卿行過禮，才進到一明兩暗的一幢客房。

兩日之內，餘人陸續到達，唯一例外的是黃瑜，三天過了去，她還是音訊杳然。

冷瑤光着急的向冷彥士道：「四叔！瑜妹妹該不會出什麼問題吧？」

冷彥士道：「瑜媳經瘋大師指點，武功比往日更加精深，除了幾個少數之人，縱然是當今各派一代掌門，也對她無可奈何，我想不會有問題了。」

冷瑤光道：「江湖之中，陰險百出，她孤身一人，不能不令人爲她担心。」

冷彥士道：「她的江湖經驗十分豐富，按說她是能够照顧自己的。也許有什麼躭擱了。」

他們身負重任，既無法因黃瑜未到而中止，也不能放棄王府之行而去找她，第四天的夜晚，他們終於採取了行動。

不過黃瑜是這一行動的主角，只有她身歷其境，親眼目睹，雖然她描述過王府的環境，這般參與者終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另一位對王府有顧慮的是雲裳，她的師父絕情宮主是武威王殷天鑒的胞妹，雖然他們兄妹早已恩斷情絕，她仍不能公然與王府爲敵。

因此，他們夜探王府的決定，是以冷瑤光夫婦爲主力，其餘三人，只是打個接應。

× × ×

開封是歷朝古都，雖在承平之時，依然駐有重兵。武威王府更是一個戒備森嚴的所在。

冷瑤光與索嬿兩人，一身黑衣，還蒙着面孔，悄悄聯袂撲奔城北。

他們不僅改了裝，也掩去了本來的面目，因爲私探王府是非法的行爲，一個不好，會爲冷家莊帶來滅門之禍，掩蔽行藏，是一種必要的措施。

沿途巡邏的兵勇頗多，對他們却無可奈何，這般武林高人，身形像一陣輕烟，眨眼之間，便已到達王府附近。

此地是一片廢園，蓁莽叢生，滿目荒凉，冷索二人在園中停了下來。

武威王府就在三十丈外，幾個起落便可到達。但那幢大廈千間的王府，氣氛似乎大異尋常，目標近在咫尺，他却不敢輕舉妄動。

索嬿不明白冷瑤光爲什麼停滯不前，她向王府瞥了一眼，道：「大哥！那不就是王府麼？咱們還等些什麼？」

冷瑤光道：「不錯，那就是武威王府，但偌大的一片房屋，連一點燈光也沒有，似乎有點不大對勁。」

索嬿道：「那有什麼奇怪的，睡覺的時候，自

然不必再點燈了。」

冷瑤光道：「妳說的也許對，但咱們還是等待四叔到了再說。」

片刻之後，冷彥士，溫訓，荀巨卿也到達廢園，冷瑤光迎着他們道：「四叔！你看武威王府是不是有點大異尋常？」

冷彥士道：「咱們夜探王府之事，只怕已經走漏了消息……」

冷瑤光道：「四叔要咱們取消本晚的行動？」

冷彥士道：「王府已設下天羅地網，咱們總不能往陷穽中跳！」

冷瑤光嘆息一聲道：「四叔說的是。」

冷彥士知道他這位侄兒，惦念着武威王妃。

這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鍵，如果王妃當眞是孟雙虹，她雖然業已琵琶別抱，貴爲王妃，相信她對兒時的伴侶，青梅竹馬的未婚夫婿是不會忘懷的。

那麼定遠營孟府的一切疑問，當可迎刃而解，甚至對當前的武林現勢，或多或少也可能明瞭一點頭緒。

但如果王府之前當眞是一個陷穽，那就又當別論了。

上刀山，下油鍋，冷家莊的子弟沒有人會皺一下眉頭，要是因一時小忿，爲冷家莊帶來滅門之禍，任是何等聲望，何等地位之人，也不敢担當這份責任。

因而，冷彥士沉聲道：「退……」

冷彥士當機立斷，下達了撤退的命令，可惜網羅已張，獵人的强弓也引弦待發，他們要走，自然難以如願。

嗖嗖之聲不絕於耳，難以數計的勁裝大漢像幽靈般的湧了出來。

這座荒凉的廢園，原已殘破得滿目瘡痍，此時在殘破之中，更瀕添一股凌人的殺機。

冷彥士向那股勁裝大漢瞥了一眼，回顧冷瑤光道：「來人三面包圍，想將咱們迫向王府，可見王府之前，必有十分可怕的佈置。」

冷瑤光道：「咱們人單勢孤，突圍只怕不易，依侄兒之見，咱們不如直奔王府……」

冷彥士道：「那不是自投羅網麼？」

冷瑤光道：「咱們一出廢園，立即向東突圍，王府之人，想不到咱們會以進作退，突然撤走，在驟不及防之下，出圍也許有望。」

冷彥士道：「好，咱們走。」

他們五人無一不是身負絕學，三面包圍的勁裝大漢不過剛剛現身，他們便向王府一端急馳而去。

躍出廢園，向東急奔，在迷濛夜色之下，只要馳出百丈便可安然脫險。

但一陣鼓聲倏然驟起，數十盞光綫强烈的孔明燈，一齊向他們投射過來。

接着强弩劃空，箭如雨下，難以數計的箭手，向他們作集體放射，聲勢之猛，令人肝胆俱裂。

他們以長劍撥打箭雨，身形並未作半分停留，密如驟雨的弩箭，只是加快了他們的速度而已。

鼓聲倏變，急如密雷，近百騎手執長槍的馬隊，向他們左側猛衝而來。

冷彥士不愧爲冷氏門中的智囊，形勢雖然險惡，仍能指揮若定。

他身形略滯，沉聲叱喝道：「搶馬！」

搶馬？除了是瘋子，不會下達這道命令的。

百騎奔騰，長槍挺刺，那份聲威，縱然是泰山壓頂也難與比擬。

但冷氏子弟似乎習於服從，不管下令者是不是瘋子，也不管是跳火坑還是下地獄，一聲令下，義無反顧，五人化作五條長虹向隣近的騎士猛撲。

兵刃折斷之聲夾着悽厲的慘吼，五騎駿馬向東北放蹄急馳，經過琉璃塔直趨城根，就馬背拔身直起，向黃河南岸落荒而逃。

他們的脚程十分之快，天色剛交三鼓，便已回達曲與鎭附近。

在一片蘆荻叢生的沙洲之上，他們停了下來，冷彥士向隨行四人瞥了一眼道：「武威王府大有能者，如果當眞是他們在興風作浪，江湖之上只怕難有寧日了。」

溫訓道：「武威王位極人臣，權傾天下，他爲什麼要涉足江湖，掀起無邊風浪呢？」

冷彥士道：「榮華富貴集於一身，殷天鑑應該不會有什麼不滿足的，可是江湖之上，無奇不有，在沒有探查王府之前，咱們不宜遽下斷語。」

冷瑤光道：「四叔！侄兒想再去試試。」

冷彥士愕然道：「去王府？」

冷瑤光道：「是的，王府之人正在追拿咱們，侄兒此時前往，正好攻其無備！」

冷彥士道：「辦法可行，但你一人前往，似乎人單勢孤！」

索嬙道：「大哥！我跟你去。」

冷瑤光道：「不，咱們是暗查，並不是明攻，人多了反而不便。」

冷彥士默然良久道：「好吧，千萬要謹慎一些。」冷瑤光道：「侄兒知道。」

× × ×

一陣低沉的吼叫之聲，由王府之中傳出。

它悽厲，冷酷，恐怖，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道而令人毛髮悚然。

冷瑤光進了王府，並被那股恐怖的聲浪吸引過去。

當他到達那發聲之處，目光所及，不由血脈賁張，從內心發出一陣戰慄。

那是黃瑜首次發現的王府監獄，其實它是一個比地獄還要恐怖幾分的所在。

人獸相拚，人獸相食，最後勝利是屬野獸的，因爲死了一頭野獸，接着再來一頭，人是血肉之軀，總有筋疲力盡之時。

但天下之事，常有令人難以想像的例外，也有無法預測的奇跡，那低沉的吼叫之處，就是一個例外，一個奇跡。

這是一個縱橫五丈的寬大牢房，一名鬚髮相連，衣不蔽體的大漢，正與一頭猩猩在作生死搏鬥。

那大漢目如利刃，肌肉突出，粗獷之中，帶着一股豪邁絕倫的氣質，冷瑤光一目之下，就知道他是一個寧折不彎的血性漢子。

牢中遍佈獸屍，八成都是這位粗獷大漢的傑作，顯然，他已渡過了不少險惡的難關，對他的生命，作過全力的掙扎。

每次的勝利都是屬於他的，他擁有令人難以想像的輝煌戰績。

雖然他似乎豪邁未減，但功力却已大不如前。

而且，這不是他最後的一次搏鬥，他縱能殺死這頭猩猩，另一頭更兇更猛的野獸將會立即到達。

他明白最後是怎樣一個結局，但他不願去想，沒有現在，就不會有將來，殺死這頭猩猩，是他惟一的願望。

他沒有兵刃，所仗恃的只是一雙粗大的鐵拳。

他一掌劈出，風雷俱動，那頭兇猛的猩猩，時常被他打得怒吼不已。

牢房之外，除了在暗中伏伺的冷瑤光，還有兩名觀戰者，他們穿着王府家將的服式，手中執着一條長鞭。

其中一人皺了一下眉頭，道：「朱兄，你看這小子是不是有點邪門？」

另一人道：「不錯，他殺死了四頭猛虎，三隻雄獅，看情形這頭猩猩依然對他無可奈何。」

語音一頓，向正與猩猩搏鬥的那人道：「赫連大俠，省點氣力吧，咱們王府養有十二頭猩猩，最厲害的能生裂虎豹，你赫連大俠連這頭最小的猩猩都鬥得如此艱苦，嘿嘿……咱們換一頭大的，就有你瞧的了，按鈴吧，赫連大俠，只要你按一下鈴，猩猩就不會再傷害你，咱們也就變爲一家人了，榮華富貴在等着你，你何必如死心眼呢！」

那大漢一脚突飛，以電光石火的速度，踢在猩猩的左脇之上，猩猩慘呼一聲，接連退出五步。

如果對方是人，挨了這一脚絕無倖理，但猩猩皮堅毛厚，它雖然受了傷，却激起了它的兇性，一聲怒吼，縱身撲了上來。

只有最笨的人，才會激起野獸的怒火，但那個姓赫連的大漢，却偏偏明知故犯，使得猩猩兇性大發。

這自然不能怪他，換了任何人也是一樣的，因爲人獸之間是處於不能並存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能够傷到對方，豈有放棄之理。

但跟着而來的，是一塲慘烈無比的搏鬥，連那兩名隔岸觀火的王府家將，也感到目眩神搖，神色一呆。

面對如此慘烈的搏鬥，他們只是神色一呆，那是說他們對人獸之鬥，已然司空見慣，而且不管人死也好，獸死也好，對他們都是無關痛癢之事。

惟一關心的是冷瑤光，不論牢房之中關的何等人物，他都不能讓慘劇繼續發展，這是名門正派的特點，也是冷瑤光的個性。

他從暗影之中走出，以穩重的步伐，走向那兩名王府家將。

人獸搏鬥的聲浪十分之大，但冷瑤光的出現，那兩人仍能及時發覺，他們霍的一分，四目烱烱，向冷瑤光迫視過來。

冷瑤光微微一哂道：「對不起，在下是看戲來的。」

立在左面的王府家將，向冷瑤光瞥了一眼道：「你是誰？」

冷瑤光道：「兩位當眞是貴人多忘事，連在下也不記得了。」

那家將惑然道：「閣下能在王府之中隨意走動，必然是當今武林的知名之士，不過，此處是王府禁地，不論閣下認識誰，咱們兄弟都担待不起。」

冷瑤光道：「連雙龍令也不能行麼？」

那家將神色一肅道：「此話當眞？」

冷瑤光那面飛虎腰牌向前一拋道：「不信你就瞧瞧。」

那家將接着飛虎腰牌一瞥，面上神色立變，他向另一名家將道：「王侍衞八成就是這小子所害，咱們拿他去見王爺。」

冷瑤光哈哈一笑道：「我還以爲殺了一個小毛賊，敢情還是王府侍衞。」

在笑聲之中，朔金指已急點而出，那兩名功力不弱的王府家將，連一招未出，便吭的一聲倒了下去。

冷瑤光不再管他們的死活，朔金指急吐如風，

接連向牢房中的猩猩點出兩指。

一代魔僧的絕學，果然不同凡响，猩猩皮毛雖厚，依然應指倒了下去。

他在家將的身上搜出鑰匙，迅速打開沉重的牢門，雙拳一抱，道：「赫連大俠，請……」

姓赫連的大漢喘息半晌，冷冷叱喝一聲道：「滾，告訴姓殷的狗娘養的，大爺不吃他那一套。」

冷瑤光微微一愕道：「赫連大俠不要誤會，在下並非王府中人。」

姓赫連的哈哈一陣狂笑道：「你也不打聽打聽，赫連達豈是一再受騙之人！告訴你的主子，大爺頭可斷，血可流，決不作傷天害理之事。」

冷瑤光心中一動道：「原來是名震關東的赫連大俠，冷瑤光當眞失敬了。」一頓接道：「在下無意強迫閣下相信，也無暇多作停留，走不走全憑閣下，冷某可要先走一步。」

不待赫連達答言，身形一晃，放步急馳，他實在未了之事尙多，不願再多作躭擱。

他剛剛奔出那幢地獄般的牢房，身後風聲震耳，赫連達已追了上來，道：「慢一點，姓冷的，要走咱們也該結個伴兒。」

冷瑤光腳下一停道：「在下不願担負騙人之名，咱們最好各自方便的好。」

赫連達道：「你太小家子氣了，小兄弟，就算老哥哥不對，我向你賠個不是，行麼？」

關東大俠赫連達，粗獷豪邁，正氣磅礴，是一個忠肝義胆的血性男兒，他一生行道江湖，做下難以數計的俠義之事，不僅名震關東，幾乎是譽滿湖海。

他被騙到武威王府，表現了武人的本色，富貴不取，威武不屈，最後被暗中下毒，關入那慘絕人寰的牢獄之內。

無情的迫害，不能搖撼他鋼鐵般的意志，他以超凡的內功，逼出了所中的劇毒，然後力戰猛獸，創下了駭人聽聞的奇跡。

現在，他向冷瑤光賠不是，還兜頭來了一個長揖。

他的神態是那麼誠摯，縱然是一個極端邪惡之人，也無否定他的誠意。冷瑤光又怎能加以拒絕。

「不敢當，赫連大俠，在下只是另有要事。」冷瑤光還了一揖，並對他不能等待作了一翻解釋。

赫連達面色一整道：「縱然赴湯蹈火，老哥哥也得揷上一脚，同意嗎？兄弟。」

不說救命之恩，只談爲朋友赴湯蹈火，這正是赫連達的可愛之處。

冷瑤光却微微一笑道：「這是小弟私人之事，實在不便勞動大駕，赫連大俠的盛意，小弟只好心領了。」

赫連達道：「這麼說兄弟是看不起老哥哥！」

冷瑤光道：「赫連大俠名噪四海，小弟怎敢那麼不知進退。」

赫連達雙眉一剔道：「不管怎麼說，我是跟定你了，要不你就將我送回牢獄。」

冷瑤光錯愕半晌，忽地仰天一陣狂笑道：「好，咱們走，不過，小弟有一點不情之請。」

赫連達道：「不必顧慮，說吧。」

冷瑤光道：「在未得小弟同意之前，請不要隨意出手。」

赫連達道：「我記下了，還有事麼？」

冷瑤光道：「沒有了。」

× × ×

孤燈映窗，燭影搖紅，一聲悠長而深沉的嘆息，在夜色之中緩緩傳播着。

侯門一入深似海，王府之中，難免有一些樓頭怨婦。

但，那聲嘆息，却來自王妃居處，難道這位當朝命婦，也有什麼難以稱心如意之處不成？

人生原本是一枚苦果，不如意之事常八九，只不過紅樓閨怨，特別賺人熱淚而已。

在那聲嘆息後，一陣漫吟之聲又接踵而來……

「秋風秋雨，正黃昏，供斷一窗絕愁。
帶減衣寬，誰念我，難忍重城離別。
轉枕褰帷，挑燈整被，總是相思切。
知他別後，負人多少風月。
……」

這確是難以卒聽的怨婦之音，而字裏言間，對某人的相思已然表露無遺。

她是孟雙虹麼？除了她，這武威王府，還有誰如此幽怨？

因而，循聲而來的冷瑤光再也忍不住了，他輕輕推開樓門，晃身奔了進去。（未完）

下期預告

龍驥君最新撰著：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 **「紅唇禍」**

美人局故事已完，J·A·S·也已宣告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許多傳奇性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了。敬請垂意。

過關刀

月淡星稀血遍地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賈谷蘭獲得二聖教主准許，離開飛豹關，旋覺有人踪踪，乃除下一件外衣掛在樹梢，騙過跟踪者，直向九華山奔去，途中正巧與阮鈴子，葛大寶，田舍郎等相遇，遂把楚雲彪的計劃向阮鈴子等人說出，旋發覺二聖教派來的跟踪者又已來到，乃合力把他擒下，向他追問出入飛豹關的安全途徑，但不得要領，遂予以公平決鬥機會，由田舍郎出手將之擊斃，隨後各人合議，決在附近隱身下來，以窺伺二聖教主動靜，由田舍郎往一老漁翁處借宿，老漁翁招呼他們坐下後，逕往廚下備食——

賈谷蘭對老漁夫還不大放心，當下向大家說道：「你們且去附近走走，我去幫老丈燒飯。」

她進入廚房，看見老漁夫還在灶前生火，便轉到廚房外面，四下察看一番，忽聽頭上「咕咕」作响，抬頭一望，只見廚房屋上有個鴿籠，裏面養着六隻鴿子，心頭不由一動，暗忖道：「咦，這是很好的信鴿呀！」

她於是轉回廚房，向正在淘米的老漁夫笑道：「老丈，您也養了鴿子？」

老漁夫道：「是的，一個人太寂寞，養幾隻鴿子作伴，解解悶兒。」

賈谷蘭道：「那是很好的信鴿呢！」

老漁夫一哦道：「老漢也不知道好不好，反正是養來玩玩的，管牠是信鴿還是肉鴿。」

賈谷蘭道：「能放牠們飛麼？」

老漁夫道：「可以，姑娘喜歡看牠們飛的話，老漢這就去打開籠子。」

賈谷蘭忙說道：「不，我不想看，您老忙別的吧！」

老漁夫繼續淘米，笑道：「老漢才養了個把月，經常飛回老主人那邊去，不過對方很有良心，看見牠們飛回去，立刻又把牠們送來。」

賈谷蘭笑哦一聲，走去灶口蹲下，取柴送入灶內，道：「現在還是這樣麼？」

老漁夫道：「不一定，牠們對這個新家好像漸漸習慣了。」

賈谷蘭笑道：「老丈花多少錢買回來的？」

老漁夫道：「六錢，很便宜。」

賈谷蘭道：「我出六兩銀子，老丈轉賣給我如何？」

老漁夫一呆道：「姑娘買牠幹麼？」

賈谷蘭吃吃笑道：「宰來吃，我喜歡吃鴿肉，烤鴿肉很好吃哩！」

老漁夫搖頭道：「那不行，太殘忍了，老漢對牠們已有感情，不能賣給妳吃！」

賈谷蘭笑了笑道：「別緊張，我是跟您老說着玩的……」

不久，一頓飯上桌了。

賈谷蘭招呼大家入屋吃飯，一頓飯吃畢時，暮色已降臨了。

老漁夫收拾碗筷之後，向大家說道：「諸位請坐坐，附近林中有些乾草，老漢去取回來鋪在地上，晚上睡覺，不鋪些草是不行的。」

語畢，出門而去。

賈谷蘭立刻傳音道：「玩鈴子，釘着他！」

玩鈴子神色一怔，但隨即會意，當即起身，悄悄跟了出去。

田舍郎等人頗感驚異，低聲問道：「賈姑娘，這個老漁夫有可疑麼？」

賈谷蘭點頭道：「是的，咱們可能像上次在五虎嶺一樣，進了賊人的家裏了！」

田舍郎面色一變道：「姑娘有何發現？」

賈谷蘭道：「這個老漁夫在廚房外面養了六隻

鴿子，那是很精良的信鴿！」

田舍郎駭然道：「那麼，這老漁夫必是二聖教之人！」

賈谷蘭點頭道：「很有可能！」

田舍郎緊張起來，問道：「這可怎麼辦？」

賈谷蘭微微一笑道：「不妨，不讓他發出信鴿也就是了。」

小淘氣道：「要不讓他發出信鴿，只有一個辦法，將那六隻信鴿殺死！」

賈谷蘭搖首道：「不必，我有更好辦法……」

當下，低聲把自己的打算說出來。

就在這時，玩鈴子一閃入屋，低聲道：「他挑着乾草回來了。」

賈谷蘭問道：「怎麼樣？」

玩鈴子笑道：「這回妳多疑了，這位老漁夫沒有問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漁夫！」

賈谷蘭本想告訴他老漁夫飼養信鴿之事，但聽得老漁夫已走回到屋外，便住口不說。

老漁夫挑着一担乾草入屋，笑嘻嘻道：「這些乾草是老漢割來生火用的，鋪在地上很暖和……」

一面說，一面動手把乾草鋪到地上。

賈谷蘭道：「老丈，謝謝您啦！」

老漁夫道：「不客氣，不客氣——噢，對了，妳是女兒家，不便跟着他們睡地上，老漢房間那張竹床就讓給妳睡好了。」

賈谷蘭道：「老丈呢？」

老漁夫道：「老漢睡廚房灶旁。」

賈谷蘭道：「這太委屈您了。」

老漁夫笑道：「不會，老漢冬天怕冷，常常睡灶旁哩。」

小淘氣笑道：「小叫化也喜睡灶旁，可否跟您老睡一起？」

老漁夫道：「好啊，可是老漢睡覺會打鼾，其聲如雷，你小哥兒受得了麼？」

小淘氣一吐舌道：「啊呀！小叫化最怕身邊有人打鼾，那就敬謝不敏啦！」

大家說笑了一會，看看天色已黑，老漁夫點亮了一盞油燈，說道：「天已黑了，諸位也該歇息了吧？」

賈谷蘭道：「是，老丈也請去歇息。」

老漁夫道：「老漢就睡在廚房灶旁，諸位要甚麼，儘管呼喚便了。」

說罷，走入後面廚房裏去。

賈谷蘭當卽傳音把老漁夫飼養信鴿之事告訴玩鈴子，並說出防敵之策，然後開聲道：「諸位，此地距西梁山雖有數里之遙，但夜間睡覺仍不可疏於防患，須有人守夜才行。」

玩鈴子笑道：「老辦法，每人守一個時辰，是不是？」

賈谷蘭笑道：「是，你和小淘氣誰年紀小？」

玩鈴子道：「貧道比他大三個月。」

賈谷蘭轉對小淘氣道：「那麼，小淘氣守頭一個時辰，玩鈴子第二，悟明和尚第三，我第四，葛大寶第五，田舍郎第六，怎麼樣？」

五人齊聲道：「好！」

於是，小淘氣出去了。

玩鈴子、田舍郎、葛大寶、悟明和尚四人便在地上躺下，賈谷蘭則進入老漁夫的房間。

老漁夫的房間，與廚房僅隔一壁，房中有一張舊竹床，一床破棉被，此外別無長物。

賈谷蘭虛掩上房門，便走近壁前觀察，找到一條壁縫可透視廚房，當卽湊近壁縫窺視，只見廚房灶上一燈如豆，老漁夫正側身躺在灶前乾草堆上，似快睡着了。

她窺視一陣，心想對方若是二聖教徒，也不敢在剛入夜之時採取行動，故卽上床假寢。

夜，沉寂了。

老漁夫沒有發出鼾聲。

一個時辰過去了。

玩鈴子出去替回小淘氣。

又一個時辰過去了。

悟明和尚出去替回玩鈴子。

約莫又過了半個時辰——

廚房裏的老漁夫悄然起身，躡手躡足的走近隔着房間的壁下，凝神諦聽一陣，聽到隔房竹床偶爾發出「吱吱」之聲，於是又躡手躡足的走去後門，輕輕開門而出。

一片月光，投射到他的臉上！

他的臉上，已無淳厚之相，而變得十分陰沉冷峻！

他搬過一張凳子，墊足站上去，輕輕打開屋上鴿籠，捉出一隻鴿子，旋卽摸出一支指頭大小的竹管綁上鴿子的右脚。

然後，輕輕把鴿子往空中一拋，鴿子立時拍動雙翅，飛過草屋，向東飛去。

他目送信鴿一掠而沒，臉上升起一抹詭笑，也不將鴿籠的門關上，只將凳子移回原處，卽閃身轉回廚房中，掩上後門，回到灶前躺了下來。

驀然，通向屋內的一扇門，砰砰響了。

老漁夫渾身一震，霍然坐起問：「是誰啊？」

「是我，老丈請開門。」

賈谷蘭的聲音！

老漁夫畧一猶豫，才起身走去開門，含笑問道

：「姑娘可是要喝茶？」

賈谷蘭笑道：「不是……」

老漁夫微愕道：「不然，姑娘要些甚麼？」

賈谷蘭嫣然一笑道：「老丈丟了一樣東西，被我檢到了，特地拿來還您。」

老漁夫面色微變，說道：「老漢……丟了甚麼東西？」

賈谷蘭道：「一隻鴿子！」

左袖一抬，赫然現出一隻鴿子！

正是他千方百計才放走的那一隻，但此刻已死了，因爲牠的頭部被一支「七巧斷魂針」射穿。

老漁夫神情大變，倏地縱退數尺，背部靠上後門，打算由後門逃出。

但是，當他把門拉開，往外疾退之際，却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人是葛大寶！

他胖大的身軀將整個門口堵住，就像一座巨塔，嘴裏嘻嘻笑道：「你不能走，我葛大寶還要吃你燒的飯咧！」

老漁夫魂飛魄散，慌忙跳回廚房中，由乾草堆下抽出一柄大砍刀，準備拚命。

賈谷蘭吃吃笑道：「老丈，有話好說，何必動刀呢？」

老漁夫獰然一笑道：「既然被你們發覺了，老夫也用不着再隱瞞，而你們也不用客氣，大家各憑本事拚個死活吧！」

賈谷蘭扔下死鴿，由竹管中抽出一卷白箋，展開念道：「賈谷蘭、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六人落脚於此，圖謀不軌，請速派人前來圍殲，卑職阮濤匆草——嗯，原來你的眞姓名叫阮濤……」

阮濤冷笑不答。

葛大寶笑道：「阮濤？你是『長江惡鰻』阮濤？哈哈，幸會幸會，聽說閣下水性極佳，橫行長江數十年，是過往商船最感頭痛的人物，是麼？」

阮濤仍是冷笑不答，像是默認了。

賈谷蘭又問道：「阮老前輩加入二聖教有多久了？」

阮濤突然大喝一聲，看樣子似要向賈谷蘭撲去，但雙脚甫離地面，身形忽然像龍捲風一般，旋轉飛向灶旁牆壁，以肩部直撞上去。

「轟！」的一聲巨响，牆壁被他撞破一個大洞，人跟着飛出去了！

那知才飄落屋外地上，身形尚未站穩，一股勁風業已襲臨身邊。

出手攻擊的是小淘氣，他的武器是一支打狗棒，只見他一式「打落水狗」，直擊阮濤腰部，大笑道：「老賊頭，你還想逃？」

阮濤閃避不及，腰上「叭！」的挨了一下，頓時「登登登」顚出數步。

敢情守在外的還不止小淘氣一人，旋見悟明和尚由黑暗處躍出，右掌一推，迎着蹌踉顚到的阮濤拍去，喝道：「回去！」

「砰！」然一响，阮濤腰上又中一掌，往草屋顚了回去。

適時，田舍郎由左邊屋角閃出，手中鐵鈀「呼！」的一聲，橫掃他雙脚，沉喝道：「躺下！」

阮濤大砍刀疾沉，一揷在地，身子借力飄起，田舍郎的鐵鈀「噹！」的掃中他的大砍刀！頓時把他的大砍刀打得脫手飛出，而他的身子也就由空中墮下，頭先着地，跌了個狗吃屎！

小淘氣趕上一步，一脚踩上他的背心，喝道：「別動，一動就把你踩出油來！」

阮濤果然不敢再動。

小淘氣打狗棒一沉，戳中他的痳穴，然後縮回脚，笑道：「現在你可以動了。」

阮濤想動也已不能。

這時，賈谷蘭和葛大寶已由後門轉出，大家一齊圍到阮濤身邊，葛大寶笑問道：「賈姑娘打算如何處置他？」

賈谷蘭道：「先將他抬入屋中再說吧！」

於是，葛大寶和田舍郎一個抓手一個抓脚，將阮濤抬入屋中。

賈谷蘭接着向悟明和尚說道：「悟明，你仍去把風，看見有人來，立刻發出暗號。」

悟明和尚合十應是，轉身而去。

賈谷蘭，玩鈴子，小淘氣三人隨卽跟入屋中，此時田舍郎和葛大寶已將阮濤放倒在屋中地上。

田舍郎道：「賈姑娘，妳看如何處置方好？」

賈谷蘭道：「我對二聖教的人已痛恨入骨，曾發誓擒到一個就打殺一個……」

語至此，陡地聲調一沉，道：「小淘氣，由你動手，先挖他雙目，再打斷他雙腿！」

小淘氣如奉綸音，應聲道：「是！」

他在屋中找到一截竹管，蹲到阮濤身邊，把竹管豎到他右眼上，笑道：「玩鈴子，你記着，以後要挖人眼睛，就照這個辦法，手往竹管上一拍，卜的一聲，眼球便會跳入竹管裏面！」

說畢，舉掌便要拍下。

阮濤面如土色，大叫道：「且慢！」

小淘氣右掌停在空中，笑嘻嘻地道：「有何指教？」

阮濤吶吶地道：「老夫雖是二聖教的人，但是

……但是到現在爲止，並未傷害你們一根汗毛，你們豈可如此折磨老夫？」

小淘氣道：「哼，你發出信鴿通知二聖教主前來圍殲我們，還算不得傷害麼！」

阮濤道：「事情已經失敗，也就……算不得是傷害你們了。」

賈谷蘭向小淘氣使了一個眼色，接着冷叱道：「小淘氣，快動手！」

小淘氣道：「是！」做勢又要拍下。

阮濤頭上直冒冷汗，又大叫道：「等一下！」

小淘氣笑道：「你又有何辯解？」

阮濤囁嚅道：「老夫不想辯解，只想求你們……不要挖下老夫的眼睛……」

小淘氣道：「無條件的饒恕你？」

阮濤道：「不，老夫可以告訴你們想知道的事，也可以替你們作事，總之你們要老夫怎樣，老夫就怎樣。」

小淘氣抬頭向賈谷蘭問道：「賈姑娘，妳說如何？」

賈谷蘭冷笑道：「也罷，給他一個機會，但若不說實話，仍然別想活命！」

小淘氣回望阮濤笑道：「聽到沒有？」

阮濤道：「是是，老夫知無不說，言無不實，你們只管發問便了。」

小淘氣道：「你在二聖敎中擔任何職？」

阮濤道：「沒有固定的差事，杜關主命老夫在此居住，暗中注意山下一帶的動靜，若有甚麼發現，立刻發出信鴿報告上去。」

小淘氣道：「你發出幾隻信鴿了？」

阮濤道：「沒有，就是剛才那隻而已。」

小淘氣道：「你單獨一人在此居住？」

阮濤道：「是的。」

小淘氣道：「他們會不會前來探望你？」

阮濤道：「會，每隔三天，杜關主便派一名衞敎軍前來探望。」

小淘氣道：「下一次，甚麼時候會來了？」

阮濤道：「明日午後。」

小淘氣道：「何時離去？」

阮濤道：「若見老夫無事，馬上就會回去。」

小淘氣又抬頭向賈谷蘭問道：「賈姑娘，還有甚麼要問的麼？」

賈谷蘭道：「沒有了。」

小淘氣笑道：「那麼，可以動手了吧？」

賈谷蘭搖搖頭，轉對玩鈴子使了一個眼色，說道：「玩鈴子，你身上不是帶有一種定時發作的毒藥麼？」

玩鈴子微微一呆，但馬上會意，點頭道：「不錯。」

賈谷蘭含笑道：「它叫甚麼名字？」

玩鈴子道：「叫『生死橋』！」

賈谷蘭笑道：「怎麼叫『生死橋』呀？」

玩鈴子神色活現地道：「因爲貧道這種毒藥可以叫人生，也可以叫人死！譬如貧道若要某一人死，就給他吃下一顆『生死橋』，它的外殼是一層蠟，十天之後才會溶化，蠟殼一旦溶化，那人必死無疑，但若不要那人死，貧道便可在十天之內給他解藥，所以服下『生死橋』的人，就像踏上生死橋，是生是死，由貧道決定！」

賈谷蘭道：「那麼，給他一顆吧。」

玩鈴子道：「好。」

他背轉身子，由身上摸出一瓶治療內傷用的藥丸，倒出一顆來。

葛大寶詫異道：「玩鈴子，我怎麼不知道你有這種毒藥啊？」

玩鈴子瞪他一眼道：「貧道爲甚要你知道！」

說着，把藥瓶納入懷中，再轉身蹲下，說道：「老混球，把口張開！」

阮濤面色蒼白，惶聲道：「老夫說的句句是實，你們何必——」

玩鈴子截口道：「是實是虛，過幾天就會明白，快張口！」

阮濤道：「你們證實老夫未說謊言之時，可得給老夫解藥啊！」

玩鈴子道：「當然！」

阮濤這才無可奈何的張開口，吞下那顆所謂的「生死橋」，眼淚不禁流了下來。

因爲，他知自己的性命已操在別人的手裏了。

賈谷蘭問道：「你說前來探望你的人，明日午後會到？」

阮濤答道：「是的。」

賈谷蘭道：「那麼，明日那人到達時，你須替我們探問一些消息！」

阮濤道：「好的，好的。」

賈谷蘭道：「你問他二聖敎主走了沒有，或者將於何時離開飛豹關，以及將去何處，此外再問他飛豹關中有沒有發生甚麼事故，凡是我們想知道的事情，你都要問，才能使我滿意，等破了二聖敎後，自然會放你一條生路！」

阮濤道：「是是。」

田舍郎道：「廚房壁上那個破洞怎麼辦？」

賈谷蘭道：「咱們立刻動手將它修好！」

於是，阮濤被抬入房中，由葛大寶看守，賈谷蘭，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四人則連夜動手修補

破壁。

田舍郎對修理房子頗爲在行，修補破壁大半由他動手，大家忙到天亮，總算把破壁修補好了。

賈谷蘭叫葛大寶去替回悟明和尚，然後大家又把屋中的乾草拿到外面丟了，看看一切都已恢復原狀，賈谷蘭才去解開阮濤的穴道，命他下廚燒飯。

她爲了怕他弄鬼，一直在旁監視。

阮濤眞以爲服下了一顆定時發作的毒藥，性命操在人家手裏，故不敢使壞，老老實實的替大家燒了一頓早飯……

× × ×

午後。

草屋內外，顯得很平靜！

賈谷蘭等六人都不見踪影了。

只是阮濤一人坐在門口編着一隻魚籮，他的樣子有些無精打彩。

「吱秋！吱秋」。

驀地，附近樹林上，傳來鳥叫聲！

阮濤神色一懍，抬頭看了看，旋又低下頭去，繼續編造魚籮，須臾，一個錦衣大漢走到了草屋門外。

阮濤抬頭含笑招呼道：「周森，你來了。」

錦衣大漢笑道：「是啊！」

阮濤推出一隻小圓凳，道：「坐下歇歇吧。」

周森便在小圓凳上坐下，舉袖拭汗，問道：「有沒有事？」

阮濤道：「沒有，若是有事，老夫總會發出信鴿的……」

周森道：「食物還有吧？」

阮濤道：「有！多着呢。」

周森道：「關主要小弟問你，有沒有看見王鵬由此經過？」

阮濤搖頭道：「沒有，王鵬怎麼了？」

周森道：「他奉命出關跟踪賈禮强的女兒，至今未返，關主很怕他出事。」

阮濤驚詫道：「賈禮强的女兒跑了？」

周森道：「不是！她請求離開，我們敎主准了她，但怕她圖謀不軌，故而派王鵬尾隨觀察她的行動。」

阮濤道：「賈谷蘭是何時離開飛豹關的？」

周森道：「昨天早上。」

阮濤道：「那麼，王鵬一定還在跟踪，他不會馬上回來的。」

周森點頭道：「關主也是這樣想，故只要小弟順便問問，還沒派人出來尋找。」

阮濤問道：「敎主還在關中吧？」

周森道：「是的，大概後天或大後天才會離開飛豹關，轉赴飛狐關視察。」

阮濤道：「苦行僧和饕餮大仙回來了沒有？」

周森搖頭道：「還沒有，他們最快也要明天才能趕回關中。」

阮濤繼續問道：「這兩天，關中有沒有發生甚麼事情？」

周森道：「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金盾帮一個名叫畢長雄的跳城逃走，結果踏中『地心鬼雷』被炸身死；還有一件——哈哈！」

阮濤一怔道：「何事好笑？」

周森笑得打跌，道：「小弟說出來，一定會笑破你老兄的肚皮！」

阮濤道：「到底是何事情？」

周森笑道：「那個『母蝦蟆』竟向我們敎主求親，結果被罰軟禁三日，禁室中特地掛上一面大銅鏡，哈哈哈……」

阮濤啞笑道：「竟有這種事，她想嫁給大聖君還是二聖君？」

周森道：「她想嫁給二聖君，她說她身子胖，配上身子瘦的二聖君正好！」

阮濤笑道：「她眞該照照鏡子。」

周森道：「她自以爲長的很美，被敎主罰了後，哭得淚人兒似的，怪可憐的。」

說到此，又大笑不止。

阮濤問道：「賈禮强的情况怎樣？」

周森道：「老樣子，敎主一天給他一杯聖酒喝，他也就天天置身夢境，像一具活殭屍。」

他說到這裏，站了起來，道：「我該回去了，老兄有甚麼事要轉告關主的麼？」

阮濤道：「沒有。」

周森道：「那麼，咱們三天之後再見。」

抱拳一禮，邁步而去。

他的身形遠去不見之後，賈谷蘭，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等人，才紛紛由附近林中現身而出。

田舍郎向賈谷蘭道：「看這情形，咱們還得再等兩三天了？」

賈谷蘭道：「那就等吧，兩三天一轉眼就過去了。」

× × ×

轉眼間，三天過去了。

這天午後，周森又奉命前來探望阮濤，他向阮濤透露苦行僧，饕餮大仙，牛面西施，螳螂王，已於昨日回到飛豹關，以及二聖敎主已於今早起駕離飛豹關轉赴飛狐關之事，然後又和阮濤閒聊一陣，即返飛豹關而去。

於是大家決定今夜動身前往西梁山，伺機進攻

飛豹關。

賈谷蘭道：「咱們先到飛豹關外的一座山頭上，等到和楚雲彪取得連絡之後，再潛入關中，攻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田舍郎問道：「如何通過二聖敎埋設地心鬼雷的地帶？」

賈谷蘭道：「我已探出地心鬼雷只有拳頭大小，直接踏中才會爆炸，如今咱們只需準備幾塊長木板，一塊接一塊的鋪在地上，再施展輕功而過，即可不慮被炸。」

小淘氣一指阮濤道：「何不命他帶路，豈不省事得多？」

賈谷蘭道：「這一點我也想到過，但不大妥當，因爲沒有埋設地心鬼雷的小徑上必有敵人在把守，也卽是說咱們若叫他帶路，必會被敵人發覺。」

玩鈴子問道：「飛豹關中，除假聖人杜敬堂等幾個高手之外，到底有多少衞敎軍？」

賈谷蘭道：「總數約在兩百個左右，而咱們這邊，加上金盾帮的二十個兄弟，一共才二十七人，故必須偸襲才能得手。」

玩鈴子道：「咱們發動攻擊的時候，家師的神智若然尚未恢復，那可怎麼辦？」

賈谷蘭笑道：「由我來對付！」

玩鈴子問道：「如何對付？」

賈谷蘭輕描淡寫地道：「把令師生擒下來也就是了。」

玩鈴子嗤之以鼻道：「別吹了，妳父親也別想生擒家師，遑論是妳！」

賈谷蘭笑道：「你等着瞧好了。」

她接着轉對田舍郎道：「屋後簷下好像有幾塊長木板，你去取下來看能不能用。」

田舍郎放下鐵鈀，轉出屋後，抱來三塊長約丈二寬約半尺的木板，放在地上。

賈谷蘭動手把三塊長木連結起來，走了上去笑道：「就是這樣，我們把這三塊長木板鋪在地上，然後一個接一個的走上去，最後一人把第三塊長木板交給前面之人，再鋪到地上去，如此反復鋪着走，就不怕地心鬼雷了。」

葛大寶笑道：「好辦法！」

田舍郎一指阮濤問道：「他怎麼辦？」

賈谷蘭笑道：「他跟我們去，要是他想及早獲得解藥，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收拾幾個敵人。」

小淘氣問道：「阮濤，你願意助我們一臂之力麼？」

阮濤苦笑道：「好罷，只要你們答應給老夫解藥，老夫帮你們殺幾個也無不可。」

不久，夜色已臨。大衆束裝停當，便帶着長木板離開草屋，往西梁山潛行而來。

半個時辰後，七人已進入西梁山中，悄悄的來到了賈谷蘭與楚雲彪約定「連絡」的山頭上。

山頭距飛豹關約有半里遠，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整個飛豹關的情形。

但現在却看不見，因爲是在夜裏。

賈谷蘭低聲道：「此處距飛豹關極近，可能有敵人巡視，大家沒事盡量少說話。」

玩鈴子壓低嗓子問道：「由此再向前進，就有地心鬼雷了麼？」

賈谷蘭轉望阮濤問道：「是不是？」

阮濤點頭答道：「是，據說每一尺見方的一塊地面就有一顆地心鬼雷！」

玩鈴子又問道：「我們何時進攻？」

賈谷蘭道：「如一切順利，明夜就可進攻。」

玩鈴子皺眉道：「爲何要等到明天晚上？」

賈谷蘭道：「我和楚雲彪約定每天晌午時分利用鏡光互通音訊，所以一定要先和他取得連絡，讓他們有準備之後，我們才可發動攻擊。」

葛大寶道：「這麼說今夜我們無事可做了？」

賈谷蘭道：「是的，我們要在這山頭藏匿一天一夜，大家要躺下睡覺亦可，但仍得輪流守望。」

於是，仍由小淘氣守頭一個時辰，他爬上一株大樹，坐在樹梢瞭望，其餘六人則在樹下歇息……

一夜，過去了。

白晝來臨，那座巍峨的飛豹關已淸楚可見，還隱約可見到在城牆上來回巡守的衞敎軍。

賈谷蘭頻頻仰望天空，恨不得太陽趕快升到上面去。終於，晌午時分到了！

她立刻取出一面鏡子，對準飛豹關照射着。

大家聚在她身邊向飛豹關眺望，不久之後，同時發現城牆上亮起一點耀眼的光芒！

賈谷蘭喜道：「看，那就是楚雲彪，他看到我的鏡光了！」

說着，把鏡子左右移動了五下。

田舍郎問道：「這表示甚麼？」

賈谷蘭道：「我告訴他，我們都來了。」

遠處城牆上的那點光芒，在打着圓圈！

田舍郎又問道：「他怎麼說？」

賈谷蘭道：「打圓圈，是表示二聖敎主等人已不在飛豹關了。」

說着，又把鏡子上下移動五下，一面解釋道：「我現在問他可不可以發動攻擊。」

答覆來了，鏡光停止不動。

賈谷蘭解釋道：「他說不可以呢。」

玩鈴子不解道：「爲何不可以？」

賈谷蘭把鏡子朝上晃動三下，又解釋道：「我現在問他可否在今夜三更動手。」

對面城上的鏡光，上下移動三下。

賈谷蘭道：「他說可以！」

接着，又見鏡光急速動着。

賈谷蘭笑道：「他要我們等見到城中起火，再攻入城中。」

然後，鏡光消失了。

賈谷蘭也收下鏡子，含笑道：「那天他曾表示打算和敝帮兄弟先在城中放一把火，乘着那些衞敎軍救火之際，暗中幹掉他們幾個，現在他要我們見到火起再攻入關中，看來要照原定計劃行事了。」

玩鈴子道：「最好能將敵人全部殲滅，否則脫網之魚會趕去飛狐關報訊。」

賈谷蘭道：「我們這邊人數太少，要將敵人全部殺死，只怕辦不到，大家盡力而爲就是了。」

悟明和尙插口道：「小僧不反對剪除假聖人杜敬堂等人，至於那些衞敎軍似應網開一面，須知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應有慈悲之心，殺人——」

玩鈴子打斷他的話，冷笑道：「得了，我的大慈大悲的悟明和尙，二聖敎非一般歹徒可比，有道是除惡務盡，縱虎歸山，後患無窮，你別再說敎了行不行？」

悟明和尙合十低誦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賈谷蘭道：「飛豹關的衞敎軍現在已練成了一種極爲厲害的『紅沙陣』，今夜我們入關偸襲，倉卒之間，他們大概不暇佈陣，但萬一被他們佈成『紅沙陣』，大家千萬不要衝入陣中自陷羅網。」

小淘氣道：「飛豹關中，武功最可怕的是假聖人杜敬堂，到時誰去對付他？」

賈谷蘭道：「楚雲彪。」

小淘氣道：「他成麼？」

賈谷蘭道：「他獲得奇緣，練成一趟『五絕刀法』，到現在還沒正式施展過，這回用來對付杜敬堂，想必可以出奇制勝。」

大家又商量一番攻敵之策，才取出乾糧來吃，等着夜色降臨。

整個下午過去了，並未見一個二聖敎徒出關巡山，似乎假聖人杜敬堂認爲關外遍佈地心鬼雷，無人能越雷池一步，故未派人出來巡山。

暮色漸沉。

夜翼又降臨大地了。

上弦月在雲層上忽隱忽現，山中一片黑暗，目力僅能及於三丈之外，這對大家來說，是個很理想的夜晚。

賈谷蘭趨近阮濤身邊，說道：「阮濤，等下動身，你要走在最前面。」

阮濤苦笑道：「是的，一旦誤中地心鬼雷，老夫便首當其衝，是麼？」

賈谷蘭笑道：「你別多疑，我要你走在前面，是另有用意，因爲接近城下時，也許會被守城的衞敎軍發現，那時你便可利用身份掩飾過去，懂得我的意思麼？」

阮濤點了點頭。

賈谷蘭道：「你若想獲得解藥，就得老老實實協助我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阮濤低頭默然不語。

賈谷蘭轉到悟明和尙身邊，含笑問道：「悟明，你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怕殺人？」

悟明和尙點頭道：「是的，殺人總非好事。」

賈谷蘭道：「但你要明白，你若想解救令師，就得先消滅二聖敎，要消滅二聖敎，就免不了要殺人。」

悟明和尙嘆道：「小僧不願開殺戒，那不是我們出家人幹的事！」

賈谷蘭道：「既是如此，這次進攻飛豹關，你不要參加好了。」

悟明和尙道：「不，小僧要參加！」

賈谷蘭失笑道：「你不敢殺人，如何參加攻擊敵人？」

悟明和尙磨拳擦掌道：「小僧雖不敢殺人，但打人却是敢的，小僧可以把敵人一個一個打倒，叫他爬不起來，這樣還不太違背我佛慈悲之旨。」

賈谷蘭笑道：「原來你還敢打人，我以爲你連打人都不敢呢！」

悟明和尙笑道：「誰說小僧不敢打人，今夜女施主等着瞧好了！」

雲走月移。

子夜已到。

七人於是悄悄走下山頭，向飛豹關前進。

阮濤走在最前面，其次是賈谷蘭、田舍郎、葛大寶、悟明和尙、玩鈴子、小淘氣。

他們輕輕把三塊長木板鋪在地上，施展輕功魚貫走上去，然後走在最後面的小淘氣再將第三塊長木板傳遞到前面去，讓阮濤繼續向前鋪去。

田舍郎走得提心吊胆，低聲道：「這法子萬一不行，我們六人可要被炸個稀爛了。」

賈谷蘭道：「放心，除木板鋪下時，末端剛好壓着地心鬼雷，否則絕不會爆炸。」

田舍郎便向阮濤低聲道：「阮濤，你若不想挨炸，手脚要輕一些，木板要平着放下，不能讓末端觸着地面，懂不懂？」

葛大寶接口道：「是啊，千萬要小心，我葛大寶尚未娶妻呢！」

阮濤笑道：「諸位請放心，老夫也不想死在這裏。」

賈谷蘭道：「不要說話，小心被敵人聽見！」

大家均知危機四伏，故不敢再開口，默默的魚貫前進。

× × ×

這個時候，在飛豹關中的楚雲彪及二十一個金盾帮兄弟也已悄悄起床，準備行動了。

楚雲彪輕輕打開房門，探頭向外窺覷一遍，見房外無人，立刻轉向金盾帮衆兄弟低聲道：「現在開始行動，魏、沈、彭、許四位負責幹掉城上守衞的衞教軍！劉、施二位去對付西門統領和樊堂主！方、程、吳、鮑四位去放火燒殿！其餘十一位偷入各房刺殺那些熟睡的衞教軍，能刺殺幾個就刺殺幾個，下手不必留情！」

一人問道：「你呢？」

楚雲彪道：「小弟去對付假聖人杜敬堂！」

又一人問道：「白鶴眞人怎麼辦？」

楚雲彪道：「他又喝了聖酒，要到明天才能恢復神智，不過不用担心，小弟只要先幹掉杜敬堂，立刻去處置他。」

手一揮，又道：「開始行動吧！」

二十一個金盾帮兄弟立時魚貫出房，分散沒入黑暗中去了。

楚雲彪隨後閃出，一路掩藏身形，往大殿潛行而來。

轉眼間，已到大殿上面！

這座新建的大殿，原是供給關主杜敬堂居住的，前幾天二聖教主駕到，杜敬堂便讓給兩位教主使用，現在教主走了，杜敬堂自然又搬回殿中睡覺。

殿門口有兩個衞教軍在守夜，楚雲彪知道金盾帮的方，程，吳，鮑四人必能不聲不響的把他們幹掉，故他一直轉到殿後屋脊上，輕輕打開一扇天窗，跳了下去。

殿中，燈火通明，但很安靜。

楚雲彪知道杜敬堂有個女人，也知道他和那女人睡在那間房子，當下提輕腳步，往杜敬堂睡覺的房間走來。

來到房外，凝神一聽，面上不禁發熱！

敢情假聖人杜敬堂尚未入睡，他正忙着呢！

和他睡覺的女人正在嬌喘呻吟，欲仙欲死的叫道：「歇歇吧，我的老爺！啊喲……你一定又吃了那種藥，是不是？」

杜敬堂吃吃笑道：「不錯！妳這婆娘眞難侍候，不吃藥妳也嫌我，吃了藥妳也嫌我！」

那女人格格脆笑道：「誰嫌你呀？嗅！嗅！嘻嘻，瞧你……」

杜敬堂笑道：「今夜我們不要睡覺，一直到天亮，怎麼樣？」

那女人笑道：「教主已經走了，往後日子多得很，你何必這麼饞！」

杜敬堂道：「我就是饞！」

那女人道：「白天瞧你一副道貌岸然，誰知到了晚上——啊喲……」

杜敬堂哈哈笑道：「所以人家稱呼我『假聖人』嘛！」

楚雲彪不願再聽下去，當下舉手敲門，喊道：「關主睡了沒有？」

房中的杜敬堂顯然吃了一驚，厲聲道：「甚麼人？」

楚雲彪答道：「卑職伍必信，有緊急之事稟報關主！」

房中的杜敬堂着忙了，蟋蟋蟀蟀的急穿衣服，一面急問道：「是甚麼緊急之事？」

楚雲彪道：「野枯佛來了。」

杜敬堂大驚道：「嗄，他是怎麼進來的？」

話落，門已打開。

楚雲彪知道今夜攻打飛豹關，成敗關係重大，絕不能和對方講江湖規律，故一見對方開門現身，立時一刀劈出，冷笑道：「杜敬堂，你完了！」

第一個「杜」字出口，刀已劈到對方肩上！

杜敬堂駭然怪叫一聲，上身拚命往後一仰，右掌同時推出，怒吼道：「好大胆！」

他不愧是當今武林的絕頂人物，雖是倉卒發掌，速度却奇快無比，居然推中楚雲彪的刀身，將刀口推向一邊。

楚雲彪一刀落空，第二招緊接着攻出，刀口一翻，直向他右腿削去。

杜敬堂頓足倒縱數尺，順手取下掛在帳上的長劍，寒面冷笑道：「伍必信，你活得不耐煩了？」

楚雲彪又一刀橫砍而出，朗笑道：「我不是伍必信，我是楚雲彪！」

杜敬堂滑步閃開，右手一揚，已將長劍拔出。

只聽「奪」的一聲，楚雲彪砍出的一刀正中帳架，床帳應聲垂下。

瑟縮在床上的那個女人，嚇得連聲尖叫。

杜敬堂正待一劍攻出，一聽「伍必信」自承是楚雲彪，不禁呆了，瞪大眼睛驚詫道：「你是楚雲彪？」

楚雲彪道：「不錯！」

單刀變招再出，攻向對方下盤！

杜敬堂長劍一沉，架住楚雲彪的刀，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這眞應了『天堂有路不去，地獄無門自來』一句話了！」

長劍猛抬，如電刺出！

楚雲彪身子一擰，不退反進，突然一招「一場春夢」發了出去。

這是「五絕刀」的第一招！

杜敬堂陡覺楚雲彪的刀法忽然變得飄忽詭異，竟捉摸不出他要攻擊自己那一部位，心頭方自一懍，正想縱退之際——

「噗！」

一聲腹裂音响，血已濺出！

杜敬堂神情陡地一呆，低頭看看自己洞開的腹部，方知已然中刀，大叫一聲，手中長劍奮力向楚雲彪投去，人跟着向前仆倒。

楚雲彪一閃身，讓開飛到的長劍。

長劍力道極强，「篤！」的一聲，刺入牆壁，直沒到劍柄！

杜敬堂尚未斷氣，他掙扎的抬起頭，滿面驚駭的瞪望着楚雲彪，抖着嘴唇道：「楚雲彪！你……眞是無影刀楚雲彪！」

楚雲彪冷笑道：「如假包換！」

杜敬堂結結巴巴道：「不……不可能！你一定……不是楚雲彪——」

「彪」字甫落，突像洩了氣的皮球，抬起的頭「咚！」的一聲，落到地上，寂然不動了！

楚雲彪眼睛立刻轉移到床上那個悚悚發抖的女人，冷冷道：「好好躺在床下，等候發落！」

語畢，轉身而出。

這時，大殿四周已經起火了！

外面已有人在奔跑呼叫道：「失火了！失火了！大家快來救火呀！」

楚雲彪衝到殿門口，只見方，程，吳，鮑四人已在動手擊殺那些趕到的衞教軍；當即衝入助戰，一刀揮出，就將一個衞教軍的腦袋劈去半邊。

那姓方的金盾帮兄弟一見楚雲彪出來，開口急問道：「怎麼樣？」

楚雲彪答道：「解決了！」

方，程，吳，鮑四人一聽杜敬堂已死，登時精神大振，長嘯一聲，殺得更起勁。

許多趕來救火的衞教軍，因不知金盾帮「叛變」，大多未帶武器，一時措手不及，被砍倒了十幾個。

楚雲彪見方，程，吳，鮑四人暫時沒有危險，便道：「四位繼續動手，小弟去城上看看！」

語畢，飛身撲向城門。

他一路上砍倒了幾個匆匆忙忙奔出睡房的衞教軍，轉眼已奔到城門下。

負責擊殺城上守衞的魏，沈，彭，許四人正好由城牆上跳下，他們看見楚雲彪奔到，亦同聲問道：「怎麼樣了？」

楚雲彪道：「杜敬堂已被小弟幹掉，此刻方，程，吳，鮑四位正在殿外斷殺——賈姑娘等人來了沒有？」

姓魏的答道：「來了！」

一語甫畢，果見由牆上躍落七條人影，正是阮濤，賈谷蘭，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

田舍郎等人認不得楚雲彪及金盾帮的兄弟，一見城下站着五人，上前動手便打。

賈谷蘭急道：「住手，是自己人！」

田舍郎連忙收住鐵鈀，愕然道：「這些人是貴帮的兄弟麼？」

賈谷蘭道：「正是，凡是手上拿着一個金盾的，便是敝帮兄弟！」

葛大寶一指楚雲彪，大喝道：「這一個沒帶金盾，可以殺！」

搶前一拳擊出！

楚雲彪忙的錯開一步，笑道：「葛兄高抬貴手，我是楚雲彪呀！」

葛大寶聞言慌忙刹住攻勢，又驚又喜道：「原來是楚兄，抱歉抱歉！」

玩鈴子跳上前道：「楚兄，家師在那裏呀？」

楚雲彪道：「令師大概尚在一座院中——魏兄，你帶玩鈴子去找白鶴眞人，餘者都跟隨小弟殺敵去！」

於是，玩鈴子隨着姓魏的奔向大殿左方，楚雲彪則領着衆人殺奔城中而來。

這時，整個飛豹關已陷入混亂中，到處殺聲震天！

由睡夢中驚醒的衞教軍，大多衣衫不整，匆匆出房應戰，有的狼奔豕突，企圖逃命。

但凡是被金盾帮兄弟撞上的，沒有一個逃得掉，結果均遭到身首異處的厄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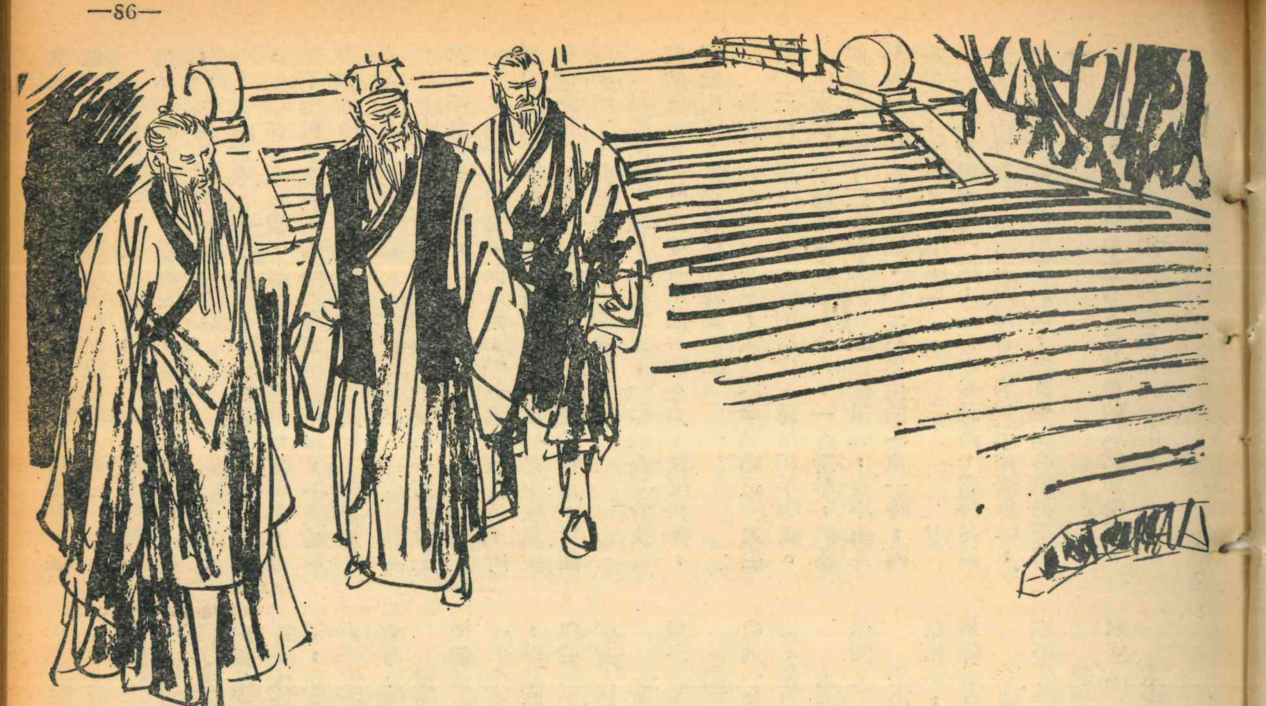
斷殺最劇烈的是距大殿百步左右的一座院子，那是衞教軍的一處寢房，約有百名衞教軍睡在裏面，此刻顯然都已驚醒，正在與金盾帮兄弟展開慘烈的搏鬥！

楚雲彪大叫道：「咱們到那邊去！」

縱身向那座院子飛撲過去。

趕到院中一看，但見地上倒着幾具屍體，血流遍地，而金盾帮的十一兄弟也只剩下九個，正陷入重圍中，情勢十分危急。

（未完待續）





風塵怒俠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在丙靈山莊，獲得神鴉傳訊，知道假道士張百機在武當山坐關遇險，忙卽向姜文宏、趙凱告別，連夜急奔，趕至武當山，恰見武當掌門天一眞人等在泥沼岸邊企望對面張百機坐關處，呂柏年遂請天一眞人相助，飛渡泥沼池，把走火入魔的張百機從死亡邊緣救回來。張百機因傷勢太重，四肢漸僵，感呂柏年之眞誠，擬將畢生功力轉注以為報，就在此際，太白神翁突地來到，假作襲擊張百機，激使他奮盡全力相抗，以疏通他淤塞經脈，呂柏年秉承父親訓諭，拜太白神翁為師——

絕代玄功傳佳士　矢矯劍術解危難

呂柏年所受三白先生影响至大，不慣虛情假意，聞言連體皆舒，一笑道：「徒兒遵命！」立時自然大方了。

太白神翁微笑點頭道：「這就好！」

忽然舉步向室外走去，一面接道：「爲師久聞三白先生『天公十二劍』冠絕古今，把運劍之道，發揮到了極限，到外面來，使給爲師看看。」

呂柏年應了一聲：「是，徒兒遵命！」隨後走出室外，抱劍向太白神翁一禮，展開劍式，小心翼翼的把天公十二劍，使了開來。

太白神翁看了一遍，眉頭微微一皺道：「放開手來，再使一遍給爲師看。」

呂柏年也自覺剛才過份小心，未能盡量發揮，想不到就被他老人家看出來了，心中說不出的敬服，一聲：「遵命！」手起劍舞，又把天公十二劍使了一趟。

這一趟使完，呂柏年自認使得得心應手，行雲流水，舒暢無比，頗爲自滿的一笑道：「恩師，你老人家以爲如何？」

太白神翁眉頭又是一皺，呂柏年頭皮一緊，暗忖道：「難道三白先生這套劍法，在他老人家眼中還有毛病？」

只見太白神翁皺了一陣眉頭，忽然道：「你的『三白鴻爪』帶在身上沒有？」

呂柏年毫不猶豫的取出「三白鴻爪」，雙手送給太白神翁道：「請恩師過目。」

太白神翁接過「三白鴻爪」，迅快的翻到「天公十二劍」部份，看了一遍，接着失聲笑道：「爲師還以爲『天公十二劍』，聞名不如見面，原來毛病出在你半知半解的身上。」

呂柏年暗道了一聲：「慚愧！」同時又深自慶幸不已，好得遇此明師，要不憑自己閉門造車，眞糟蹋了三白先生一身奇學。

太白神翁接着面色一肅，又道：「三白先生這『天公十二劍』確具開天闢地之威，鬼神莫測之機，但要能使得像三白先生一樣無敵於天下，則非有像三白先生一樣深厚的內涵不可，以你今日的內力成就，爲師改正你

的錯誤後，你也只能將『天公十二劍』的威力，發揮十之三四，仍然勝不過當世絕頂高手。」

太白神翁一口氣，指出呂柏年的弱點，只聽得呂柏年神喪氣沮，黯然失色，憂心熾熾的一嘆，道：「這叫徒兒如何是好？」

太白神翁語氣一緩，道：「爲師只是就事論事，但以你年紀來說，有此成就，已是難能可貴，自然不能與修爲有素的隱世魔頭相提並論，不過爲師要你知道，自己所學能力尚不足以應世，你要加倍的努力上進才是。」

呂柏年謹受教益，恭聲道：「徒兒一定力爭上游，不負恩師教誨。」

太白神翁微微一笑，道：「你過去很自恃，所遇見的高手，也都高得有限，不是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絕世高手，所以稱幸一時，以後的情形，可能就不同了，你知道力爭上游就好。」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你進去看看張百機的情形如何？必要時助他一掌之力，他醒來後，叫他出來，爲師有話和他說。」

呂柏年領命走進石室，太白神翁翻動三白先生的「三白鴻爪」作進一步的研究，爲呂柏年籌謀。

太白神翁號稱當世第一奇人，一身所學，浩翰如烟海，看了三白先生的「三白鴻爪」，也不由聳然動容，掩書而嘆道：「三白先生的名重一時，確非幸進，老夫不如也。」

練功讀書都是一樣，本身學養越高，越容易領悟高深的境界，太白神翁流目一過「三白鴻爪」，三白先生的偉大已瞭然於胸，因此發出心儀嚮往的一嘆。

自然，太白神翁也有太白神翁的成就和優點，時代不同，修爲有別，那是無從比較的。

這時夜更深沉了，天上起了一層浮雲，星光黯淡，柔泥地上佈起了一層輕霧，再强的目力，也看不到彼岸了。

室中一聲：「老前輩！」假道士張百機臉上掛滿了感激的蒼淚，從石室之內走了出來，就要向太白神翁拜了下去。

太白神翁那一掌，眞把他開始僵化的經脉打好了，假道士張百機又那能不從衷感激，眞情流露。

太白神翁微微一笑，出手擋住他道：「這大年紀了，還要老朽說什麼，快給我一旁坐下。」

假道士張百機還是行了一禮，說了句：「多謝老前輩！」才盤膝坐在一旁。

太白神翁舉目向假道士張百機上下打量了一眼，點點頭道：「你『上淸罡氣』雖然沒有練成，但你的功力却大大的邁進了一大步，當世之中，也很少有人擋得住你全力一擊了，以後你有何打算？」

假道士張百機長嘆一聲，道：「經此一刼，晚輩已看破了世情，無爭無求了。」

頓了一頓，又嘆了一聲，接道：「只是先師遺留的『墨玉寶盒』再也無法開啓，不能領受先師遺命，深以爲憾。」

太白神翁笑笑道：「聽你語氣，好像你已不恨你師父了？」

假道士張百機訕訕的道：「晚輩從來就沒有恨過先師，只是……只是……唉！往事如夢，都是晚輩糊塗自誤。」

太白神翁替他吁了一聲，道：「你眞能自覺，也不枉令師對你的苦心安排了。」

假道士張百機黯然說道：「晚輩辜負了他老人家。」

太白神翁忽然說道：「你不覺得老朽來得太巧麼？」

假道士張百機凝思想了一想道：「老前輩可是受先師遺命之托而來？」

原來，太白神翁與假道士張百機師父太乙眞人，乃是忘年之交，太乙眞人比太白神翁要大了三十多歲。

太白神翁當時是以驚天之才出世，兩人一見投緣，交情深厚無比，太白神翁還得了太乙眞人不少好處，太白神翁受託行事，乃是極爲自然之事。

太白神翁點頭道：「你猜得不錯，老朽乃是執行令師遺命而來，總算你迷途知返，你要返回師門之事，老朽替你担待了就是。」

接着一嘆又道：「你要執迷不誤，就是練成了上淸罡氣，也得要百日之後，才能心意合一，在這百日之內，老朽便是你追魂奪命之人。」

假道士張百機心神震驚的道：「晚輩所行所爲，死有餘辜，想不到如此拖累先師與老前輩，晚輩汗顏無地。」

太白神翁臉上笑容又起，道：「現在這些話都不必再說了，我們回到石室去，看看令師遺留的『墨玉寶盒』。」說着，站起身來，領着大家進了石室。

太白神翁面對「墨玉寶盒」，心誠意誠的行了一禮，伸手取過「墨玉寶盒」，抱持懷中，盤膝坐下，便運起功來，過了半頓飯時光，太白神翁收功起立，將「墨玉寶盒」交給假道士張百機道：「現在用你本身三昧眞火，已可將此寶盒煉開，老朽不便再代勞了。」

假道士張百機這時除了滿心的感激外，再也無話可說，雙手接過「墨玉寶盒」，恭恭敬敬的抱在懷中，依言運功，用本身三昧眞火，包沒了墨玉寶

盒。

這時，太白神翁又把呂柏年叫到外面，打開「三白鴻爪」確確實實的指導了呂柏年一番，呂柏年這才正眞瞭解「三白鴻爪」精義，恍然自己過去所知，只是僅懂皮毛，由此呂柏年無形之間又進步了不少。

太白神翁再要呂柏年施展「天公十二劍」時，便得到了太白神翁的含笑點頭。

太白神翁爲要呂柏年專心致志「天公十二劍」，以達到最高的成就，因此並不將本門絕學傳給他，以免分散他心神，得不償失。

呂柏年也深切瞭解專心致志的重要，亦無貪多務得之念，立志痛下苦工，非把「天公十二劍」練得神而化之不可。

他們師徒二人這一潛心問道，不知不覺又是二個多時辰，將近黎明了，忽然，只聽石室之內的假道士張百機大聲號哭起來。

呂柏年被嚇得一震道：「他出了什麼事？」就要向石室之內跑去看假道士張百機。

太白神翁含笑搖手道：「不要去打擾他，他實在該爲自己大大哭一場。」

呂柏年止步停身，不甚了了的道：「他該爲自己大哭一場？」

太白神翁點一點頭，道：「稍等一會，你就會知道。」

過了片刻，假道士張百機哭聲漸止，太白神翁帶着呂柏年走進那間小石室，只見假道士張百機跪在地上，面對着墨玉寶盒，抽泣不止。

太白神翁輕嘆一聲，道：「你看過令師留存之物了麼？」

假道士張百機戚然道：「看過了，先師遺言，並請老前輩過目。」捧起墨玉寶盒，恭恭敬敬的起身交給太白神翁。

太白神翁打開墨玉寶盒，只見墨玉寶盒之內共有三樣東西，一封太乙眞人遺書，一本「九靈秘笈」，一瓶「七星丹」。

太白神翁看了一遍太乙眞人遺書，點了一點頭道：「好，老朽替你担下了這担子。」

假道士張百機像是完全變了一個人，躬身道：「多謝老前輩。」

太白神翁拿起「九靈秘笈」，道：「你爲了這本小乘小道，離師叛道，今日你該知道，你就練成了它，也難及你現在十之七八的成就，你現在還要這本秘笈？」

原來，假道士張百機的禍因，就是因爲無意之間得了這本「九靈秘笈」，當時他道心未固，修爲尚淺，見了「九靈秘笈」便視爲至寶，常常丟開正當功課不做，想走偏鋒，求速成，暗暗修練「九靈秘笈」，後來被太乙眞人知道了，累誡不聽，於是沒收了他「九靈秘笈」，他一氣之下，離師出走，接着，武當派就正式把他逐出門牆了。

假道士張百機懷恨太乙眞人，於是苦練絕技，發誓要奪回「九靈秘笈」，因此無休無止的糾纏了幾十年。

今日拜讀太乙眞人遺書，假道士張百機恍然恩師對他的苦心殊恩，原來過往種種，都是恩師刺激他上進的手段，因爲他爲人心粗氣浮，虛而不實，雖然資質不錯，如不能刻苦自勵，終將聰明反被聰明誤了，才借此事因，激他勵志苦修，因此他才得有今天的成就。

假道士張百機如夢初醒，又羞又愧的道：「晚輩不要它了。」

太白神翁道：「禍根罪由，留之遺害無窮，老朽替你毀了它吧。」「它」字一落，雙掌一合，頓時把那本「九靈秘笈」震得粉碎。

太白神翁震毀「九靈秘笈」後，接着取出「七星丹」道：「『七星丹』乃是貴派育胎聖藥，功效非凡，既有此丹，你的『上淸罡氣』仍可再練，老朽這次可以爲你護法了。」

假道士張百機望了呂柏年一眼，慨嘆一聲道：「晚輩這數十年來，雖尚幸爲惡不大，但悖情悖理，問心自愧，已不宜再練『上淸罡氣』，有沾此一大法淸譽。」

太白神翁點頭一笑道：「不妄不貪，你是眞的覺悟了。」

假道士張百機訕訕的一笑道：「晚輩對此『七星丹』，有一處置之法，尚望老前輩俯允。」太白神翁可說是太乙眞人遺囑執行人，假道士張百機理應尊重他。

太白神翁道：「你準備作何用途？」

假道士張百機道：「晚輩對呂少俠，原是心懷叵測，自愧難安，原就有意將晚輩這身功力轉注呂少俠，以贖前愆，現在既經老前輩大發慈悲，復我病體，晚輩想將此『七星丹』轉送呂少俠，不知老前輩同意否？」

太白神翁沉思了一陣，道：「你先告訴老朽，你準備如何不利於他？」

假道士張百機現在是但求心安，無話不可說，坦然道：「晚輩先是利用呂少俠的絕世輕功，助我完成心願，然後，晚輩還準備從呂少俠身上謀取『七色珮』。」

呂柏年聽得暗自震駭不已，忖道：「眞是上天有眼，我又無形之間，消了一次災難。」

太白神翁一笑道：「你這『七星丹』該送給他，柏年，去謝過張大哥！」

呂柏年本來還想謙辭不受，太白神翁師父說了話，也就不便再說什麼，向前一禮道：「多謝張大哥！」

假道士張百機怔了一怔，忽然哈哈大笑道：「兄弟，我張大哥也該恭喜你了。有了朱老輩爲你作主……。」

假道士張百機聽太白神翁的語氣，不用問已看得出，他們剛才建立了師徒關係，因此爲呂柏年慶幸不已。

那知一話未了，太白神翁截口道：「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你可知道他們幕後主持人是誰？」

假道士張百機見太白神翁神色凝重，暗暗一震道：「當世之中，還有誰堪與老前輩匹敵？」

太白神翁一笑道：「你也說出這種話來，豈不叫人可笑，譬如你練成了『上清罡氣』，百日一過，老朽就無法再強過你，誰又能說山村隱逸之士，不會有更高過老朽的人……。」

說到這裏，面色一正道：「就拿這次掀起江湖風雲的人寰五絕來說，那個功力不是冠絕一時。」

假道士張百機一聽「人寰五絕」之名，不由臉色一變，道：「他們還沒有死？」

太白神翁一笑道：「你我不是也還沒有死！」

假道士張百機雖比太白神翁差了一輩，但年紀却只比他小七八歲。

假道士張百機定了一定神道：「人寰五絕雖然凶名卓著，眞要動起手來，也不見得就是老前輩之敵。」

太白神翁說道：「士別三日，刮目相待，何況他們都隱世數十年，誰知道他們練了些什麼無敵神功。」

練功如爲學，不進則退，進步之中，又有遲速虛實之別，江湖代有奇人出，誰也不敢自詡天下第一。

呂柏年出生也晚，壓根兒就不知道人寰五絕的凶名，但見師父與假道士張百機言談之間，都似隱含憂，也因之受了感染，接口道：「張大哥，小弟看你，還是把『上清罡氣』練成，這樣我們豈不又多一位絕頂高手了？」

假道士張百機笑笑道：「老哥哥練怕了，不願再練了。」話是這樣說，實則他是在求自己的心安理得。

太白神翁道：「要練『上清罡氣』除了已有深厚的內功修爲外，心堅志切，是成敗之所繫，如今你張大哥剛才一存心不再練，就沒有那條件了，所以爲師答應他將『七星丹』給你。」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而事實上，這『七星丹』對你關係非常重要，當仁不讓，才是眞丈夫胸懷，你如覺得有欠你張大哥，你將來儘有謀報的機會。」

假道士張百機哈哈笑道：「我們就此一言爲定，將來老哥哥有事求你時，你爽快點一點頭，就行了。」

呂柏年一笑道：「這個還用你老哥哥說。」

太白神翁打開「七星丹」瓶蓋，倒出七粒綠豆大小的紫色丹丸，叫呂柏年張開嘴來，輕輕一送，那七粒七星丹飛投入呂柏年口中，說道：「你快盤膝坐下，運功調息，爲師再助你一臂之力。」

呂柏年依言盤膝坐好，氣納丹田，一股暖流漸漸向四肢百骸，散佈開去，耳中忽又聽得恩師大喝一聲道：「明鏡無塵，天君地泰！」

隨之一股巨大無形的壓力，當頭罩下，人一迷糊，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多少時間，睜開眼來，只覺四週仍是籠罩在夜幕之中，但却不見了恩師和假道士張百機二人。

他走出石室抬頭一望星斗，才知現在不過是四更時分，呂柏年記得服藥入定時，已是黑夜快盡黎明將臨之際，想來現在是另一個夜晚了。

此地寬不過三四丈，一眼可盡，既不見恩師與假道士張百機二人，他們一定是先他而離開了。

呂柏年想起自己無人相助，又如何得離開此地之際，忽然「啞！」的一聲，小黑從半空之中，俯衝而下，給他帶來一張太白神翁的留諭。

呂柏年看了那留諭之後，一聲淸嘯，人便凌空拔起，向柔泥絕地之中掠去，只見他幾個起落，便已飛登了彼岸。

原來，這柔泥絕地之中，並不是眞無路可通，要不太乙眞人又怎能在其中作種種安排，不過從前呂柏年他們不知道吧了。

呂柏年這時有了恩師太白神翁的指敎，從另一個方向飛身出了柔泥絕地，呂柏年到得彼岸，便繞過柔泥絕地直向武當重地三元觀走去。

到得三元觀附近，只見武當弟子五步一關，十步一卡，戒備非常嚴密，不過現在的呂柏年，功力又更深厚了，武當弟子再嚴密，也無法發現他的行踪。

呂柏年通行無阻的到了三元觀，只見三元觀大殿之上一片漆黑，但四週隱隱傳來不少輕微的呼吸之聲，分明四週隱伏了不少武當高手。

呂柏年方待向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所住之處找去，忽見觀外星飛丸跳般一連出現了十幾條人影，

那些人影到得三元觀外，便在三元觀之前一字排開，面對着三元觀。

呂柏年凝神望去，只見那一羣人，原來都是光頭濯濯的出家之人。

其中一位高大的和尚，忽然朗宣了一聲佛號，含威帶勁的道：「老衲少林悟靜，有請貴派掌門人答話。」

悟靜，悟本，悟性，悟通號稱少林掌門人以下四大高僧，其中悟靜禪師乃是得道高僧，但此時說話語氣，充滿了憤憤怒惱的火氣，來勢洶洶。

這時，只見武當三元觀正中大門一閃而開，同時，四週火炬齊亮，把個武當三元觀前照得雪亮。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在火光照耀之下，率領一干師弟，出觀相迎，稽首一禮道：「禪師別來無恙，不知佛駕光臨，貧道未能遠迎……。」

武當掌門人悟通禪師死在武當山，武當派責任非輕，是以據報悟靜禪師含怒而來，乃特親自相迎於觀外，暗中不無自咎致歉之意，否則，悟靜禪師尊稱武林，到底不是少林掌門人，依禮武當掌門人不必親自相迎。

武當掌門人一語未了，詎料，悟靜禪師冷哼一聲，截口道：「不敢當，老衲也不是專程拜訪貴派，聽說敝師弟悟通，被貴派留下了，請將人交出，老衲問明是非之後，再叙禮不遲。」

少林一代高僧，說出這種無禮之話來，當下武當掌門人便不由得皺了一皺眉頭，暗忖道：「看來他是誠心與師問罪的了，不知他聽了些什麼風言風語？」

當然，武當掌門人不能和他一般態度，有失一派掌門人身份，忍住心中不愉快，陪笑道：「關於令師弟悟通禪師之事，此處不是談話之地，請禪師入觀一談如何？」

悟靜禪師冷冷的道：「不必了，你們把人交出來，老衲立刻就走。」

突然一聲哈哈爽笑起自半空之中，一條人影從一棵大樹之中，冲天而起，身形一斜，便向武當掌門人與悟靜禪師之間飄落而下，同時口中接着又道：「老和尚，不要裝腔作勢了吧！來！來！來！到裏面說話去！」

悟靜禪師擧目望了那人一眼，皮笑肉不動的道：「甘瘋子，這裏不是你裝瘋賣傻的地方！」

根本不買他的帳，一句話把甘瘋子楞在當場。

悟靜禪師抬頭擧目，轉掃一週，接口又道：「四週樹上，還有多少位想管敝派之事的，何不一同現身出來。」

他這一喝叫，樹上的人，便再也容身不住，只見笑聲連連，人影紛紛飄落，武林三奇一一現身出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拱手，話還沒有說出口，悟靜禪師先冷笑一聲，道：「這倒好，連一向淸高絕俗的武林三奇，也誠心在等着老衲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哈哈一笑，道：「禪師請不要多心……。」

悟靜禪師一揮手截口道：「解施主如怕老衲多心，那就免開尊口！」

橫山進士解九如被他這一悶棍，打得臉上笑容一僵，「啊！啊！」了好幾聲，再也說不出話來。

悟靜禪師一語封住橫山進士解九如嘴巴，接着又向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老衲尚有要事待辦，不克久留，請把敝師弟叫來，老衲要走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被擠迫得長嘆一聲，一臉歉然之色，道：「不瞞禪師說，令師弟悟通實已駕返西天，不在人世之間了。」

悟靜禪師神色大變，口中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但奇怪的是，洶洶的來勢，反而一緩，道：「此事，老衲已然作不了主，幸好敝掌門人因事路經附近，有請貴掌門人勞駕一行，親向敝掌門人交代吧！」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見悟靜禪師態度和緩下來，暗中先吁了一口長氣，忖道：「悟眞禪師一代高僧，修養功夫，已到至善之境，悟通禪師之死，只怕也祇有親自與他說明，才能解開這場誤會。」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此念一生，心中爲之一寬道：「貴掌門人現在那裏？」

悟靜禪師道：「不遠，就在穀城。」

武當掌門人點頭道：「好！貧道就隨禪師，前往穀城一行。」

接着，回頭吩咐天元道長道：「本座即刻前往穀城，一會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本門事務，即由師弟全權代理。」

天元道長稽首道：「弟子遵命，但不知掌門人携帶那幾位師弟前往？」

天一眞人沉吟了一下，道：「那就由天心天休二位師弟，隨同本座前往是了。」

天心天休二位道長領命而出，走到天一眞人身後，左沛忽然也向前一步，躬身道：「請掌門師兄也准小弟隨往一行。」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猶豫了一下，勉強地點頭道：「好吧，但不得妄自多言。」

左沛點頭道：「掌門師兄放心，弟子知道。」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眞是面面俱到，又向武林三奇與甘瘋子等人一笑道：「四位請觀中待茶，貧道見過少林掌門人後，再來奉陪各位。」

甘瘋子抱拳笑道：「掌門眞人，你請你的吧，你還怕我們不知道喝，不知道喫麼？」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向悟靜禪師一點頭道：「禪師，我們走吧！」

悟靜禪師一揮手，他帶來的一干少林和尙，當先走在前面，然後向武當掌門人合十爲禮道：「掌門眞人請！」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微微一笑，也不再謙讓，舉步走了出去，悟靜禪師畧緩半步，隨在武當掌門人一側，天心天休左沛三人，則走在最後。

忽然，一陣哈哈朗笑，發自觀外一側，道：「人生何處不相逢，禪師，想不到我們又在這裏碰頭了。」

悟靜禪師與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都止步停身，循聲望去，只見一位少年俠士，面帶秋霜的自暗影中走了出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見是呂柏年，不由皺起了雙眉，道：「少俠……。」

呂柏年望着他冷笑一聲，截口道：「放心，你的帳，我們少不得要算一算，不過，現在還輪不到你。」

話聲中，只見他雙肩微晃，人已到了悟靜禪師面前，「哼！」了一聲，道：「禪師好健忘，難道你就不認得我申公昌申某人麼？」

悟靜禪師見呂柏年對他似懷有深仇大恨，但腦中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他是誰人，等到呂柏年說出自己就是申公昌，悟靜禪師算是知道了他是什麼人，不由脫口發出一聲「啊！」聲，道：「原來是申少俠你。」

呂柏年以申公昌爲名，大鬧龍鳳山莊，已是傳遍了大江南北整個的武林，因此申公昌的大名，已是無人不知，悟靜禪師的反應，就是基於這種普通的原因，但實則還是止不住滿頭霧水，記不起什麼時候和他結過怨。

呂柏年望着他那副神色，暗暗好笑，但面孔却板得更冷道：「上次有幸，得蒙禪師指教高招絕學，在下沒齒難忘，今日相逢，在下自不量力，有意再請禪師指教一二。」一臉不憤不服，不饒不休的神態，不知他有多大仇恨。

悟靜禪師怔了一怔，心中已經有了主意，忽然朗朗一笑道：「老衲已經把一切都淡忘了，少俠又何必斤斤計較，仍然放在心上。這筆賬，他只有咬着牙齦承認下來。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禪師倒會說風凉話，如果易地而處，你敗在在下手下後，仍能如此冲淡，在下便佩服你了。」

悟靜禪師哈哈一笑道：「這有何妨，少俠如認爲一敗之恥非雪不可，老衲甘願受你一掌，總可消解怨氣了吧！」雙手一背，閉目挺胸而待。

呂柏年眞沒想到他竟甘願承受自己一掌，不由怔了一怔，才一咬鋼牙，道：「在下不吃這一套，你就實受我一掌吧！」話聲一落，右掌一揚，就要拍了下去……

這時，甘瘋子再也忍不住，大喝一聲，道：「少俠，打不得！」身形疾射而入，擋在悟靜禪師身前。

呂柏年照樣落掌無情，嘭然一聲，打得甘瘋子斜飛了出去，只見甘瘋子一陣翻滾，吐了一口鮮血，昏死了過去。

武林三奇自呂柏年現身，雖不瞭解他用意何在，但都默默無言，靜觀變化，這時呂柏年一掌打傷甘瘋子，橫山進士解九如却再也無法默緘了，上前一步，道：「少俠，你就不對了，甘瘋子……」

呂柏年那讓他把話說下去，雙眼一橫，截口冷冷道：「誰要管在下今日之事，在下不惜與天下人爲仇……。」

悟靜禪師睜目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少俠，老衲甘願受你一掌，消嫌化怨，乃是本我佛渡化世人之旨，希望少俠消除嗜殺之性，少俠既然如此頑固，老衲只有慈悲超渡你了。」

呂柏年轉頭向橫山進士解九如冷嘲的一笑，道：「解大俠，禪師要超渡在下了，你請退過一邊去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只好鱉着一肚子懷疑，訕訕的一笑，退回原處，照江湖規矩說，呂柏年先找的悟靜禪師，他就爲甘瘋子的受傷出頭，也得讓悟靜禪師出手。

呂柏年顯然把局勢弄得非常糟糕，使自己處於四面楚歌之中，成了衆矢之的。

呂柏年擺出一副憤世嫉俗，滿不乎的態度，搖臂振腕，大家只聽「鏘！」的一聲，他手中已多了一把長劍，神色一肅，道：「禪師看劍！」忽的向前踏了一步，舉手一劍，直向悟靜禪師胸前刺到。

呂柏年是心有所圖，刺出的一劍，使出了眞功夫，劍風帶起一陣輕嘯之聲，凌厲之極。

悟靜禪師看他出手一劍，竟有這等威勢，心中甚是驚駭，暗道：「無怪此人這等狂妄，武功果然確有過人之處。」左手疾拂，身軀飄出了六七尺遠近。

呂柏年大喝一聲，如影隨形而上，右腕揮舞之間，手中長劍幻化出一片劍花，罩住了悟靜禪師當前各處大穴。

悟靜禪師右手一招「分花拂葉」，劈出一股強

勁絕倫勁力，迎向呂柏年撞去，左手一招手，接住一條橫飛過來的禪杖，揮腕一掄，向呂柏年攔腰掃去。

呂柏年長嘯一聲，長身抖腕，劍光如閃，與悟靜禪師禪杖，交織在一起，打得凶險已極。

悟靜禪師杖沉力猛，杖杖如山似嶽，驚天動地，呂柏年運劍如風，輕靈巧刺，打得毫不遜色。

這是一場極罕見的高手拚鬥，只看得在場之人都出了神，忘了自己的所在。

這時，甘瘋子已被救了起來，與武林三奇站在一起，似也忘了自己傷痛，看得轉不過眼來。

悟靜禪師帶來的一干少林弟子，也無一例外，都被這樣驚天動地的惡鬥吸引得出了神。

驀地，只見橫山進士解九如嘴皮微動，說了幾句話，武林三奇與甘瘋子突然分散開來，向場中採取了包圍形勢。

接着，只見武當弟子，功力稍差的都紛紛退了開去，只見天字輩一干長老，暗中移動身形，佔據了方位。

少林弟子中忽然有人看出武當行動可疑，眉頭一皺，輕「咦！」了一聲，他心念方動，只聽一絲細如蚊蚋般的話聲，傳入他耳中道：「注意，不能讓那申公昌逃出手去，他快要落敗了。」

那剛動疑的和尙，便心領神會的未再出聲。

這時，呂柏年與悟靜禪師的惡鬥，確也到了勝負將分的階段，悟靜禪師也掄開一趟杖法，打得呂柏年東躲西藏，不要說還手，招架都十分吃力。

大家正看得高興的時候，悟靜禪師突然大喝一聲，一式「力劈華山」，禪杖力夾千斤，向呂柏年當頭砸到。

眼看呂柏年已是避無所避，非血濺當場，一命嗚呼不可，詎料，呂柏年身形如靈蛇穿珠，身軀上曲下彎，硬從禪杖之下脫身出來。

晃眼間，只見呂柏年手中劍光一閃，悟靜禪師忽然慘號一聲，禪杖連同一條手臂，已離體飛了出去，轟！的一聲落出丈遠開外。

呂柏年一聲長嘯，反身出手，落指如風，點了悟靜禪師幾處穴道，悟靜禪師雙膝一軟，跌坐在地上。

寫來話長，其實這只是眨眼間事，一干少林和尙，方在從滿心高興中轉過念來，有所行動的時候，只聽一聲猛喝道：「各位不要動，鐵劍無情，生死一念。」

人人只覺「背心穴」一凉，已被人家用利劍抵住了背心，生死須臾，一楞之下，接着穴道一麻，又被制住了身手，這時就是想冒死反抗，也辦不到了。

頃刻之時，悟靜禪師以下，一十八個少林和尙，統皆一鼓被擒，無一人反抗，亦無一人漏網，被擒放到三元觀前，躺滿了一地。

武當弟子受命搜身之下，發現每一個和尙，都帶了有毒暗器和猛烈無倫的火藥，如被他們放手施放，縱不成功而退，武當一派，也必傷殘累累，損失慘重。

武當掌門人與武當諸長老無一不是飽經世故，江湖經歷極爲豐富之人，見了他們隨身所帶之物，無不暗中倒抽了一口冷氣，稱幸不已。

原來，呂柏年已從太白神翁指示中，洞悉其隱，知道那悟靜禪師乃是奸人化裝易容所扮，欲賺去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造成少林武當的不和，他們智慮週詳，計中有計，如果武當掌門人不上他們的當，他們便用各種毒物火器猛施毒手，把武當派鬧個天翻地覆，同樣可以嫁禍於少林派，却不料功敗垂成，被呂柏年破壞了。

呂柏年故意以第三者身份出現，撇開了武當派，誘騙他們誤以爲只要收拾了自己之後，武當掌門人仍會上當，中計前往，心理上毫無施展最後殺手的準備。

呂柏年又利用緊張的惡鬥場面，吸引住了羣兇注意力後，才暗用傳音神功，將眞像告訴橫山進士解九如，然後由橫山進士解九如知會武當掌門人，無驚無險的一鼓成功。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驚魂稍定之後，神情一肅，正容向呂柏年稽首爲禮，道：「少俠拯我武當於浩刼邊緣，貧道謹代表我武當全體上下申謝，並致無上敬意。」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這一向呂柏年致謝，只見全體武當門下，無不同是一肅向呂柏年注目致敬。

呂柏年忙側身讓過一旁，抱拳道：「在下不敢當，掌門眞人不要折殺柏年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朗朗一笑道：「少俠太客氣了，此地不是談話敬客之處，少俠與各位高賢，請到觀中待茶！」伸手把住呂柏年手臂，並請武林三奇和甘瘋子一同入了三元觀。

地上的悟靜禪師及一干假少林和尙，自有武當執事弟子抬進觀內，聽候傳訊。

武當大門大派，行事自有法度，先設宴欵待過呂柏年他們之後，才在偏殿設座，吩咐把悟靜禪師一干人提來問話。

悟靜禪師傷勢已包紮好了，爲防他們自盡，一直仍被點着穴道，由武當弟子一個一個提入偏殿，放在座椅上。

武當掌門人吩咐先拍開了悟靜禪師穴道，悟靜

禪師一招落敗被擒後，尚不知自己身份已經暴露，穴道被解，睜開眼來，便見呂柏年高高上坐，當下向武當掌門人冷哼一聲，道：「人言道『貴派已與宵小爲伍，意圖興風作亂，危害武林。』今日一見，果然不假，哼！老衲倒要看看你們這批武林敗類，能把我怎樣？」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只微微一笑，道：「你眞是少林悟靜禪師麼？」

悟靜禪師心神猛然大震，暗忖道：「難道他已知道了我的身份？不，不可能的！」

略一凝思，便又定下心來，哈哈一笑道：「貴掌門人身爲一派掌門之尊，說出這種話來，可收不回去啊！」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本座自會叫你無所狡賴。」接着，吩咐一聲道：「備『顯容丹』！」

一個武當弟子，捧着一盆藥水去到悟靜禪師面前，另一位武當弟子，便用盆中藥水，向悟靜禪師臉上洗拭。

悟靜禪師冷笑連連，伸長着脖子，任由他們洗拭。

二個武當弟子替悟靜禪師洗了一陣，只見他皮色依然如故，絲毫沒有改變，那二個武當弟子起初還不相信，手中用勁，又重重的洗了一陣，最後不得不住手向武當掌門人禀報道：「敬禀掌門人，此人未使用易容藥物，亦未加用人皮面具。」

近百年來，武林之中易容之道大行，各大門派都特製有顯容藥物，以別眞僞，武當「顯容丹」效力奇大，只要是用藥物易過容的人，均無可遁形。

「此人難道眞是少林悟靜禪師？」大家心中都是一震，所有目光，不由得都向呂柏年望去。

呂柏年也是一楞，皺着雙眉，無以爲答。

要知，太白神翁留給他的指示，也只說有奸人冒充少林悟靜禪師，陰圖武當掌門人，要他前來相助，寥寥數語而已，說得並不詳盡。

剛才呂柏年還用了一套假話，說是和悟靜禪師結過不愉快的樑子，那悟靜禪師竟是不察，承認了下來，分明是假冒的無疑，他如果是眞悟靜禪師，豈有不知呂柏年根本就沒有和他見過面之理。

因此，呂柏年才認定他確是假冒的人，予以無情的痛擊，誰知驗容的結果，竟是如此出人意料之外。

呂柏年緊蹙雙眉自我檢討了一陣，覺得師傅的指示，絕不會失誤，而當面這人，也必然是假冒之人無疑……。

這時，悟靜禪師洋洋得意的哈哈狂笑道：「貴掌門眞人，你還有何話可說，還不快快解開老衲手下弟子穴道，恭送老衲出觀……。」

呂柏年猛然一抬頭，劍眉高挑，喝聲道：「住口，在下就不相信你眞是悟靜禪師。」

悟靜禪師冷然道：「事實俱在，只怕由不得你不相信。」

呂柏年哼聲道：「你縱然裝得天衣無縫，可是別忘了，你還有這批手下，一併落在我們手中。」

話聲一落，人已飄身而起，走下來直向另外那些假和尙奔去。……

悟靜禪師心中一陣震駭，色厲內荏的喝道：「你要幹甚麼？」

呂柏年笑笑道：「你睜開眼睛看吧！」出手一掌，拍開了一個和尙，不待那和尙明白事態，又一掌向那和尙腦門上落了下去。

那和尙穴道已解，當此生死關頭，自不甘任人宰割，身形一側，讓開呂柏年一掌，呂柏年掌勢一空，第二掌又到，逼得那和尙非動手自保不可。

前面幾招，那和尙使的倒還是少林拳脚，但呂柏年攻勢一緊之後，那和尙的少林拳招已不足應付，迫得使出了本身絕學，抗拒呂柏年一招緊似一招的攻勢。

呂柏年忽然一聲哈哈大笑道：「你的底露出來啦！」笑聲中，奇招忽出，又制住了那和尙。

要知，武林之中，各門各派，都有其獨特的武功路數，修爲心法，外人縱是能得其皮毛，用來裝點門面，但假金總是經不起攷驗，一到生死關頭，便會將自己的拿手絕技使了出來。

當場都是武林大家，自然是一目了然，眞僞立判。

呂柏年逐一相試之下，悟靜禪師帶來的一十八個和尙，沒有一人經得起攷驗，最後都露出了狐狸尾巴。

最明顯的是，那十八個和尙最後被逼出來心靈相應的拿手絕技，竟完全相同，分明是同一來處之人。

呂柏年試完那十八個和尙之後，悟靜禪師的神態，已經有點怔忡不安了。

姑不論那悟靜禪師是眞是假，但那十八個和尙之非少林弟子，已不容置疑，只要那十八個和尙不是少林弟子，妄自尋釁的罪名，就叫他夠受的了。

武當掌門人理氣一壯，面容一肅，道：「你到底是甚麼人？爲何犯我武當，還不從實說來，本掌門人或可網開一面，放你們一條生路。」

悟靜禪師暗暗忖道：「我只要咬定我就是悟靜禪師，他武當掌門人豈能不攷慮少林立場，其唯一能處置我的辦法，就是將我送回少林去，由此前往少林，路途不近，我還有的是機會，怕他何來。」

此念一生，悟靜禪師胆氣又壯了起來，冷笑一聲，說道：「老衲就是悟靜，別的你去問敝掌門人吧？」

武當掌門人修眉一皺，以他大門大派的身份，又不便刑逼，沉吟了一下，回頭吩咐天心道長，道：「天心師弟，你且把他們帶了下去，嚴加看管，聽候處理。」

天心道長稽首領命，親自出手點了悟靜禪師穴道，把他們帶出殿外，送往囚房，加派弟子，嚴密看管。

武當掌門人目送天心道長把悟靜禪師等帶出偏殿後，蹙眉苦笑道：「明知此人身份可疑，却拿他毫無辦法，不知各位有何高見？」

甘瘋子笑道：「這都是你們自縛手脚，要依我老瘋子的看法，對付這種人，有甚麼可客氣的。」

横山進士解九如接口道：「武林之中，不能沒有磅礴的正氣，標準的行爲，否則，蛇鼠一窩，亦無正邪之別了，我們爲了保持這份人間正氣，在下覺得就是多費些手脚，亦理所應當。」

甘瘋子笑道：「你說得倒是詞嚴義正，不知你有甚麼法子叫他吐露眞言？」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如按一般情形如言，悟靜禪師乃是少林長老，將他送回少林寺，自有少林派，按照門規，向武林之中交代，他是否眞正的悟靜禪師，也自有少林派辨認。」

甘瘋子道：「你說得倒是不錯，只是未免太顯得我們沒有用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笑了一笑道：「所以我剛才說的是按一般情形如言，至於，目前的情形，自當別論。」

甘瘋子莞爾一笑道：「你眞是讀書人的嘴巴，說來說去，都只有你的理，我老瘋子是粗人，只問你到底要拿他怎樣辦？」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我要摸出他的底來，指出他眞正身份，叫他無可遁形。」

甘瘋子一笑道：「你剛才爲甚麼不說話？」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我還有幾處疑點，尙待澄清，我是不發則已，一發就叫他啞口無言。」

呂柏年接口道：「如此說來，你老已是胸有成竹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老朽正有一言，想請問少俠。」

呂柏年道：「解老有何見教？」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少俠來此之前，可是剛從柔泥絕地之內出來？」

呂柏年一笑道：「柏年知道你老的意思了，你可是問柏年一出柔泥絕地，如何知道他們不是少林弟子。」

横山進士解九如點頭含笑道：「老朽不信少俠有未卜先知之能。」

呂柏年道：「不瞞各位說，柏年乃是受命前來，至於何人所命，則恕難奉告。」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那定不是張百機了。」

呂柏年道：「是的，不是他。」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那位前輩對江湖情勢，可曾有所提示？」

呂柏年點了點頭道：「據那位老人家所言，好像目前江湖動亂，都因人寰五絕而起。」

衆人一聽「人寰五絕」之名，不由面上神色都是一緊，顯然他們都知道「人寰五絕」的凶名，甚是震驚。

横山進士解九如容色一動之後，接着一捋長髯點頭道：「這就是了。」

甘瘋子反應極快的道：「人寰五絕的名號也不能證明那悟靜禪師的眞假呀！」

横山進士解九如笑了笑道：「甘兄，你可是忘了人寰五絕之中，有一位惡華陀，身具起死回生之術，移形變貌之能，那假悟靜禪師，如果是經他易過容貌，那就毫不足爲奇了。」

甘瘋子道：「你這話說了等於白說，還是不能辨明他的眞假。」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那惡華陀手藝雖高，但也不能把一個人整修到天衣無縫的境地，我們既知他是惡華陀手下產品，便不難找出他的毛病了。」

甘瘋子早知横山進士解九如天文地理無一不精，却沒想到他的學問竟是如此淵博，好奇的順口又問道：「他的毛病在那裏？」

横山進士解九如笑笑道：「你要在下這時說，我也一時說不清，到時候你看就知道了。」

甘瘋子道：「那快把悟靜禪師提回來，馬上見分曉。」

横山進士解九如搖手道：「且慢，在下也還有在下的準備。」

甘瘋子道：「你也要準備甚麼？」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幾種應用藥物。」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接口道：「不知解施主要些甚麼藥物，貧道立可備用。」

横山進士解九如開了幾味應用藥物，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吩咐下去，自有武當弟子準備不提。

這時，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欲言又止的，一連望了呂柏年幾眼，似是有話想問，但又諸般猶豫。

呂柏年已測知他心意，是想知道假道士張百機的情形，因怕呂柏年誤會，不免有所顧忌。（未完）

一月完中篇俠情故事

骷髏粉

蕭逸・文
培新・圖

我恨月長圓

北風似水，明月如霜——

飲下了最後的一杯酒，洗星寒推案而起，信手拿起了几上的洞簫，緩緩的來到了庭院。

看着當空的那輪皓月，他感到一種莫名的空虛，難以壓制的一種衝動……就口向洞簫，徐徐的又吹了下來！

是一種可怕的「月圓狂症」，每逢月圓的時候，一次一次的襲侵着他，使得他一錯再錯，終至於泥掉於痛苦的深淵裏無力自拔！

秋風瑟瑟，桐葉飄零！

抬起頭，流目於「恆河沙數」的星羣裏……那麼英俊秀逸的一張臉，薄薄而有輪廓的嘴，兩排潔白的貝齒，在月光裏，閃爍出點點晶光……

他幾乎在逃避那輪明月了，那是多麼的難過，一種無可名狀的痛苦箝制着他，終於，像是磁石引針般的，再次的轉過頭來，瞳子裏閃動着灼灼的狂焰，和皓月的皎潔，交輝出一片魔光……

血脈怒張着，他變得了有點歇斯底里，如痴如醉！

「再作一次吧……」他寬恕自己說：「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返回到臥房裏，他披上了一領黑色的披風，由牆上摘下了那口形式古雅修長的劍，身形乍起，如同翩翩的燕子，已然掠穿而出……

扒動着四蹄的一匹「烏雲追風千里馬」，帶着他，箭矢般的投向夜空裏。

馬嘶聲，刺破了靜寂的夜，疾風把他身上的那一領黑色的披風吹襲得與肩水平，月色如銀，映着他英姿颯爽的飛揚神采；映着他鎖扣在衣領上的那枚拳大的銀色骷髏！像是溜掃過銀河天系的一顆流星，剎時間，無影無踪！

× × ×

點點流螢，明滅起伏在夜空裏！

方玉娥手持團扇，帶着笑喘的嬌軀，追撲着，她揮舞着團扇，把打下的流螢拾起來，然後放在透明的水晶花瓶裏，搖幌着，亮晶晶的，眞好玩！

她是西城有名的美人兒，也是有名的女才子，琴棋書畫無所不精，是方員外老兩口子掌上明珠！

儘管有多少人提過親，方老兩口兒，却是一直捨不得把這麼如花似玉，嬌滴滴的大姑娘捨給人家！幾乎是捧着養她，無論什麼時候，看着她就心裏舒服。



丫環「小雯」端上了一碟梨；一碟凍柿子，放在大理石的八仙桌上。

方夫人笑着招呼道：「看看妳瘋得這個樣，這麼大的姑娘了，來吧，吃點梨吧！」

玉娥笑喘着走過來，把手裏的水晶瓶遞給小雯嬌聲道：「等會放在我房裏，吹了燈才好看呢！」

方員外指指天上，道：「你看月亮多好看，又圓又亮！」

像是大大的一面水盆，高高懸掛在萬里無雲的穹空裏，方玉娥支着頭，仰視着！臉上帶着天眞的稚氣……

方夫人忍不住把她拉到懷裏，摸着她身上，「啊」了一聲道：「冰涼冰涼的！小心凍着啦！快去披上一件衣裳去吧！」

小雯一跳道：「我去給小姐拿去！」

方玉娥一笑道：「得了！妳也別拿啦，我也該睡了！」

方夫人點點頭道：「早點睡吧！」

方員外眼睛笑成了一道縫，目送着女兒的背影，同着小雯消失在畫樓一角。

他問夫人說：「玉娥今年多大了？」

方夫人說：「有十九了吧！」

方員外點點頭道：「還早！」

看了夫人一眼，他又道：「劉家的婚事還是回了吧，過兩年再說……」

× × ×

打開了簾子，小雯比了個手式，彎着腰俏皮的道：「我的小姐，您請吧！」

方玉娥笑嗔道：「你個死丫頭片子！」

兩個人笑嘻嘻的走進了閨房，方玉娥端詳着花瓶裏的螢火虫，看得津津有味。

小雯走過去鋪好被窩回過頭道：「快睡吧！」

方玉娥伸了一下懶腰，却叫着小雯道：「剛才捉螢火虫，出了一身汗，我想洗個澡！叫他們給我打水去！」

小雯無可奈何的答應了一聲，一面回頭招呼着婆子提熱水，却把一個紅漆的大木盆，咕咕嚕嚕的滾進到房間裏，她在這邊準備了梳粧的銅鏡，方小姐羅衫半解，走過去，關好窗戶！

看着當空那一輪皓月，她嘆息着道：「今天的月亮眞美，我眞捨不得睡呢！」

小雯在盆子裏洒上了桂花露，闖闖說：「嗯！好香呀！」抬起頭，她看着小姐說：「快關上窗戶吧，等會粉骷髏來了，可不是好玩的！」

玉娥嚇得臉色一變，趕忙關上了窗戶，回過頭來，她嗔道：「妳再胡說，我可撕妳的嘴！」

小雯快求道：「好小姐，我不過說着玩的，妳可別認眞呀！」

方小姐脫下了羅衫，赤着羊脂般的身子，三步兩步的跑到了澡盆裏，嬌笑道：「好冷呀！」

小雯信手向她身上澆着熱水，一面笑着說：「我剛才說的可是眞的！現在外面誰不在說那個『粉骷髏』呀，眞是怕死人啦！」

方小姐好奇的看着小雯，睜着一對大眼睛，帶着三分的羞澀道：「這個『粉骷髏』，我也聽媽說過，聽說是個採花賊是不是？」

小雯道：「怎麼不是？聽說這個人本事大着呢！來無影，去無踪，而且呀……」說到這裏，臉一紅，低下頭淺淺的一笑，可就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方玉娥追問道：「而且怎麼樣？」

小雯臉上又是一紅，吶吶的道：「是人家這麼傳的，說這個粉骷髏，人呀，漂亮極啦！」

方玉娥鼻子哼了一聲，笑扭着她道：「妳也不害臊，早晚就該讓妳也碰着他，看看你還說他漂亮不了？」

小雯吐了一下舌頭，笑着說道：「我呀碰不着他的，你放心吧！他要找的人，可都是名門閨秀的大美人兒，就像小姐——」

方玉娥瞪着她笑道：「妳再說——死丫頭！」站起身來，銅鏡裏倒映着她赤着身子，細腰，豐臀，那麼粉酥酥的，眞可謂「我見猶憐！」

小雯給她披上一條方巾，仔細的爲她拭着。銅鏡裏忽映出了一個修長的影子——那是一個魁梧的男人的影子，像是幽靈也似的飄然而近。

方小姐先是一怔，小雯也乍然吃了一驚！

二人同時回過頭來，只嚇得花容慘變，原來面前站立着一個身材偉岸的英俊男子，這人披着一領黑色的披風，肩領連接之處，扣着一個銀色的拳大骷髏，正與傳說中的那個粉骷髏酷似。

方玉娥連羞帶嚇，半聲也沒有叫出來，就昏倒在地，那個丫環小雯却打了個哆嗦，撒腿就跑，可是才跑出兩三步，却爲那個黑衣人出手一指，發出一股尖銳的疾風。

這人內功深湛之極，舉手之間，已然施展出隔空點穴手法，點中小雯背後「靈台穴」上。

小雯身子一蹌，頓時木頭人也似的站着不動。來人緩緩的走到了玉娥身邊，他目光裏現出無限憐惜的柔情。

輕輕地把方玉娥赤裸的身子抱起來，步向垂掛着紅羅軟帳的香榻上！

在那裏，他千般的憐愛，肆意的輕薄！

方玉娥在痛楚中悠悠醒過來，她發出嬌嫩的呻吟之聲，睜開了惺忪的雙瞳……

似乎已經是事後了。

那個人，正悉索的在拿着衣服，他那英俊的臉，結實的肌肉，魁梧的身材……這一切都是模糊的，交織出一片罪惡的魔光。

她張開唇，想大聲喊叫，可是却提不出一絲的力道來，驚恐，羞辱，憤怒……使得她幾乎再次的昏過去。透過晶瑩的淚水，她看見那個人，已經繫好了他來時披戴的那領黑色披風。

內心的激動，使得她玉體輕顫，連帶着那架大銅床，發出了吱吱喳喳的輕響聲。

黑衣人慢慢的回過身來，顯然的，他目光裏已然失去了先前的色情魔焰……

他臉色蒼白，由於懺悔和一種不饒恕自己的罪惡感，使得他額頭上沁出了一片汗漬！

方玉娥幾乎不敢看他這張臉，可是這個人却在向自己說話了。

那是一種冷瑟，充滿了罪惡的磁性聲音——

他說：「請原諒我——我是不得已……」

方玉娥幾乎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來，奇怪的是方才的萬丈怒焰，千般羞窘，居然在對方的一言之後，蕩然無存，所剩下的，只是無數的惑然與迷惘，在懵然痲木的意識裏，她只是想多看看這個人，多瞭解一下這個人……

黑衣人只說了短短的一句話，却站起了身子來，方玉娥看着他慢慢的抬高了手。

她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只能知道此刻自己全身軟洋洋的，百骸盡酸，她幾乎不敢正視對方這人。

「他是惡魔！惡魔……」心裏罵着，同時閉上了眸子！

寶劍出鞘，除了那一縷刺目的霞光以外，還帶出清脆悅耳的一片龍吟之聲！

方玉娥陡地睜開了眸子，臉色猝然大變，她發出驚人心魄的一聲刺耳尖叫——「不——」

叫聲之半，那口三尺有餘，閃爍着寒電般的長劍，已然刺進到她赤裸的前胸，像是爆開的花朵一般，鮮紅的血噴濺了出來。

隨着黑衣人虛空的掌式，鏤花的窗框，猝然間被大力所震開，爲之粉碎。

那個人，像是一隻展翅的巨鷹般的，雙臂猝揚着，凌空而出，在明月光宇，繁星綴空的秋夜，一逕的消失了。

× × ×

由府台大人的簽押房裏走出來，這位有名的捕盜能手——「鐵掌」羅飛，像鬥敗了的公鷄也似的，他皺着眉，苦着臉，誰也不答理的樣子，一逕的步出了衙門口！

東面大街有個飯莊子——「客來居」！

「鐵掌」羅飛苦着臉走進去，小夥計挺巴結的給他打着簾子，他一隻手撩着長衫的下擺，騰騰騰！很快的步上了樓梯！在那裏，一個靠窗戶的座位上，早已經有兩個人候着他了。

兩個人，可都不像是在衙門口當差的人，一個是六十開外的瘦老頭子，黃眉毛，小瞇縫眼，還有一個四十左右，生得是虎背熊腰，濃眉大眼。

「鐵掌」羅飛見面抱拳，強作出一副笑臉，道：「侯師傅，莊少俠，你們早來啦？」

二人起身相迎，相繼落座。

堂倌走上來，哈着腰，大聲道：「羅大人，您來啦！」

羅飛皮笑肉不笑的點頭道：「點了菜沒有？」

夥計諂媚的笑說：「還沒呢！候着您老咧！」

羅飛哼了一聲，道：「弄三個盤子，來個火鍋，切盤血腸來，再燙一壺花彫！」

夥計高唱着喏，退了下去！

羅飛這才轉過頭來，看看那個乾瘦的小老頭，苦笑着道：「他媽的，這個粉骷髏，成了老爺的心病了！」

姓侯的老頭，呷了一口茶，慢吞吞的說：「作官的都是這個樣，上面壓得緊，他怎麼不頭疼？」

姓莊的莽漢子，大聲的出了口氣，道：「什麼粉骷髏，黑骷髏的，碰在了我的手裏，我叫他哼哼……」一面說，氣得吱吱的直咬着牙！

羅飛冷冷一笑，道：「兄弟！我們是多年交情了，有一句說一句，你可不能小瞧了這個粉骷髏——」他愼重其事的接下去道：「……這個人可不是普通的一個採花賊，手底下有眞功夫，我不能輕看了您二位，就拿我羅飛來說吧，大小案子在我手裏也破了百八十件，什麼樣的人我沒見過？」

乾咳了一聲，他的眉毛可就又皺上了。

慘笑了一下，搖搖頭道：「……可是像這個粉骷髏，我自信眞不是他的對手！」

侯老頭一隻手捻着下巴上的幾根黃鬍子，慢吞吞的道：「我們這次來，就是爲了幫你這個忙來的，場子裏忙，我也丟下不管了……」

羅飛插口笑道：「這倒要謝謝侯老師，你是眞賞兄弟我這個臉！」

侯老頭點點頭道：「謝不謝倒沒什麼，你只把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個扎手，說說清楚看！」

羅飛冷笑了一聲，等着夥記上菜，斟酒，退下去以後，他舉杯相邀道：「二位大老遠來，爲的是賞我羅飛這個臉！我這裏借杯水酒，謝謝你們二位，請！」

三隻手，三杯酒，同個樣，一仰而乾。

吃了一口菜，羅飛這才說：「據說年歲不大，不到三十歲，人還長得英俊，身手那份俐落，可就不用提了！」

姓莊的吃了一大口菜，道：「不過是輕功好，不一定眞有什麼能耐！」

「鐵掌」羅飛擺了一下手道：「不啊！河間府的李捕頭見過這個人，說是和這個人隔着有兩丈遠，對方只一伸巴掌，他可就躺下了——」

侯、莊二人對看一眼，眼神兒裏，可就帶出「不可輕視」的顏色來了。

羅飛冷冷一笑，又接下去道：「就拿昨天晚上方家那宗子事情說，那個小丫環叫小雯的直到今天中午，才活過血來，也能說話了……」

侯老頭道：「她說些什麼！」

「更絕！」羅飛放下筷子，說：「她說她看見那個人了，當時嚇得想跑，可是才跑了幾步，那個人伸了一下手指頭，隔着老遠，她就不能動了。」

侯老頭點點頭，沉聲道：「這叫『隔空點穴』！好厲害的東西！」

姓莊的搔了一下頭道：「有這麼厲害的一身功夫，怎麼會是個採花賊？」

羅飛道：「這個人每作案子，必定是月中；也就是月圓的時候！這他媽的眞是怪事！現在只要一到月圓時候，我就他媽的心驚肉跳！」

侯老頭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老實說這實在是一個很扎手傢伙，不過羅兄弟，這件事你既然找上了我們，就不能不爲你盡些力量！」

「鐵掌」羅飛苦笑道：「不瞞侯老師說，我實在是一點主意也沒有了，全仰仗二位了！」

侯老頭轉問道：「莊勇！你有什麼主意？」

姓莊的一雙濃眉，深深的擰在一塊，搖搖頭沒說話，羅飛向着二人一笑，道：「來，先吃飯，吃飽了飯俺們再商量！」

夥計端上了熱騰騰的火鍋，三個人呼呼嚕嚕的大吃着，這時候門簾子揭處，一個穿着大紅的姑娘，探了一下頭，遂笑着向這旁走着。

她走近羅飛面前，嬌聲喚道：「爹！」

羅飛怔了一下道：「咦！妳怎麼來啦，來，來，來！見見妳侯世英侯老伯，莊勇莊叔叔！」

那個姑娘向着二人福了一下，輕輕的叫道：「侯伯伯，莊叔叔！」

侯，莊二人起身爲禮，相繼落座！

羅飛道：「有什麼事沒有？」

大姑娘一笑道：「娘還等您吃飯呢！誰知道已經吃上了，也沒別的事，我就走啦！」

羅飛道：「慢着！」

他皺着眉上下打量着女兒道：「我不是跟妳說過嗎，沒事少出門，十八九的大姑娘了……外面鬧得這麼兇，妳還不小心一點！」

大姑娘把身子一扭，背後那條大辮子，甩得老高老高的，她哼了一聲，剔着一雙柳葉眉，道：「我才不怕呢，什麼粉骷髏不粉骷髏的，要是讓我撞着他，我就——」

羅飛一瞪眼，低叱道：「胡說，妳一個姑娘家亂說些什麼？還不快回去！」

大姑娘悻悻的轉過身子來，挺不高興的低着頭下樓去了。

「鐵掌」羅飛搖搖頭，道：「都是我把她給寵壞了！」

莊勇點點頭道：「好標緻的一個大姑娘，我要有這麼一個女兒也好啦！」

那位原本在別處，開設武場子老師傅，人稱「金剪手」的侯世英，却似乎有了什麼感觸似的。五根手指頭，輪流的在桌子上敲着，他冷冷的道：「姑娘十幾了？」

羅飛道：「有十九了吧！」

侯世英道：「練過功夫沒有？」

羅飛點點頭道：「由九歲開始，我就教她扎馬子，輕功比我還強呢！」

「刀面上的功夫呢？」

「也練過些年！」說到這裏，羅飛忍不住嘆息了一聲，道：「也是我教她，人家說名師出高足，她跟我這個爹，也不過是學上防身的功夫，還能高到那去！」

一旁的莊勇搖搖頭道：「不！剛才我看她上下樓兩肩永平，她身上很有些子能耐！」

一聽誇自己女兒，「鐵掌」羅飛黑臉上綻開了兩條深深的笑容。

嘿嘿的一笑，他說：「你們太誇獎她了！一個姑娘家，還能怎麼了不起的！」

侯世英冷笑道：「羅捕頭，我倒有個拿賊的主意了，只要你答應，這個粉骷髏我們有七成把握能够拿住了他！」

羅飛一怔，喜道：「眞的？」

侯世英點頭道：「眞的！」

說罷，他把頭近了一些，羅、莊二人都把頭就近了，侯世英手沾着桌中酒，在桌子上一面劃着一面低聲的說些什麼！

羅飛的臉色刹間大變，雙手連搖道：「這如何使得？不行！不行！」

侯世英冷冷一笑道：「捨此之圖，只怕別無良策了！」

羅飛直着眼道：「一個弄不好，豈不害了我女

「兒的終身……這個我看不行！

莊勇却用力的一拍桌子道：「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羅兄，我看大姑娘不比一般的軟弱女子，她身上有功夫，這件事一定能行！」

「鐵掌」羅飛心眼不禁有點活動了，看着侯世英吶吶的道：「萬一要是弄巧成拙，那可……？」

侯世英冷笑道：「只要我們配合得好，大姑娘够機靈，這件事應該萬無一失！」

莊勇道：「對！羅兄，這可是你露臉的時候到了！」

羅飛重重地放下了酒杯，迷惘的道：「這幾個月，這個粉骷髏可是把我弄的一點主意也沒有了，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了，不過——」

他一隻手摸着下巴，吟哦着說道：「可有什麼辦法準能要那個粉骷髏來呢？」

侯世英就近他耳朵，小聲說了幾句，一笑道：「你看這個辦法怎麼樣！」

羅飛點點頭道：「計是好計，可委屈我們女兒了！」

怔了一下，他忽然重重拍了一下桌子，道：「好吧！就這樣決定了，這得辛苦二位，到時候務必盡力！」

侯世英哼了一聲道：「兄弟，你盡管放心，除了我們兩個以外，到時候我負責再給你約上幾個鏢局子裏的朋友，那小子他不來則已，要來了，可就叫他插翼難飛！」

三個人一碰杯子，齊道了一聲：「乾！」

事情可就這樣的定下來了！

經過了足足一個月的時間的準備和佈置，「鐵掌」羅飛相信擒拿巨盜粉骷髏的時候，應該到了。

其實，直到現在爲止，他們對于粉骷髏這個人，所知道的，還是那麼的少！不過是人云亦云！

甚至于，今夜——月圓之夜，他們都不能確定粉骷髏這個人，是不是一定會出現？

至于他們到底是如何的進行引誘，如何佈置，那是他們的一件秘密，局外人不得而知！

不論如何，今夜，在他們來說，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子，一大早開始每個人都顯得精神抖擻，而且在羅飛所居住的小庭院裏，積極的加以佈置。

「鐵掌」羅飛身任「廬州府」的刑事總捕頭，自然具有運用官兵的權力。

但在庭院裏佈置了三十六名快刀弓箭手，另外約了捕快「花刀」常六，「海蠍子」周建邦，他的另外兩位得力靠山「金剪手」侯世英，「力開山」莊勇，更爲他約了四位鏢局子裏的朋友。

這四個人是孫鳴，鹿天才，駱明道，江昆，在「含山縣」開了個鏢局子，四個人都有點眞功夫，在皖南地方上，人稱「含山四傑」！

有了這麼一大幫子朋友助陣，「鐵掌」羅飛的心是篤定得很！

看看日薄西山，庭院裏籠罩着一片沉沉暮色。

羅飛的女兒——羅曉薇把自己扮掇得像朵鮮花般的嬌艷，「金剪手」侯世英却巧具匠心的爲她在一雙袖管內，裝設了兩枚頗爲巧妙的袖箭筒！

另外，在她貼身的前胸，藏放着一把鋒利的七首。

由於羅曉薇本身武功不弱，所以從頭一開始她就鎮定得很，羅飛和侯、莊等三人，又臨時教導了她許多隨招應變的方法，直到華燈初上，月上柳梢頭的初夜起更時刻，才把她送上了綉樓！

倒是名符其實的「綉樓」，只是一個小小的閣樓，四週種滿了竹子。

羅飛雖說不上富有的人家，但是他兩代祖先都是業商，留下了這座宅子，直到他這一代上，才改行入了公門，穿上了這身號衣，家裏生活並不寒酸，還混過得去！

羅曉薇所居的那間小閣樓，面向着東，當她推開了窗扇時，正好可以迎接冉冉上昇的那輪明月。

庭院裏，看不見一點燈光，到處一片靜寂！

這時候，約莫是將近二更天的時候，山風徐吹，燈梢輕輕的搖晃着。

東面，斗大的一輪明月，已昇上了半天空中！

羅曉薇遵從着父親的囑咐，有意大開窗扇，儘自拿了一把梳，對着粧前的銅鏡，那麼梳呀梳的！

最近這幾個月來，由於這個採花大盜「粉骷髏」在地方上鬧得太不像話了，以至于父親很受了些閒氣，要是再不能把那個「粉骷髏」拿緝歸案，只怕想要再保持住這個「捕頭」的差事，可就不容易了。

羅曉薇如似說是心甘情願以身作餌，倒不如說是同情父親的處境，難得能有這個機會，讓她爲父親盡力，果眞能拿住了這個淫賊粉骷髏，對于父親來說，不啻是大功一件，很可能榮昇高調！

望着當空的那一輪明月，這一會，她心裏亂糟糟的……不禁又聯想到粉骷髏這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今夜他眞的會來？

漸漸地，她感到有些累了……

她舒散着嬌軀，慢慢走到窗前，耳中這時却聽到了清晰的一聲馬嘶之聲。

在這麼靜靜的深夜裏，這聲清冽的馬嘶聲，很有些震懾人心的意味。

羅曉薇忽然下意識感覺到可能那個人來了！

像是吹來的一陣風似的，她身後的側面，一扇

小窗，驀地啓開，羅曉薇倏地轉過身來。

首先入目的是那盞置在案頭的燈盞，在她回身看時，燈燄子吐得極長，然後一個修長偉岸的身影子，已然飄流到了她面前！

那眞是集快捷，輕靈于一身！

武林中近數十年以來，簡直難得一見這麼快的身手了。

像是拂面的微風，像是當空的流雲！

總之，羅曉薇一雙眸子，還沒有看淸來人是誰，一隻玉腕，已被對方握在了手中。

所謂「行家伸手，剃刀過首」，那是一絲一毫也不會差的，羅曉薇陡然覺出不妙時，右腕「分水穴」，已被對方五指緊緊扣住。

面前站立着一個昂然長軀，面如冠玉的英俊少年。

這人正以一雙深邃，閃爍着精光的眸子，逼視着羅曉薇，後者由對方那領黑色的披風，以及肩領處的一枚銀色骷髏上，驀然間認出他的身份，只是奈何穴道已被人家拿住了。

她只覺得通體瘫軟不堪，想要開口說一句話，已是難比登天！

這個人眼睛裏，散放着一片異樣光彩，在他那深邃的目光深處，盪漾着幾許的孤獨，憂鬱，以及洞悉人心的魔光！

像是面對着一具魔鬼的肖像一樣的，羅曉薇幾乎不能再逼看着他，驚懼，惶恐，憤恨……集在她內心，只是却難以開口說話。

那人木然的吶吶說道：「令尊以女爲餌，誘我前來，我現在來了！」

目光中散發出些許的冰寒氣質，使得羅曉薇不寒而慄，機伶伶的打着冷戰。

那個人苦笑了一下，露出了編貝的白齒，羅曉薇心神立時爲之一盪，冷然的低下頭來。

但聽得那人繼續說道：「我已經盡力的煎熬着自己，不便再蹈覆轍，而你們居然認住了我，知道了我的隱痛……加以利用，姑娘，妳這是何苦？」

五指微鬆，羅曉薇身子向後退了一步。

就在這一刹間，羅曉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動作，陡地用左手，拔出了掩藏在中衣內的七首，猛然向着面前的這個人胸間扎去！

黑衣人長眉一揚，半領披風霍地捲起，夜浪中砰然一聲脆响，已把羅曉薇掌中一口尖刀，捲收入披風之內。

羅曉薇身形一弓，向外掠出了三步左右，她身子向前猛然一伏，就勢別頭，右手斜指，「卡！卡！」兩聲脆响，兩枚神箭併排前後而出！

黑衣人鼻中哼了一聲，雙手以三指一夾，已把一雙袖箭，分夾於指縫之間！隨着他二指着力，就像是一柄鋒刃的快剪，剪動着枯枝一般，兩枚袖箭在他的二指縫，分成四截，墜落在地！

羅曉薇驚嚇之間，忽然想到了父親與自己約好的暗號，她側身，急向着桌上花瓶抓去。

可是對方，何能容忍她如此施展？

她的手才伸出一半，空中驀地傳出了一股凌銳的勁風，羅曉薇只覺得身上一麻，頓時就呆立在地不能動了。

黑衣人像是一隻巨大的蒼鷹般的，起落之間，已襲近到她身邊！

他雙手一托，已把她抱入懷中。

轉身向一隔粉帳之內步去——

羅曉薇眼睜睜的忍受着加諸在自己身上的罪惡與痛苦，這一刹時，她眞情願自己死去的好！

可是，她全身四肢，早已不聽她的使喚了。

隨着眼前這個可怕的情魔，恣意的擺弄着她！身上的羅衫，一件件的被解脫下來，直至脫精光，然後他就像是一隻猛狼般的撲上來！

兩行淚水，汩汩由眼角淌了下來！

不知什麼時候，她身上的穴道，已經解了開來，連她自己也想不透的是，她居然聽任對方對自己加諸强暴，而未曾出聲喊救。

更令她吃驚的是，她那軟綿綿的雙手，居然在不知不覺間，緊緊地抱住了他——

一種微妙無可言喻的感受，使得她羞窘閉上了眸子……時間在點滴之中，慢慢的過去了！

當一切靜止的時候，羅曉薇慢慢的張開了瞳子，她想到了要看看這個人……

那是一張足能令少女緊扣心弦的英俊的臉！

羅曉薇幾乎想開口與他說話了。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看見那個加諸强暴於自己的人，面容劇烈的變動着，他那有力的十指，緊緊揷入自己的長髮之間，他身子搖幌了一下，終至于跪倒在地。

那是一種懺悔，悲痛已極的表情！

他埋首在自己的雙掌之間，上身彎折下來，偉昂的健軀，發出一連串的戰抖！

整個的身子戰抖，連帶着使得這張床也在顫抖着。

羅曉薇忽然由夢境中淸醒過來，她信手扯過被子掩遮着自己的身子。

動作警覺了他，他猛然抬起了臉。

兩道銳利的目光，盯視着她，羅曉薇幾乎無法自持，她羞愧得一拳直向着這人臉上搗過去！

黑衣人在她迎面的拳風裏，起身若鶩，羅曉薇

挺身躍起來，當她身子翻下的刹時之間，才倏然警覺出自己赤露的身子。

身子方一落下來，却又迅速的躍回被上，蓋好了被子。

那個人，現在已昂然的站在被前，他目光如火的注視着羅曉薇道：「爲了洗掉我加諸在妳身上的罪惡，妳還是死了的好——」

這幾句話，他說得沉實有力，但絲毫沒有調侃嘲弄的口氣，話聲一落，右手緩緩的後揹着，已然緊緊的握住了露出肩後的劍把！

羅曉薇猝然發覺出對方的意圖，不禁頓時花容失色，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叫聲。

叫聲方自出口，劍光如同是出穴的銀蛇般的，已然貫穿了她的軀體。

抽劍，側身，飛掠，三個動作，在黑衣人施展起來，形同一式！人影一閃，已飄窗而出！

他身子方自向屋脊上一落，暗影中一人厲聲叱道：「射！」

箭矢自四面八方雨點般的射了過來。

然而這個人，却在四面八方的箭陣之中，像是旋風般的，拔空而起，飄然向兩丈外矮簷落去了！

月夜之間一人口中叱道：「好個淫賊！打！」

勁風之間，一枚「瓦面透風鏢」破空而至，却被黑衣人迎空一掌，「叮！」的一聲擊落在地上。

暗中人鏢一出手，人也同時疾竄而至，身子向下一落掌中一對「分水蛾眉刺」，左右同時出手，向着黑衣人兩肋扎到！

同時之間，左右兩方，「颼！颼！」一連兩條人影也如時趕到！

三個人，自三個不同方向，同時向着黑衣人襲到！

最先襲進的那人，乃是捕快之一「海蠍子」周建邦，隨後撲來的二人，左面的那一個是捕快「花刀」常六，右一面的那一位却是「力開山」莊勇。

「花刀」常六施的是一口摺鐵寒刀，「力開山」莊勇，却倒提着一對「七角流星鎚」！

三個人一副拚命的樣子，「海蠍子」周建邦「蛾眉刺」面前一遞，嘴裏叱道：「小子！你下去吧！」雙手的蛾眉刺眼看着已經扎着了，就見月夜之下，那黑衣人雙手向外一翻。

那人身子微側着，斜刺裏就勢劈出了一掌，疾風如削，只聽得「噗！」地一聲，「海蠍子」周建邦整個身子，陡然騰起當空，「噗通！」的一下子，摔出了丈許以外登時了賬。

同時之間，「力開山」莊勇，「花刀」常六，一隻流星鎚，一口摺鐵刀，同時向着黑衣人身上招呼了過去。

兩般兵刄同時撤出的瞬息之間，黑衣人發出了嘎然的一聲長嘯。

他雙手作白鶴亮翅狀，倏地向兩方出手，施展的是力道純厚的「乾元摧心掌」力。

掌勢一吐，形成兩股巨大的破空之力！

「力開山」莊勇自信有充沛的內力，却也被這股眞力逼壓得「蹬蹬蹬！」一連後退了三四步，足下一蹌，那鐵塔般的身子，推金山倒玉柱似的倒了下來，只聽得嘩啦啦瓦片破碎之聲，帶着莊勇的龐大身子，直向屋簷下滾落下去！

和他同時進身的「花刀」常六，由于體小身輕，自然更吃了大虧，他身子被這股沉實的掌力，足足震出了八尺以外，碰！的一聲大响，撞在了屋脊柱上，一下子就昏了過去！掌中的那口摺鐵刀，嗆啷啷，順着屋瓦，直滾了下去！三個人同時出手，不過是彈指之間，俱都吃了大虧！居然連一個也不曾接近黑衣人的身邊，更違論下手擒人了。

然而，此番佈置，却也是非同等閒！

「鐵掌」羅飛由於知道對方身手不弱，所以在下手佈置時，面面都曾顧到！

他們事先假設粉骷髏進退騰踰的幾個暗角裏，都有數人埋伏着！

黑衣人翩翩向西面落下來，如同是一隻束翅的巨鷹，這裏埋伏着的正是最厲害的金剪手侯世英。

迎合着黑衣人的落勢，「金剪手」侯世英一聲不哼的掠身而出，這老頭兒咬着牙；一出手都是他伙以成名的功力——「金剪手」。

一雙枯瘦的手，交叉着向外一抖，這時候才吐氣開聲的「嘿！」了一聲。

黑衣人匆忙之中，未曾料想到十面皆有埋伏。

「金剪手」侯世英這一手顯然是用上了，兩隻手實實的揷在了對方的後腰上，侯老頭鼻子裏哼了一聲，十指一抖，內力全然的貫足了。

照平日練功夫場裏，這一手功夫，足足可以盤碎一方石磨子，可是今夜老頭子所遇見的這個對手，實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强！

十根手指頭，在侯世英的內功貫足之下，無異於十根鐵棍，隨着侯世英抖手之勢，猛然向着黑衣人兩腰之上，力揷進來。

像是指揷入浮沙；又像是掌擊在皮鼓之上，總之，那是一種不着力道，反彈而起的感覺。

侯老頭乍然覺出指力下突然一軟，他是老江湖了，自然見解不同一般，心中方自念着不好！

黑衣人已然借勢出力，發出了久已失傳武林的「金皮鼓」內元眞力。

侯世英神色一變再想卽時縮手，已是不及了。

隨着黑衣人陷入的皮肉，向外一彈，侯老頭痛澈心肺的痛呼了一聲，在一連串節骨碎響之中，他那揷出的十根手指，全數折爲數段竟然無一保全。

所謂「十指連心」，就算是鐵打的身子，如此驟痛也是吃受不起，何況是血肉之軀！

「金剪手」侯世英鐵青着臉，全身打了個抖戰，足下踉蹌着，使了一招「雲裏翻身」呼！一聲倒栽着向屋簷下墜去！

黑衣人却是不容他全身而退，只見他身軀向下一矮，就在這一刹那，揮臂出劍，劍光像是夜空裏忽然閃出的一道雷電。

隔着足足有六尺以外的空間，長劍一出卽收，「嗆！」的一聲，又揷回鞘內。

「金剪手」侯世英一條右臂，竟然齊根被砍折了下來，身子一歪，當場昏死了過去！

一排弩箭射過來！人聲大喧道：「拿賊！」

「不要叫他跑了！」

「射死他！」

弓弦連續的响着，一支支箭矢，雨點也似的向着瓦簷下射過來。

陡然間，一人大喝道：「住手——」

弓箭手尋聲看時，却見閣樓窗開，「鐵掌」羅飛狀類瘋狂的騰身而出！

身子一落下來，嘩啦啦踩碎了一大片屋瓦，却另有四五條疾勁的影子，由兩側同時騰起。

各方來人，採犄形攻勢，團團的把黑衣人圍在了正中，但是大家似乎都已知道對方的厲害，不敢冒然的欺身過近，只是四面的看住他！

却見「鐵掌」羅飛嘶啞着嗓子，狀類瘋狂的叫道：「我女兒已死在這個淫賊的手裏了，今天咱們誰也不能放過了他——」

嘴裏叫着，足下用力一點，虎撲勢的衝到了黑衣人面前，雙掌一前一後，一上一下，同時向着對方身上招呼了過去！

在他們衆聲喧嘩，羣起而攻的時候，那黑衣人屹立在屋脊正中，不聲不動，只是靜靜的注視着他們，儘管是明月當頭，但憑着月光，要想清楚的認一個人，那是非常困難的，是以他絲毫也不愁敗露了面像……大家所能看見的，只是他那一雙光采灼灼的眸子。

「鐵掌」羅飛其實並非不知道此人的厲害，只是心痛愛女之死，一時情不自禁的出手！

他既然外號人稱「鐵掌」，自然一雙掌上有眞功夫，這時一上來，雙掌上運足了十成的功力，正反相輔着拍打而出！

動手過招，自是快如電光石火，絲毫也不能遲延。

羅飛雙掌才遞出了一半，本身的內力，已可感應出對方的功力深淺！

他忽然發覺出，有一股出乎想像的巨大力道，自對方身上傳出來，那力道當眞是生平僅見，大得出奇！可是招式撒出之後，違論收回，是何等的不易？

羅飛一咬牙齦，拚死的揮掌而出！

但聽得「砰」地一聲大响，這種情形，看來較之先前的「金剪手」侯世英，更無二致！

這種內功潛力的彈勁兒，端的是視同各人用力的大小反應各有不同。

「鐵掌」羅飛雙掌一拍下去，身子驀地騰空而起，在場之人，除了對方當事者黑衣人以外所有人幾乎都認爲他是騰身躍起，居然沒有一個看出來他是被黑衣人內力飛彈而出的！

眼看着羅飛起在空中的身子，打了一個咕嚕，一頭向着院牆之下栽去！

只聽得「噗通！」的這麼一聲，人是不動了，是摔昏了還是摔死了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似可確實，他的一雙手腕子齊根折斷了倒是實在的！

現場各人目睹及此，衆聲大嘩！

「力開山」莊勇由黑衣人身後屋角上，躍身而出，嘴裏大聲嚷着：「大家圍上他，誰也不能放他走！」

手裏的流星錘，「呼！」地一聲，銀光燦閃着一枚西瓜般大小的鐵球，忽忽悠悠直朝着黑衣人背上飛過來！

帶着一條亮光閃閃的銀色鏈子，這玩藝兒看過去呼呼悠悠銀光刺目，端的是龐然大物嚇人已極！

兩隻流星錘先後而到，黑衣人想是有意要露一手似的，只見他雙手不知如何，作蝴蝶狀的翻出去，一探一拿，已把一對流星錘接在了手中。

「力開山」莊勇先是一驚，隨後冷笑道：「小子，你給我扒下吧！」

雙手施勁兒的向後一帶，那條銀光閃燦，精鋼打製的鏈子睁然一聲，扯得筆也似的直！

黑衣人驀地一抖雙手，「力開山」莊勇整個身子，像是巨鷹也似的帶起當空，却又像大樹般的倒墜下來，「嘩啦！」一聲大响。

房頂子砸開了一個大天窗，「力開山」莊勇一頭扎了進去，登時悶了過去！

眼前人影飄忽，孫鳴，鹿天才，江昆，駱明道四個鏢局子裏的朋友喝叱着撲過來。

黑衣人陰森森的發出一聲冷笑，手中的流星錘橫掃千軍般的平掃而出！

但聽得叮噹一陣亂响，人飛瓦碎，當受者無不

仆墜受傷！

衆聲喧嘩中，但見那黑衣人手中流星錘箭也似的投飛而出，正中於鏢客中那個名叫鹿天才的前胸，直打得他口噴鮮血，平身飛出，隨着錘出的勢子，足足飛出丈許以外，墜落于庭院之中！

在衆目睽睽裏，那個黑衣人箭也似的拔起來，落身于側樓簷角。

衆人口叱着，發出了箭矢，可是黑衣人身形再起，活似一隻展翅的夜鳥，眼看着他，起落于附近的屋角瓦脊之間，星丸跳擲般的瞬息無踪！

衆聲騰霄漢

連續的幾件姦殺案子，爲平靜的江湖武林，帶來了形同長江大河般的浪濤。

這些日子裏，你只要去到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人們在談論這件事，對于「粉骷髏」這個人，更是繪影繪形，比擬爲兇神魔鬼一般的可怕！於是，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五湖四海的奇人異士，不論是黑道白道，在談論這個殺人的淫魔時，無不切齒痛恨，聯聲的發起聲討願望！

× × ×

對於一些居住在深山大澤內的所謂「異人」者流，很多的也都有了耳聞。武林中，對於此類的人物，一向是絕不姑息的！

於是年長的一輩老武師們，或是那些執掌一派的掌門人；開山鼻祖們，在他們所頒發下的「丹書鐵卷」中，對于這件事，也都很明確的交待下來，要門下弟子，不惜任何力量，剪除這個所謂的「武林敗類」！

殲殺「粉骷髏」的口號，像是一陣狂風，一聲迅雷般的吹遍了整個江湖！

這已經不是地方官府，或是某一門某一派的事情了，而是武林中一件公案，黑白道的朋友，人人得而誅之！

然而，有一項不可忽視的事實，說出來幾乎是一大諷刺，儘管是在如此群力聲討之下，那個「粉骷髏」並沒有嚇退！

總之，在每月十五前後，凡是月圓的時候，必有一件姦殺的命案發生，發生的地點更會令人難以想像，譬方說甲案在江南，乙案往往發生在兩廣，而丙案却說不定又跑在了北極之地。

兩地之間的距離，動輒以數千里計。

於是這個「粉骷髏」擁有一匹罕世的寶馬之說，無疑的爲江湖所認定了。

再者，這個粉骷髏的確是一個身負奇技；武功拔出一流的罕世的高手，無庸置疑的亦爲江湖所認識！

有了以上兩點的事實，那麼儘管在當世聲討聲中，能够眞正够得上資格，揷手問事的人，只怕江湖上並不多見，衆人只是在人云亦云，搖旗吶喊，眞能捨身護義的人，寥若晨星！

「寥若晨星」並不是代表沒有！

在武林中，任何人都不敢自負的說「天下無敵」這句話。

當你站在高山上，憑空遠瞻，你永遠會發現出，遠比你立處更爲高的山，多的是……正所謂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粉骷髏」固然一身造詣，出神入化，可是與他相伯仲，甚至於超過他的人，還大有人在！

× × ×

黝黑的石洞裏，忽然亮出了一點星星之火。

那是一枚紙捻子——一個鶴髮鷹面的老嫗，正拿着它，把身側四週大小不等的十數盞古燈一一點着了。

於是，石洞裏揚溢出一片五光十色，照得人眼花繚亂。說「五光十色」並非誇張，因爲石洞的石質，全是各色的鐘乳，尖圓方細，明暗凹凸，不一而足，因此，當不同角度的燈光，映射上去的時候，所泛出的奇光異彩，也就更加的五彩繽紛，不一盡同了。

那個老婆婆，盤坐在一張厚厚的蒲草坐墊之上，身上穿着一襲白紗的長衣，滿頭的亂髮蓬鬆着，攏置到兩肩之內的地方，却結着兩根辮子。

她那瘦削的一張臉，看過去小如常人的一隻手掌，雙目深陷，每一顧盼的時候，就如同她身側四週的鐘乳石一樣的泛着異彩。

對於那麼多的各式各樣的古燈盞，她像是極有偏愛。

在一一點亮了它們之後，兀自一一的端起來，拿在眼前細細的看，仔細的摩挲着……無限的喜悅與關愛之情，在她作這些動作之時，表露無遺！

她極有耐心的一一端起來，摩挲着看看，笑着，那副樣子，就像是一個貪婪的小孩，在揀視他們所擁有的玩具一樣的認眞和醉心着！

如果你再仔細的看看，還會發覺到這個石鐘乳洞長得很，大得很，而她所擁有的各式古燈，還多的是，幾乎擺滿了整個的石洞！

白衣老嫗花費了極長的時間，來玩賞她的這些燈，直到盡興爲止。

最後，她燃點了其中最高最亮的四盞，用以照

明，這才又重新回到那個草墊上，盤膝坐好！

然後，她信手拿起了座前的一具小銀鈴，搖幌了一下，發出了一串悅耳的叮叮之聲。

甚久，石洞裏面响起了一陣悉悉的足步聲，漸漸的現出了一個身材瘦長，白皙，清艷的少女。

這個姑娘，身上穿着綠色，狀似荷葉樣的一襲長裙，裙邊長得卽將拖垂到地上！

她顯得很不帶勁的一直走到了白衣老嫗面前，眨動着一雙大眼睛道：「有什麼事？」

白衣老嫗反問道：「我昨天跟妳談的話，妳想過了沒有？」

少女點點頭道：「想過了！」

老嫗道：「意思怎麼樣？決定了沒有？」

少女囁嚅的道：「我還是不想離開妳，十幾年了，從我三歲的時候就跟着妳，現在更分不開妳了！」老嫗桀桀怪聲笑道：「傻丫頭，妳不能一輩子老跟着我啊！」

「怎麼不能？」

少女反問了一句，冷冰冰的又道：「再說……外面什麼樣子，我都不知道──」老嫗挿口道：「所以我才要妳出去歷練一下！」

少女懶洋洋的坐下來，兩隻白瘦的手捉抱着膝頭，低垂着的一雙剪水瞳子，却注視着自己雙足。

她帶着三分撒嬌的口氣，道：「我才不要歷練什麼呢，這些年，跟着妳學了這麼多武功，我早已經歷練够了！」

白衣老嫗鼻子裏哼了一聲，不屑的道：「我所以敎了妳那麼多武功，又是爲了什麼？」

少女抬頭看了她一眼，輕描淡寫的道：「什麼都不好，爲的是妳沒有徒弟，爲的是怕妳這一身本事失傳……就是爲了這些！」

老嫗聞言到此，頭上的鶴髮，簌簌的抖動了一下，面現怒容道：「胡說……」

她嘿嘿的冷着，又笑道：「憑我『燈婆婆』盧蕊，在江湖上會找不着傳人？眞正的笑話了！」

少女木然道：「一點也不笑話，事實上，妳就是找不着，要是找不着我，妳這身功夫，也就完了，妳一死，什麼也留不下──」

少女侃侃的說到了這裏，游目向附近那些大小數百盞古燈，頓了一下，又接下去道：「就留下這些破燈，雖然妳一天到晚又擦又看，說是好玩的不得了，可是我却看不出一點好玩的地方……」

她愈說愈氣，一雙秀眉深深的蹙着，毫不覷身邊的恩師「燈婆婆」表情如何。

「……這麼多燈，每天要燒多少松子油？油烟子薰得人簡直受不了，我眞不明白，天下的東西，有多少不可以收集爲什麼妳偏偏要收集這些？」

那個叫「燈婆婆」的白衣老嫗，像是很生氣，却又帶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姿態，先是連聲的冷笑着，後來却又變作了苦笑……

再最後，她長嘆了一口氣，道：「唉……妳這個孩子，這些年，都是我寵壞了妳啦！」

「妳倒沒有寵壞我，」少女說：「是我寵壞了妳！」

燈婆婆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道：「妳寵壞了我？」

「當然！」那個姑娘說：「每天給妳作飯洗衣服，外帶着擦妳這些燈……」

聽到這裏，燈婆婆倒是無言以對了。

她用長長的指甲，搔着頭皮，不時的抬頭，低頭，一副焦躁的樣子！

少女冷眼旁觀，對於這個過去長久相依爲命的師父，她是最瞭解不過的了，每當她作出這副樣子的時候，內心一定積壓着什麼事情。

換句話說，最後總是要依着她的！

少女目睹及此，發出一聲長嘆道：「好吧！我知道這一次妳是硬了心，我不走大概是不行了！」

燈婆婆臉上立時現出了極度歡欣的表情，她笑了一下，却又擠着一雙短眉毛，道：「眞的──？妳別是又騙我的吧？」

少女看看洞頂的水晶石頭，繃了一下嘴角，又低下頭，緩緩的道：「有時候我也在想，我這一輩子也不能老依靠妳……我活了二十歲，見識得還那麼少，尤其是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些什麼樣子，我一點也不知道……」

「是呀！」燈婆婆咧口笑着，道：「妳應該出去見見世面才是！」

少女道：「可是我又不喜歡外人，除了妳，我們有時候還能談幾句，別人我根本就不想！」

燈婆婆伸手，由一旁摸出了一枚山菓，放入嘴裏，大聲的嚼吃着，吃了幾口，又拿起一個丢過去，少女伸手接住，用衣裳擦了擦，才放入唇邊嚼食着。

一面吃，她一面說着：「妳不是告訴過我嗎，說我兩眉間殺氣太重，不宜出走江湖麼？」

燈婆婆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不錯！」

「那又爲什麼要我走呢？」

燈婆婆轉目向一盞像象首人身的舊時古燈，伸出長有寸許長的指甲，把燈蕊挑了一下，隨後才砸了一下嘴皮子道：「這一次就是叫妳去殺人的。」

「叫我殺人？」

「不錯，殺一個人！」

「殺誰？」說到這裏，少女奇怪的站了起來，

燈婆婆拉着了她一隻手，硬把她拖得坐了下來，那張老臉上，似乎因爲想到了那個要殺的人一時有點難以忍受！

「快說！」少女催促道：「要我殺誰？」

燈婆婆冷冷的道：「亮君！妳先不要急，聽師父慢慢的跟妳說！妳就明白了！」

她說到這裏，臉色變得沉沉的道：「我們都太久沒有入江湖，江湖上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直到上個月底，我去巴縣添點東西才聽說這件事！」

「到底是什麼事？」

「妳不要急呀！」燈婆婆寒着臉道：「我本來不想告訴妳的，可是想一想，我老了，這件事，非要妳去做不可！」

好像那個叫「亮君」的少女愈急，她愈要慢條斯理的說，這時才言及正傳的道：「最近江湖上出了一個採花賊！」

「什麼叫採花賊？」

燈婆婆怔了一下，兩隻鷹眼無限感慨的在少女身上轉着……似乎有相當的瘢疚蘊藏在內心。

她苦笑了一下道：「孩子，師父就誤妳太久了，師父錯了……想一想，我覺得很對不住妳的！」

然後她才解釋道：「採花賊就是淫賊，專門欺侮女人的賊！」

少女聽到「淫賊」這兩個字，倒是明白了，她挺不好意思的把頭扭到了一邊，而且下意識的伸出了兩根手指頭，堵住了兩邊的耳朵，作出不要聽的樣子。

燈婆婆頓了一下，伸出一隻手，把她的手拉開，沉着臉道：「這件事，妳要聽清楚！」

少女轉過臉，無可奈何的道：「好吧，那妳就說吧！」

燈婆婆道：「這可不是一個普通的採花盜，是一個武功很高的强盜，名叫粉骷髏！」

少女怔了一下，道：「粉骷髏？總不會是本來的名字吧？」

燈婆婆道：「當然不是！這是他的外號，他本人叫什麼名字，却是沒有人知道！這一年來，連續有十幾個年輕的姑娘，喪命在他的手中……這個人，是一個絲毫沒有人性的淫魔！每一個少女都是同樣的下場，先姦後殺！」

少女驚嚇得睜大了眸子，道：「哦──」

燈婆婆道：「我本來不想要妳去管這件閒事，可是等了這麼久，江湖上居然沒有一個人，能是這個人的敵手，這樣坐看着他姦淫，殺人，實在不是一件事……

「我們學武的人，最主要的除暴安良！」燈婆婆恨恨的接說下去：「我實在忍無可忍……」

少女古井無波的心似乎被師父這些話說動了。

她臉上泛出了一些怒容，霍地站起身來道：「我今天就下山去！」

燈婆婆點點頭道：「江湖上都笑話我們女人沒有能耐，妳要給我們爭一口氣……要江湖上都知道，有妳費君亮這麼一個人……哈哈！」她張大嘴笑着說：「費君亮！這是一個出色的好名字！」

那個叫「費君亮」的少女，白皙清秀的臉上，

不禁帶出了一些笑容，却又不悅的道：「妳別老叫我名字好不好？都給妳叫臭了！」

燈婆婆作色道：「胡說！」

費君亮冷冷的道：「我到江湖上去，主要的目的是追殺這個粉骷髏，可不是爲了出風頭！」

說完了話，也不答理燈婆婆，逕轉過身子，向着後面走進去。

燈婆婆一怔道：「咦——妳這孩子，又施性子了是不是？惹火了我，可是……」

費君亮轉過身子，一叉腰道：「怎麼樣？」

燈婆婆咧嘴一笑道：「妳這個孩子……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費君亮道：「說來說去還不是那一套，我都會背了，又是那些處世的道理是不是？妳要眞是擅於處世，也不會老住在這石頭洞裏了！」

說完轉身入內，燈婆婆呆了一下，緩緩的道：「這個孩子……」

她伸出長指甲的手，在頭皮上抓了一下，自忖着道：「她說的也對，我要是眞的擅於處世，也不會這麼孤獨了……這個孩子！」

費君亮又在她面前出現了。

她披着一領紫色的披風，左肩後揹着一個鹿皮行囊，裏面鼓膨膨的裝滿了衣物，右肩後面，却揹着一口把柄甚長的細鞘長劍。

二人遠遠對看着，燈婆婆忽然一楞道：「咦！妳這孩子怎麼這樣……說走就走呀！」

費君亮看着她道：「說走當然得走！」

說完大步向外步出，燈婆婆趕上一步，抓住了她道：「妳有錢嗎？」

「多的是！」費君亮拍了一下革囊。

燈婆婆皺着眉吶吶道：「這件事一辦完，儘快就回來……還有江湖上險惡得很，妳要記住，儘量的少現出妳這身武功！」

費君亮冷冷的道：「那我學它幹什麼？」

燈婆婆怔道：「妳看——？」

費君亮揚了一下秀眉，道：「妳不是常說嗎！九華山燈婆婆的門下，天下無雙嗎？」

燈婆婆老臉上，不禁又改成了笑容，她情不自禁的鬆開了拉住徒弟的手。

好像還想再說什麼，費君亮却不再等她，逕自的步出洞外。

燈婆婆猛然警覺，雙手一按，捷同電閃的已掠到了洞口，可是山野裏，已然失去了她弟子費君亮的踪影！

她枯澀的笑着，喃喃自語道：「她的翅膀是長硬了，用不着我這個老太婆瞎囉嗦了……」

像是失去了什麼似的，燈婆婆又轉回到鐘乳石洞之內，不久，石洞裏又泛出了一片五顏六色的絢麗彩光，她又在玩她的那些古燈了。

× × ×

瀑布由千仞懸崖直瀉而下，像是匹鍊也似的一道白光，噴濺着的亂石堆，爆開了半天的水霧，端的是「雄偉壯觀」！

在泉水的盡頭，拱着的石頭山坡頂上，屹立着一座石亭，亭中人正可面對飛瀑，仰視穹空，下瞰山川，好一處人間勝景！

這時——日落時分！

亭子裏，趺坐着一個白衣老人，俯視着積存在亭下的那片泉水，右手平持着一根極長的釣竿，正在聚精會神的垂釣着逆水掙游的「石斑魚」。

他面前的竹簍裏，釣了三四尾這類珍魚！

老人長眉細目，獅子鼻，「四」字口，兩耳下，上下顎，像是五道泉水般的垂掛着一部「五柳長鬚」！

此時，此景，加上這樣的一個人，眞像是一幅絕妙的山水圖畫，而圖畫中人，更像是臨凡的仙人，人世之間，甚難一見！

老人以數丈長的魚綫，繫着無餌的釣鈎，却能洞穿水霧下視泉石，更能釣起水中石斑，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只見他哈哈一笑，長竿挑處，銀鱗閃爍着紅白，一尾尺許長短的大石斑又到手中。

這時，在千丈的絕壁之下，正有一個極小的黑點，倏起倏落，星丸跳擲着，一路揉昇上來。

隨着黑點變大，漸漸現出一個人的身影來。

老人此時已放好了魚，轉目於峥嶸的亂石間，，遙視着這個人的身手。

他帶着幾分讚許，略略頷首自語道：「揉昇以氣，點足以虛，張兩腋開四平，是爲極上輕功——這孩子，總算得了我的眞傳——」

話聲一頓，倏地甩起手中釣竿，以竿上數丈長的釣絲，向着乍然揉昇上的身影飛點過去。

他嘴裏大聲嚷着：「抓緊了，小子——」

魚絲飛甩着，發出了尖銳的一股尖風，迎着那人揉昇的身子，一纏一捲，再向上一帶。

像是一隻大鵬鳥似，那人平張兩臂，借着老人竿上的釣絲，一拉一彈，霍然已飄落亭中。

這人身子收勢落於亭內，現出了一個年在二旬三四，羽衣星冠，面相清奇的偉岸少年。

老人打量着這個青年人，道：「我算計着你大約也該到了，是以在此等你！」

少年抱拳，恭敬的道：「有勞師父！」

老人冷冷的道：「有關那個粉骷髏的事情，可曾察清楚了？」

少年道：「粉骷髏其人杳如黃鶴，弟子限於時日，未能見着他本人，但是有關他的醜聞，却是探知不少！」

老人頷首道：「說下去！」

少年遂落座於石鼓之上，頓了一下，才道：「弟子採訪了幾家粉骷髏昔日作案的苦主，探知粉骷髏其人，約在二十六七之間！」

老人臉上現出了一絲冷笑道：「說下去！」

少年又道：「他施展的兵刃，是一口劍，喜歡結一領黑色的披風……」

老人挿口道：「這人身手如何？」

少年低下頭，面上現出若干碍難之色，老人道：「你儘管說下去，爲師既然要你去採訪這件事，心裏自然有所見地，你可是發覺他有什麼特別的身手不成？」

抬起頭，少年顯得很驚奇的道：「這粉骷髏的確具有傑出的身手，以弟子看來，他的內、外、兵刃、暗器上功夫，幾乎無所不精，而且……」頓了一下，他吶吶道：「……而且，據生存的人所形容，他似乎極爲擅於施展『隔空點穴』的功夫……而且……」

老人點點頭道：「不要緊，只管說！」

少年這才不顧忌的道：「弟子私下觀察的結果，發現了他幾種傑出的功夫，竟然極爲酷似您老『燕』門的不傳之秘……」

白衣老人聽到此，忍不住站起身來，面向着瀑布泉水，冷冷的道：「有何爲證？」

那少年吶吶道：「……生存的傷者之中，甚多目睹着那粉骷髏施展的一手彈氣功夫，極爲酷似您老的不傳之秘『金皮鼓』！」

老人並不回頭的道：「傷者情形如何？」

少年道：「傷者之一，十指骨節盡碎，左右兩腕折爲數截，而且腹腫甚大——」

聽到此，老人一驚道：「有什麼異態？」

少年不明所以的道：「……時作嘔吐，且腹部發黑……」

白衣老人聽到此，發出了一聲長嘆，似乎顯得很悲哀的道：「這麼說就不錯了……」

他的眼睛直直的視向遠方，慢慢的道：「自從聽到了那項傳說以後，我直覺的就猜到了是他……果然沒有錯！」苦笑着，他繼續的道：「……每逢月圓的時候……一點不會錯了，就是他！」

少年一驚，道：「是誰？」

老人轉回目光來，逼視着近前這個年輕人，慨然的道：「是你洗師兄……」

「洗師兄？」少年人大吃一驚的說道：「洗星寒？」

老人無限傷感的點點頭道：「就是他！」

少年用着無法置信的眼光盯視着老人，站起來道：「爲什麼？……爲什麼洗師兄他會…這樣？」

白衣老人道：「說來話長……當然，他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可是無論如何，武林中是不能容許他這種人存在……」

向前走了幾步，老人喃喃自語道：「……如其讓別人下手，不如我們自己下手！」

對於那位洗師兄，少年的印像並不深，彷彿在兒提時，見過一兩面。

老人——「天南叟」燕子青，早年是居住在南方，而眼前這個少年人——歸元甫，却一直留在北方，燕子青把一身武技，傳授給了洗星寒之後，返回北地，才回頭來再傳了歸元甫的武功！

是以，洗星寒，歸元甫這兩個人，雖然誼屬同門，其實彼此都陌生得很，可以說並不認識。

歸元甫只是由老人偶而的追憶中，記起過洗星寒這麼一個師兄。

此刻，燕子青乍然的道出，那個鬧得天翻地覆的巨盜「粉骷髏」，竟然就是洗星寒，誼屬同門，歸元甫怎地不大吃一驚？

「天南叟」燕子青冷靜了片刻，才轉過頭來，看着眼前這個弟子道：「以你今日武功，雖不見得就是你那洗師兄的對手，但是應該相去無幾！」

歸元甫憤憤的道：「弟子一定要把這個叛逆師門的敗類抓回來，聽候師父的處分！」

燕老人苦笑了一下，道：「但願你能……元甫！」燕老人不勝悲哀的又道：「你這個師兄，落得今日這般情形，爲師却不忍苛責於他……你可知爲什麼？」

歸元甫茫然的搖搖頭。

燕老人悵然的抬起了頭，伸出一隻手抓弄着頦下的長鬚，吶吶的道：「……二十年前，爲師有一厲害仇家姓歐名雲豹，江湖上人稱『神眼鬼見愁』，是一個極厲害的惡魔……」

他追憶着這件事，顯得很氣餒的樣子。

歸元甫靜靜的看着他，心料到師父即將要道出一段未曾訴說過的隱秘。

燕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那時你師祖『上法眞人』已然仙逝……我與你大師伯洗元甲，在江湖上，都享有極高的聲望……

「現在我不妨告訴你，那洗星寒，正是我那大師兄洗元甲的獨生愛子……所以說，這個孩子對於我，除了有師徒之誼，另外還有一份親誼的子侄關係……」

歸元甫心中着實吃了一驚，內心更欲一知其中

微妙的關係！

「天南叟」燕子青苦澀的道：「『神眼鬼見愁』歐雲豹找我尋仇之時，適值我雲遊未歸，我那冼師兄，竟然代我挺身迎敵……」

垂下了頭，老人不勝傷感的接下去，道：「歐雲豹一人已是了得，他却另外轉約了當時黑道上極具聲名的『隆中雙獒』楚氏兄弟……

「……我師兄冼元甲，以一敵三，血戰一日夜，雖然力殲了楚氏兄弟，也創傷了歐雲豹左臂，而其本人却受了歐雲豹的致命毒手『血揷手』，因而重傷喪生——

「……我那冼師兄重傷之後，返回室內以血指書留一信，令我那師嫂李氏，抱子投奔於我……」

燕老人說到這裏，長嘆了一聲道：「我還記得，事發之當日，正是八月十五，明月當空之夜……」

歸元甫聽到這裏，由不住嘴裏：「哦——」一聲。

他似乎有點明白，爲什麼冼星寒選擇作案時，每在月圓之後。

燕老人證實了他的這種怪想，他感嘆着道：「我那師嫂，亦是名門之女，武功不弱，當夜，他抱着年方六歲的兒子冼星寒，由後山小道，逃下山來……不意，事發突然……」

「天南叟」燕子青一雙瞳子，微微的瞇着，含着幾許的悲哀，他喃喃道：「那歐雲豹竟然料中了有此一着，居然埋伏在側，於是我那嫂子，遭受了此一不測……」他狠狠的咬了一下牙齒，又道：「……那惡魔加諸於我那嫂子的手段，正如同今日粉骷髏的所作所爲……這一切的發生，都爲年方六歲的冼星寒所親目看見……那孩子當時，已經嚇呆了……」

歸元甫由不住深深的垂下了頭……

燕老人仍然悲痛的追憶着這件往事，他慨然道：「——直到我趕返時，手刃了仇人歐雲豹，我那嫂子，却已含羞仆倒在歐雲豹的側下！」

老人長嘆了一口氣，道：「是以，由那時起，冼星寒那個孩子就跟隨了我，因爲有這等的關係，我也就越加的對他疼愛……把一身武功，傾囊相授……直到有一天……」

歸元甫激動的道：「那一天？」

「天南叟」燕子青慨然的道：「……那孩子追隨我以後，由於幼小的心靈，受了創傷……是以每在月圓之夜，無故啼哭，狂笑……」

老人搖着頭，十分傷心的道：「……他永遠忘不了月圓之夜，母親被人姦殺的悲慘經過，那個悲劇的印像，給他留下得太深了！」

現在歸元甫才算是完全明白了，這眞是難以想像的一段悲慘遭遇，內心對於冼星寒，也不禁隱隱生出了一些同情。

燕子青目視着遠方，道：「……那孩子於是罹患了可怕的『月圓狂症』，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到附近的一個農家女子遭到了不測之後，才猜知了是他！」

歸元甫道：「師父如何處置他？」

燕子青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我當時一怒之下，才把他驅逐出門牆……」

現在想起來，老人仍有無限追悔，他吶吶道：

「……我這麼做，實在是不得已……

「……他父母雙雙爲我而死，我豈能再忍心下手殺害這個孩子？正因爲這一點姑息之心，才令今日的江湖上，惹來了如此的禍害……」

歸元甫長吁一聲道：「這麼說，我那冼師兄……也有其情不得已之處！」

「不錯的……」燕子青肯定的道：「你現在應該明白了，爲什麼每一件案子，都發生在明月之夜……而受害人的下場也千遍一律……」

歸元甫苦笑道：「這眞是一件棘手的問題……師父，我們該怎麼做？難道放任不管麼？」

「天南叟」燕子青冷冷一笑，道：「豈能不管？這也正是我爲什麼要派你出外一察的道理！」

歸元甫道：「師父你老人家，預備怎麼來處置他？」

「只有一條路——」

老人向側面踱了三步，痛心的續道：「把他捉回來，終生監禁！」

歸元甫一時無語，二人默默對看着。

燕子青冷冷一笑道：「這件事，還不能讓外人知道，否則，萬萬不會留他活路，只可以暗中來……事實上，這麼做，也是極困難的！」

「爲什麼？」歸元甫問。

燕子青哼了一聲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他已盡得我一身專長，由於他天質穎悟，骨格淸奇，造詣之深，確實舉世難以找出幾個敵手……」

「所以……」燕老人冷冷一笑道：「我要親自下山一趟，其實連我也未見得就勝過了他！」

歸元甫怔了一下，道：「師父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燕子青道：「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要去，以免落人之後，惹出了更大的禍患！」

他於是命令道：「元甫，你去收拾收拾，我們這就走！」

歸元甫雙手抱拳道：「弟子遵命！」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蘋兒爲歐陽玉嬌甜言蜜語所騙，深信他們十二妖立心棄邪歸正，遂歪纏着海雲，要與歐陽玉嬌及九花師太一同前往阿爾金山的金蚯蚓宮，海雲拗不過她，只好答允，這日，來至敦煌，海雲看到悟非留下暗記，知彼等在郊外破廟等候，乃藉機遊覽而把九花師太帶至破廟，悟非說出盛彥生與小龍已隨黃衣劍手前往魔宮，海雲便擬着悟非廢去九花師太武功之際，蘋兒與歐陽玉嬌已趕到，悟非不聽蘋兒喝止，仍待向九花師太下手，却被悟果攔住，向他勸說給予她們一個改善的機會——

金霞嶺上風雲險

悟非將九花師太向地上重重一摔，道：「他奶奶的，算你走運，白費半天力氣，被個臭婆娘哭垮了。」

歐陽玉嬌連忙扶起九花師太，立即替她解開穴道。

蘋兒問道：「九花姐姐沒有受傷麼？」

九花師太見了蘋兒，臉上不免訕訕的，忙道：「沒有什麼，多謝妹妹解救之情……」

悟果道：「時間不早了，誤會已經解釋淸楚，彼此仍然是好朋友，大家趕快動身吧。」

海雲道：「此地是金蚯蚓宮勢力，咱們六個人同行，目標太大，還是分批上路比較妥當。」

悟果道：「六個人正好分爲兩批，咱們師兄弟是和尙，九花師太是尼姑，咱們就和師太爲一路，

你們三人另爲一路，這樣才不致僧俗混雜，惹人注意。」

九花師太遲疑道：「這個——」

悟果道：「咱們都是佛門弟子，走在一起最恰當不過，何況，師太不是一心想爭取對付金蚯蚓宮的機會嗎？咱們三人在前開路，正是最難得的好機會。」

九花師太道：「可是——」

悟果道：「不要三心兩意了，揚名立功，端在今朝，走吧！」

九花師太望着悟非那怒目瞪眼的樣子，心裏餘悸猶存，說什麼也不肯與二人同行。

蘋兒沉聲道：「悟果師兄，你一定要拉九花姐同路，究竟是存的什麼心？」

悟果道：「我是一番好心，想把首功讓給她，你可千萬別瞎猜疑。」

蘋兒哼道：「你的用心我還不明白嗎？你是故意拉她同行路上，好謀害她。」

悟果大叫道：「這眞是天大寃枉，我若存了這個心，菩薩罰我下輩子還做和尙……」

蘋兒道：「不管你怎麼說，九花姐姐決不能跟你們一路，依我的意思，你們三個男的在前開路，咱們三個女的隨後接應，這樣才合適。」

悟果忙道：「誰跟誰同行，本來沒有什麼要緊，不過，如照這樣分批，歐陽施主和師太只能隨後接應，缺少殺敵立功的機會，豈不有違她們一番初衷？」

蘋兒哼聲道：「機會以後多的是，不必急在一時。」

悟果道：「歐陽施主和九花師太甘冒萬險，不顧後果，跟隨到阿爾金山去，目的就在求取表現，洗清污名，現在，機會來了，欲使她們投閑置散。她們一定不會願意的。歐陽施主，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歐陽玉嬌淡淡一笑，道：「咱們倒無所謂，只看蘋兒妹妹怎麼安排，就怎麼好。」

悟果不料她竟厚臉說出這種話來，一時爲之語塞。

海雲道：「時機急迫，不必再爭論這些了，既然表妹如此安排，就這樣辦吧。」

悟果悚悚的道：「唉！這年頭好人眞難做，一番好心，倒變成驢肝肺了。」

海雲道：「表妹，你自顧落後，路上要多謹愼，這一帶隨時有金蚓蚯宮門下出沒，千萬不可大意輕敵。」

蘋兒道：「放心吧，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海雲又對歐陽玉嬌和九花師太說道：「舍表妹年輕純潔，毫無機心，現在我將她托付給二位，希望二位多多費心照顧，如果有什麼意外變故……」

歐陽玉嬌嫣然笑道：「這個不須海少俠叮囑，咱們自然會全心全意照顧她的。」

海雲凝目點頭道：「但願如此就好。」

蘋兒道：「你們先走吧，咱們回城取了包裹，隨後就來了。」

一手挽住歐陽玉嬌，一手挽了九花師太，親親熱熱的出廟而去。

海雲目注三人身影消失在樹林外，不禁搖頭長嘆了一口氣。

悟果道：「不用担心，你們兩人先走，我暗中尾隨着她們，只要有機會，就給她一個『暗算無常死不知』。」

海雲道：「如果她們對蘋兒沒有惡念，不妨網開一面，但要留意她們與枯禪和尙暗通消息。」

悟果道：「你懷疑枯禪和尙也跟來了？」

海雲道：「不是跟來，他們可能已經趕過咱們前面去了。」

悟果詫異道：「難道他們也認識沿途暗記？」

海雲搖搖頭道：「他們縱然不認識暗記，却知道金霞嶺的地名，假如我沒有猜錯，他們可能比盛大哥更早一步到了敦煌，至于是否已尋到金蚯蚓宮的確切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悟果低罵道：「這批財迷心竅的傢伙，只知爭財奪寶，由他們去嚐嚐『追風快斬』滋味也好。」

海雲道：「他們若單純來爭奪寶藏，倒也由他們去，我是担心一旦被强敵所敗，又受金錢和女色誘惑，倘或投靠了金蚯蚓宮助紂爲虐却是麻煩。」

悟果默然片刻，點頭道：「好！我會留意的。咱們現在就分頭動身吧。」

三人分手作別，海雲和悟非按照暗記指示，向前追踪下去。悟果則尾隨着蘋兒跑返敦煌城，暗中監視雙妖的行動。

海雲的推測沒有錯，事實上，枯禪和尙率領千山四煞以及柳天鶴等七妖，早在盛彥生之前就到了敦煌。

可惜他們沒有碰見黃衣劍手，繼續前行，去了玉門關。

羣邪只知道阿爾金山金霞嶺地名，總以爲欲赴阿爾金山，必定要經過玉門關，做夢也想不到會在敦煌轉了方向。

但是，當歐陽玉嬌發現暗記符號竟是指向南下「當金山口」，心裏雖然詫異，表面却絲毫不動聲色，更沒有採取任何與枯禪和尙暗通消息的行動。

這情形，不僅使尾隨在後的悟果深感困惑，甚

至九花師太也大爲不解。

趁蘋兒途中憩息的機會，九花師太急急拉着歐陽玉嬌低聲問道：「大嫂可知道咱們轉了方向？」

歐陽玉嬌道：「我知道，咱們剛過了陽關，再往前去，就快到當金山口了。」

九花師太道：「當金山口正是阿爾金山東麓，看情形，那座金蚯蚓宮可能在青海境內，不在玉門關外？」

歐陽玉嬌點頭道：「不錯我也是這樣懷疑。」

九花師太道：「那麼，咱們就該趕快通知大哥他們……」

歐陽玉嬌却擺了擺手，道：「咱們抽身不開，無法通知他們，如果他們不算太笨，應該自己發覺方向不對，立卽回頭，用不着咱們去通知。」

九花太師道：「萬一他們沒有發覺，一直出關去了，豈不糟糕嗎？」

歐陽玉嬌聳肩道：「那也不要緊，至少咱們倆還在這兒。」

九花師太憂慮的道：「只有咱們兩人，力量未免太單薄了。」

歐陽玉嬌微笑道：「儍東西，豈不聞『兵在精而不在多，將在謀而不在勇』這句話？」

九花師太搖搖頭道：「我不懂大嫂的意思。」

歐陽玉嬌笑道：「依你的意思要怎麼辦？」

九花師太道：「若依我的辦法，咱們現在就把蘋兒擒住，立卽通知柳大哥他們跑回來，反正有暗記可循，不難找到金蚯蚓宮……」

歐陽玉嬌嘆道：「果眞照你這辦法，事情就壞了。」

九花師太道：「爲什麼？」

歐陽玉嬌正色道：「我且問你，此次在青龍寺中，海雲的雙鏑怪劍迅快絕倫，你總見識過吧？」

九花師太道：「不錯。」

歐陽玉嬌又道：「據千山四煞說，金蚯蚓宮的黃衣劍手曾在石樓金家酒店內，出鞘一劍殺了白玉香手下火鳥四姬，這話你也聽到了？」

九花師太點頭道：「是的。」

歐陽玉嬌笑笑道：「你且撫心自問，合咱們九人之力，再算上枯禪和尙和千山四煞，誰能破解『雙鏑怪劍』？誰能抵擋得住『出鞘一劍』？不是我說句洩氣話，其中任何一種，咱們都兜不住，何況還須同時與金蚯蚓宮和海雲雙方爲敵？那不是『猪八戒照鏡子』，自找難看麼？」

九花師太聽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廢然道：「這樣說來，咱們竟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歐陽玉嬌道：「話也不是這麼說，當前形勢很明白，任何一方咱們都惹不起；唯一方法，只是從中巧爲運用，誰也別開罪，最好待他們兩敗俱傷，才能坐收漁利。」

九花師太道：「那要怎樣運用呢？」

歐陽玉嬌道：「很簡單，咱們一方面要繼續把握住蘋兒，藉作護身，一方面要毀去他們沿途的暗記，不使外人尋來金蚯蚓宮拚個你死我活，然後咱們再相機行事。」

九花師太道：「毀去暗記，連枯禪和尙也不讓知道麼？」

歐陽玉嬌低聲道：「他們能否尋到金蚯蚓宮，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反正天鶴跟他們在一起，取得寶藏，少不了軒轅諸友一份，如果海雲這方面獲勝，有咱們兩人在這兒，寶藏同樣少不了軒轅諸友一份。」

九花師太又問：「萬一咱們都失敗了，金蚯蚓宮勝了呢？」

歐陽玉嬌得意的笑道：「那也沒有關係，咱們見機不妙，就擒住蘋兒歸順金蚯蚓宮，同樣少不了享受宮中的榮華富貴。」

九花師太喜道：「大嫂眞是算無遺策，人家是脚踏兩條船，咱們却是脚踏三條船了。」

歐陽玉嬌道：「不過我要特別告誡你，世事如戲，應該扮什麼像什麼，跟海雲這種人在一起，就得裝個大家閨秀的模樣，你在敦煌那副急色樣，千萬要收斂。」

九花師太紅着臉道：「大嫂知道我的毛病，見了童子鷄，忍不住就嘴饞……」

歐陽玉嬌肅容道：「忍不住也得忍，等寶藏到手，那時財雄勢大，要什麼沒有？」

九花師太被說得靦覥的低垂下頭，沒有再說話了。

× × ×

海雲和悟非連夜兼程追踪，越過甘青交界的當金山口，忽然發現暗記轉向正西，進入了人跡罕見，崇山峻嶺中。

兩人臨行倉促，未曾準備乾粮，迫不得已，只好沿途獵些野兎獐鹿等裹腹，然而，狩獵烘烤費時，不免就影响脚程。

入山越深，觸目皆是荒林亂石，起初還有山徑小路，漸漸連小徑也沒有了，那些指示方向的暗記，有時出現山頂，有時出現溪旁，所經之處，一片荒凄冷僻。

海雲忽然覺得情形不對，便向悟非和尙道：「師兄，咱們只怕中計了。」

悟非道：「中什麼計？」

海雲道：「金蚯蚓宮人口衆多，必須常常出山

採購東西，論理，應該有路徑可通，怎麼咱們只在亂山裏兜着圈子呢？」

悟非楞了一下，點頭道：「是啊，我也覺得很奇怪，這是什麼緣故呢？」

海雲沉吟道：「而且，那些黃衣劍手既然攜帶着大批雜物，在亂山中行走也不方便，更不可能不留下足跡痕印，咱們一路追下來，除了暗記之外，竟然未看見人跡履痕，莫非——」

悟非道：「莫非怎麼樣？」

海雲道：「莫非他們已經發現盛大哥的身份，故意佈下疑陣？」

悟非是個楞人，聽了這話，忙問道：「那麼咱們怎辦？」

海雲道：「咱們不能只顧跟下去了，最好，分兩路併行。」

悟非道：「怎麼分法？」

海雲道：「從現在開始，由我單獨追踪暗記，師兄則儘可能登高遠眺，不必拘泥一定的路徑，如果發現什麼地方有人煙跡象，立即知會我。」

悟非道：「這樣咱們不是會失去聯絡了麼？」

海雲道：「不會的，咱們距離不要太遠，只要方向不錯，一樣可以隨時聯絡見面。」

悟非想了想，道：「好吧，就這麼辦。」說完，提氣飛身，向附近山頭奔去。

海雲開始尋覓地上的跡印，一面繼續前行，一面注意悟非的動靜。

忽然，他看見悟非在一座山頭上用力招手。

海雲只當他已經發現了什麼，急忙飛奔上山，及待到了近處，却見悟非和尚手裏提着一隻山雉，笑嘻嘻道：「你瞧這是什麼？咱們的運氣眞不錯，可以好好吃一頓美味晚餐了。」

海雲又好氣又好笑，仰望天色道：「現在才傍晚時候，太陽剛落山，趁天未黑盡以前，還可以再趕一程，何必急着吃東西。」

悟非笑道：「上午只吃了半隻兎子，整整一日沒吃東西，我肚子早就餓了，難得找到這種美味，吃飽再趕路不是一樣麼？」

接着又道：「好兄弟，你來拔毛剖腹，我去尋些枯草，咱們生個火堆，烤山雉吃。」

海雲見他饞涎欲滴的樣子，不好意思拒絕，於是，尋了一塊大石坐下，動手剖腹拔毛。

他一面工作，一面打量這座山頭，但見山上全是黃土和石塊，光禿禿的，極少樹林，與附近羣山的茂草密林大不相同，不覺心裏微微一動。

再仔細檢視山雉的屍體，更發現傷在咽喉部位，氣管被一種鋒利的兵刄割斷，傷口只有一處，深淺竟拿揑得十二分精確。

頓時心裏又是一動，疑雲立生。

好半晌，悟非才捧着一大堆斷枝枯草回來，說道：「這座山眞他奶奶邪門，光禿禿寸草不生，害我跑了兩三里路才尋到這些樹枝，人越餓，越跑遠路。」

忽見海雲手裏那隻山雉才拔了一半毛，詫道：「想什麼？毛也忘了拔？」

海雲神色凝重的說道：「這隻山雉是你獵到的嗎？」

悟非道：「當然是，我剛上山頂，就看見牠在這兒走來走去覓食，見我來了正想飛，被我一把抓住了……」

海雲搖頭道：「不，你在說謊，這山雉決不是你獵到的。」

悟非刹時滿臉通紅吶吶道：「這……這……」

海雲道：「不用吹牛了，告訴我實話，你是從哪兒弄來的？」

悟非尷尬的笑道：「那你……你先告訴我，你怎麼知道不是我捉到的呢？」

海雲道：「山雉習性喜藏身草叢，猶其傍晚時分，不可能再到山頂來覓食。這是第一個破綻。」

悟非嘿嘿傻笑道：「算你說對了，還有第二個破綻嗎？」

海雲道：「第二，我檢查過牠的傷處，是被利刄割破氣管死的，你身邊沒拿兵刄，足證不是你下的手。大約你抵達山頂的時候，這隻山雉已經死在這兒了。」

悟非駭然道：「敢情你都親眼瞧見了？」

海雲微笑道：「我只是推測而已。」

悟非嘆道：「看來什麼事都瞞不過你，老實告訴你吧，的確是我拾到的。」

海雲斂容問道：「就在這裏拾到的麼？」

悟非點頭道：「我來的時候，牠正在地上掙扎，還沒有斷氣，身上壓着一塊大石頭。」

海雲驚道：「這是說，山雉是被另外一個人所傷，那人在你來到之前，剛離開不久？」

悟非又點了點頭，道：「我已經在附近搜尋過了，並沒有發現人踪，所以才招呼你上來，向你吹牛。」

海雲眼中突然爆射出兩道精光，眉頭緊皺着，似乎陷入了苦思。

悟非嚥一口饞液，輕輕道：「先別管牠是誰捉到的，且把肚子塡飽了再說，怎麼樣？」

海雲沉聲道：「最好暫時忍耐不要吃，如果一定要吃，也只能生吃，決不可燃火。」

悟非失笑道：「你是怕火光被人發現？那儘管

放心，附近二十里內，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海雲指一指脚下黃土道：「我若告訴你，咱們可能正站在金蚯蚓宮屋頂，你信不信？」

悟非吃了一驚，駭然四顧道：「當眞？」

海雲道：「你不覺得這座山和旁的地方有些不同？」

悟非點頭道：「經你一提，我也想起來了，這座山上只有土石，不見草木。」

海雲道：「你再仔細看看這些泥土。」

悟非蹲下身子，捧起一把泥土細看，突然失聲輕吁道：「這是熬煉過的鑛渣！」

海雲輕吁了一聲，緩緩說道：「黃老夭子說過，金蚯蚓宮是金礦，這座礦渣堆積成的小山，從遠處看，或許是金黃色的，所以被稱爲『金霞嶺』，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悟非道：「這兒如果眞是金蚯蚓宮，怎會毫無人跡？也沒有門戶道路？」

海雲道：「一定會有門戶道路，只是咱們被引入了歧途而已。」

悟非道：「暗記指示的並沒有錯誤呀？」

海雲道：「那是黃衣劍手們故佈疑陣，他們可能已經發現了盛大哥的身份，才故意領着盛大哥和小龍在亂山中兜圈子，不過，既然見到礦渣，金蚯蚓宮必定就在附近不遠了。」

悟非舉目四顧，道：「我還是不明白，偌大金蚯蚓宮，怎會看不見一點人烟燈火？那許多人都住在什麼地方？」

海雲道：「金蚯蚓宮既是一處礦穴，多半設在山腹或地底，它的出入門戶，一定特別隱密。」

悟非急道：「咱們快些尋找門戶，別讓他們把盛相公和小龍帶進地底去了……」

海雲搖搖頭，道：「現在找到門戶，已經太遲了。」

悟非道：「那……那該怎麼辦……」

海雲道：「你先不要急躁，事已至此，着急也沒有用。這隻山雉，你還想吃不想吃？」

悟非嘆道：「現在誰還有胃口吃東西。」

海雲道：「不吃最好，我正想借用牠，試試運氣。」

悟非詫道：「試什麼運氣？」

海雲道：「你先別問緣故，麻煩替我紮個烤架，把山雉拔好毛，穿在架子上，越快越好。」

悟非見他說得鄭重，只好不再多問急忙動手。

海雲起身四下勘度地勢，又仰面打量左前方一座高大的山峯，看了一會，便拔出佩劍，在臨崖一塊大石旁，迅速的掘了個長形土坑。

土坑掘好，悟非已將烘烤架子準備妥當，海雲並不生火烘烤山雉，却把那些拔下來的山雉毛，一根挨一根插在地上，排列成字句。

悟非伸過頭來一看，只見那字句竟是——

「已定天明會合，切盼勿再遠離，山雉一隻，權充夜點，請笑納。弟顏留。」落欵那個「顏」字四週，加了一道圓圈，表示留字者的名記。

悟非看了直皺眉頭，喃喃道：「你究竟在弄甚玄虛？眞把人瞧糊塗了。」

海雲沒有回答，逕自走到臨崖大石旁，一仰身子，躺臥在土坑中，然後低聲說道：「快替我掩上泥土，掩好以後，你就離開山頂，去左邊那座山峯下藏身等候，無論這兒發生了什麼事，都不要出聲，切記！切記！」

悟非道：「你想幹什麼？好歹也得讓我知道一點。」

海雲道：「現在沒有時間細說，事完之後，自然會告訴你的，快快動手吧！」

悟非無奈，只好照他的意思，推土塡坑。

那土坑挖在崖邊石旁，坑底半斜，一端伸入石堆空隙內，海雲躺在裏面，頭部正好藉石影掩蔽，不致妨碍呼吸和視綫，却能將山頭上的情形一覽無遺。換句話說，他並不是整個人全埋在土坑內，僅是用土坑掩住身體，躲在石堆下「守株待兎」。

悟非蓋好浮土離去，天色已經黑盡，山嶺間一片漆黑，夜風吹過，頗有寒意。

海雲閉上眼睛，極力使呼吸輕緩下來，暗中全神凝聽着方圓百丈內任何細微音响，甚至蟲躍蟻行也不放過。

他深信金蚯蚓宮必然就在附近，既然是建宮所在，決不會無人巡邏守望，那隻山雉，很可能就是金蚯蚓宮守夜弟子携來的點心；如果這項推測正確，那人一定就快回來了……

只是有一點使人想不明白，假如那守夜弟子因故暫時離開，爲什麼自己和悟非都未發現人影？難道一名守夜弟子的輕功也這麼高明？

這似乎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那人在自己和悟非抵達之前早已離開了山頭；另一可能是附近必有秘密出入通路。

結果，他兩樣都猜對了。

× × ×

一陣衣袂振風的聲音傳入耳中，山頂上突然出現兩個人影。

海雲急忙摒住呼吸，輕輕睜開眼睛，只見那兩人都是一身黃色劍衣，背插長劍，腰懸豹皮革囊。

前面一人年約四旬左右，手裏提着幾個瓦罐，後面那人年紀比較輕，大約只有二十歲，雙手抱着

一大堆枯枝斷樹。

那中年劍手滿口川腔，邊走邊說道：「格老子的，你龜兒只曉得『叫化鷄』好吃，不曉得這些佐料多難弄，老子還是上回輪夜班帶出來，藏在樹洞裏，要不是的話，你龜兒吃個錘子。」

年輕一個陪笑道：「我就知道跟你麻二哥一塊值班準有好吃的，才特別和老馬掉來守夜班嘛。」

麻二哥得意的笑道：「算你龜兒口福好，鷄沒有，偏偏被你捉到一隻山雉。」

年輕的道：「山雉不是比鷄更好嗎？」

麻二哥道：「好是好，就怕太大了，佐料不夠用。」

年輕的道：「頂多是味道淡一些，總比白斬鷄好。」

麻二哥道：「小李子，格老子臭話說在前頭，吃歸吃，回去不要窮張揚，夜裏生火烤吃食，是干犯宮規的，這幾天上頭查得嚴，你龜兒子嘴巴要緊些！」

那被叫做小李子的笑道：「麻二哥，你放心，受罰我也有份，我會那麼傻？」

兩人說着話，漸漸走到烤架旁邊，小李子忽然輕咦了一聲，霍的停步。

被叫做麻二哥的却嘿嘿笑道：「說你龜兒外行，你還不服氣，『叫化鷄』用泥巴包起來烘，誰叫你弄什麼烤架？」

小李子變色道：「這不是我弄的……」

麻二哥在烤架邊坐了下來，笑道：「不是你弄的，難道還是鬼——咦！格老子眞有鬼！」

他一眼看見地上用山雉毛揷成的字句，就像屁股上被人戳了一刀，猛可跳起身來，佐料罐子也摔得老遠。

小李子拋了樹枝，反手握住劍柄，游目四顧道：「不好，這地方有人來過了。」

麻二哥低聲道：「小李子，快看看地上寫些什麼？」

小李子輕輕唸了一遍，道：「是個姓顏的留字給朋友，要他在這裏等候，天亮時見面。」

那位麻二哥顯然不識字，聞言一怔，道：「姓顏的叫什麼名字？」

小李子道：「不知道，留字沒寫名字，只在顏字上加了一道圓圈。」

麻二哥啞聲道：「你看，會不會是顏相公回來了？」

小李子駭然道：「只怕是的。自從老包逃回來說姚統領已經叛宮跟隨顏相公去了，上面便有命令要嚴防顏相公潛回宮來，昨天發現的奸細，八成兒就是派來臥底的。」

麻二哥道：「這件事干係重大，必須趕快報上去。」

說着，探手由革囊中取出一套小巧的弓箭，遙向左前方那座高大山峯，一箭射去。

海雲凝目視着，只見那小箭離弦之後，化作一道綠光曳空飛起，將及對山峯腰，才一閃而沒。

從這邊山頂至對面峯腰，少說也有百丈開外，那小箭竟能飛越百餘丈距離，顯然決非尋常箭矢。

接着，更驚人的事發生了。

箭矢的光芒剛剛消失，忽聽一個悶雷般的聲音喝問道：「後山有什麼呈報？」

這聲音的出現，嚇得海雲險些由土坑裏跳了起來。

原來喝問聲竟是由海雲藏身的那堆亂石中傳出，其聲沉悶，彷彿就在耳邊。

石堆裏當然沒有另外隱藏着人，話聲是由「傳音筒」送過來的，但饒是如此，已使海雲驚出了一身冷汗。

更糟的是那位麻二哥也大步向石堆走近，落脚處距土坑邊沿不足數寸，只要他再向側跨半步，就正好踏在海雲的肚子上。

他居然沒有發覺脚邊躺着一個人，自顧恭敬的回報道：「後山值夜弟子麻德成，李順急報，發現顏相公留字，有外敵侵入。」

話筒傳來一聲驚啊，又問道：「可曾與來人照過面？」

麻德成說道：「尚未照面，但有查獲的證物呈驗。」

話筒內沉寂了片刻，道：「很好！李順留守，麻德成携帶證物返宮面呈。」

麻德成和李順同應道：「遵命。」

忽然，一陣低沉的「隆隆」聲響起，彷彿整個山頭都顫動起來。

海雲猜想這一定是秘密門戶正在開啓，可惜却看不見門戶的位置，透過石堆空隙望出去，只能看見麻德成的兩隻脚，其他全被擋住了。

足過了盞茶之久，隆隆聲響停止，擋在眼前的脚影也移開了，海雲這才發現山頂上一塊巨石已經分爲兩半，中間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穴。

麻德成收拾起山雉和烤架，又叮囑了李順幾句，低頭跨進洞內。

隆隆之聲又起，巨石復合而爲一，片刻重歸寂靜，竟毫無痕跡可覓了。

海雲只瞧得張口結舌，既驚且佩，若非親眼目睹，誰會想到金蚯蚓宮後山的出入門戶竟設在此處？縱然想到了，無法啓動機關，也只能望門興嘆。

看來金蚯蚓宮不僅戒備森嚴，無隙可乘，其苦心經營，也令人嘆爲觀止，要想進入宮內，確非易事……

正在爲難，山下突然傳來衣袂振風聲響。

那名叫李順的黃衣劍手也發覺有異，飛快的一旋身，向海雲藏身的石堆這邊掠了過來。

也不知是爲了靠近「傳音話筒」？或是因爲山頂別無更恰當的地方？他居然也選中這堆亂石作爲藏身之處，而且，就藏在海雲身邊不足兩尺遠的石堆後面。

李順剛藏好，風聲入耳，三條人影已經魚貫登上了山頂。

人影斂處，爲首一個竟是蘋兒，後面緊隨着歐陽玉嬌和九花師太。

海雲心裏暗叫「糟糕」！他揷毛留字，掘坑藏身，費了許多工夫才查出金蚯蚓宮的秘密門戶，現在尚未想到偸渡宮門的妥善方法，蘋兒偏在這緊要關頭闖了來，行藏一暴露，驚動金蚯蚓宮，全部計劃都算白費了。

可是，他既不能動，又不能出聲，只有空自焦急，無法可想。

蘋兒目光轉動，匆匆向山頂搜視了一遍，說道：「方才明明看見號箭是由這裏出去的，怎麼會沒有人呢？」

歐陽玉嬌指着地上的樹枝枯草和山鷄羽毛道：「瞧這些東西，剛才一定有人在這裏弄食物，可能才離去不久。」

蘋兒道：「咱們一發現號箭就立即趕來，並沒有看見有人離去呀？」

九花師太突然叫道：「你們看看，是誰用山鷄毛在地上揷了許多字哩。」

蘋兒俯身查看，不覺失聲道：「這姓顏的，一定是顏楓，想不到他也趕來了。」

歐陽玉嬌問道：「天涯飄萍生顏楓不就是玄姑的丈夫嗎？」

蘋兒道：「正是他。」

歐陽玉嬌吃驚道：「他會不會是特地趕來幫助金蚯蚓宮，跟咱們作對的？」

蘋兒道：「不會。他和玄姑早已反目成仇了，二年前，就是他親自把玄姑反鎖在密室中的。」

歐陽玉嬌搖搖頭道：「夫妻吵架，那裏當得眞，或許他們已經和好如初了呢，否則，他剛才施放號箭，是跟誰聯絡會合？」

蘋兒聽了，沉吟道：「唔！這倒也不是絕無可能。」

九花師太駭然道：「那傢伙『血燄刀』掌力無人可敵，果眞與玄姑合好，天下誰能剋制？」

歐陽玉嬌突然變色道：「你們聽，好像是姓顏的回來了？」

蘋兒和九花師太側耳傾聽，果然山下又有飛縱破空的聲音漸漸接近。

九花師太急道：「咱們快些藏起來！」

蘋兒揚手一指，道：「崖邊那堆亂石很隱密，咱們就藏到石堆後去！」

話猶未畢，九花師太已經迫不及待向石堆這邊奔了過來。

海雲剛由心底叫聲「不好」！只聽劍鞘振鳴，那名黃衣劍手李順的長劍業已出手……

寒森森的劍鋒一閃，九花師太連驚呼也沒有來得及叫出口，頭顱已和身子分了家，屍體前奔之勢猶未停止，一直衝出懸崖，跌向山下。

李順微微側身避開了九花師太的無頭屍體，長劍一抖一挽，連人帶劍化作一道匹練，又向歐陽玉嬌射去。

這變化只不過霎眼之間，歐陽玉嬌剛發現九花師太中劍授首，寒光已到自己身前。

幸虧蘋兒眼快，及時低喝道：「快躲！」斜刺裏飛起一脚，將歐陽玉嬌踢了個觔斗。

寒芒掠過，歐陽玉嬌頭上宮髻被削去碗大一團，總算死裏逃生，躲過「追風快斬」這閃電般的一招。

李順一擊落空，毫不稍停，手腕飛快的向後一收，劍隨身轉，寒光繞體旋飛，突又捲向蘋兒。

他自從拔劍出鞘，連發三劍，攻向三個人，看來竟如一氣呵成，但見劍芒流轉，就好像總共只發出一招，其快速和凌厲，較初出手時毫無分別。

蘋兒不禁有些胆怯，竟忘了撤劍招架，急忙縮身向後閃退……

「錚」！一聲脆響。劍勢貼胸而過，雖未傷及肌膚，却掃中了蘋兒懸掛在胸前的雙鏑劍鍊子。

鍊子被劍尖削斷，雙鏑劍也同時墜落地上。

蘋兒失去了兵刃，心裏越發慌亂，一個不留神，脚下絆着那堆樹枝，登時仰面跌倒。

李順趁機欺身直上，長劍疾落，飛劈而下……

海雲見蘋兒遇險，大喝一驚，猛然挺身從土坑裏跳起，大喝道：「住手！」

李順長劍已經下落，聽到喝聲由石堆內傳來，只當是「傳音筒」下令喝止，急忙挫腕收劍。

就在這一緩之間，蘋兒已由劍下疾滾開去，海雲也從後面揮劍撲到。

那李順剛回頭，右肩上已被海雲刺中了一劍，一個踉蹌，退出三四步。

蘋兒恰好拾起自己的雙鏑劍，就地抽劍反掃，

正砍在他腳踝上。

李順站立不穩，猝然倒地，左手急急伸入豹皮革囊。

海雲知道他要施放號箭報警，雙鏑劍一抖，又在他左臂肘彎處刺了一劍。

這時，蘋兒已翻身躍起，揮劍猛劈下去。

海雲急叫道：「別殺他，要留活口……」無奈遲了一步劍鋒揮過，李順的頭顱業已被削去大半。屍體仆倒，鮮血飛濺，一條人影恰在此時掠登山頂，却是悟非和尚。

蘋兒喘息問道：「剛才上山來的就是你麼？」

悟非道：「不錯，我望見山頂有號箭射出，又聽見隆隆聲響，所以趕上來看。……」

蘋兒恨恨的啐道：「你幹嘛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撞屍撞上來？害得九花姐姐慘死劍下，咱們也險些連命也送在這兒。」

悟非怔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蘋兒叱道：「你還裝傻？你明明知道山上有黃衣劍手埋伏，爲什麼不在山下攔住咱們？你——」

海雲截口道：「不要大聲說話，這兒是金蚯蚓宮山後門戶，山上設着『傳音話筒』，大家要特別小心。」

一面向三人擺手示意，一面移開石堆，果然在亂石堆中尋到一根深入山腰的烏圓筒，忙用布團堵塞起來。

蘋兒驚問道：「表哥，你已經查出門戶在什麼地方？」

海雲指着那塊巨石道：「出入門戶就在大石內，但控制的按鈕却由對面山腹操縱，外人無法開啓，剛才我要你留下活口，正是想從他口中盤問些出入秘訣，誰知你却把他殺了。」

接着，便把設計挿毛留字的經過，大約說了一遍。

蘋兒道：「照這樣看來，金蚯蚓宮就在對面山腹中，那又何必將出入門戶設在這邊山頂，化費這麼大的工夫，有什麼意義？」

海雲道：「據我猜想，這座小山本來是沒有的，全是因傾倒熬煉後的礦泥堆積而成，如果事先埋置傳音話筒，開闢好出入通路，却也不是很艱巨的事，後來他們就利用此地作爲掩護和瞭望，可是順理成章了。」

悟非道：「咱們別管它是怎麼佈置的，趕快想個辦法，把門弄開，才是要緊事。」

海雲道：「想進金蚯蚓宮，只有智取，不能硬來，現在問題是，咱們應該等後援到齊了再行動？還是先設法進入金蚯蚓宮？」

蘋兒道：「我以爲是等姑父他們趕到以後，大夥兒一齊行動比較妥當。」

歐陽玉嬌也接口道：「對！還是謹愼些好。」

海雲點了點頭，道：「你們的顧慮當然很對，不過眼下金蚯蚓宮已經準備正式開山立派，盛大哥和小龍又失陷在宮裏，情勢急迫，恐怕不能再從容了。」

蘋兒想到適才的惡戰，心裏餘悸猶在，道：「就憑咱們幾個人，又能如何呢？」

悟非道：「反正人也殺了，行藏又暴露了，不如索性大幹一場，鬧它個天翻地覆再說。」

海雲擺擺手，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意氣用事，有害無益，咱們應該先鬥智，後鬥力。」

悟非楞道：「怎麼個鬥法？」

海雲道：「若論實力，咱們幾個人決不是金蚯蚓宮的敵手，所以必須盡量避免硬拚，但如就這樣苦待後援，事實上也不可能，咱們只有一面設法破壞金蚯蚓宮正式開山立派的企圖，一面積極援救盛大哥和小龍，這兩件事都是刻不容緩的。」

蘋兒道：「你打算如何進行呢？」

海雲道：「咱們應該分頭進行，阻止金蚯蚓宮開山，由你們負責，援救盛大哥和小龍，則由我設法。」

蘋兒不懂，催促道：「你再說得明白些。」

海雲低聲道：「金蚓蚓宮目前顧忌的人，就是顏楓顏老前輩，從現在起，你們就開始晝伏夜出，環繞金蚯蚓宮四週，故佈疑陣，增加他們的困擾，但切不可正面現身，他們要防備顏老前輩，便無法兼顧開山立派的事了。」

蘋兒道：「你又怎樣援救盛大哥和小龍？」

海雲道：「這只有一個辦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說着，指了指李順的屍體，忽然壓低了聲音，向三人密語了一番。

蘋兒皺眉道：「這樣太危險了，萬一……」

海雲微笑道：「這當然是有些危險，不過，我自有應付危險的方法，多則三數日，少則一二日，一定可以脫身出來。這是難得的機會，錯過未免可惜。」

悟非問道：「你眞的有把握——」

海雲點點頭，笑道：「我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的，只要你們記住，按照我剛才的話去做，就有九成把握會成功。」

歐陽玉嬌道：「既然如此，咱們現在就開始動手吧！」

四個人分別動手，移回石堆，淸理血漬，剝下李順的衣服，替海雲穿着起來……」

正忙碌着：「隆隆」之聲又起。

海雲急道：「石門要開了，你們快些走吧—」

歐陽玉嬌和悟非立即轉身飛掠下山，蘋兒却有些依依不捨，臨行又止，拉着海雲的衣袖低聲叮嚀道：「表哥，你要多保重自己，早些回來啊——」

海雲催促道：「我知道，快去吧。」

蘋兒又道：「如果沒有機會，千萬別冒險，等姑父他們來了再……」

話未說完，巨石已開始緩緩移動了，海雲急忙托着她的腰肢，猛然向山下推去。

蘋兒借力縱身，凌空而起，躡氣浮虛，飄離了山頂。

當她纖巧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隆隆聲響也靜止了，那塊聳立山頂的大石，宛如蚌殼般翕然開啓，魚貫跨出來兩名黃衣人。

前面一人正是麻德成，後面一人衣袍上鑲着黑色滾邊，腰懸長劍，神情顯得十分傲慢。

海雲似覺此人頗爲面熟，又見他衣鑲黑邊，是位「統領」身份，連忙叉手欠身施禮，道：「屬下李順，見過統領。」

那人冷冷的「唔」了一聲，問道：「有什麼另外的發現嗎？」

他一開口，海雲才突然想起，原來此人就是在南陽客棧內不肯歸附顏楓，離隊逃回來的那位副統領包鳴，大約因爲他表現忠貞，如今已經榮昇「統領」了。

想到這裏，忙又恭敬的答道：「回包統領的話，一切平靜，並沒有其他的發現。」

包鳴點點頭，道：「很好，從現在起，戒備要特別加强，那姓顏的隨時會出現，而且可能約來武林高手，幫助他謀奪本宮宮主的寶座。」

海雲欠身道：「遵命。」

包鳴目光一轉問道：「那留字在什麼地方？」

麻德成應聲道：「就在這裏——」

他手向地下一指，忽然楞住了，敢情那些用山鷄毛挿成的字句，業已一片凌亂。

這分明是剛才惡戰的時候，被蘋兒倒地翻滾壓亂的，後來匆匆收拾，竟忘了恢復原狀。

海雲暗叫「糟糕」，連忙接口道：「屬下該死，沒想到統領要親自查驗，剛剛把它抹去了。」

麻德成喝道：「這是姓顏的潛回宮來的證據，你怎麼可以隨便抹去呢？」

海雲道：「我怕他的同黨尋來看見，盤踞山頂不走，阻礙了出入通路，所以，把它湮滅抹去，原不知道包統領還要過目，眞是弄巧反拙，該死，該死！」

包鳴搖搖手道：「不要緊，你這樣做是爲了謹愼，倒也不能責怪你，本座只是順便問問罷了。」

雲海惶恐的道：「屬下實在太粗心，求統領寬宥。」

包鳴微微一笑，道：「不過，你既然打算抹去字句，就應該連這些山鷄毛和樹枝枯草全都收拾乾淨，不能留下任何痕跡，以免引起來人的疑心。」

海雲忙道：「還是統領思慮週到，屬下愚昧竟沒有想到這些。」

口中說着，便蹲下身去，急急檢拾那些零亂的雜物的時候，竟意外的抖露出一件東西。

那是一截細鐵鍊，也就是蘋兒所佩雙鏑劍上的鍊子，本來落在枯草堆傍，如今移去草堆，才顯露出來。

海雲假意失手，落下一束枯草，想藉以掩蓋，誰知已落在包鳴眼中。

「慢着——」

包鳴喝住了海雲，俯身將那截斷鍊拾了起來，畧一凝視，臉上突然變色，沉聲問道：「這是哪兒來的？」

海雲搖頭道：「不知道，看來好像女人身上佩飾物的鍊子嘛？」

包鳴沉聲道：「這麼重要的東西，你們竟沒有看見？」

海雲故作詫異道：「一條普通鐵鍊，有什麼重要？」

包鳴哼道：「普通鐵鍊？嘿，這鍊條上的東西，就是要你性命的雙頭怪劍！」

海雲失聲道：「呀！雙頭怪劍！當眞是很厲害嗎？」

包鳴道：「本座在南陽鎭時，親眼看見叛徒姚超被一個名叫海雲的小輩，使用雙頭怪劍所敗，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海雲「哦」了一聲，臉上流露出驚駭之色，心裏却直想笑。

包鳴又道：「返宮之後，本座會詳稟宮主和聶護法，他們苦思了很久，也認爲雙頭怪劍可能正是本宮『追風快斬』的尅星，現在正籌思破解之法。這條鐵鍊，就是用來懸掛雙頭怪劍的。」

麻德成道：「可是，咱們先前並沒有發現這條鐵鍊……」

海雲接口道：「一定是早就掉在這裏了，被草堆遮住，才沒有發現。」

包鳴搖頭道：「這是佩掛兵刄的鍊子，怎麼會掉落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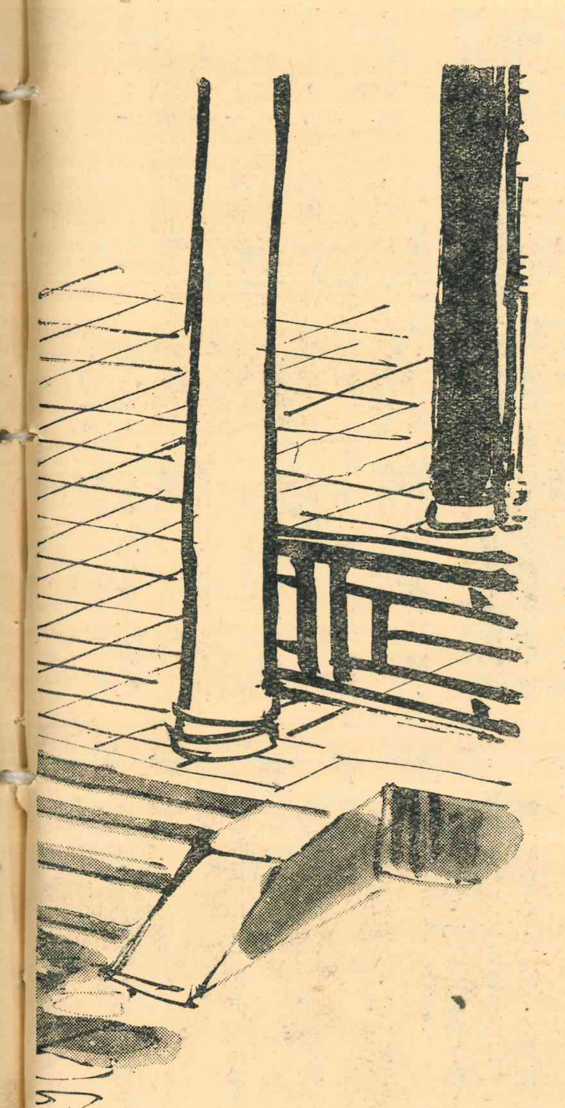
海雲道：「統領會不會認差了？眞是懸掛雙頭怪劍的鐵鍊嗎？」

（未完待續）

關外玉鳳

魔中俠續集

曹若冰·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獲得「關外玉鳳」何瑤卿之助，找到田秀秀住處，施用慧靜禪功，破去至尊宮總管施漢元獨步武林，揚威江湖的摧心掌，解救了被軟禁的尉遲如蘭和閱人解語。當他要繼續追尋至尊宮主之際，何瑤卿出語阻止，坦白說出至尊宮主便是她父親，請南宮逸奇放棄此一任務，南宮逸奇拒絕所請，並傲誇可憑所學與至尊宮主一搏，這一來，激怒了侍衞何瑤卿的雙姥：烈火姥姥請准何瑤卿，要與南宮逸奇一較——

塞外風雲急　羣英畢集

南宮逸奇「並且」兩字出口之後，倏然覺得以下的話還是保留不說的好，遂即語聲一頓，住口不言。

烈火姥姥却注目接口問道：「並且怎樣？怎不說下去？」

南宮逸奇搖搖頭，話題一轉，說道：「姥姥不必多問了，請出手賜招吧！」

烈火姥姥生性雖然火暴，但是，這時火氣已經逝消，冷靜了下來，因此，南宮逸奇話聲一落，她並未立即出招動手，反而眼珠一轉，道：「老身請問南宮大俠的師承，能賜告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姥姥原諒，家師歸隱佛門已經百年以上。」

烈火姥姥雙目倏然一睜，說道：「令師現仍健在？」

南宮逸奇點頭道：「他老人家學究天人，功參造化，已修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烈火姥姥心念忽地一動，目閃奇采地問道：「令師可就是北天山『天佛崖』的那位老菩薩？」

南宮逸奇星目凝注地道：「姥姥也知道『天佛崖』？」

烈火姥姥神色突然一肅，點頭說道：「六十年前，先父採藥北天山中，一時大意引起雪崩，幾乎喪命，幸得老菩薩相救。」

南宮逸奇輕聲一「哦」，說道：「令尊的號諱是？……」

烈火姥姥道：「先父名彭元中，外號江湖人稱

『奪命郎中』。」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知公子乃是老菩薩的傳人，適才無禮放肆之處，尚祈公子原諒！」

說罷，神色恭敬地躬身一福。

南宮逸奇欠身還禮地說道：「不敢當，姥姥請勿如此多禮。」

烈火姥姥倏然轉向何瑤卿說道：「姑娘，我們有救了！」

何瑤卿神情愕然一怔！道：「什麼有救了？」

烈火姥姥輕咳了一聲，道：「姑娘，關於莊主，姑娘難道不覺得不對麼？」

何瑤卿臉色突然一寒，叱說道：「姥姥，這話是妳可以說得的麼，不管他老人家對與不對，總是一莊之主，妳的主人，我的父親，妳怎可評論他老人家的不對！」

這話不錯，是理。論身份，「逍遙處士」何尚武是莊主，烈火姥姥乃是逍遙莊的一名屬下，古語有云：「子女不言父母之過，臣僕不談君主之非」，屬下豈可評論主人的不對！

烈火姥姥連忙解釋地道：「姑娘，妳誤會了，老身說的不是那個意思。」

何瑤卿臉色稍霽地道：「那麼姥姥說的是什麼意思？」

烈火姥姥默然沉思了刹那，倏然問道：「姑娘，妳難道一點也不覺得，莊主和以前有些不同與怪異麼？」

何瑤卿神情微微一怔，道：「有些什麼怪異不同？」

烈火姥姥道：「性情，談吐似乎都有點不大對，好像換了個人。」

一直未開口發過一言的「飛環姥姥」，此時突然開口接說道：「姑娘，老身也有此感覺。」

「哦……」何瑤卿眉鋒微皺了皺，道：「可是……我怎地毫無所覺的呢？」

烈火姥姥微微一笑，道：「姑娘毫無所覺，是有道理原因的。」

何瑤卿目光一凝，道：「什麼原因道理？」

烈火姥姥道：「第一，因爲近兩年來，姑娘在莊中的時間少，在外面的時間多，第二，因爲姑娘極少和莊主相聚一起閒話家常，以致才未發覺莊主和以前的不同怪異之處。」

何瑤卿沉思地道：「這麼說，姥姥那『不對』的意思，乃是在懷疑現在的莊主不是我爹，是另一個人了？」

烈火姥姥微微一點頭道：「姑娘，老身不想謊言欺瞞姑娘，心中確是有此懷疑！」

何瑤卿再次沉思了刹那，道：「姥姥認爲有此可能嗎？」

烈火姥姥道：「老身這種懷疑，雖然有點荒謬過份，但是，江湖中事波詭雲譎，千奇百怪層出不窮，並非完全不可能！」

何瑤卿雙眉微蹙地眨眨眼睛，道：「可是……姥姥可曾想過，他如果眞是另外一個人，那他對莊中的環境，一切事物，屬下人衆等等，焉能完全了解清楚呢！」

「這個……」

烈火姥姥神情不由微微一呆，被這個問題問住了，「這個」兩字出口後，竟然未能接得上話來。

南宮逸奇在旁聽得心念却是倏然一動，接口說道：「姑娘，關於此點，我倒有點想法解釋。」

何瑤卿凝目專注，問道：「南宮大俠有何想法解釋？」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對方如果是令尊的熟人，或是早有預謀，在莊中佈下兩個心腹之人，如此，對莊中的環境等等，能够了解清楚，該就不是什麼難事了，姑娘以爲對不？」

這等想法解釋，頗有可能，也在情理之中，自是不能說不對！

因此，何瑤卿不由微點了點頭，雙眉深蹙地道：「事情若果眞如此，那麼我爹呢？而我又該怎麼辦呢？……」

烈火姥姥接口說道：「以老身之見，姑娘應該立刻回莊，僞言身體不適，在莊中住上一段時間，暗暗留心觀察之後再說。」

南宮逸奇突然抬手一搖，說道：「這辦法使不得！」

何瑤卿一怔！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緩緩說道：「事情若果如所料，則對方顯然是個心機十分深沉狡詐，而又非常高明之人，姑娘如今回莊小住，因爲內心已有所疑，在言語態度上難免有些不自然之處，倘或因而引起對方的懷疑，那後果可就……難料難想了！」

何瑤卿雙眉倏地一揚，道：「南宮大俠就那麼低看我這般無用，不如人麼？」

南宮逸奇含笑搖頭道：「姑娘誤會了，姑娘慧質蘭心，才智兩皆高人，我怎敢低看姑娘，而是因爲……」

語鋒微微一頓，接說道：「俗語說得好，『事不關己則罷，關己則亂』。」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人性的自然現象。

何瑤卿眨了眨眼睛，道：「那麼我儘量多加小心謹愼些就是了！」

南宮逸奇搖頭道：「姑娘，我仍然不讚成。」

何瑤卿眉鋒微蹙了蹙，道：「那麼依照南宮大俠的高見呢？」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問道：「姑娘，你可願相信我？」

何瑤卿道：「我要如果不相信南宮大俠，我就不會得請教高見了。」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如此，姑娘便交給我好了。」

何瑤卿目光凝注地，又問道：「南宮大俠，你之意思是？……」

南宮逸奇笑了笑道：「到時候，姑娘就會知道了。」

何瑤卿道：「現在不能告訴我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是不能，而是現下我尚未有所決定。」

「哦……」何瑤卿沉思地道：「南宮大俠可是想在會見我爹之後再作決定？」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不錯，我心中正是此意。」

何瑤卿道：「你打算如何會見我爹？」

南宮逸奇道：「當然是直接前往拜訪。」

何瑤卿道：「是明訪？」

南宮逸奇點頭道：「此乃必然，若是暗闖，豈不是落人譏笑爲宵小之徒。」

何瑤卿道：「也是單獨一個人？」

南宮逸奇道：「我單獨一人，在行動上可以免掉顧忌，也比較方便。」

何瑤卿眨眨眼睛道：「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是我却覺得太冒險了些！」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這雖然的確是冒險了些，可是，爲天下武林，却是值得的，何況俗話說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險，如何能够知道令尊的眞假！」

何瑤卿目光凝注地道：「南宮大俠見到我爹之後，又怎能知道我爹的眞假呢？」

南宮逸奇道：「這我自有辦法判別。」

何瑤卿道：「什麼辦法？」

南宮逸奇含笑搖頭道：「姑娘原諒，這辦法問題，我必須暫時保密！」

何瑤卿眉鋒微蹙地話題倏然一改，問道：「南宮大俠知道我爹對你的看法麼？」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拔之除之的強敵，對不對？」

何瑤卿點頭道：「南宮大俠既然知道，就應該想到，南宮大俠此番前往莊上明訪，我爹他豈肯輕易放過這等機會，勢必不惜傾盡全力的留下南宮大俠。」

這話不錯，「至尊宮主」既然將南宮逸奇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是其雄霸武林，君林天下唯一的阻碍，一直心欲拔除的「死對頭」，如今南宮逸奇送上門去，不惜傾全力的毀掉南宮逸奇，乃是必然的事！

可是，南宮逸奇他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武林第一，雖然明知「至尊宮主」早存殺他之心，雖然明知此番前往「逍遙莊」，無異是入虎穴闖龍潭，但是，他南宮逸奇又怎能因而畏怯不去！

是以，何瑤卿話音一落，南宮逸奇立即劍眉雙軒地說道：「何姑娘，我此次進入貴莊，令尊雖然絕不會輕易放過我，但是，那還得要看令尊之眞假而言！」

何瑤卿問道：「眞便怎樣？假又如何？」

南宮逸奇正容道：「是眞，我有把握使令尊放過我，讓我安然離莊的，是假，我也毫無所懼！」

語聲微微一頓，目閃神光地接說道：「莊中雖然高手如雲，『雙煞、三仙、四君』雖然都是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但是，倘然動手拚搏，大概還無人當得起我八成的一擊，我如果要走，也無人能够攔得住我！」

何瑤卿點頭微笑地道：「我相信南宮大俠所言，決非狂妄自負自誇之語，可是……」

語聲微頓了頓，雙眼連連眨動地接道：「如果我爹親自出手呢？」

南宮逸奇道：「令尊一身所學功力雖比『雙煞、三仙、四君』等人都要高出一籌，但，仍然難是百招之敵，不過，如果是另外一個人而不是令尊的話，那便就難說了！」

「哦……」何瑤卿道：「南宮大俠認爲如是另外一個人，其武學功力皆比我爹還高麼？」

南宮逸奇道：「我想很有可能，要不，起碼也和令尊在伯仲之間。」

說話間，他心念倏然微微一動，抬手揮掌虛拍，拍開了田秀秀的啞穴，目光如電般逼視着說道：「田閣下，我有話相詢，希望芳駕實答，不然，可就休怨我辣手……」

「辣手」怎樣？以下的話沒有說出。

他雖然沒有說出，但是田秀秀却已聽得心神暗暗一震！忍不住接口問道：「閣下可是要辣手毀了我？」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我雖然并無毀了芳駕的心意，可是却會廢去芳駕的一身功力！」

田秀秀芳心不禁打了個寒顫，眨了眨水汪汪的眸珠子，道：「閣下可是要問何莊主的問題？」

「不錯。」南宮逸奇道：「請芳駕實告他究竟

是什麼人？」

田秀秀說道：「逍遙莊主，『逍遙處士』何尚武。」

南宮逸奇道：「我問的他是眞是假？」

田秀秀妙目一眨，反問道：「我說實話，你閣下相信？」

南宮逸奇道：「只要芳駕說的眞是實話，我自無不信！」

田秀秀點頭一笑，道：「如此，我實告閣下，我不知道。」

南宮逸奇雙眉一揚，道：「芳駕是想自討苦吃麼！」

田秀秀正容說道：「南宮閣下，事實上我只知他是『逍遙莊主』何尚武。」

南宮逸奇一聲冷笑，道：「芳駕是他的寵姬，和他同床共枕，會不知道他是眞是假，這話，雖是三尺童子也不會相信。」

田秀秀道：「閣下之言雖然是理，可是……」

語鋒一頓，倏然問道：「閣下可知我跟他多久時間了麼？」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多久時間了？」

田秀秀道：「三年還差兩個月，從跟他的那時候起，他就是『逍遙處士』何尚武的身份，閣下請想，我又怎知他究竟是眞是假？」

南宮逸奇目光如電般凝注地道：「妳這話可完全實在？」

田秀秀道：「句句是實，決無半點虛謊，閣下要是不信……」

語音微頓，目光瞥視了何瑤卿一眼，接道：「請問卿姑娘好了。」

她既然這麼說，南宮逸奇怎還會不信，怎還會問何瑤卿，因爲她所言若有不實，何瑤卿豈會緘默着不開口。

因此，南宮逸奇心念電轉了轉，話題一變，問道：「芳駕當時是如何跟他的？」

「這個……」田秀秀遲疑着欲言又止。

南宮逸奇接問道：「怎樣？不便說麼？」

田秀秀猶疑了一下，說道：「因爲他對我使了手段。」

南宮逸奇道：「他對你使用的是什麼手段？」

田秀秀道：「他在我身上使用了一種奇特的藥物。」

南宮逸奇問道：「是毒藥麼？」

「不是。」田秀秀螓首微微一搖，道：「那是一種十分奇癢的藥物。」

南宮逸奇好奇的接問道：「怎樣奇特法？」

田秀秀再次猶疑了一下，神情顯得有點怪異而靦覥地道：「那藥性會令女人感覺無比的飢渴，渾身奇癢難耐，非經那個而不能舒暢……」

這樣一說，南宮逸奇明白了。

但是，尉遲如蘭，闞人解語，何瑤卿三位姑娘却全都聽得羞紅了嬌靨，三顆螓首垂下了一對半。

旋而，何瑤卿螓首倏地一抬，臉色沉寒地嬌叱道：「妳胡說！我爹他老人家豈是那種卑鄙無耻之人！」

田秀秀正容說道：「卿姑娘，我決未胡說，我說的乃是實情！」

何瑤卿雙眉一揚，道：「我不相信妳說的眞是實情，我……」

田秀秀接口道：「卿姑娘，妳不相信的是妳爹，我說的可是現在的何莊主，妳能够確定現在的何莊主就是妳爹，不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嗎？」

何瑤卿不由愕然一怔！雙目一睜，道：「這麼說，果然是……」

田秀秀倏然搖首截口道：「卿姑娘，過去，我從未見過妳爹，將近三年多的歲月，與我同床共枕的人只是現在的這位何莊主，我又怎知他是眞是假呢！」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何瑤卿默然了，緊緊地蹙起了雙眉。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忽然輕咳了一聲道：「自從那次事情發生之後，妳便甘心情願地跟了他？」

田秀秀點點螓首道：「是的，我在江湖上的聲名雖然不太好，且被一般武林正道俠義之士，視爲淫娃蕩婦，其實，在那時之前，我尤是淸白女兒之身，在當時的那種情形之下……」

說至此處，忽然幽幽地輕嘆了口氣，接着說道：「我既已失身於他，不甘心情願的跟他又能如何，難道我還能殺了他不成，再說，我雖然想殺他也辦不到，他武學功力皆比我高，我根本不是他的敵手！」

南宮逸奇心念轉動地沉思了剎那之後，倏地轉向何瑤卿說道：「何姑娘，照這等情形看來，令尊倒實在有可能是另外之人冒充的了！」

何瑤卿雙眼眨動地道：「南宮大俠之意可是說我爹他老人家決不是那種……」

南宮逸奇點頭接口道：「不錯，令尊生平光明磊落，爲人正直，乃是位關外武林同道共欽敬仰的當代大俠，以其使用於田姑娘的那種卑鄙手段而言，實在不似令尊的爲人，與令尊那光明磊落正直的性情也大違不合！」

語鋒一頓又起，接說道：「縱然一時名利薰心，欲圖稱霸武林，君臨天下，性情或有改變，但也

決不至於變得那麼卑鄙無耻！」

闞人解語忽有所悟地接道：「我想起來了。」

南宮逸奇問道：「姑娘想起什麼來了？」

闞人解語甜美地笑了笑，道：「是你的這番話啓示了我。」

語聲一頓，目視何瑤卿回憶地問道：「卿妹，妳還記得三年多前，有一次他和我義父忽然吵了起來的事情嗎？」

何瑤卿雙眼眨動地想了想，點點頭道：「姊姊知道那次是爲什麼事情嗎？」

「不知道。」闞人解語螓首微搖了搖，道：「伯父和我義父本是情逾兄弟手足的至交好友，自我懂得人事以來，就從未見過兩位老人家爭吵過，可是那一次不知爲了什麼事情竟然爭吵起來，而且吵得很兇，尤其當時伯父那種目射兇光，神色猙獰的樣子，實在嚇人，完全不似以往那種和顏悅色的神態，簡直像是換了個人，自那以後，我義父便處處都讓着他，似乎很怕他，不久之後，我和義父就被派去了巫山……」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說道：「現在想起來，他和我義父爭吵的事情竟然十分不尋常，說不定我義父那時便已知道他不是伯父，只因有着某種顧慮，以致直到今天都不敢揭穿他！」

何瑤卿雙眉深蹙，沉思地道：「照姊姊這麼說來，他究竟是不是我爹，只要一問易叔父，就知道了。」

闞人解語微點了點螓首，問道：「卿妹，我義父他老人家在莊中麼？」

何瑤卿搖頭道：「大約二十天之前，小妹曾見過他老人家一次，現在不在莊中，小妹就不知道了。」

南宮逸奇心念忽然微微一動，目視闞人解語問道：「姑娘，令義父的大名是？」

闞人解語道：「他老人家雙名從哲，外號武林人稱『金笛先生』。」

南宮逸奇輕聲一「哦」，道：「原來是三十年前名震武林，力除黃河四怪的易大俠。」

語聲一頓，沉思地問道：「以姑娘猜料，易大俠之忍讓不言，可能是有着什麼顧忌呢？」

闞人解語美目眨動地想了想，螓首微搖地道：「這我就不知道了，南宮大俠認爲呢？」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以在下猜料，易大俠之忍讓不言，不敢揭穿他，可能是爲了……」

目光瞥視了何瑤卿一眼，接說道：「其問題，可能就出在何姑娘的令尊身上。」

何瑤卿神情愕然一怔，道：「問題出在我爹的身上？……」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是的，我猜料的如果不錯，易大俠所顧忌的完全是令尊的安全。」

何瑤卿明白了南宮逸奇所猜的意思了，心神不禁倏然一震！雙目一睜，道：「南宮大俠之意可是說對方在以我爹的性命威脅着易叔父？」

南宮逸奇點頭道：「此事實在大有可能，否則，以易大俠的武學功力，俠心義胆，豈肯爲虎作倀，受辱忍讓，聽人命令使！」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道：「再說，令尊……」

話未說完，星目寒芒忽地一閃，轉身朗聲發話道：「屋上是那位高人駕臨，請下來一見。」

闞人解語、尉遲如蘭、何瑤卿姑娘等人臉色全都不禁倏然一變！

雖然，南宮逸奇話音落後，屋上並未有人接話，但是，她們全都深信南宮逸奇的聽力，決不會有錯。

戒備肅立在大廳門外的「四虎」，也因未聽得屋上有人接話，立時身形齊動，便要騰身朝屋上撲去。

南宮逸奇見狀連忙抬手一搖，攔阻地說道：「你們別上去！」

「四虎」聞言，只好停身站着不動。

南宮逸奇雖然攔住了「四虎」，但他自己却雙眉挑了挑，抬腿飄身出了大廳，昂首朝屋上再次朗聲說道：「朋友，請下來吧，不然，我可要命人奉請了！」

「命人奉請」，這句話生了效，屋脊後，突然響起震空長笑，長笑聲中，站起了一位身材瘦高，長髯飄胸的灰袍人，語音淸朗地說道：「好靈聰的聽覺，果然不愧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美譽。」

話落，抬腿飄身下屋落地。

南宮逸奇神情瀟洒地一笑，道：「多謝謬讚，閣下是？……」

他話才出一半，大廳內已傳出一聲甜美的嬌喊：「義父！」

首先是闞人解語姑娘身如飛燕般地撲了出來，接着是何瑤卿和尉遲如蘭姑娘。

「易叔叔。」

「易伯伯。」

前者是何瑤卿姑娘的嬌喊，後者則是尉遲如蘭姑娘那甜美的聲音。

用不着介紹了，闞人解語姑娘的那聲嬌喊稱呼，已說明了灰袍人即是「金笛先生」易從哲。

如是，南宮逸奇立即抱拳拱手施禮道：「南宮逸奇見過易老前輩。」

「金笛先生」易從哲連忙欠身拱手還禮笑說道：「不敢當，南宮大俠這『易老前輩』的稱呼，老朽可萬萬當受不起。」

南宮逸奇微笑道：「易大俠太客氣了。」

語鋒一頓即起，道：「屋上還有兩位是那兩位高人，怎不和易大俠一起現身下來。」

易從哲哈哈一聲大笑道：「南宮大俠實在高明，令人欽佩！」

話聲一落，立即轉首揚聲朝屋上喊道：「兩位請下來吧！」

屋脊後，倏又响起兩聲朗笑，兩條人影騰起，飄然而落。

南宮逸奇目光如電，當兩條人影身形騰起之時，他就已看清楚了兩人的面貌，是以，兩人身形一落，他立即搶步上前見禮道：「恩兄和宇文老哥怎麼也到關外來了。」

原來這兩人竟是那「醫偷雙絕」諸葛高風和「地府秀士」宇文旭，他們二位同來關外，且和「金笛先生」走在一起，這實在使南宮逸奇很感意外而驚奇！

「地府秀士」宇文旭哈哈一笑道：「南宮兄弟，這次來關外的人可多得很呢！」

「多得很？……」南宮逸奇神情一怔！問道：「有多少人？」

宇文旭道：「大概有七八十位。」

南宮逸奇詫異地眨了眨星目，又問道：「都是些什麼人？」

宇文旭笑笑道：「有少林掌敎，丐幫幫主，峨嵋掌門，『金陵王』府的侍衛。」

這麼多人跟着他之後一起前來關外，是為了什麼？是何原因？不言不知，當然是怕他人單勢孤遇險。

但是，這又是什麼人的主意，他心裏似乎很明白。

雖然，他也明白這完全是好意，可是，却不由得微揚了揚兩道劍眉，道：「嗐！小眉師妹她簡直……太胡鬧了！」

「醫偷雙絕」諸葛高風忽地輕聲一笑，道：「兄弟，你這就錯怪了人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怔，道：「怎麼，這難道不是小眉師妹的主意？」

諸葛高風搖了搖頭道：「不是，雲姑娘只是贊助人。」

南宮逸奇道：「是天宏掌敎的主意麼？」

諸葛高風又搖了搖頭，道：「天宏掌敎也只是贊助人之一。」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道：「那就一定是孔幫主提議的了！」

諸葛高風仍然搖着頭道：「也不是，他和天宏掌敎一樣。」

南宮逸奇劍眉不由微蹙了蹙，說道：「那麼，是？……」

諸葛高風笑了笑道：「兄弟不必多問了，反正是一位非常關心你的人。」

南宮逸奇心中倏然一動，目閃異采地道：「諸葛兄，小弟知道是誰的主意。」

諸葛高風含笑道：「兄弟，你說說看。」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星目倏地一凝，道：「是郡主，對麼？」

這回諸葛高風沒有搖頭，但是，也未點頭地笑說道：「對與不對，日後你總會知道的。」

南宮逸奇聰明絕世，奇才蓋代，一聽這語氣，他心裏還有什麼不明白的，確是蘭陽郡主的主意無疑！

「地府秀士」宇文旭適才雖然沒有提說起雲小眉和蘭陽郡主也一起來了關外，但是，却曾提說過有「金陵王」府的「侍衛」。

於此可知，蘭陽郡主和雲小眉，當然也是一同來了。

蘭陽郡主為當今皇族貴裔，乃金枝玉葉之軀，為了他，竟然不辭萬里奔波之苦，和衆人一同前來關外。

這份情，這份關心，使南宮逸奇內心裏有着無可言喻的感覺，也有着無比的激動……

激動中，南宮逸奇暗暗深吸了口氣，問道：「天宏掌敎他們現在何處？」

諸葛高風聞音知意，明白南宮逸奇是想知道蘭陽郡主和雲小眉兩位姑娘現在什麼地方，只是有點不好意思直接明問而已。

因此，諸葛高風立即微微一笑道：「天宏掌敎和峨嵋掌門等人全都分住在城外客棧中，蘭陽郡主和小眉姑娘則帶着九名侍衛，『伽藍神劍』祖孫，『雙瘦』兄弟住在離施總管不遠的一家客棧內。」

這時，闖人解語已經向易從哲畧說了別後所發生的事情與經過，諸葛高風話音一落，她立即望着南宮逸奇接口說道：「南宮大俠，請諸葛大俠和宇文大俠到大廳內坐下再作長談，如何。」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姑娘說的是。」

語音一頓，舉手肅客地道：「諸葛兄宇文兄，我們到廳中坐下再談吧。」

諸葛高風和宇文旭微一點頭，遂舉步朝大廳內走入，易從哲和闖人解語，尉遲如蘭，何瑤卿三位姑娘則隨後步入廳中。

進入大廳，分別落坐，坐定，易從哲目光如電地掃視了田秀秀，施漢元二人一眼，口中冷哼了一聲，望着南宮逸奇問道：「南宮大俠打算如何處置他們？」

南宮逸奇心念倏然一動，眨眨星目反問道：「易大俠之意呢？」

易從哲目射寒煞地沉聲道：「殺！」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他們該殺麼？」

易從哲一點頭道：「他兩個全都死有餘辜，尤其是漢元，他狼心狗肺，更是該殺該死！」

「哦……」

南宮逸奇方自輕「哦」了一聲，闖人解語已接口說道：「義父，您來晚了一步，如今已殺他們不得了！」

易從哲神情愕然一怔！問道：「為什麼？」

闖人解語道：「早在您老人家未來之前，南宮大俠已經答應了他們，饒他們一命。」

易從哲雙目倏然一睜，道：「南宮大俠，他兩個可千萬饒不得，放不得！」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易大俠請放心，我雖然已經答應放過他們，但是，並不在今夜，而且，今夜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消息，也絕不會得走漏出去的！」

易從哲輕聲一「哦」，沉思地道：「南宮大俠可是打算在一切事情解決之後再放他們？」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話題倏地一改，星目凝注地道：「我想請敎件事情，不知當是不當，易大俠肯不肯實告？」

易從哲微微一笑，道：「南宮大俠不必客氣，面對『天佛崖』的傳人，有所垂詢，老朽當是無不實答！」

南宮逸奇神色一怔，道：「易大俠已經知道我師承……」

旋忽心中已有所悟地目光瞥視了諸葛高風一眼，望着易從哲問道：「何莊主是怎麼回事？」

易從哲目射奇采道：「南宮大俠已知道了？」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我並不知道，只是有所懷疑，猜料。」

語聲一頓又起，接問道：「目下的那一位他究竟是什麼人？」

易從哲搖頭苦笑地道：「老朽也只知道他不是何老哥，不知他是那個惡賊！」

南宮逸奇劍眉微蹙了蹙，道：「何莊主本人知道不？」

易從哲道：「這就不清楚了，也許知道，也許和老朽一樣。」

南宮逸奇道：「易大俠，你知道何莊主現在何處麼？」

易從哲搖頭道：「不知道。」

南宮逸奇沉思地道：「這麼說，何莊主是否仍然很好，易大俠也不知道了！」

易從哲道：「何老哥他仍然很好，要不，老朽便不會受其挾制了！」

南宮逸奇凝目道：「易大俠常見何莊主麼？」

易從哲點頭道：「最多半月，那惡賊必定派人帶老朽和何老哥見面一次，這也是老朽和那惡賊的協定條件！」

南宮逸奇道：「每次見面都在什麼地方？」

易從哲苦笑地道：「老朽如能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就好了。」

語聲一頓，忽然吁嘆了口氣，接着說道：「那惡賊心機深沉，行事慎密，每次派人帶老朽去見何老哥時，不但蒙起老朽的雙眼，并且地方似乎不時的在變換！」

何瑤卿接口問道：「易叔叔，您和我爹見面時，有談過話麼？」

易從哲搖頭道：「每次見面時，妳爹都被事先封了啞穴，根本無法和我交談。」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閃過一抹異采，說道：「如此看來，何莊主竟然知道那個惡賊是什麼人！」

易從哲問道：「何以見得？」

他嘴裏雖然這樣問，其實他心中早在兩年之前就已想到了。

南宮逸奇道：「情形很明顯，那惡賊是怕何莊主說出他的眞實身份姓名底細，否則，又何必事先封住何莊主的啞穴，不讓何莊主和易大俠交談？」

何瑤卿點頭說道：「南宮大俠這話不錯，我爹一定知道那惡賊的身份底細，只要先救出我爹來，其他的問題便就容易解決了！」

南宮逸奇含笑點頭道：「何姑娘之言雖然甚有道理，可是，令尊現在何處尚且不知，我們何能先救出令尊呢？」

這話不錯，也問住了何瑤卿，何瑤卿不禁怔了怔，旋而她忽有所得地雙目一凝，注視着易從哲問道：「易叔叔，那每次帶您去和我爹見面的人，他們都是誰？」

易從哲道：「我從未見過，一個也不認識。」

何瑤卿眉鋒一皺，道：「這麼說，他們都不是本莊的人了！」

易從哲輕聲一嘆，道：「他們不僅不是本莊的人，而且都是那惡賊的心腹死黨！」

語聲一頓，倏然目射威稜地瞪視着田秀秀沉喝道：「賊婦，妳說，那惡賊是誰？」

田秀秀柳眉微微一揚，口中冷哼了一聲，臉一偏，望向別處，竟未開口答話。

這種態度立刻激起了易從哲的怒火，厲聲喝道：「賊婦，妳想討苦吃麼！」

田秀秀仍然沒有開口答話。

易從哲雙眉一軒，目閃寒芒地倏然抬手出指，便要凌空點出。

他這一指如果點出，田秀秀立將渾身痙攣，經脈抽搐，痛苦有如油煎。

這情形，南宮逸奇不能不開口了，連忙抬手一攔，揚聲道：「易大俠，請指下留情！」

易從哲一怔，道：「南宮大俠，這……」

闊人解語接口說道：「義父，適才之前，南宮大俠已經問過她了，事實上，她不但也不知道那惡賊是誰，而且還是個身受那惡賊以卑鄙無恥，下流的手段糟塌了的可憐人！」

「哦！……」易從哲到底不愧是位當代武林高人，俠義正道之士，闊聽義女這麼一解說，臉容神色立時一改，致歉地說：「秀秀姑娘，請恕老朽不知冒失唐突之過！」

這回，田秀秀答話了，神色悽惋地微微一笑，道：「易大俠太客氣了，其實這也難怪易大俠，以妾身的身份而言，易大俠又怎知道其中的隱情！」

何瑤卿突然想到了什麼主意地，臉現喜色地道：「易叔叔，姪女有了救出我爹的辦法了！」

易從哲問道：「妳有了什麼辦法了？」

何瑤卿眼珠微轉地瞥視了南宮逸奇一眼，道：「姪女這辦法要暫時保密。」

易從哲道：「爲什麼？說出來讓大家聽聽是不是可行，不好麼！」

何瑤卿搖搖頭道：「不！姪女認爲還是暫時保密的好。」

南宮逸奇含笑問道：「是怕有人不讚成，是不是？」

這話，說中了何瑤卿的心意，神情有點訕訕地微一點頭道：「是的。」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接着又道：「姑娘所擔心的那個不讚成之人，也就是我，對不對？」

的確不愧是當今武林的第一奇才，就好像看穿了何瑤卿的肺腑一樣，說來竟是語語中的，絲毫無錯。

何瑤卿芳心不禁微窒了窒，點頭道：「我正是怕南宮大俠不讚成。」

南宮逸奇臉色倏然一正，道：「何姑娘，你太多慮了，妳是爲了救令尊，這是親情，也是爲兒爲女應該的孝道，只要妳想的辦法可行，我一定不會不讚成！」

何瑤卿雙目一睜，道：「你這話是眞的，我說出辦法來，你一定不會不讚成！」

南宮逸奇正容說道：「我已經說過了，只要姑娘的辦法可行，我一定讚成！」

何瑤卿點頭道：「我裝着若無其事和往常一樣的回莊去拜見那惡賊，借機會向那惡賊撒嬌……」

語聲微頓地眨了眨眼睛，接道：「然後乘勢依偎到那惡賊懷裏，暗中下手點上他的穴道，擒住他逼問我爹被關在什麼地方！」

這，雖然算不得是個上好辦法，但是，却也不失爲無法之中的一個可行的辦法。

只是，這辦法雖然可行，但危險性也極大，換句話說，這也是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辦法，萬一失敗，何瑤卿就得白送一條性命！

因此，南宮逸奇不由緊緊地蹙起兩道劍眉，猶疑着沉思不語。

田秀秀目光注視着南宮逸奇剎那，她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南宮大俠，卿姑娘這辦法萬萬使不得，也絕對不能成功！」

何瑤卿雙目倏然一睜，怒聲喝道：「住口；現下還有妳說話的地位麼！」

田秀秀柳眉微微一挑，冷冷地道：「丫頭，我和妳說話了麼！」

何瑤卿方待開口，却被南宮逸奇適時抬手一搖，而把話嚥了回去。

南宮逸奇隨卽目視田秀秀含笑說道：「田姑娘，何姑娘令尊被人所執，她心情自然不好，說話也就自然難免有些不當，尚望田姑娘切勿介意！」

田秀秀目露感激之情地甜笑道：「南宮大俠，請勿客氣，妾身明白她此刻的心情，絕不會得介意的！」

南宮逸奇神情瀟洒地笑了笑，道：「田姑娘既說這辦法絕對不能成功，想來此中定必有着道理的了，是不是？」

「南宮大俠高智，猜料的一點不錯。」田秀秀點頭道：「妾身之言確是有道理！」

南宮逸奇道：「如此我請姑娘賜告這道理。」

田秀秀道：「那惡賊貼身穿有一件寶衣，普通刀劍掌力指力，根本休想傷得了他。」

「哦……」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姑娘知道那是件什麼寶衣麼？」

田秀秀搖搖螓首道：「不知道，那惡賊從不肯告訴我寶衣的來歷名稱。」

南宮逸奇劍眉微蹙了蹙，道：「姑娘能說出那寶衣的形狀麼？」

田秀秀點首道：「能，那寶衣共有兩層，裏層

白色，質料柔軟光滑，似絲似帛，像是『天蠶絲』織成，外層色是火紅，隱現鱗甲痕跡類似莽皮。」

南宮逸奇星目飛閃地道：「姑娘說的一點不錯，那寶衣裏層正是『蠶絲』織成，外層乃是千年赤煉莽皮所製，名爲『天蠶火龍軟甲』。」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據家師偶然談說過，此甲於兩百年前曾被一位武林異人所得，而後便不知所終，連那位異人也沒有了消息下落，此甲不僅普通刀劍掌指之力難以損傷，卽連『靑霜、紫電』若非內功深湛之人，以眞力貫注劍身，也難一劃刺穿兩層！」

這番話，聽得易從哲，宇文旭，諸葛高風和闊人，尉遲，何瑤卿姑娘等人，全都不由得眉鋒深蹙，默然不語。

「烈火姥姥」突然說道：「照這樣說來，天下武林中就無人能奈何得了那惡賊了！」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那倒不見得，此甲雖然刀劍難傷，但是，只能護住上身要害，與其動手時，如果專攻他的下盤，腿膝之間，或者頭頂，腦後，面門等要害，仍可致其死命！」

語聲一落又起，望着何瑤卿說道：「何姑娘，妳的辦法原本可行，那惡賊既有寶甲護身，便絕對使用不得了！」

何瑤卿神色悽苦地道：「南宮大俠，可是我爹他老人家……」

南宮逸奇接口道：「何姑娘，先前我雖然已經問過妳一次，但是，現在我要再問妳一遍，妳願意相信我不？」

何瑤卿點頭道：「南宮大俠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代第一，我怎敢不相信你！」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何姑娘，現在我要妳丟開那些武林對我的虛名，我要妳說眞心話，妳相信不相信我這個人？」

何瑤卿道：「我相信！」

南宮逸奇緊接着問一句道：「是心裏的話？」

何瑤卿肅容點頭道：「絕對是心裏的話！」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道：「那麼我就再向姑娘說一次，救令尊，除惡徒的事情，全交給我好了！」

聲調一落又起，語音鏗鏘地說道：「我可以向姑娘保証，如果救不出令尊，姑娘唯我是問！」

南宮逸奇既然這麼說了，何瑤卿那還能再說什麼，只得點頭說道：「小妹遵命！」

一直默默地靜坐着，從未開口插過一句話的「江北才女」，尉遲如蘭姑娘，這時突然開口說道：「南宮大哥，小妹想出了一個淺薄的辦法，不知可不可行？」

南宮逸奇對於這位智慧過人，溫婉嫻淑的紅粉知己，雖然先後只交談過兩次，但是內心裏已經有了個深切的了解，知道她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定是高明之見。

因此，尉遲如蘭話音一落，南宮逸奇立卽含笑說道：「蘭妹請別客氣，我願聞高見！」

尉遲如蘭妙目含情地甜甜地一笑，道：「小妹認爲南宮大哥如果自己化裝易容成易伯父，一切事情也許就比較容易順利得多了。」

南宮逸奇星目飛閃地朗聲一笑，道：「蘭妹果然高見，這確實是個值得可行的辦法！」

尉遲如蘭眨眨美目，道：「南宮大哥且莫誇獎是好辦法，這裏面問題可還多着呢！」

南宮逸奇道：「什麼問題？」

尉遲如蘭甜美地一笑，道：「第一，化裝易容問題，一定要毫無破綻才行。」

南宮逸奇道：「這沒有問題，在化裝易容方面我有自信。」

尉遲如蘭接着說道：「第二，談吐音調方面，也必須能模仿得一樣！」

南宮逸奇點頭道：「這也不是困難問題，只要多練習兩天，一定能學得很像。」

尉遲如蘭甜笑了笑，道：「但是，第三個問題可就太困難了！」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怎樣困難法？」

尉遲如蘭神色突然一肅，道：「這第三個問題，可是既無法學習，也無法模仿，只要稍一不愼，便會露出馬脚。」

南宮逸奇劍眉微蹙了蹙，道：「這第三究竟是個什麼問題，蘭妹快說出來吧，別急人了！」

尉遲如蘭甜笑地道：「小妹遵命。」

語聲一落卽起，美目眨動地問道：「對於『逍遙莊』中的環境地理，南宮大哥熟悉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從未去過莊中，自然不熟，不過，這也並非什麼困難的問題，只要畫出一張地形環境圖來，我看上兩遍默記於心中，便就可以了。」

尉遲如蘭道：「不錯，這也的確不算是什麼大問題，可是……對於莊中所有的屬下人衆，南宮大哥又認識多少呢？」

這話，問住了南宮逸奇，傻了眼，發了怔，也呆住了。

南宮逸奇神情怔了怔！不禁搖頭輕聲一嘆，道：「蘭妹這辦法雖好，看來還是……」

尉遲如蘭飛快接口，說道：「南宮大哥，這第三個問題，雖是極爲困難，但是，却並非絕對無法解決。」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倪匡·著
培新·圖

萬里雄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凃雪紅得不到表哥林浩生的愛，反目成仇，立意要把雙飛逃奔的林浩生和玉琴擒捉回來，以洩心頭之恨，凃堡主爲恐凃雪紅任性，乃着盟弟甘德霖偕同往追，至中途，果發現林與玉琴傷臥雪地，甘德霖對這對逃亡鴛鴦生出同情之心，堅持帶他們回堡，凃雪紅却要私自予以折磨，不惜暗施辣手，把甘德霖擊斃，玉琴趁機奪得雪橇逃亡，但終落凃雪紅之手，被帶至天一堡一處哨崗，喝令哨崗的人施予酷刑，突於此際，有冷笑聲發出，哨崗中人在刹時間爲人所殺，個個死法一樣——

先聲奪人　瓦解天一堡

凃雪紅那裏還敢在房間內停留，她連忙退到了院子中，四周圍靜到了極點，以致令得凃雪紅自己聽自己的喘息聲，也覺得極其刺耳。

她心中實在害怕之極，身子在簌簌地發着抖，那十八人，雖然不是武功一等一的高手，但是在刹那之間，連聲也未出，便一齊慘死，事情之詭異可怖，實在也是難以形容。

凃雪紅向前走出了幾步，手中的短劍，嗖嗖地揮動着，雖然在她的身邊，其實一個人也沒有。

她來到了林浩生和玉琴的身邊，直到她踢到玉琴的身子，她才想起，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至少玉琴還在，玉琴是她最恨的人，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即使是最恨的人也好了。

她連忙低頭望去，只見玉琴正睜大了眼睛望着她。一接觸到了玉琴那雙充滿了恨意的眼睛，她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但是無論如何，玉琴的目光，雖然可怕，比起那片刻之間，連影都未現，便令得那一十八人喪生的人要好些，是以她一伸手，拍活了玉琴的穴道，道：「玉琴。」

她才叫了一聲，玉琴已一翻身，站了起來。

她只是直挺挺地站着，凃雪紅苦笑了一下，道：「玉琴，你……可曾看到了什麼？」

凃雪紅的意思，是問玉琴可曾看到什麼怪異的人物，能够在片刻之間，將這個崗哨中的所有人一起殺死。玉琴慢慢地抬起頭來，道：「我，我什麼都看到了。」



她的聲言，十分沉緩，但是却帶着一股森森的寒意，更令得人心頭生寒。

涂雪紅一聽，更是大吃一驚，道：「你看到了？那是什麼人？什麼人？」

她一面說，一面由於心中實在驚恐太甚，不由自主，向玉琴靠近去，想藉此減少一些心頭的恐懼。却不料她才來到了玉琴的身前，玉琴陡地一伸手，已將她的肩頭，緊緊抓住！

同時，只聽得玉琴咬牙切齒地道：「你！」

涂雪紅又驚又怒，叱道：「你瘋啦！快放開我，我問你看到了行兇的是什麼人沒有！」

她一面說，一面用力地掙扎着，可是玉琴將她抓得十分之緊，一時之間，她竟掙之不脫，涂雪紅心中發急，連忙揚起手來，劈劈拍拍，一連打了玉琴好幾個耳光。

玉琴被涂雪紅打得頭向左右亂擺，可是她還在繼續講話，道：「是你，行兇的就是你，你先殺甘二爺，又殺了浩生哥！」

涂雪紅雙手在玉琴的胸前，猛地一推，那一推的力道，十分之大，推得玉琴的身子，向外直跌了出去，跌在丈餘開外。

玉琴一跌了出去之後，掙扎着想爬了起來，但是却在所不能，她連撐了好幾撐，仍然仆在地上。

涂雪紅喘了一口氣，心中却是越想越寒，心忖此地萬萬地不能久留，不如快快離去的好，當然不能帶着玉琴一起走，就將她一掌擊死算了，將來玉琴的死，自然也和衆人的死算在一起，只怕連甘德霖的死，自己也可以脫去干係，掛在那行兇者的身上了。

涂雪紅想着，身形已向前疾閃而出，她在林浩生的身上掠過，却連瞧也不向林浩生瞧上一眼，因爲她以爲林浩生一定死了。

她來到玉琴的面前，冷笑一聲，道：「玉琴，我絕不能够留你在世，你死在枉死城中，可不能怪我——」

她才講到這裏，突然覺出肩頭上一沉，似有一股力道，加了上來，同時聽得，就在她的身後，傳來了冰也似冷的一下冷笑！

一聽得那下冷笑聲，距離她如此之近，她已然是亡魂皆冒！

接着，在她的身後，又响起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奇啊，她死了不怪你，却怪誰？」

那人一定就在涂雪紅的身後，因爲涂雪紅幾乎可以覺出那人的講話時，有一股涼嗖嗖的涼風，噴到了她的後頸之上，她想轉過身去，可是說什麼也使不出力道來，她心頭突突亂跳，過了不知多久，才聽得她顫聲道：「你……你是誰？」

那人却只是冷笑，並不出聲。

涂雪紅的身子，更發起抖來，她看到玉琴雖然仆倒在地，但這時正抬頭，向她望來，那人正在她的背後，玉琴自然可以看得到的。

她急速地喘着氣，道：「玉琴，我……背後是什麼人？」

玉琴一字一頓，道：「那……不是……人！」

那四個字，無異是四桶澆向涂雪紅身上的冰水一樣！她的上下兩排牙齒相叩，發出了「得得」之聲，掙扎着道：「那……不是人……却是……什麼？」玉琴的臉色十分白，但是在她的臉上，却也找不出什麼特別害怕的神情來。因爲玉琴在這樣的處境之下，已沒有什麼值得她害怕的了！

她只是冷冷地道：「我也不知是什麼？我只知那不是人，或者是你的報應到了，小姐，你害怕了麼？」

涂雪紅聽了，心中又驚又怒，她本來只是害怕，是以驚惶失措，但這時心中一怒，將她的驚懼冲淡了幾分，反令得她鎮定了許多。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心想自己身後的，自然是人，如果不是人，又怎會講話？玉琴這樣講，一定是故意在嚇自己，當眞可惡之極！

她心頭仍在狂跳，但是講話的聲音，却不再那樣斷斷續續了。

她道：「朋友，我是天一堡涂堡主的女兒，你却是何人？」她一講出了「天一堡主的女兒」這句話來，心中又定了不少，因爲在她想來，敢以得罪天一堡涂堡主女兒的人，只怕還當眞不多！

在她身後的那聲音「桀」地一聲怪笑，道：「我已經知道了，若不是你是涂老大的女兒，又怎殺得了甘老二？嘿嘿！」

涂雪紅一聽得那人這樣講，身子又把不住發起抖來，那人在她的背後，按住了她的肩頭，她的身子便一動也不能動，這自然難以如同對付林浩生和玉琴一樣地恐嚇他們，乃至殺人滅口的。是以片刻之間，她心慌意亂，不知怎樣才好。

那人不住地「嘿嘿」冷笑着，道：「你現在一定急於回天一堡去，是不是？你可以先走一步，我自會再來找你的。」

那人這兩句話一出口，涂雪紅只覺得肩頭上一股大力，湧了過來，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向前疾衝出了七八步去，方始站定。

一站定了之後，她疾轉過身來，向前看去。

却不料她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却是險險昏了過去！

只見站在雪地中的，的確不是人，那只是雪也

似白，毛茸茸的一團！

若說那是一個人披着毛皮衣服，那也不應該這樣子沒頭沒腦！

涂雪紅面對着那一團鬼魅也似的物事，向後一步一步地退了出去，好不容易，捱得轉過了屋角，她發出一下尖叫，那裏還敢到馬廐去牽馬，身形如飛，向外疾掠了出去，一面還怕那怪東西自身後追了上來，她輕功本不怎樣，但這時奔得快疾無比，轉眼之間，便奔出了五六里！

這五六里路程，可以說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奔出去的，等到她神智比較清醒之時，那是在聽到了犬吠聲之後的事了。一聽到了犬吠聲，涂雪紅的脚步，便慢了下來，只見前面，一架雪橇，飛也似地馳了過來，那正是她派去天一堡去取傷藥的人回來了。

涂雪紅一看到有人來，如同見到了救星一樣，一面大叫着，一面向前直迎了上去，轉眼之間，雪橇停了下來，自雪橇上，飛掠下兩個人來，來到了涂雪紅的面前，一邊一個，將她扶住，道：「什麼事？什麼事？」

涂雪紅定睛看去，只見扶住了自己的，乃是神刀飛虎，湯氏兄弟！

神刀飛虎乃是天一堡中的高手，涂雪紅一見了他們，更加如同吃了定心丸一樣，忙道：「兩位來得好，唉，嚇死我了！」

神刀飛虎看到涂雪紅的神色如此倉惶，心中也不禁駭然，忙齊聲道：「堡主不放心你一個人在外，特地叫我們來照應你的，發生了什麼事？」

涂雪紅又連喘了幾下，才道：「眞嚇死我了，我連人影也未曾見到，可是前面哨崗中的温四他們，近二十人却全死了。」

神刀雙虎在見到了涂雪紅面上神色倉惶之際，已經知道事情非比尋常，而且聽得她這樣講，更是大駭，道：「有這等事。」

涂雪紅眼珠一轉，心想此際再不將甘德霖之死推卸責任，更待何時？是以她立時又道：「我怎會騙你們，連甘二叔都遭了不幸！」涂雪紅說温四他們近二十人喪了命，神刀雙虎雖然大駭，然而還不怎麼樣，可是此際，聽說甘德霖也已喪生，兩人自度自己的武功，遠不及甘德霖，那事情還了得？兩人立時呆住了出聲不得。

涂雪紅自然知道兩人害怕的原因，她忙一頓脚，道：「你們的胆子，怎地比我還小？」

神刀雙虎四面張望，肯定了附近的雪地之中，並無他人，他們才畧鬆了一口氣，齊聲道：「小姐，連甘二爺也送了性命，那可是鬧着玩兒的麼？」

涂雪紅道：「是啊，所以我實在嚇壞了，幸而遇到你們，我……們可要過去看看那人走了沒有？」神刀雙手連搖，忙道：「那不好，天一堡外來了強敵，咱們可得趕快回去，通知堡主才好。」

涂雪紅看出他們兩人是心中害怕，她又道：「唉，我只看到了那人一眼，便幾乎昏了過去，那……簡直不是人，只是毛茸茸，雪白的一團……兩位，甘二叔的屍體還在那邊，他雖然死得可怕，我們却也要將他的屍體帶回堡中去才好！」

這時，若是神刀雙虎叫涂雪紅再回去，涂雪紅也是殺頭也不肯的。但是她却看穿了神刀雙虎害怕，是以先講了出來，那麼，日後甘德霖的屍首不在那邊，她也可以有得推托了，這是她爲人工心計之處。

果然，神刀雙虎道：「別去，別去，還是先回去報告堡主的好！」他們兩人不由分說，扶着涂雪紅，上了雪橇，抖起長鞭，雪橇向前，飛掠而出。

向前去越是遠，涂雪紅的心中越是定，漸漸地，已可以看到天一堡的燈火了。又過了不多久，雪橇直來到了堡前，神刀雙虎大叫道：「小姐回來了，快開門！」

自有人立時推開了大門，雪橇帶起一大蓬雪花，直衝進去，又衝出了許久，才停了下來。一回到了天一堡中，神刀雙虎也像是檢回了一條命一樣，大聲叫道：「堡主，堡主，出事了！出事了！」

他們兩人叫着，立時引起了數十人，圍到了他們身邊，七嘴八舌地問了起來。

但是，神刀雙虎却也不知道事情的究竟怎麼樣，是以他們只是道：「甘二爺死了，温四他們全死了！」

天一堡中的高手一聽，也大是駭然，一時之間，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湧着神刀雙虎和涂雪紅，一齊向堡主的住處走去。

涂雪紅一直只是鐵青着臉，一聲不出，直到堡主涂龍走了出來，她才哭叫一聲，道：「爹！」身形一縱，投入了涂龍的懷中。

涂龍未曾出來之際，已然聽得人聲大嘩，說什麼甘二爺已經死了，甘德霖乃是和他女兒一起出去的，甘德霖死了，他女兒豈不是更糟？是以當他趕向外來之際，他的一顆心，可以說是懸在半空中。

直到他出來之後，一見到了涂雪紅，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連忙扶住了涂雪紅，道：「怎麼一回事？是誰來踩天一堡的盤子來了？」

涂雪紅一面哭，一面道：「我不知道，我和甘二叔，找到了浩生表哥和玉琴，浩生表哥傷得很重，我想當時我離温四那邊近些，便先帶他到了温四

那裏，立時托人來取傷藥的。」

涂龍道：「是啊，我知道，我還不放心，才命湯氏兄弟送傷藥去的。」

涂雪紅哭了起來，道：「可是，也不知浩生表哥勾結了邪派中的什麼人，轉眼之間，什麼人全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

涂龍心頭雖然吃驚，但是他究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聽了之後，心中一怔，道：「怎麼一回事？怎地轉眼之間，人都全死了？」

涂雪紅早已想好了應對之語，她立時道：「我在屋中，陪着浩生表哥，忽然聽得外面，廿二叔怪叫了一聲，我呆了一呆，連忙衝了出去，只見廿二叔已倒在地上，死了，他死得極其可怖！」

涂龍忙問道：「如何可怖法？」

涂雪紅雖然是在撒謊，但却也有一半是眞的，涂龍問她死者如何死法，她想起那十餘人慘死的慘狀，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好幾個寒戰道：「他……他們的臉上，全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團！」

涂雪紅一形容出那些人的死狀來，聽到的人，全感到一股寒意。

涂堡主的面色，更是大驚，忙抬頭，叫道：「易兄！」

只見人叢中，一個枯瘦老者，身形正向後退去，一聽得堡主叫他，便自一拱手，道：「堡主，這些日子，多謝你照拂，易某人告辭了！」

這個枯瘦老者，來天一堡已有多年，也沒有什麼人認識他，只是看在涂堡主對他十分尊敬份上，也對他很客氣，而其人平時，也不愛呼人，人人都只知他姓易，是一個怪人而已。

可是此際，衆人看到堡主什麼人都不叫，單單叫他，而他却立時拱手告辭，衆人心中，都不禁呆了一呆，不知是什麼原故。

涂堡主一聽得那枯瘦老者要告辭，心中大急，一個箭步，向前竄去，攔住了那枯瘦老者的去路，道：「易兄，你曾說，若是我有危險，你當盡所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何以便走？」

那枯瘦老人搖了搖頭，道：「涂堡主，我確是如此說過，但是此事，却不是我能力所及，我不走何待？」

涂龍失聲道：「易兄，難道那眞是——」

他的話未曾講完。

枯瘦老人已然一擺手，道：「講出來也無益，你還是別提算了！」

他一個轉身，大踏步向前走去，這時，只見一個鐵塔也似的彪形漢子，打橫跨了出來，向枯瘦老者一指，道：「喂！你在堡中，也白住了這麼多日子，如今天一堡中有事，你說走便走，我拍扁你這狗頭！」

他一面說着，一面攤開蒲扇也似的手掌，「呼」地一聲便向下拍去。

涂龍一見這等情形，急高呼叫道：「孫壯士，不可！」

可是那大漢出手也十分快，一掌早已拍出，涂龍頓足不已，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剎間，只見那枯瘦老者，倏地一伸手，他五指枯乾如柴，那大漢的臂，却粗壯之極。

看來，就算他能够抓住了那大漢的手臂，那大漢一抖手，也可以將他强提了起來的。

那時許多人的心中，也是感到一陣快意。

可是，突然之間，只見枯瘦老者的五指一緊，搭上了那大漢的脈門，那大漢突然怪叫了起來，緊接着，枯瘦老者一抖手，只聽得「喀」地一聲響，那大漢的臂骨，已然斷折！

這一下變化，可以說突然之極！人人皆是愕然失色。

涂堡主急叫道：「易兄手下留情！」

枯瘦老者一鬆手，指着大漢罵道：「若不是堡主求情，我將你的手臂，生生拉成兩截！」

涂堡主又叱道：「快退後去，誰敢對易兄無禮？涂家堡中的朋友，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什麼人敢阻攔了？」

那個枯瘦老者罵了大漢兩句，又急急轉過身去，涂堡主又急忙趕上幾步，高叫道：「易兄，請留步。」

那個枯瘦老者並不停留，身形已向外疾閃而出，一面閃出，一面叫道：「到涂家堡的朋友，要來便來，要走便走，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他這兩句話講出口，人已轉過了牆角，看不見了。

涂龍却仍然叫道：「易兄，你走只管走，教我數言，諒也無妨！」

這一句話出口，衆人更是呆住了！

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的堡主，一直是一個等一的武林高手，是罕有敵手的高人。

可是，這時候，那個枯瘦老者也走得不見了，他却還在臉色蒼白，神情張皇地請求着，這又哪裏有一點高手的風度，堡主的尊嚴？

有幾位高手已忍不住叫道：「堡主，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咱們——」

可是，那幾個高手表示決心的話，還未曾講完，只聽得那枯瘦老者的聲音，遠遠地飄了過來。那枯瘦老者的聲音，才一傳到，涂龍便突然揚起手來，沉聲道：「住口，且聽他講什麼！」

同時涂龍的臉上也現出了充滿希望的神色，顯然他是想那枯瘦老者的話中，而得到指示。

只聽得那枯瘦老者的聲音，飄飄忽忽地傳了過來，道：「涂堡主，蒙你招待我住了這些時，你要我說幾句話，我自然不能不說，我勸你快收拾細軟，帶着親人，立時逃命，逃得越遠越好。」

那幾句話在傳來之際，枯瘦老者分明是仍在向外，迅速地掠了開去，是以他的聲音也越來越低，到最後那句「越遠越好」，幾乎已細不可聞了！

而涂堡主面上神色，也由充滿希望，而變得失望無比，他身子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幾步，靠牆站定，好一會，才抬起頭來，向各人看了一眼。

衆人圍在涂堡主的身前，看到他這等情形，一直不敢出聲，直到他抬頭看來，衆人才七嘴八舌地叫了起來，涂雪紅「哼」地一聲，道：「剛才走的那老頭是甚麼人？他只不過是在我們處吃閒飯的，他的話怎能聽得？天一堡那麼多高手，若是要逃，那倒好笑了！」

涂雪紅雖然曾嚇得遍體冷汗，但既然到了天一堡中，自然胆子壯了起來。

另有人叫道：「堡主，不論來的是甚麼人，我們這許多人，還應付不了麼？」

又有人道：「堡主，那老頭兒，危言聳聽，說不定他就是混進堡來臥底的奸細！」

涂龍有氣無力地道：「別胡說，他——」

涂雪紅心急，說道：「我看，他絕不是甚麼好東西！」

涂龍長嘆一聲，道：「他來的時候，並沒有打明旗號，只說是姓易，我也不知他來天一堡是作甚麼的，但是看樣子，他也不像有惡意，是以我也一直未曾向你們提及他的身份！」

涂龍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又向衆人望了一眼，才緩緩地道：「可是，我却在他來後不久，便已知道，他是名滿天下，中原四怪之中的——」

涂堡主才講到此處，已有幾個人面上變色，不約而同，齊聲叫了出來，道：「怪手易不鳴！」

涂龍的面色，變得更加難看，他點了點頭，道：「是，正是他。」

一時之間，人叢之中，又嗡嗡地生起亂來，不多久，便有四五個人，勉强裝着笑容，道：「涂堡主，這些年來，多虧有天一堡和堡主支撐着，才使我們有了棲身之所，可是……如今……如今，連怪手易不鳴這樣的高人，都已經……嘿嘿，我們……我們……」

涂龍長嘆了一聲，道：「你們不必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們有誰，不願意再留在天一堡中的，只管立時就走，我絕不阻截！」

涂龍這一句話才出口，衆人如獲救星一樣，本來，足有百來人圍在涂龍的身邊的，而且，人人都是義奮形於面，像是天一堡有難，他們義不容辭，定當挺身而出一樣。

然而，等到衆人聽得剛才忙不迭走了的那枯瘦老者，竟是介乎正邪之間，頂兒尖兒的高手，中原四怪中的怪手易不鳴時，各人已然面無人色！

那易不鳴的名頭，何等响亮，他在武林之中，脾氣古怪，武功高强，人人皆知，幾乎所向無敵，如今連他一聽得天一堡有事，都走之不及，由此也可知將來天一堡的强敵，實是非同小可了！衆人自度自己的武功，和易不鳴相比，尚且不及十一，何況是連易不鳴也望風而逃的强敵？一時之間，人人早已打定了要逃的主意，可是究竟還不好意思說走便走。

及至涂龍那兩句話一出口，衆人轟地一聲，已四下散了開去，有幾個較爲厚道些的，還說上兩句「多謝堡主」，有的根本甚麼也不說，唯恐走得慢些，便會在天一堡中遭了殃。

在衆人一哄而散之際，涂雪紅氣得發抖，一時之間，天一堡中，四下皆是馬嘶聲，犬吠聲，亂成了一片。

但是，却也沒有亂了多久，便漸漸地，靜了下來。

而在漸趨寂靜之後，偌大的一座天一堡之中，實是靜得駭人！涂雪紅本來是因爲氣憤而在身子發抖，但這時，她的身子還在發抖，却是害怕多於氣憤了！

涂雪紅轉過頭去，去看她的父親，只見她父親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涂雪紅頓着足，叫道：「爹！」

涂龍全身一震，疾轉過身來，道：「雪紅，你還就在這裏作甚麼？你怎麼還不走？」

涂雪紅從來也未曾見過父親慌亂成那樣子過，她幾乎要大聲哭叫了起來，可是她却忍住了心中的難過，道：「爹，你呢？你難道不走麼？」

涂龍如夢初醒，喘着氣，道：「是啊，我當然走，我們……一齊走，雪紅，他們可是全……走完了麼？」

涂雪紅向剛才這許多高手所站立的地方看去，天色陰暗，眼前空蕩蕩地，更顯得陰森森地，涂雪紅自懂事開始，天一堡中便是高手如雲，熱鬧非凡，幾時曾見過冷清到這地步的景象來？

她心中一酸，又幾乎要哭了出來，但是她還是忍住了，道：「是，都——」

然而，她「走了」兩字，還未曾出口，便陡地

一呆。

因爲，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走了。

在前面的牆角處，還有一個人在，那個人蹲在地上，又恰好是在牆角的陰影之中，如果不是留心着，是注意不到他的。

涂雪紅一看到有人蹲在牆角上，便住了口，改口道：「爹，不是全走了，還有一個人在。」

涂龍呆了一呆，顯然是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連忙循着涂雪紅所指的地方看去，只見那個蹲在地上的人，已慢慢地站了起來。

那個人站起來的動作，十分緩慢，是以看來也十分詭異，尤其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更是使人忍不住機伶伶地打戰，涂龍深吸了一口氣，道：「誰？」

他雖然只問出了一個字，但是在問出那個字之際，却也已大有顫音了。

只見那人的身形，已完全站直，在黑暗中看來，那人又高又瘦，身形看來很眼熟，不像是陌生人。涂龍看到了這一點，心中畧爲放心了些，那人也已答道：「涂堡主，是我。」

涂龍聽得出那人的聲音，有氣無力，像是十分耳熟，可是却又想不起是甚麼人來。

涂龍這時候，心灰意懶，如果留下的人，是怪手易不鳴之流的高手，那麼或許還可以引得他精神爲之一振，下定誓死守住天一堡的決心。

可是，如今聽得那人的聲音，却想不起那是甚麼人來，那人當然不會是一等一的高手，而是無名小卒而已，而且那人講話有氣無力，他此時若再不走，只怕大敵來臨之際，自己還要帶着他逃啦！

他苦笑了一下，又長嘆了一聲，道：「朋友，天一堡將臨大難，人人都走了……」

他講到這裏，饒是他一世英雄，他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了一陣凄楚，連聲音也變了，頓了一頓，才又道：「朋友，你還不走，更待何時？」

那人有氣無力地笑了起來，他一面笑，一面向前走來，等到他走出了那個牆角的陰暗處之際，已然可以看清楚他的面容了。

只見那人，臉色蒼白，至多也不過三十上下年紀，十分瘦削，身上只穿着一件灰布長袍，在天一堡中的，全是武林大豪，大都服飾鮮明，裝飾華貴，似這等寒酸相的人，倒也很少看到，是以令得涂龍和涂雪紅兩人，都睜大了眼睛。

他們已然可以看清那人了，可是奇怪的却是，他們仍然認不出那是甚麼人來，由此也可知那人在天一堡中，原來是如何不受重視了。

那人來到了涂龍的面前六七尺處站定，涂龍根本認不出他是甚麼人來，是以不得不抱歉地問道：「請恕在下眼拙，尊駕是——」

那人淡然一笑，道：「賤名何足掛齒。」

涂龍此際，自己心亂如蔴，見那人不肯說名字，也不去進一步追問，只是道：「閣下還在天一堡中作甚麼？人人都走了！」

那人又淡然一笑，道：「涂堡主，人家走，是人家的事，堡主於我有救命之恩，叫我在天一堡危急之際，一走了之，我是做不出的。」

這人講起話來，雖然慢吞吞地，像是氣力不繼一樣，可是他所講的話，却是豪氣干雲，令得涂雪紅失聲道：「你倒是一條漢子！」

那人像是十分高興，向涂雪紅望來，道：「多謝涂小姐這句話，我終生不忘！」

當他向涂雪紅望去的時候，涂雪紅也恰好向他望來，兩人四目交投，涂雪紅突然覺得對方的眼神之中，似乎有一種異樣的光采，實是足以令得任何一個少女，心頭如小鹿亂撞的！

涂雪紅的心頭也怦怦跳了起來，她立時偏過頭去，可是心中却已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涂雪紅這時，心中所起異樣的感覺，是十分複雜的。她剛才脫口稱讚着那人，的確是出於衷心的，因爲在人人都已離去，天一堡中一片凄凉，令得涂雪紅感到自己父女兩人，似乎已無法依持之際，居然還有一個人在，這當然是令得她心頭感激的。

但是，她只不過對那人感激而已，那人的樣子這等寒酸，而且，像是連講話，走路的氣力都沒有，她是如何高傲之人，根本沒有將那人放在眼中。

可是，那人却居然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她，這不但令得她心頭劇跳，可是，還令得她相當氣憤，因爲她覺得那人太大胆了！

是以，她偏過頭去之後，輕輕地「哼」了一聲，沒有再說甚麼。

而涂龍却給那人的話，弄得滿腹狐疑起來，他伸手輕輕地敲着額角。「尊駕所說的事，我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那人道：「涂堡主貴人事忙，自然會不記得的，涂堡主可還記得，半年之前，有一幫皮貨客商，自此而南，經過天一堡時，曾歇了歇脚，當時，曾將一個將死之人，交給堡主麼？」

涂堡主「啊」地一聲，那人一說，他完全記起來了，不錯，半年之前，有一幫販北口毛皮的客商，進國內去，曾經過天一堡的。

這對天一堡來說，是十分普通的事，涂堡主和各幫皮貨客商，人參客商，都很有交情。

可是，那一次，却有些特別，那幫客商，不但循例給他送了種厚禮，而且還給他留下了一個只剩

下一口氣的將死之人。

據那幫客商幫隊聲稱，這人是半路上遇到的，當時他倘在一株樹上，脚下全是血，只剩下一口氣了，本來，這人已沒有甚麼希望，但是念在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而且，離天一堡已不遠了，是以才將他帶到天一堡來的。

當時，涂堡主也曾向那人望過一眼，只見那人面如死灰，已是奄奄一息，他只是吩咐堡中的郎中，死馬當活馬醫，他也未曾看看那人究竟是甚麼地方受了傷！

而事後，涂龍也是當那人，早已死去，却不料那人，居然活了下來，而且，還在人人皆散去之際，留下來不走！

涂堡主的心中，在刹那之間，不禁感慨萬千，道：「原來閣下是半年前那受傷之人，那麼，救閣下的，是那幫皮貨商，却和在下無關。」

那人徐徐地道：「若不是那皮貨商，在下自然早已死去，但當時到了天一堡，若不是堡主收留，我還不是一條死路？」

涂堡主道：「那也算不得什麼，如今你可知道天一堡來了怎樣的一個強仇麼？」

涂雪紅因爲在那哨崗之中，被嚇了個失魂落魄，可是下手殺人的究竟是什麼人，她却是一無所知。而等到她回到了天一堡中一說，父親首先大驚失色，接着，怪手易不鳴，中原四怪之一，這樣的高手，首先溜走，再接着，所有人全走完了！

那究竟是什麼人，竟然如此厲害，涂雪紅實在也亟想知道，她只盼父親，立時說了出來！

可是，那人却淡然道：「堡主，就算我眞不知道，看到易大怪走得那麼快，也可以想到一半了，何況我早就知道了！」

涂龍又苦笑了兩下道：「那麼，你還不走？」

那年輕人淡然道：「我自然不走，莫非易不鳴走，我便一定要走麼？」

涂龍雖然覺得那年輕人的盛情可感，但却同時也覺得十分不耐煩，他嘆了一聲，道：「涂某人多謝閣下，在危難之際，肯慨然相助，但是天一堡……唉，我已決定遵從易不鳴的勸告，立時遠走高飛，閣下留此何用？」

涂雪紅一聽得父親這樣講，忍不住叫道：「爹，我們眞的要逃走？」

涂龍緩緩地轉着頭，天一堡中，建築宏偉，房舍鱗比，這全是涂龍數十年苦心經營之功，要他在遽然之間放棄，他自然覺得陣陣心疼。

但是，這時他却又不得不放棄天一堡！

他的聲音，苦澀無比，只聽得他道：「我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涂雪紅不服道：「爹，那行兇的，究竟是什麼人？」

涂龍面色蒼白，默然不語，那年輕人緩緩地道：「涂堡主，你說逃走，可是你可有想一想，你能逃得脫麼？就算被你逃脫了，你必然不敢在人前露臉，而且在那窮山之中，人跡不到之處，終其一生，那樣，你雖然活着，可是比死好得了多少？」

那年輕人的話，令得涂龍的身子，更發起抖來，道：「那麼，依閣下之見哩？」

那年輕人不但身子瘦弱，講話有氣無力，而且他還是半死不活地來到天一堡之中的，涂龍從來也未曾將他放在眼中過。

可是，此際涂龍心亂如蔴，却不由自主，向那年輕人請教起辦法來。

那年輕人一字一頓，講得十分堅決，道：「不走，就在此迎敵！」

涂龍只是苦笑了一下，並不言語。

那年輕人又道：「若是一戰而勝，那麼天一堡就可以名揚四海了！」

涂雪紅急忙道：「天一堡早已名揚四海了！」

那年輕人連聲冷笑，道：「涂姑娘，這種話，只好在天一堡之中，自己說說，若是眞以爲天一堡已然名揚四海，那你到了江湖之上，可就寸步難行了！」

涂雪紅和她父親一樣，根本未曾將那年輕人放在眼裏的，可是如今，那年輕人竟然老氣橫秋地教訓起她來，令得她心中大怒，道：「你敢瞧不起天一堡？」

那年輕人雙手一攤，緩緩地道：「我想瞧得起天一堡，也不成啊。天一堡說是有強敵來襲，但是敵人的影子也未曾見，堡中的高手已然走空了。那些人，本就是涂堡主交友不愼結識的胆小鬼，也不必去說他們了，可是連涂堡主自己也要逃走了，你叫我怎麼瞧得起天一堡？」

這一番話，講得涂雪紅的心中，怒火更熾，可是她却想不出甚麼話來駁那年輕人。

只聽得涂龍道：「閣下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却不是來人的敵手！」

那年輕人點了點頭，道：「你當然不是來人的敵手！」涂雪紅一聽，總算有話好說了，她「哼」地一聲，道：「難道你是來人的對手麼？哼，不知羞，只會說風凉話，誰不會？」

那年輕人雙目直視涂雪紅，涂雪紅也瞪着他。

好一會，那年輕人才道：「我？我自然也不是來人的敵手，甚至我和涂堡主聯手，仍然不行，但是，我們三人聯手，却可以不必逃走了！」

涂雪紅一聽得對方這樣講，立時轉嗔爲喜，因爲那年輕人的這幾句話，分明是十分看得她起，說她的武功高，她如何不得意？

可是，正當她面有喜色，洋洋得意之際，那年輕人又道：「涂姑娘，我看你一定誤會了，你以爲說我們三人聯手，是包括你在內的麼？」

涂雪紅愕然，道：「當然如此。」

那年輕人有氣無力，「嘿嘿」地乾笑起來，道：「當然不如此，像涂姑娘這樣的武功，就算有十個八個，也只有得手得腳，而不會——」

那年輕人才講到這裏，涂雪紅已然氣得俏臉煞白，只聽得她一聲厲叱，道：「閉嘴，你好大的胆子！」

她一面大聲責罵，一面已大踏步地，向着那年輕人走了過去，涂龍是知道他女兒的脾氣的，心知那年輕人定要吃虧了！

那年輕人剛才，話越說越是傲慢，令得涂龍的心中，本也十分有氣。

可是這時，他心灰意懶，也懶得再和人爭是非，去節外生枝了，是以，他連忙叫道：「雪紅，我們——」

然而他只叫了四個字，涂雪紅手揚處，「呼」地一掌，已然向那年輕人的臉上，掃了過去。也許是她的心中，當眞十分惱怒，是以這一掌的力道，相當驚人，掌風呼呼，看來那年輕人若是捱上這一掌的話，只怕不立時身亡，也得將息三四個月了！

涂龍心中暗嘆了一聲，他有心想要阻止女兒，却也已然不及了。

電光石火之間，眼看涂雪紅的手掌，已然快要打中那年輕人的左頰了，可是忽見那年輕人的左手一抬，食指向涂雪紅的手腕格去。

他只用一隻手指去格擋，一擋擋了個正着，手指畧彎，搭住了涂雪紅的脉門，涂雪紅的手掌，離那年輕人的臉頰，只不過三四寸，可是却再難向前摑出！

那年輕人淡然一笑，道：「涂姑娘嬌生慣養，小心損了手，我可担當不起！」

涂雪紅突然之間，被他一隻手指搭了上來，只覺得身子一震，全身發軟，連提眞氣，可是力道却一點也發不出來，涂雪紅心中的着急，實是難以形容，她想要縮回手來，可是那年輕人搭在涂雪紅手腕上的那隻手指上，像是有着一股極大的吸力一樣，她竟連手也縮不回來！

涂雪紅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道：「你放手，你快放手！」

那年輕人緩緩搖頭，道：「涂姑娘，我並沒有抓住你啊，你看！」

涂雪紅又急又驚，的確，對方只不過用一隻手指，搭住了她的脉門，絕沒有抓住她，而她縮不回手來，只是自己無能，是不能怪人家不放手的。

涂雪紅不由自主，喘起氣來，涂龍在一旁，看到這等情形，也不禁呆了！

他半生闖蕩江湖，各門各派的怪招妙着，他也不知見了多少，五台六路短擒拿手中，有一式，是以兩隻手指扣人脉門的，那已被武林之中，目爲前所未有，精妙之極招數了！

可是眼前這年輕人，却只用一根手指！

而且，看涂雪紅那種進退維谷的情形，那年輕人的確是扣住了她的脉門的！

涂龍對自己女兒的武功如何，自然十分清楚，涂雪紅爲人雖然驕妄，但是她好勝心强，向武之心，却是甚堅，是以武功之高，雖不能說是一流高手，却也非同等閒，要以一隻手指便將她制住，這種事，若不是親眼目睹，涂龍是絕不會相信的！

但如今，涂雪紅的確只被那年輕人，以一隻手指，搭住了脉門，她便掙之不脫！

涂龍一面心中大驚，一面又怕女兒吃虧，另一方面，他也看出，那年輕人講話和行動之際，雖然有氣無力，但武功實是極高！

雖然，以他的閱歷見識，也看不出那年輕人的武功究竟是甚麼家數來，這令得他的心中，有九分詭異之感。

但同時他的心中，却也十分高興，因爲這時，正是天一堡最需要人帮助的時候！

是以他連忙向前，跨出了一步，雙手一抱，向那年輕人作了一揖，道：「人皆言眞人不露相，在下至今日，方始深信！」

那年輕人連忙也還了一禮，道：「涂堡主，何必如此客氣，却是担擋不起！」

他一還禮，涂雪紅只覺得對方的手指，在縮回去之際，一股大力，直湧了過來，令得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後退了幾步。

她好不容易站定了身子，心中又羞，又驚，又怒，尖聲叫道：「爹！」

她心中急怒交加，也未曾聽到涂龍在那一剎間，對那年輕人講了些什麼，她一聲大叫，是希望她爹來替她出這一口氣的。

可是她一叫之後，却聽得涂龍沉聲道：「雪紅，你過來，快向這位高人行禮！」

涂雪紅陡地一呆，兀立不動。

涂龍頓足道：「雪紅，你怎麼還不過來？天一堡是不是能保得住，全仗這位高人，是不是肯出手相助了，快過來。」

涂雪紅的心中，更加驚怒，她是何等任性之人，這時候，若要她向那年輕人行禮，低聲下氣，那麼她是寧願天一堡化爲飛灰的。是以，她非但不過來，而且還一聲冷笑，轉過了身去。

涂龍急道：「雪紅，你——」

但是，他只叫了一聲，那年輕人便已道：「涂堡主，你千萬別叫我高人，我若不是蒙堡主收留，早已死了，天一堡有事，我是義無反顧，請堡主放心！」

涂龍一聽得對方如此講法，心中確然放心不少，又問道：「小俠師承何人？你武功如此之高，當日又如何會身負重創的？」

那年輕人的臉容，本來就不怎麼好看，這時，更現出怫然不悅之容來。

只聽得他緩緩地道：「涂堡主，這些事，不要再問了，可好？」

涂龍忙連聲道：「是！是！」

涂雪紅心中鬱悶，一聲冷笑，道：「呸，甚麼了不起，若不是那帮皮貨商人將你帶了來，我爹又收容你的話，你早就死啦！臭啦！」

那年輕人道：「涂姑娘說得不錯。」

涂雪紅見自己的話，居然未將他激怒，也不禁一怔，道：「本來就不錯嘛！」

那年輕人忽然又向着涂雪紅一笑，道：「涂堡主，令媛可以說……」

他那句話，祇講到了一半，便突然停口，不再向下講去。

涂雪紅揚着頭，向那年輕人逼近了幾步，道：「你想說我什麼？何以講得一半，就不講了？」

那年輕人怔怔地望定了涂雪紅，涂雪紅又可以在他雙眼之中，感到了那股異樣的神采，她的心頭，又怦怦地亂跳了起來。

那年輕人仍然不說話，過了好一會，才聽得他長長地嘆了一聲，那一下嘆息聲，大是愁苦，令得涂雪紅這樣驕妄的人聽了，剎那之間，也不禁大起同情之心，對他的恨意，也去了大半！

而隨着那一下長嘆，那年輕人已然轉過了身去，道：「涂堡主，我剛才說，如果我們三個人聯手，那麼可以迎敵了！」

那年輕人一轉過頭去，涂雪紅突然之間，望不到他眼中那種異樣的光采了，心中突然起了惘然若失之感，祇是怔怔地站着。

涂龍則忙道：「是，是，但不知小俠所說之人，還有一個是誰？」

那年輕人緩緩地道：「天一堡中，一直有一個絕頂高手在，堡主又何必明知故問？」

涂龍吃了一驚，說道：「你說的是……是那……」

他遲遲疑疑，一句話未曾講完，那年輕人已然斬釘斷鐵地說道：「就是被你稱她作嫦娥的那個婦人！」

涂龍一聽，身子突然篩糠也似地發起抖來，道：「這……這……這只怕……不行。嫦娥她……她怎會來帮我天一堡的忙？」

那年青人直視着涂龍，道：「涂堡主，你是不是曾害過她？」

涂龍的身子向後縮着，不由自主，一步一步向後退去，他的神情，像是一個被當場捉住了的小偷一樣，直到退到了墻前，方始站定。

他苦笑着，道：「是的，我……將她從苗疆帶回來，那是聽得人說，在苗疆有……絕頂的武功秘笈，我才去的，可是到了苗疆，我見到了她，就不克自主，我……將她帶回來的。」

那年輕人冷笑了兩下，道：「這話令人難信，她武功之高，高過你十倍，你怎麼帶得她來？」

涂龍忙道：「當時，她是不會武功的，眞的一點武功也不會，我萬里迢迢，帶她來到天一堡，本來我是想娶她爲妻的，可是，在半路上，她已經瘋了！」

涂龍喘着氣，在說着過去的事，涂雪紅眼睛睜得老大，如在夢中一樣。

因爲她父親這時所說的事，全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涂龍苦笑着，又道：「我將她帶到了天一堡，就將她關在密室中，不知怎地，她忽然會了武功，而且內功一天比一天高！」

年輕人呆了片刻，說道：「不管怎麼樣，你一定要設法令她助你，不然，我們兩人，也是無能爲力的！」

涂龍苦笑一聲，道：「她瘋瘋顛顛，對我又恨之刺骨——」

涂龍講到這裏，突然一頓，又道：「她只有講起一件事來之際，才是清醒的。」

年輕人忙道：「甚麼事情？」

涂龍的聲音，苦澀無比，道：「講起她的女兒時，她却十分清醒。」年輕人呆了一呆，像是有點不十分明白。反問道：「她的女兒？她有一個女兒麼？」

涂龍像是十分不願意提起這件事來，可是話却又是他自己講開了頭的，又不能不說，他遲疑了半响，涂雪紅已問到第三次了，道：「爹，你究竟在說甚麼？那瘋婦還有一個女兒麼？」

涂龍無可奈何，道：「是的，她有一個女兒，

我將她從苗疆帶回來時，她已有了身孕，她的丈夫，便是……便是當年在邪派之中，十分有名的人物，血掌唐豪！」

涂雪紅想來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秘密，是以她「啊」地一聲，道：「怪不得那瘋婦的口中，老是叫着血掌唐豪的名字。」

那年輕人道：「原來如此，怪不得血掌唐豪，化裝成爲一個糟老頭子，在天一堡附近，住了那麼久！」

涂龍吃了一驚，道：「這件事，閣下早就知道了麼？」

年輕人道：「是的，我一年之前，北上經過天一堡附近，便已知道了，我知他必有所圖，在天一堡療傷之際，好幾次想向堡主說知，但是堡主却實在太忙了，我這等無名士卒，難以求見。」

涂龍心中，不勝慚愧，心忖唐豪在天一堡附近，匿居了近二十年，自己一無所知，這年輕人却反倒早知道了，由此可知他定是非常人！他忙道：「多有怠慢，尚祈切勿見怪。」

年輕人道：「你且說下去。」

涂龍道：「到了天一堡之後不久，她就生下了一個女孩子，她那時已瘋得可以了，她已然成爲一個瘋子，我當然也不再去碰她，祇將她鎖在塔上，她在生下了那女孩子之後，却清醒了幾日，吵着要見我，我去見她，她說，祇要我能够善待這女孩子，那麼，就算拆散他們夫妻，將她逼瘋，等等事情，她都可以不追究了。」

涂龍講到這裏，畧停了一停。

那年輕人蒼白的臉上，神色十分凝重。

而涂雪紅却是雙眼睜得老大，大有慶欣的神色，因爲她從來不知道父親曾做這許多壞事，而這時，她心中也的確感到十分高興，因爲她的父親，自己既然會做過那麼多壞事，那麼，就算在知道她做了壞事之後，也不能責罵她的了。

涂雪紅本來一直在提心吊胆，唯恐自己殺甘德霖，逼林浩生和玉琴等事發作之後，父親會不放過她，直到此時，才算一塊大石落了地！

涂龍望着那年輕人凝重的臉色，心中也不禁發慌，呆了半晌，才又道：「那時，她十分清醒，一點也不像是一個瘋子！」

年輕人徐徐地道：「如此說來，那女孩子還在天一堡之中了？」

涂龍道：「是的。」

涂雪紅道：「爹，那是甚麼人？」

涂龍嘆了一聲，道：「她，就是玉琴。」

涂雪紅的身子，陡地一震，道：「原來就是她，哼，我早就知她不是甚麼好來歷，這種賤人，早就將她拋在山崗餵狼就——」

她話還未曾說完，年輕人便厲聲喝止道：「住口！」

涂雪紅陡地一怔，但隨卽厲聲道：「我愛說便說，誰敢管我？」

她叉着腰，一副惡狠狠的樣子，涂龍見她和那年輕人爭吵了起來，急得直頓足，女兒是他縱慣了的，要管也管不住。可是，就在他暗中頓足間，那年輕人連身也不轉，突然之間，反手一掌，便向涂雪紅的臉上摑去，那一掌，去勢快疾無比，只聽得「叭」地一聲響，一掌已然摑了個正着！

而且，那一掌的力道，着實不輕，打得涂雪紅一個踉蹌，跌倒在雪地之上！

她手在地上一按，一翻身，爬了起來，半邊面上，已是又紅又腫，熱辣辣地，好生疼痛！

涂雪紅可以說自出娘胎以還，未曾被人說過一句重話，幾時又曾捱過人打來？這一下，她當眞氣瘋了心，躍起之後，尖聲罵道：「臭小子，你敢打我？」

她倏地一抖手，「呼」地一聲響，纏在腰際的軟鞭，已然出手，沒頭沒腦，向年輕人劈來。

她的那條長鞭，動不動就揮出來打人，被打的人，也從來不敢回手的，可是這一次，她却碰了釘子，她軟鞭挾着風聲，擊了下去，那年輕人一伸手，便已將軟鞭，牢牢挾住。

涂雪紅用力一扯，沒有扯動，反倒被那年輕人輕輕一帶，帶着她向前跌了過來。

而且，就在她跌過來之際，那年輕人反手又是一掌，摑在她的左頰之上。

這一掌，比剛才的那掌，直摑得她滿天星斗，不由自主，鬆開了軟鞭，一個筋斗，栽倒在雪地之上，難以站起身來。

只聽得那年輕人冷冷地道：「叫你別出聲，你就別出聲，我再聽得你出聲，我就打你一巴掌，打到你不能再出聲爲止，聽到了沒有？」

涂龍心想，女兒的脾氣，何等驕妄，怎肯聽那年輕人的話？那麼，必然要大大地吃虧了，而他自問不是那年輕人的對手，是以只得求情道：「壯士手下留情，壯士請手下留情！」

年輕人道：「涂堡主，你這個女兒，疏於管教，我如今出手打她，正是爲你着想！」

涂雪紅倒在雪地之上，心中雖然對那年輕人恨之切骨，恨不得跳起來咬下他幾塊肉來。但是她却不肯再吃眼前虧。果然除了喘氣之外，不敢再出聲了。

涂雪紅居然不再出聲，這一點，倒是大出乎涂

龍的意料之外，涂龍忙走過去，待將涂雪紅扶了起來，可是，他才向涂雪紅走了半步，那年輕人便道：「別理她，我們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涂堡主，快去請那位玉琴小姐來，快！」

涂龍聽了，不禁一呆，道：「這……這……只怕難以做得到。」

年輕人道：「爲甚麼？」

涂龍道：「玉琴一直是在服侍小女的，但是前天，她却和在下內姪林浩生，一齊逃走了。」

那年輕人聽了，緩緩地向涂雪紅望去，涂雪紅一和他冷峻之極的目光接觸，便打了一個冷戰，年輕人道：「難道，堡主未派人去追麼？」

涂龍道：「追是追了，可是……是小女去追的，追到了他們，就……」

年輕人厲聲道：「就怎麼樣了？」

涂龍只知道女兒已追上了林浩生和玉琴兩人，那是那個回來取藥的人說，但是他却不知女兒將玉琴怎樣了，是以遲疑着難以說得上來。

那年輕人一逼問，涂龍只得苦笑道：「那祗有問……小女了。」

年輕人轉過頭去，喝道：「說，玉琴小姐怎麼了？」

涂雪紅氣得緊咬着牙，她的話是從牙縫中迸出來的，她道：「那誰知道？我自己只顧逃命，誰還知道她怎樣了，你問我有甚麼用？」

年輕人一字一頓，道：「你只顧自己逃命？你就逃得了麼？沒有她，你這條命，還是逃不了！」

涂雪紅實是氣到了極點，她撕心裂肺地尖聲叫了起來，道：「滾，你滾！我逃得了逃不了，干你什麼事，你替我滾！」

若不是她剛才已吃過對方的苦頭，這時她一定又狠狠地撲上去了！

但此際，她却不敢再動手，只是自己緊緊地握着拳，令得手指發青，手指骨「格格」地直響！

那年輕人毫不在乎地聳了聳眉，冷冷說道：「那可好，你要我走，我求之不得，那可不是我忘恩負義，而是你們天一堡不要領我的情，我還有甚麼話好說？」

他一面說，一面已轉過身，背負着雙手，向外緩緩地走了出去。

他走開去的時候，涂龍心中的爲難，實是難以形容。那年輕人的武功極高，定然是極有來歷之人，那是毫無疑問之事，而天一堡大禍將臨，也是絕無可存僥倖之心的餘地的，那年輕人無異是天一堡的救星，可是他却又偏偏對自己的女兒如此刻薄兇惡！

這時，爲了女兒着想，當然是恨不得那年輕人快些離去，但若是爲了天一堡着想，却又希望那年輕人可以留下來不走。

他望着女兒，心中爲難到了極點，涂雪紅却仍是咬牙切齒地望定了那年輕人的背影，看她的情形實是恨不得一掌將之打成稀爛！

涂龍正在左右爲難間，只聽得黑暗之中，突然有一陣異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那陣異聲，十分怪異，乍一聽像是一個人在笑着，可是聽得幾下，却又像是有人在哭，聲音，淒厲可怖，實是難以名狀！

涂龍和涂雪紅兩人，一聽得那陣異聲，皆是一呆。

而那年輕人，本來正是一步一步，在向外緩緩走去的，這時，也突然站定了身子。

那種異聲，誰都可以聽得出，是自遠而近，在迅速地傳了過來的，那年輕人站定了身子之後，忽然「哈哈」一笑，道：「來了！」

涂龍發出了一聲急呼，道：「朋友，你……快替我……想想法子！」

那年輕人道：「我早已說過了，合我們三人之力，或者還勉强可以對付一下，你又求不動那瘋婦人，那還有甚麼話可說？」

涂龍的聲音發抖，道：「你……等一等，我去試試，或者有希望，也未可知。」

年輕人喝道：「那你就快去！」

涂龍也沒有一堡之主的尊嚴了，被那年輕人一喝，連忙道：「是！是！」

只見他身形展動，一閃之間，已沒入黑暗之中，看不見了。

涂龍一走，便只有涂雪紅和那年輕人在一起，那年輕人冷冷地望了涂雪紅一眼，道：「天一堡中可有甚麼妥當的所在，你快去躲了起來。」

涂雪紅怒道：「我的事，不要你理！」

那年輕人嘿嘿冷笑，道：「現在又來渾充大胆，那也不必嚇得失魂落魄，逃回來了！」

涂雪紅無話可說，祇是厲聲道：「愛逃就逃，愛不躲就不躲，你想要管我，也不去照照自己的樣子！」那年輕人祇是冷笑着，這時，那自遠而近傳來的異聲，像是已經停止了，除了年輕人的冷笑聲之外，天一堡中，一片死寂！

涂雪紅心中不知轉了多少惡毒的念頭，在設想着如何將那年輕人制於死地，來出心頭這一口惡氣。就在這時，突然對面的圍墻頭之上，「呼」地一聲響，有一大團黑影，飛墮了下來。那大團黑影，突然飛跌下來，在涂雪紅來說，可以說出乎意外之極，嚇了她一大跳。

她連忙向那年輕人看去，卻見那年輕人，仍是其事地站着。

涂雪紅忙又再向跌在地上的那一大團黑影看去，眞是不看猶可，一看之下，身子把不住發起抖身子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原來，那自對面墻上跌下來的大團怪物，竟是死人！

那死人跌在地上，恰好是臉向着天，雖然天色，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那人的臉上，一片血肉，他的死法，和崗哨中的那些人是一樣的！

而更令得涂雪紅心驚胆戰的，是那人的面目雖血肉模糊，不可辨認，但是他的服飾，涂雪紅一眼便可以認得出來的，那是神刀雙虎中的一神刀雙虎，剛才是跟着別人，一齊離開的，但終於未能逃得過去！他死了，死得如此之慘，如此令人心驚！

涂雪紅實在不願意再向死人多看一眼，但是，眼光卻定在那張血肉模糊的臉上，移不開去。就在此際，突然又是「呼」地一下响，「叭」聲，又是一個死人，落在地上，兩具屍體，並地上，正是神刀雙虎！

涂雪紅一見雙虎皆死去，而且，死法也全是一涂雪紅的心中實是駭然之極，是以她不由自主那年輕人靠近了幾步。

她心中當然仍將那年輕人恨之切骨，但在這樣形下，那年輕人卻也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她在向那年輕人靠近了兩步之後，張大了口，她父親，可是，卻由於實在驚顫太甚，是以她張大口，卻不能發出任何聲音來！

那年輕人卻冷笑了一聲道：「怕了麼？」

涂雪紅急怒交加，道：「你不怕？」

那年輕人道：「我自然不怕，我又未曾做虧心事！」

涂雪紅一聽，心頭更是怦怦亂跳了起來，那年輕人的話，像是針一樣地刺在她的心上！

那年輕人卻又怪聲笑了起來，又道：「你害怕了，是不是？」

涂雪紅心中又怒又驚，她想要發作，但是神刀雙虎血淋淋的屍體，卻就在她的眼前，令她覺得那年輕人是她唯一可以依仗來壯胆的人。

她不得不苦笑了，道：「我，就算我眞的害怕了，你又有甚麼高興？」

她這一句話，是自然而然地講了出來的，但是當她這句話一出口之後，卻連她自己也不信她竟會講出這樣軟弱的話來，這可以說是她一生之中，第一句向人低聲下氣，無可奈何的話。

那年輕人一笑，道：「涂姑娘，我祇要你承認你的確在害怕，那就够了。」

涂雪紅苦笑道：「這又是爲甚麼？」

那年輕人道：「這可以使你知道，你實在沒有甚麼了不起，而且，你也沒有甚麼可以依仗的，你祇不過是一個武功微不足道的娃子！」

那年輕人的話，可以說極度地打擊了涂雪紅的自尊，令得涂雪紅的心中，怒到了極點，她急速地喘着氣，但是不等她講甚麼，「叭叭」兩聲响，又是兩個人，從對面墻角陰暗處，飛了出來。

那兩個人，落在神刀雙虎的屍首之旁，他們的臉上，一樣也已血肉糢糊！

涂雪紅陡地抽了一口涼氣，她心中雖恨那年輕人，但是卻又向那年輕人靠近一步！

那年輕人緩緩地道：「看來，自天一堡出去的人，可以脫身的，至多不過易不鳴一人。」

他一言甫畢，突然聽到了一陣十分異樣的怪叫聲，起自不遠處，隨着那一下怪叫聲，祇見一條瘦小的人影，發狂也似，奔了出來。

那人直奔到了年輕人和涂雪紅的面前，涂雪紅嚇得身子一軟，向那年輕人的懷中倒去。

那年輕人一伸手，環住了涂雪紅的纖腰，道：「別心驚，你看那是誰！」

涂雪紅驚魂甫定，定睛向前看去，祇見瘦小的人影，已在身前站定，但卻在不斷地發抖，那不是別人，正是中原四怪之一的易不鳴！

易不鳴面色灰敗，揚起手，指着涂雪紅，像是想說些什麼，但張大了口，就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易不鳴乃是中原四怪之一，而中原四怪，不屬於任何門派，獨來獨往，是武林中的怪傑，人皆知名，可說是一等一的高手。然而此時的易不鳴，卻一點也沒有高手風度，而活像是一個被人追急了的小偸！

涂雪紅雖然驚魂畧定，但一樣開不了口，那年輕人卻還十分鎭定，是他首先開口，道：「易先生，你何以去而復轉？」

易不鳴尖聲道：「走不了，天一堡的人，沒有一個走得了！」

他那兩句話，簡直是直着喉嚨，尖叫了出來的。他功力極高，是以那兩下呼叫聲，聽來也是駭人之極，隱隱傳了開去，不知可以傳出多遠。

等到他的聲音，漸漸隱了下去之際，突然又聽得天一堡的東南角上，接連不絕，傳來了好一陣慘呼聲。

那些慘呼聲，有的聲音尖銳，有的低沉，但是不論聲音如何不同，其淒厲，絕望，令人毛髮直豎則一，令人一聽就知道，若不是一個人在臨死之際，是絕不會發出這樣的聲音來的。

那一陣陣的慘呼聲還未曾停息，易不鳴又尖叫了起來，道：「一個人也走不了，天一堡中，一個人也走不了啦，走不了啦！」

涂雪紅心驚肉跳，想要喝令易不鳴住口，可是她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那年輕人道：「易先生——」

他才叫了一聲，突然聽得側邊，一下怪笑聲，自遠而近，迅速地掠了過來，同時，一個女子聲音道：「甚麼人不讓我離開天一堡？」

那聲音的來勢，快到了極點，剎那之間，一股勁風，挾着一條人影，已然捲到了眼前，乃是一個面色慘白，披頭散髮，雙眼發直的瘋婦人。

她一到，倏地伸手，向涂雪紅和那年輕人一指，道：「是你麼？」

隨着她的一指，涂雪紅只覺得有一股極强的勁風，迎面壓了過來，連氣也難喘。

而那年輕人卻十分鎭定地道：「不是我們。」

那瘋婦人身子一轉，轉向易不鳴，又是伸手一指，道：「那一定是你！」

易不鳴一呆，搖了搖頭，剎那之間，看他的神情，像是如夢初醒一樣，四面一看，面現駭然之色，轉身便走！他動作快疾，而且說走就走，可以說是出人意外之極，可是他快，那瘋婦人的身形更快，他才一閃動，瘋婦人已然一陣風也似，在他的身邊掠過，攔在他的前面，道：「你爲什麼不讓我離開天一堡？」

易不鳴才一奔進來之際，像是被什麼事情，嚇得瘋了一樣，但這時，他卻又已清醒了，只聽得他道：「現在，是你不讓我出天一堡，你怎地反說我不讓你出天一堡？」

那瘋婦人一怔，年輕人已然道：「易先生，你知道已然走不脫的了，何不携手應敵？」

易不鳴像是聽到了世上最荒誕的話一樣，桀桀怪笑了起來，道：「携手應敵？哈哈，天下竟有如此不自量力之人，哈哈，携手應敵！」

那年輕人的左手，仍然環着涂雪紅的腰肢，但是他雙足一頓，人却已向前躍出，他是帶着涂雪紅一齊向前躍了出去的。

而在他一躍出之後，他右手輕輕一掌，向易不鳴的後頸，拍了下去。

易不鳴也不轉過身來，反手一抓，便抓向那年輕人的胸口，那一抓，他雖然是反手抓出的，但是却認得極準，而且，一抓抓出，五指立時一緊，只聽得「拍」地一聲，已然將那年輕人的胸口，抓了個實！

在那年輕人身邊的涂雪紅一見，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低呼。

可是也就在涂雪紅發出一聲低呼間，易不鳴却大叫了一聲，鬆開了手，迅疾無比地轉過身來，瞪大着眼，望定了那年輕人，道：「你……你是席大先生——」

那年輕人笑了笑，道：「易先生，你果然非同凡响。」

易不鳴苦笑了起來，涂雪紅却怔了一怔，她自然已知道那年輕人的武功十分高，但是她却想不到對方的年紀甚輕，却叫着：「席大先生」！

那年輕人向涂雪紅一笑，像是已明白了她心中在想些甚麼一樣，道：「家師席大先生，常言一出手便能知我師門的來歷的，至多不出七人，易先生是其中之一，果然說得不錯！」

易不鳴像是緩過了口氣來，道：「令師席大先生，也在附近麼？」

那年輕人淡然笑道：「家師如閒雲野鶴，他究竟在何處，竟連我也不知。」

易不鳴又道：「閣下是何時在天一堡中的？在天一堡中作甚麼？」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我在天一堡作甚麼，只要問你自己好了，你又在天一堡中作甚麼？」

易不鳴乾澀地笑了起來，對年輕人的問題，却避而不答，只是道：「閣下尊姓大名？」

年輕人淡然一笑，道：「無名小卒，姓名何足爲外人道？不說也罷。」

易不鳴道：「席大先生弟子，豈有無名之輩，但我們只知席大先生的大弟子，金剛刀陸泰，昔年苦戰川滇交界的七十二煞，在殺到第六十九人時，氣力不繼而亡，却未曾聽得在陸泰死後，席大先生另有弟子。」

那年輕人仍然不以爲意，笑道：「易先生，我是誰的傳人，並不是我自己說出，而是由你叫了出來，總不是我要招搖撞騙了吧！」

易不鳴的臉上一紅，忙道：「只因閣下不肯見告姓名，是以才有此疑心，閣下莫怪。」

那年輕人還未曾再說甚麼，只聽得嫦娥又怪叫了起來，道：「誰不讓我離開天一堡，誰？」

年輕人環住涂雪紅腰際的手一鬆，道：「涂姑娘，去看看何以她來了，令尊却還未來！」

涂雪紅退開了一步，向側邊望去，只見黑沉沉地一片，乍一看去，像是黑暗之中，不知藏着多少妖魔鬼怪一樣，她臉色立時白了，搖着頭，道：「我……我……一個人不敢去。」

年輕人「哼」地一聲：「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

的麼？何以又不敢去？」

那年輕人一次一次地打擊着涂雪紅的自尊，令得涂雪紅的心中，對他恨到了極點，但是此際，涂雪紅已知道對方，竟是父親和堡中高手，經常提起，被武林中人稱爲第一高手，峨嵋翠風谷，席大先生的弟子，那麼在眼前的情形之下，實是非依靠他不可，却又不可能發作，她索性撒賴，道：「我是害怕了，我不敢去！」

年輕人像是捉弄涂雪紅的目的已達，十分高興，「呵呵」笑了起來，道：「那就煩易先生去看看涂堡主的生死如何！」

他這「涂堡主生死如何」這句話一出口，像是料定了涂龍已然出了事一樣，涂雪紅的身子，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

易不鳴却也雙手亂搖，道：「這個……這個……我還是在此處的好。」

年輕人雙眉微蹙，又向嫦娥問道：「你可是涂堡主叫你來的？他爲何自己還不來！」

嫦娥一聽，桀桀怪笑了起來，只是她滿頭亂髮，隨着她的怪笑，幾乎根根倒豎，在黑夜中看來，更十足如同魔鬼一樣。

只聽得她一面笑，一面道：「你問的是惡賊涂龍麼？他，哈哈，他，他，他將我從苗疆搶了來，他，哈哈——」她正在笑着，可是突然之間，笑聲一停，陡地尖聲叫了起來，道：「血掌——唐豪！」

她叫血掌唐豪的名字，像是鏢局的趟子手在呼叫鏢局的名號一樣，但是聲音之淒厲，却是難以形容，令得人人都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着寒戰。

就在她厲呼聲中，只聽得在前面牆角的隱暗處中，也傳來了一個冰也似冷，陰惻惻的聲音，道：「雷三小子，快過來，莫連累他人！」

嫦娥的呼叫聲，淒厲尖銳，聽了令人心頭發震，身子發抖，但是却還可以忍受，而這時，從不遠處，陰暗角落中，傳來的那聲音，並不是十分大聲，然而陰惻惻，冷冰冰，才聽到了幾個字，就令得聽到的人，像是整個人都浸在冰水中一樣，透心發涼！

那聲音不但令得別人吃驚，連失心瘋的嫦娥，也突然停止了尖叫。

那聲音還在叫着，道：「雷三小子，你已累了不少人了，難道還要再累別人麼？」

易不鳴和涂雪紅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心中都在奇怪「雷三小子」是甚麼人。

雖然並沒有人告訴他們，但是他們一看到了那年輕人臉上那種異樣的神情，就可以明白，「雷三小子」，一定就是他！

在那剎間，涂雪紅心中的恨意，更是到了難以形容的地步！

那陰森的聲音，正是發自剛才接二連三，拋出屍體的角落，可知那一定便是那個神出鬼沒的高人了。而涂雪紅一直只當那人來天一堡，是來找天一堡的麻煩的，不但涂雪紅這樣想，連涂堡主也是如此想。

所以，當涂雪紅心中對那年輕人恨極之際，心中多少還有兩分感激之意，感激他肯在天一堡危急關頭，留下來不走。

可是，如今聽來人的口氣，根本不是爲天一堡而來，竟就是爲着他而來！

天一堡有天大的禍事，全是他惹來的，而他之所以留在天一堡中不走，也絕不是想對天一堡拔刀相助，而是他知道如果一離開了天一堡的話，就會和來人相遇，他是將天一堡在作擋箭牌，可笑自己，却還以爲他是天一堡的大救星！

一想及此，涂雪紅忍不住怪聲笑了起來，伸手向那年輕人一指，道：「有人在叫你了，你難道聽不見麼？你爲甚麼不過去？」

涂雪紅一說，那年輕人的面色更難看了。

這證明涂雪紅所料不差，她又厲聲道：「你怕了麼？你也害怕了麼？」

她並不知道來人是甚麼人，也不知道來人並不現身，祇是叫雷三小子過去，然而她剛才，受盡了對方的奚落，這時再不出一口氣，更待何時？

她連聲逼問，那年輕人疾聲喝道：「閉口！」

涂雪紅「格格」地笑了起來，道：「我爲甚麼要閉口？你是不是害怕？你要是不怕，那裏有人叫你，你爲甚麼不過去？」

那年輕人反手一掌，「叭」地一聲，便摑在涂雪紅的臉上。涂雪紅冷不防捱了這一掌，心中更是大怒，可是她爲人却也十分精乖，她早已看出，對方看來雖然像是病鬼一樣，但是心腸之毒，却絕不在自己之下，看他爲天一堡帶了這樣的禍事，還若無其事這一點，就可以想知了，此時還是不要吃眼前虧的好。

是以，她捱了一巴掌，反倒退後一步，不再出聲。

而在那黑暗角落處，那陰森森的聲音，仍在傳了過來道：「雷三小子，你還要行兇麼？還不快過來？你在怕甚麼？」

那幾句話，更是令得人屏氣靜息，全身痲痺，說不出的不舒服，那分明是一種極其邪門的功夫。

那年輕人並不理會發自黑暗處的話，却向嫦娥走出一步，一伸手，便去抓嫦娥的手腕。

可是，別看嫦娥祇是木頭人也似地站着，一受

到攻擊，她的反應，却是快得出奇，那年輕人的手指，才一碰到了她的手腕，還未抓緊，嫦娥已然有了反應。

只見她的手腕，忽然向下一沉，中指「拍」地彈起，反彈向那年輕人的脈門。

那年輕人吃了一驚，連忙縮回手來，嫦娥向他瞪視着，却也不再動手。那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嫦娥，你的女兒呢？」

嫦娥呆了一呆，她的眼珠，頓時靈活了些。只聽得她反問道：「我，我的女兒？」

那年輕人忙又道：「是啊，你被涂龍惡賊，搶到了天一堡之後，不是過了不久，便生了一個女兒麼？你的女兒呢？在甚麼地方？」

嫦娥的雙眉，緊緊地打着結。

她本來面目平板，形容詭異可怖。

但這時，她雙眉打結，臉上有了神情，看來便不那麼可怖了，只聽她不斷道：「我的女兒？我的女兒？」

年輕人又道：「是啊，你的女兒！」

嫦娥陡地抬起頭來，啞着聲，道：「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在甚麼地方？她在甚麼地方？」

年輕人微微一笑，道：「我知道她在甚麼地方的。」

在一旁的涂雪紅，還以爲年輕人眞的要告訴嫦娥玉琴在甚麼地方，她心中發虛，不由自主一步一步，向後退了開去。

她退開了四五步，已見嫦娥突然逼到了那年輕人的近前，喝道：「我女兒在哪裏？」

她一面喝，一面如爪似的雙手，已向年輕人的肩頭，直插了下來，年輕人的身形，十分靈活，一閃閃了開來，急忙向前一指，他指的方向，就是剛才有陰森森的聲音傳出來的所在。

他「哈哈」笑着，道：「在那邊，你的女兒才一出世，就被躲在那陰暗角落中的人帶走了，他現在又想害你的女兒，你還不去找他算帳？」

年輕人的話還未曾講完，只聽得嫦娥發出了一下厲呼聲，人已向前面陰暗處，直撲了過去！

嫦娥的去勢極快，等到她隱沒有黑暗之中時，立時又傳了「轟」地一聲巨响，磚石亂飛，分明是一堵牆端已被她生生擊坍！

涂雪紅到了此時，自然知道年輕人提起嫦娥的女兒，目的是想利用嫦娥去攻擊那個在陰暗角落處叫他名字的人，事情暫時和自己無關的。

她一想到這裏，畧鬆了一口氣。

可是，也就在此際，突然之間，她只覺得肩頭之上，有一隻冰也似冷的手，按了下來！

這時，正值隆冬，涂雪紅的身上，穿着極厚的皮衣，照說，若有甚麼人伸手按住了她的肩頭，那麼她至多只知有人伸手按住了她而已，至於按住她肩頭的手是冷還是熱，她是不應該感覺得出的。

可是此際，涂雪紅却是立卽可以感到那隻按在她肩頭上的那隻手，實是冰也似凍，因爲自她的肩頭上，一股寒意，直透了過來。

她立時想張口驚呼，可是她張開了口，却只是機伶伶地連打了幾個寒戰，却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涂雪娥心頭的駭然，實是難以形容，她想要轉動看去，可是身上的寒意，却是越來越甚，令得她的頭頸，也覺得僵直，根本難以轉動！

她上下兩排牙齒，已不由自主，「得得」相叩起來，可是這時，雷三和易不鳴兩人，却並不去注意她，只是注視着嫦娥。

只聽得「轟」地了一下响，磚石亂飛中，嫦娥已經倒射了出來，雙眼圓睜，道：「你騙我，那角落處，根本沒有人！」

雷三忙道：「我絕不騙你，我告訴你，搶了你女兒的人，三分似人，七分似猴，身形矮小，一個腦袋，却是又瘦又長，你一看就可以認得了！」

嫦娥厲聲道：「那麼，他在何處？」

雷三的身子，迅速地轉了一轉，突然之間，他停住了，他臉上立時現出十分驚怖的神色來，他望着涂雪紅，但是涂雪紅却立時知道，他望的並不是自己，而是自己背後的那個人！

她鼓足勇氣，想叫出聲來，可是由於身上的寒意，越來越甚，她却是叫不出來，她只好雙手亂揮，做着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的手勢。

而那時，嫦娥的神智，像是十分淸醒，而且，反應也十分靈敏。

雷三一凝神前望，她也跟着雷三的眼光，向前望了出去。

只見她身形一挺，尖聲道：「就是他！」

涂雪紅心中，叫苦不迭，不消說，在自己身後的那人，一定就是雷三形容的那個人了！而那個人，自然也是殺了天一堡那麼多高手的行兇者！而自己如今，却被他按住了肩頭！

涂雪紅全身打顫，只聽得雷三尖聲說道：「不錯，就是他！易先生，我們三人合力，定可以對付他了！」

却不料易不鳴立時搖手，說道：「你這是甚麼話，他是衝着你來的，你和他有什麼過不去，干我什麼事？」

雷三勃然大怒，一聲冷笑，道：「易先生，你想想，他敢和我過不去，可敢和我師父過不去麼？

他和我動手，我若有甚麼三長兩短，他肯讓這個消息洩露出去，讓我師父知道麼？」

易不鳴剛才在講那兩句話時，大有事不關己之意，爲狀十分輕鬆，可是此時，雷三這兩句話，却又令得他面上失色！

他怔了一怔，勉强笑道：「我定當守口如瓶，神君自然信我不會胡言亂語。」

雷三哈哈笑了起來，道：「最好他現在相信你，也好讓你在事後，多吃些苦頭，你不肯出手，也就算了，你當非你不可麼？」

易不鳴的神色，十分難看，他只是退開了幾步，也不離去，仍站在一邊。

嫦娥在這時，已在慢慢地向前逼近去，而涂雪紅却覺得，那人的一隻手，仍然按住在她的肩頭之上，涂雪紅心知嫦娥一向前來，必然和自己身後那人動手，那麼她豈不是要被夾在兩大高手之間？

她一想到這裏，心中更是着急。人到了急處，便會自然而然地掙扎的，但是，涂雪紅這時，出力掙扎的結果，却只是抖得更厲害！

嫦娥在向前走了幾步之後，猛地伸手，道：「我的女兒呢？她在那裏？」

在涂雪紅的身後，那陰森森的聲音，又傳了出來，道：「你的女兒？哈哈，你怎知你有女兒？你又怎知她還肯認你是她的母親？」

嫦娥一聲尖叫，身形向前，直欺了過來。也就在此時，那人手向旁一移，涂雪紅的身子，向外直跌了出去。在她跌出之際，她終於看到了那人！

那人的樣子，當眞如同雷三所形容的一樣！

那人身形極矮，可是雙臂十分長，最奇的是一顆腦袋，又尖又扁，像是出世之時，被兩塊木板用力在他腦袋上壓過一樣。

而且，天色雖然黑暗，涂雪紅也可以看到，那人的臉上和手上，都披着一層極短的，棕褐色的細茸毛，雷三說他「三分似猿，七分似人。」當眞一點也不寃枉了他！涂雪紅本就未曾怎樣在江湖上走動過，到天一堡來的江湖人物中，奇形怪狀的雖然多，可是似這等模樣的人，涂雪紅却還是第一次看到！

而她在看到了那人的面貌之後，倒抽了一口涼氣，一時之間，她只是怔怔地呆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那人一將涂雪紅推開之後，只見嫦娥已然瘋也似地，向前撲了過去，五指如鈎，向那人的頭上，疾抓了下去，那人翻着眼，望定了嫦娥疾抓而下的手指，却是並不躲避。

嫦娥的動作，何等快疾，只聽得她五指嘶空，「噓噓」有聲，電光石火之間，五指已將那人的頭頂，一齊抓了個實！

本來，一個人的五指，要將另一個人的腦袋抓實，倒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那人的頭，又扁又尖，嫦娥抓起上來，却是十分方便。

在她五指一緊間，那人的頭，便被她的五指抓住，只聽得嫦娥的手指骨關節，發出了一陣「劈劈拍拍」的爆裂聲，那分明是她運的力道十分大。

而那人的臉上神情，也十分怪異，只見他擠眉弄眼，裂牙嗞嘴，看樣子是在硬頂。

過了半盞茶時，才聽得那人怪聲罵道：「他奶奶的，好厲害！」

他一個「害」字才出口，雙手突然「呼呼」兩掌，向前擊出！

而他這兩掌的去勢之奇，也可稱天下獨步了！

嫦娥這時，伸手抓住了他的頭，離得他當然很近，是和他面對面站着的，那人出掌，自然應該是擊向嫦娥的身前的。

可是那人的雙臂十分長，而且骨節轉動自如，只見他雙臂一伸間，已在嫦娥的身邊掠過，緊接着，兩掌拍出，竟是拍向嫦娥的背部的！

嫦娥一手抓住了那人的腦袋，一覺出背後風生，連忙反手來迎，可是却已然慢了一步，只聽得「叭叭」兩下響，那人的兩掌，一齊擊中了嫦娥的背部！

涂雪紅在一旁觀看，也無法想像這兩掌的力道有多大，只見嫦娥的身子，突然向前撞出了一步，「砰」地一聲，和那人撞了一下。

緊接着，她又發出了一聲怪叫，抓住那人腦袋的五指，也鬆了開來，剎那之間，只見她手掌翻飛，掌影連翩，向那人連攻了十七八掌！

那十七八掌，全是近身進攻的招式，攻勢之快，實是難以形容。

剎那之間，祇聽得「拍拍拍拍」七八下響，那十來掌，倒有一半擊中了那人的身上，祇聽得那人尖聲叫道：「好大衍快掌！」

他一面叫，一面身形展動，繞着嫦娥，滴溜溜地轉了起來。

其時，嫦娥仍然掌發不已，而且越發越快，涂雪紅站在一丈開外，祇聽得呼呼掌風之聲，和一陣陣的勁風，撲面而至，至於嫦娥是如何出招的，她早已看不清了。

隨着嫦娥的發掌越來越快，那人的身形，也轉動得快了起來，只見兩條人影，一高一矮；倏來倏去，如鬼似魅，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動手的！

涂雪紅正在看得心驚肉跳間，忽然在她的身後有人道：「有甚麼好看的？還不快趁機逃走？」

涂雪紅連忙回頭看去，其實，她不必回頭看，也可以知道她身後講話的人是雷三了。

涂雪紅這時，已然知道那人來天一堡，全然是爲着雷三而來的，絕不是和天一堡有甚麼過不去，她的胆子，已然大了不少。是以她聽得雷三這樣講，「哼」地一聲，道：「我怕什麼？你若是怕的話，倒可以趁此機會，夾着尾巴逃走！」

雷三雙眉一豎，突然伸手，抓住了涂雪紅的手臂，涂雪紅大怒，反手便向雷三的臉上摑去，可是雷三立再一伸手，扣住了她的脈門，身形掠起，竟硬生生地將涂雪紅帶了起來，向上疾拔而起。

他雖然帶着一個人，可是眞氣一提，仍然拔起了兩三丈高下，越過了一堵牆。

當他越過了牆，向下沉來之際，祇聽得那人又尖聲叫道：「雷三小子，你逃上天，我追上天，你遁入地，我便追你入地，我看，你還是別想再逃走了！」

可是雷三却當作聽不到一樣，一路起伏縱躍，轉眼之間，便出了天一堡。

一直當他出了天一堡，那人的呼叫聲，傳入耳中，仍然十分清晰，但是那人顯然是被嫦娥絆住了，是以不能來追趕雷三。

雷三一直向北行，足足奔出了十來里，那人那種陰森，冷浸浸的聲音，才算是聽不到了。他在這時，也停了一停。

當他扣住涂雪紅脈門的時候，涂雪紅祇覺得遍體酥麻，連叫喊的力道，也發不出來，直到此際，雷三身形一凝，雙臂用力向前一推，將涂雪紅的身子，推得如斷線風箏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才聽得她怪叫了一聲，她跌出了三五丈，才「拍」地一聲，落了下來，幸而地下積雪極厚，她的身子大半陷入了雪中，却未曾受甚麼傷。

她手在地上按着，掙扎着爬了起來時，雷三也早已到了她的身前。

她心中實是恨極，右手倏伸，抓住了雷三胸前的衣服，左手握拳，一拳一拳地向雷三的身上打着，雷三一點也不在乎，哈哈笑了起來。

而涂雪紅也覺出，自己一拳一拳打了過去，不論出的力道多大，打在雷三的身上，都如中敗革一樣，發出空洞的「撲撲」聲來，分明不能使雷三有絲毫的損傷！

她足足打了五六十拳，才氣咻咻地停了下來，祇聽得雷三說道：「好厲害啊，我給你打成這樣，你當成我是什麼人？潑婦打老公，也不過是如此罷了！」

涂雪紅一聽雷三這樣講，心中不禁陡地吃了一驚，連忙向後，退出了一步。

當還在天一堡中時，雷三用那種無禮的，强烈的眼光望着她之際，涂雪紅的心中，便有過一種十分異樣的感覺，而如今，雷三的話，又是如此露骨，這實在令得她不能不心驚！

而在當她退開了一步，再向雷三看去時，只見雷三眼中的光芒，更是大胆，而且更是狂野，涂雪紅心頭亂跳，道：「你……你做什麼？」

雷三直盯着她，道：「涂姑娘，關外那麼多少女，祇怕要算你最動人了！」

這是一句任何少女都中意聽的恭維話，但是這時，在最愛受人恭維的涂雪紅聽來，却非但不受用，而且，還感到了一股寒意！

她連忙又向後退出了一步，勉强一笑，道：「是麼？」

她才後退了一步，雷三却肆無忌憚地向前，逼了過來，涂雪紅更是大驚，連忙又向後退去。

雷三却放肆地笑了起來，道：「你爲什麼一再後退？可是看到我怕麼？」

涂雪紅硬着頭皮，道：「我怕你作什麼？」

雷三笑道：「是啊，怕我作什麼？你不是想不到男人，才寃氣沖天的麼？我看，我比你那表哥更强，我有什麼不好？」

涂雪紅聽到這裏，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她連忙說道：「我表哥……我和他，也沒有什麼。」

雷三陰陰一笑，道：「你別假撇清了，天一堡中誰不知道因爲林浩生愛上了玉琴，所以才令得天一堡的大小姐暴跳如雷的？哈哈，却想不到玉琴原來是嫦娥的女兒，這中間戲文可不少，現在，你將他們兩人怎麼樣了？講來聽聽可好？」

雷三一面在講着，一面不斷地在向前逼來。

他每向前逼出了一步，涂雪紅便向後退出一步。本來，他們在曠野上，涂雪紅是一直可以向後退去的，但是，雷三却將她逼到了一株老大的枯樹之前。

等到涂雪紅背靠住了大樹，再無退路時，雷三的雙手突然向前一按，雙手一齊按在樹幹上，他的雙臂已將涂雪紅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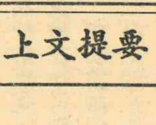
而他也得意地笑了起來，道：「涂姑娘，你可逃不了吧？你還怎麼逃？」

涂雪紅面色刹白，雷三的身子，却還在慢慢地向前逼來，同時，在他的臉上，也現出了淫邪之極的笑容來。涂雪紅自己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甚麼壞事都敢做的人，她自然立即知道雷三是想對自己做甚麼的，她緊緊地咬着唇，身子發着顫。（未完）

精選武俠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月華夫人與李塞鴻陷身蛇阱，終賴月華夫人的無比智慧與神功，脫身出困，竟意外的見到柳依幻，原來她逃出神女峯，便遁身此間，由此使得她得到救護關山月的機會，也由於柳依幻妄自把獲得的寒冉（虫旁）內丹給予關山月服下而觸怒蛇神，要把關山月置死，月華夫人愛子情殷，捨命與蛇神相拚，但不敵，險為所辱，幸關山月得靈姑拯救出蛇陣，喝止蛇神，蛇神震怒下要向關山月撲擊，靈姑忙阻身其間，最後蛇神改變主意，願放過關山月，靈姑向他勸說外面人心詭譎，反不如他的蛇兒可愛——

蛇姬面世仙子遁　魔燄高熾武林刧

蛇神目中突地一亮道：「小丫頭！妳也喜歡蛇了？」

靈姑道：「是的！祇要牠們不咬我，我覺得牠們都很好玩的！」

蛇神連忙道：「那妳就留在這兒，我把馴蛇的方法都教給你！牠們不但不會咬妳，而且還會聽妳的話，接受妳的任何命令……」

靈姑一怔道：「你要我留在這兒？」

蛇神點點頭道：「是的！妳這小鬼頭好像特別跟我有緣，從我開始接觸到人類以來，每一個人見到了我，都把我當作鬼怪一般，祇有妳，居然一開口就叫我老伯伯，跟我有說有笑的，否則我怎會把那珍貴的避蛇藥輕易地交給妳……」

靈姑仍在遲疑，蛇神激動地道：「其實妳也不會永遠留在這裏的，我最多還能活十年，十年光陰，彈指即過，等我死後，妳就自由了……」

靈姑受了他的感動，連忙道：「老伯伯！你不會的！」

蛇神輕嘆一聲道：「傻丫頭！蛇的壽命長短不一，我這半人半蛇的怪物能活到這麼久，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假如我能得到寒冉（虫旁）內丹恢復到人形，或許還能多活幾年，現在什麼都不談了！孩子！妳肯留下來嗎？」

靈姑想了想道：「好！我留在這兒陪你，不一定是十年，祇要你不死，我永遠不離開你！」

蛇神無限激動，一把將她抱了起來，親親她的臉頰道：「好孩子！謝謝妳，最多只有十年，也許還沒有那麼久，可是我一定在我有生之年，好好地造就妳，不但使妳成為蛇國的女王，也要妳成為世間第一奇人！」

關山月微怔道：「靈姑！妳眞的決定了？」

靈姑點點頭道：「是的！我自動願意留下，關公子，您到外面去好好創一番事業吧，也許有一天我學會了一點東西，我再出來幫助你！」

關山月默默無言，看了她一眼，又對蛇神一揖道：「麻煩前輩好好地照顧她……」

蛇神對他反感未消，微怒地道：「那還用你說！不為了她，我也不會輕易地放過你！」

靈姑怕他們說僵了又起衝突，連忙道：「關公子！你們快走吧！一鷗跟入畫還在那裏等着呢，他們找不到人，一定會大驚小怪的，你有機會再見到林仙子時，請轉告一聲我的下落，你的明駝我一會兒請老伯伯放牠出去，牠自己會找到你的！」

說時連連用目示意，月華夫人與李塞鴻也急於離開，只有蛇姬江帆現出依依之色，關山月遂對蛇神作了一揖，準備告辭離去。

蛇姬江帆忽然道：「咦！依幻呢？」

柳依幻原來是站在靠門的地方，大家一陣忙亂中，不知她在什麼時候離開了。

蛇神閉目靜立片刻，突地一睜眼道：「她走了，而且把我的蛇杖也偷走了！」

江帆驚呼一聲，靈姑連忙道：「老伯伯！你怎麼知道的？」

蛇神怒聲道：「我那蛇杖上豢養着三條天下最毒的蛇，已經可以由我的心靈控制指揮行動，剛才我運功發出信號，叫杖上的毒蛇去召喚依幻前來，結果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倒是守洞的蟒蛇傳回信號，說她出山去了！」

江帆連忙說道：「那三條毒蛇，她會控制？」

蛇神道：「會的！我叫她出去捕捉千年寒冉（虫旁）時，就是怕她能力不足，讓她把蛇杖帶去，可以借助杖上毒蛇之力……」

李塞鴻臉色一變。

靈姑也急道：「這就糟了……」

蛇神道：「怕什麼！那三條毒蛇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還趕不上蛇姬身上那一條玉帶呢！」

靈姑急道：「我不是說你怕，我是替別人担心，柳仙子那人心理不正常，再得三條毒蛇為惡，恐怕很多人會蒙受其害，第一個關公子就會增加許多威脅！」

蛇神搖搖頭道：「人家的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倒希望這小子被毒蛇咬死，才可以消除我寒冉（虫旁）內丹被奪之恨！」

靈姑急道：「老伯伯，無論如何，你得去把柳仙子抓回來，至少也得把都三條毒蛇給捉回來，免得柳仙子拿着牠們害人！」

蛇神又搖頭道：「不行！我發過誓，不恢復人體絕不離山！」

靈姑道：「那你把那塊蛇藥給我，你已經送給我了……」

蛇神仍是搖頭道：「不行！我只有這一塊，送給你可以，你拿去送給別人却辦不到，這是蛇谷中的鎭谷之寶，藥離了谷，我這滿谷的蛇就無法控制，若是牠們偷溜出去，可能害的人還會更多……」

靈姑急得快哭出來了道：「你一定得想個辦法，否則我就不留下來陪你了！」

這一着倒是整住了蛇神，默然片刻才道：「那只有叫蛇姬出去一趟了，只有她身上的那條玉帶，

可以降伏那三條毒蛇！」

江帆一怔道：「我……」

蛇神點點頭道：「你不是早就想出去了嗎？依幻一走，剛好造成了你的機會！」

蛇姬江帆遲疑地道：「那你不需要我侍候？」

蛇神擺擺手道：「用不着！我有這個小鬼就够了！」

蛇姬默思片刻才道：「我上那兒去找依幻！對外面的世界，我一樣地陌生！」

靈姑連忙道：「你只要跟着關公子就行了，柳仙子自己會來找你們的！」

關山月剛要表示反對，李塞鴻也說道：「關公子！看來我們的確需要借重江姑娘，否則誰也制不住師妹，她的性子發作起來，後果會很嚴重了！」

靈姑接着道：「是啊！你也許沒關係，柳仙子可能不會害你，可是其他的人就危險了，李仙子，一鷗，還有那個苦海慈航，他們都是柳仙子啣恨的對象！」

關山月只得對江帆道：「江姑娘請收拾一下東西，我們就要走了！」

江帆臉上一紅道：「我沒有什麼可收拾的，除了身上這條蛇，我一無所有！」

望着她裸裎的玉體，關山月一皺眉頭道：「你總不能這樣子出去！」

江帆這才發現自己沒有穿衣服，她在谷中裸體已慣，倒是沒有什麼感覺，可是看到月華夫人與李塞鴻都是衣衫整齊，面對着關山月，竟然興起一股從所未有的羞愧之感，竟然有點手足無措起來！

李塞鴻忙脫下身上的外衣，披在她身上，才使她自然一點。

蛇神突地哈哈一笑道：「外面的世界的確沒什麼意思，好好的一個美人，却偏要弄些衣服來，將最美麗的地方，都遮掩起來，看來我還是不出去的好！」

大家都不理他這套怪論調，因爲知道他從不出谷，連外面的風俗人情禮教都不會明白的……

江帆恭身作了一禮，道：「蛇神！我走了！」

蛇神揮手笑道：「走吧！就是你達成了任務，也不必再回來了，回來你也過不慣！」

江帆微一躊躇，道：「蛇神！你不要我了？」

蛇神笑笑道：「我們相處了這麼久，我不能說不喜歡你，就爲了喜歡你，我才不願你在這裏埋沒一生，外面才是你應該生活的世界，你好好地去開始你的新生活吧！」

這幾句很普通的話，出自這個半人半蛇的怪物口中，倒是令大家爲之一驚，覺得他的心中，還是充滿了溫暖的人性！

當一行人離開了山谷，匆匆下山，還沒有走多遠，背後駝鈴輕响，果然是關山月的那頭明駝趕了下來，挨擦着關山月，現得十分親熱！

關山月拍着牠的頸項，感慨地道：「老朋友，我差點就見不着你的面了，這次幸好又仗着你，才使我脫離了一刦！」

蛇姬江帆也點着頭道：「關公子的這頭坐騎眞不愧爲靈獸，依幻只拿着你的佩劍，在牠附近揚了一揚，牠就聞到了氣味，飛快地追了來，連依幻那麼快的身法，也比不上牠……」

關山月却因爲她提起佩劍，失聲道：「糟了！我的劍呢？」

江帆道：「一直是由依幻保管着的，恐怕也被帶走了！」

李塞鴻一驚道：「這可不太妙，那枝白虹劍到了她手中，恐怕比那三條毒蛇還要危險……」

江帆見她與關山月都現出緊張的神色，也微微一驚道：「那柄劍有什麼特殊之處嗎？」

關山月懊喪地道：「是的！這是一柄前古名劍，除了鋒利可斷金鐵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妙用！」

江帆搖頭道：「我看不見得吧，依幻帶着關公子來時，她對那柄劍十分重視，可是蛇神試了一下之後，覺得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它連依幻身上所穿的蛇皮外套都刺不透，看來還不如黎夫人被蛇神弄斷的那一柄，至少那還能割破蛇神身上鱗片……」

李塞鴻怔了一怔，忽然對月華夫人道：「夫人的那柄劍可是稱爲墨帶？……」

月華夫人點點頭道：「不錯！李仙子怎麼知道的？」

李塞鴻嘆了一聲道：「可惜！可惜！那柄劍比白虹劍還要珍貴……」

月華夫人倒是無所謂，淡淡地道：「珍貴有什麼用？到了那個蛇神手中，還不是一扯兩段，你還沒有見過我另一個兒子所佩的那一柄……」

關山月連忙道：「劉幼夫所佩的那柄劍，怎麼樣？」

月華夫人道：「那叫紫郢……」

李塞鴻又驚叫道：「紫郢？五異劍怎麼都先後出世了？」

關山月在溫嬌那兒得到白虹劍時，倒是聽說過這件事，月華夫人却不淸楚，詫然問她道：「什麼五異劍？」

李塞鴻道：「先師曾經得到一本劍譜，上列五柄特異的名劍，計爲紫郢，青索，墨帶，黃蝶與白虹，其中以白虹劍爲最下……」

月華夫人神色微動，將那五柄劍的名字低唸了

一遍，李塞鴻又繼續道：「五異劍世之奇珍，想不到夫人竟得其二……」

月華夫人搖搖頭道：「不！你錯了，照你所說的五異劍的名稱，恐怕除了白虹劍之外，其餘四柄都落在我手中！」

李塞鴻神色詫然，似乎不相信，月華夫人笑笑道：「這四柄劍都是劉逸夫從外面帶回來的，他從那兒得到的我可不清楚，對於劍上的特徵我倒是知道的，而且也聽他說這劍共分五種顏色，青紫黑黃白，要是能把五柄劍都搜集到手，分由五個劍術高强的人聯合使用，將睥睨天下而無人能敵，他之所以與人結仇，就是發現那柄白劍落在一個女人手中，爲了奪劍，才與那女子爭鬥起來，不想反而被人家削斷了一隻手腕……」

關山月道：「不錯！那人就是溫老前輩！」

月華夫人望了他一眼，關山月發覺自己失了口，趕緊低下頭來，月華夫人已明白他的心意，笑了一下道：「孩子！你別感到爲難，靈姑已經把魔女溫嬌的情形告訴我了，將來我就是跟她發生衝突，你也沒有責任了！」

關山月詫然似欲有所問，李塞鴻却搶先問道：「夫人！那四枝劍呢？」

月華夫人道：「劉逸夫死後，一枝青索劍伴着他葬在廣寒宮中的望月峯上，紫郢劍是他贈給了他的兒子幼夫，黃蝶劍給了我，墨帶則交給彈劍保管，彈劍死了之後，我剛好爲了要出來找月兒，順手就帶在身邊，却不想毀在蛇神手中！」

李塞鴻趕緊問道：「那黃蝶劍呢？」

月華夫人道：「我在廣寒宮中時，很少用劍，一直就由身邊的侍女賚茗保管，現在還留在廣寒宮中……」

李塞鴻想了一下道：「無論如何都要請夫人趕緊派人到廣寒宮中去將那柄黃劍取來，交給公子使用，否則對我們大爲不利！」

月華夫人道：「月兒！用得着嗎？」

關山月想想道：「用得着！沒有了劍，我的大羅劍法就無法施展……」

李塞鴻低低地道：「五異劍中唯紫郢與青索威力相等，最好是取青索劍來……」

關山月連忙道：「不行！我不能爲了一柄劍去刨開死人的墳墓……」

李塞鴻欲言又止，月華夫人見她的目光不住地在自己身上游移，知道她的話可能顧忌着自己，乃微笑道：「不要緊！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好了！」

李塞鴻乃道：「假如只是對付謝靈運與柳師妹，當然靠着黃劍就够了，可是妾身聽夫人說過關公子與劉幼夫之間仍有隔閡，他們那一次動手時，關公子就是因爲劍不如人而落敗，要是他們再碰上了，妾身就不敢担保會有怎麼樣的後果！」

月華夫人果然被她說動了，默然陷入了深思！

關山月却道：「我倒是不要，我與彈劍比試時，他所用的墨帶不是優於我的白虹嗎？然而我還是勝了他，可見劍在技而不在器！」

月華夫人却一嘆道：「月兒！我倒覺得李仙子的話不爲無理，彈劍與你比試時，他是因爲存心對你相讓，所以沒有利用劍上的異效，然而幼夫却不同了，他對我的態度你是眼見的，眞到你們碰頭的時候，連我都管不了他，那個兒子我已經失去了，我可不能再失去你……」

關山月明白她的意思，却仍是毅然地道：「不！母親！雖然劉逸夫跟我父親有仇，可是他們兩人之間的怨隙似乎很難說得清楚，現在他們都死了，這段仇恨也算是過去了……」

月華夫人臉上微紅，李塞鴻却道：「公子！劉幼夫可不像你這麼想得開！」

關山月輕輕一嘆道：「我明白，他恨我的原因很多，並不僅限於上一代的過節……」

李塞鴻立刻道：「所以你更應該提防他！他對你恨之切骨……」

關山月微笑道：「這個我也明白，在廣寒宮中鬥劍時，他就想殺死我……望月峯上，他又設下圈套，第二次陷害我……」

月華夫人長嘆道：「眞的是他害你嗎？我察看一下現場的環境，心中很懷疑，可是我依然不願意相信是他……」

關山月道：「也許不是他，可也一定出於他的授意，不過那也怪我自己不小心，上了那個鬼丫頭小紅的當……」

月華夫人臉現憂色道：「孩子！現在我倒是眞的替你担心了，看樣子我非把那柄青索劍……」

關山月連忙搖手道：「不！母親！你別說了，無論劉幼夫如何對我，我絕不能刨開他父親的墳，再奪取一個死人的東西去對付他的後人！」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好吧！孩子！照你的意思吧，要是幼夫也能像你一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李塞鴻也輕輕地嘆道：「夫人！你有關公子這樣一個兒子，也够值得驕傲的了！」

關山月聽着有點不好意思，趕着走到明駝身邊，撫着牠的絨毛。

江帆的眼光一直盯在他身上，慢慢地燃起情熱的火燄，低低地道：「蛇神一直告訴我，叫我不要出來，以免受到男人的欺騙，他說世上的男人都是

壞的，可殺的，可是我只見到一個關公子，就覺得蛇神的話錯了！」

李塞鴻輕輕一笑道：「蛇神的話也許有點道理，不過你運氣很好，第一次就碰上了天下最好的男子，可是我還要提醒你一句，假如你把天下的男子都看成關公子一樣，你就要吃大虧了！」

江帆搖搖頭道：「不！我不會的，我要永遠地跟着關公子，再也不會去注意其他的男人的……」

關山月在前面沒聽見她們的話，江帆說完了那句話後，也追到他的身邊，兩人喁喁低語，不知說些什麼！

月華夫人一皺眉頭，轉對李塞鴻低聲說道：「她是個從未涉世的女孩子，你不該對她說那些話的了？……」

李塞鴻嘆道：「正因爲她未涉人世，我才要對她這樣說！」

月華夫人微愕道：「爲什麼？」

李塞鴻莊容道：「此女身具異能，却又不解人世陰惡，最容易受人誘惑利用，我們假如不加以開導，堅定她的信念，很可能又爲塵世引起了無窮後患……」

月華夫人默思片刻才道：「仙子用心雖佳，可是也要顧慮到月兒的心性，假如這女孩子在月兒那裏受到一點刺激，仙子的作法不是適得其反嗎？」

李塞鴻輕輕一笑道：「這一點夫人不用担心，只要有我在她身邊，我會告訴她應該怎麼做的，她對關公子已經情根暗種了，只要好好地利用她的感情，一定可以要她成爲關公子最忠心的奴隸，對於關公子今後的事業，也有莫大的助力……」

於是她們兩個人也開始絮絮低語，商討一些她們認爲絕對秘密的事！

在蒼茫的曙色中，他們回到了寄居的那家山戶，果然閒遊一鷗，與入畫等人正因爲月華夫人與李塞鴻的失踪而亂成一團。

結果月華夫人等回來了，意外地還找到了關山月，怎不令他們驚喜若狂！

再聽完他們的遭遇，那簡直是疑爲神話了，可是他們見到蛇姬江帆與她身上那條世所罕見的玉帶怪蛇，則又不能不信。

爲了要替關山月去取黃蝶劍，月華夫人只有打發入畫回到太巴山的廣寒宮。

也爲了要打聽一下五台山中謝靈運等人的動態，關山月覺得自己不宜於公開露面，遂繼續停留在那山村中，由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二人出去探聽消息，因爲他們兩人在龍華會中的地位較低，即使被天魔教的人發現了，也不會太注意！

月華夫人與李塞鴻則閒着無事，只好向那家山民買了一匹布，着手替江帆縫製衣服，爲了她那條蛇時刻不能離身，這套衣服的剪裁的確費煞思量，最後只好在她的肩下縫了一個布袋，爲藏蛇之用！

關山月不是與閒遊一鷗談天，就是與他的明駝厮守，或者也敎給江帆一些人情世故，日子似乎過得很平靜，却難遣他心中的愁緒！

他懷念着張菁菁！

當他與張菁菁相處在一起時，他並未感到這小女孩子在他心中有多少份量，可是當他知道了張菁菁對他用情有多深的時候，他才發現自己是多麼渴望重見到她！

張菁菁在劉幼夫的控制中，他一定會告訴她說關山月死了！

「她會怎麼樣呢？爲我哭泣？爲我殉情？抑或是她會改變心意去愛劉幼夫？」

他經常在默默中自問着也經常爲此而煩惱着！

這是從所未有的事，從他開始踏入江湖之後，一直就過着殺伐的生活，在英雄的歲月中，他從來沒有想到會因兒女私情而煩惱的！

於是他對劉幼夫起了强烈的恨意：「假如菁菁爲我死了，我一定不饒他！」

這是他在心中所作的決定。

「假如菁菁改變心意，移情於劉幼夫呢？我該怎麼辦？」

「把菁菁從劉幼夫那兒搶回來？」

「不！我會悄悄地離開他們，讓他們幸福地生活下去，而我則終身懷着對她的愛情，把這一生獻給廣大的人羣……」

作這個決定是很困難的，誰能忍受所愛者被奪？然而關山月可以，他正直的本性使他變得寬大，同時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那就是劉幼夫對張菁菁所付出的愛比他能給予的更多……

平靜地過了十天！

那寂靜的山村中突然變得熱鬧起來了！

這熱鬧是大批的來人引起的！首先是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天魔敎的副敎主原來是西門無鹽，現在却換了人！

新任的副敎主竟是他同母異父的兄弟——劉幼夫！

其次是廣寒宮中的五名侍者都來到了，琴挑與司棋是被侍書召來的！

入畫則在半路上碰到了賁茗。

留守的賁茗爲什麼要離開廣寒宮呢？

那消息更驚人了，劉幼夫又回去了，自己刨開他父親的墳墓，取走了青索劍，而且把它送給了謝靈運！

賁茗仗着黃蝶劍苦戰不敵，逃下山來，劉幼夫一把火，燒毀了廣寒宮。

還有一個消息是關於張菁菁的，她在得到關山月的死訊後，終日哭泣，以淚洗面，然後在三天前，却神秘的失了踪！

到那兒去了？如何失踪的？都沒有人知道！

月華夫人也相當震驚，尤其是對於劉幼夫的這種突變……

不管怎麼樣，他們都必須作應變的打算！不管怎麼變，他們都必須與天魔敎的人見個高低，謝靈運是絕對不會放過他們的，假如劉幼夫作了副敎主，恐怕連忠於關山月的五大侍者也脫不了干係了。

可是關山月現在却須要愼重一點了。

五異劍中墨帶已毀，最具效力的紫郢青索都落在對方手裏！

幸好賁茗拚着性命，還保有着一柄黃蝶，這是蕩邪除奸的唯一利器，此外只有仗着他的大羅劍法了……

這一個山村是再也無法匿居了，於是關山月只好帶着浩浩蕩蕩的十幾個人，準備與天魔敎的人作一場正面的挑戰！

由忻山到五台不過幾百里路，以他明駝的脚力，只是一天的途程，可是其他人的馬匹却走不了這麼快，他只得慢慢地等着大家一起走！

過五台縣治，已經進入五台山區，可是離五台主峯還遠着呢。

順着寬廣的山路前行，關山月算着天魔敎應該有所動作了，果然走到五台前站懷台鎭時，祁浩騎着一頭黑色的健駝守在路旁。

龍華會已經解散了，他天齊魔君的身份自然也跟着解除了，可是他依然很神氣，由於謝靈運把修羅七式也傳給了他，可見他在天魔敎中地位也不會太低！

當他策着健駝飛迎上來時，關山月座下的明駝立刻性發衝了上去，關山月想拉都拉不住，可是那頭黑駝却因爲上次比鬥時吃過明駝的虧，驟見强敵衝來，未免有點心慌，連連地向後退去。

祁浩憤然地從駝上一躍而下，對準牠的後股踢了一脚罵道：「沒用的畜生！」

明駝見牠的神威嚇退了同類，禁不住昂首長嘶，十分得意！

關山月也笑着拍拍牠的頸子道：「老朋友！你眞不錯，在獸國的領域中，你稱得獨雄一方，再也不會有一頭坐騎能比得上你了！」

祁浩憤然道：「關山月，坐騎雖佳，人則未免，你有種下來，我先敎訓你一場！」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當你能保持住飛駝令主的身份時，才够資格找我挑戰！」

祁浩臉色一變，怒叫道：「放屁！你滾下來，我馬上就叫你知道一下厲害！」

說完撮口一呼，那頭黑駝又怯怯地回頭過來，祁浩在駝身上取下一個長長的布套，抖去外面的布袱，裏面竟是一件特殊的兵器。

那是仿造關山月的獨脚金神而鑄造的，通體烏黑，而且也是一隻脚，頭上作獠牙怒睛，鬼臉狀。

他把獨脚鬼王在手中一擺叫道：「下來！我們鬥三百回合！」

關山月傲然一笑道：「我現在沒工夫跟你多磨菇，還是快點把謝靈運叫出來吧！」

祁浩冷笑道：「不通過我這一關，你就別想見到敎主！」

關山月長眉一剔，正想離身下駝，旁邊閃過琴挑道：「公子！這個人由屬下打發吧！」

祁浩怒叫道：「滾開！你算什麼東西？」

琴挑微笑道：「關公子是我的小主人，假如天魔敎主親臨，我自然不够資格出面，可是對付你這種二流脚色，我認爲足够了！」

祁浩怒哼一聲，挺開獨脚鬼王攔腰橫掃，琴挑退身避過，在背上解下琴囊，取出一具木質的月琴，比通常的琴約長一倍，琴腹也粗了一倍。

關山月見他欲以這把木琴去與祁浩對抗，方自覺不妥，旁立的司棋已笑道：「公子不必担心，琴挑的這把月琴木質特異，並不比他的鐵像差！」

祁浩掄動鬼王又舉頭砸了下來，琴挑舉起木琴上迎，兩器相觸，鬼王撞在琴弦上，發出嗡然巨鳴，大家都覺得耳鼓一震！

那頭黑駝立刻夾着尾巴，掉頭飛逃，連關山月坐下的明駝，也退了幾步，其餘人的坐馬則紛紛驚嘶，有的掉頭驚竄，有的驚躍，有的則四肢一軟，伏在地下。

剎時亂成一片！

當大家都亂定之後，馬匹是不能再騎了，大家都站在地上，祇有關山月仍端坐在明駝之上，一皺眉頭道：「琴挑！你這一來可害得大家走路了，此去五台山還有好幾十里山路呢？」

郝浩哈哈一笑道：「五台山乃本敎重地，豈容爾等輕闖！」

關山月冷笑道：「笑話！謝靈運難道還能攔住我們上山？」

郝浩笑笑道：「敎主根本就不打算在山上接見你們，懷台嶺上早就清出一片空場子，正副敎主與本敎各位護法都在那兒休息，專等你們前去送死，不過你們若連我這一關都闖不過，敎主就不必屈尊

見你們了……」

琴挑微怒地哼了一聲，反掄木琴攻出一招！

郝浩揮動手中鬼王又迎了上去，他知道這琴弦本身極爲柔韌，彈力又強，所以他鬼王反磕琴背，意在擊碎他的木琴。

但是琴挑也十分謹愼，居然及時把琴身翻了過來，依然是用琴弦去碰觸他的兵器，錚然又是一聲巨鳴。

幸而關山月這邊的人都是內功精純的高手，換了差一點的人，恐怕連這種震耳的琴聲都禁受不了，卽使如此，一個個也感到不舒服！

閒遊一鷗覺得這麼一大羣人，被一個郝浩阻在路上實在不像話，何況若依在龍華會中的地位，郝浩還在他之下，因此上前一步道：「先生請退後一步，容老朽來打發這狂徒如何？」

琴挑尙未表示意見，嬌美的蛇姬江帆也擠身出來道：「老先生！你不行！」

一鷗怔道：「老朽何以不行？」

江帆笑笑道：「老先生一雙空手，如何與他對敵！」

一鷗輕笑道：「對付這麼一個傢伙，老朽怎麼好意思用兵器，當年他老子仗劍向老朽挑戰，老朽也只仗着一雙空手，五招之內，輕易地取下他的長劍！」

江帆笑笑道：「今非昔比，老先生假如再想用空手對敵，只怕一招之下，就會送命……」

一鷗怫然不悅道：「老朽不相信，倒是非要試一試！」

說完身若飄風，一掌逕朝郝浩推去，郝浩冷冷一笑，運動鬼王平掃他的手指，正要接觸之際，斜裏青影一閃，江帆搶在他的前面，素袖猛拂，居然將那鬼王捲了開去。

一鷗微怒道：「江帆姑娘這是什麼意思？」

江帆笑笑道：「老先生不要生氣，用肉掌去碰鐵傢伙已經是不智之擧，何況他的兵器上還淬着劇毒，你何苦跟自己的生命過不去呢！」

一鷗聞言不禁呆了一呆，那琴挑忽然叫了一聲，手中的木琴錚然墮地！

司棋大吃一驚，正想過去扶他，江帆又叫道：「別碰他，等我來！」

就是片刻工夫，琴挑的人已支持不住，軟軟地向地上坐去，那隻持琴的手由白色變爲烏黑。

江帆飛也似地過來，輕輕一拍肩下布袋，那條玉帶奇蛇探出頭來，張口就咬在琴挑的脈節上，關山月知道她這條蛇奇毒無比，臉上就是一變。

江帆却擺了擺手，笑笑道：「別急，小玉在替他吸毒，……」

果然那蛇身一伸一縮，琴挑的手已由黑轉白，精神也好多了，蛇頭放開了他的手腕，他就想伸手去拾取那具木琴。

江帆又叫道：「動不得，那上面還染着毒！」

琴挑果然把手縮了回來，却不勝惋惜地道：「江姑娘！這具木琴是我的命根……」

江帆一轉眼道：「那只好再麻煩小玉替你淸毒了，不過這比較麻煩，恐怕牠不大願意！」

說着對那條玉蛇連連揮手，口中還發出奇特的低嘯。

那條玉蛇果然搖頭扭身，彷彿極爲不情願，最後被她催急了，才慢慢地遊到木琴附近，伸出紫藍色的長舌，在木琴上舐着。

關山月憤然地從駝身上飄落，順手將金神帶了下來，怒喝一聲，道：「祁浩！你怎麼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

祁浩見江帆居然識破了他兵器染毒之事，神色就是一驚，繼而見那條白蛇將琴挑所中的毒消去了，神情尤其凌厲，怒聲道：「關山月，神女峯上一劍之耻，我永遠無法忘懷，這柄淬毒的鐵脚鬼王，就是專門爲了對付你而製的！你有種，敢來試一下嗎？」

關山月見琴挑中毒的情形，知道他手中這柄武器可以借物傳毒，因此畧一躊躇。

祁浩又笑着刺激他道：「你怕什麼！反正那女孩子可以救你，就是中了毒，你也死不了！」

這時那白蛇已把木琴整個地舐過一遍，神情變得十分萎頓，慢慢地爬回江帆身畔，江帆把牠提了起來，放回袋中，歉然地道：「對不起！累了你了，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琴挑這才拾起木琴，感激地道：「謝謝你！江姑娘！」

江帆搖搖頭道：「別謝我，該謝謝小玉，牠替你吸毒倒是不費事，因爲你的毒都在血液中，牠只要耗費一點唾沫，化在你的血液中，就不礙事了，可是爲了替你把琴上的毒消除，却耗損了牠一大半的唾沫，最少要一個時辰後才能恢復……」

祁浩聽了却十分興奮，哈哈大笑道：「關山月！你聽見了嗎！你要是中了毒，必須要一個時辰以後，才可以獲得救治，那時候你恐怕早已化成一灘血水了！」

琴挑聞言一驚道：「早知如此，我就不要這具琴了！」

江帆笑笑道：「爲什麼！難道你不要你的命根了！」

琴挑懊喪地道：「可是我們不能在此地枯守一

個時辰……」

江帆一笑道：「沒關係，我們有的是時間，就等一個時辰好了！」

關山月聽了只有搖頭暗嘆，覺得這個女郎實在太天眞了，她把什麼都說了出來，祁浩還肯讓他們等一個時辰嗎？

果然祁浩的眼中閃出得意的光芒，手中的鐵脚鬼王又擧了起來，江帆一閃身，擋在他前面道：「假如你想在這個時候動手，只有我來對付你了，我可不怕你的毒！」

祁浩剛才經她衣袖一拂，就將鬼王拂開，心知這個女郎的內力很深，而且她的確也不怕中毒，倒是不太敢與她動手，可是又不甘心放棄這個機會，眼睛一轉，故意發出一聲大笑道：「關山月！你是個堂堂的男子漢，難道竟要靠着一個女孩子來保護你嗎？」

關山月受不了他的撩撥，正想豁出性命與他一拚，李塞鴻連忙阻止他道：「關公子！大局爲重，你必須忍耐，謝靈運那批人全靠你一個人去對付，你可不能意氣用事！」

關山月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轉臉對江帆道：「江姑娘！這個人只好麻煩妳一下了！」

江帆笑笑道：「可以！我也覺得這個人太壞，非得好好地整他一下，他喜歡用毒害人，我捉住他之後，就叫小玉咬他一口，讓他也嚐嚐中毒的滋味。」說罷移身向祁浩逼去，祁浩却不自而然地退了幾步。

江帆笑着道：「喂！你別逃呀，嘴吧裏說得那麼兇，怎麼胆子小得像老鼠，你也是個堂堂的男子漢，總不會怕我一個女孩子吧！」

祁浩被她說得臉上一紅，果然不再後退，一揮手中鬼王吼道：「賤婢！妳欺人太甚！」

江帆仍是笑着道：「那你就拿出本事來，跟我好好地打一場！」

祁浩拚起全力，鬼王如山掃至，江帆依然一拋長袖，連身子都沒有動，却將祁浩推出半丈遠近，嫣然一笑道：「你眞差勁，就憑這點本事，也敢在這裏吹牛，攔着不許走路！」

這女郎在輕描淡寫的手法下，就揮退了祁浩一擊，不僅使與她對手的祁浩心驚，連這邊的人也都感到詫然，其中只有月華夫人與李塞鴻，因爲見識過蛇神的武功，知道她在蛇神十年薰陶下，必然造就了絕世神功……至於琴挑，則由欽佩中還帶着無限慚愧！他與祁浩兩次較力，雖然沒有落敗，却自知甚明，祁浩的內力實在强過他，完全是靠着琴弦上柔韌彈性，才勉强維持平手，再打下去，卽使不中毒，他也抵受不了祁浩的一再猛擊……

可是這兇猛的敵人到了江帆手中，簡直就像是一隻小老鼠！

祁浩頓了一頓，慢慢地凝聚眞力，狠狠地一咬牙，再度揮舞鬼王撲了上來。

這次江帆更輕鬆，長袖輕妙地揮了出去，迎着鬼王一捲，已將鬼頭纏住，皓腕輕抬，開口一聲：「去！」

祁浩連人帶着武器，都被拋上半空。

然而他下落的方向正在關山月的頭上，李塞鴻看出情形不妙，連忙喝道：「關公子！快閃開！」

一面搶了過來，伸手朝空中的祁浩抓去！

祁浩口角含着長笑，凌空下擊，鐵脚鬼王像巨石般地壓下來！

李塞鴻爲了掩護關山月奮不顧身地首當其衝！

關山月也是同樣的心思，深恐李塞鴻受傷！雙足一躍，奮起神威，揮動手中金神向上一架！

因爲他的金神長出三四尺，發動雖遲，却搶在李塞鴻的前面！

噹的一聲巨響，火光四冒，祁浩的身子立時像一隻中箭折翼的飛鳥，先彈起丈許高，再向地上落去！

關山月不容他穩定身軀，趕上去又是一下橫掃，祁浩在百忙中只得又抬起鬼王來架住，這次關山月用足了勁道，響聲更大，直把那支鐵脚鬼王擊得粉碎！

祁浩就地一滾，總算躲開了關山月的第三次追擊，站起身來時，手中鮮血淋漓。

那是關山月的力量用得太大了，第二次猛擊時，不僅把鬼王的上半截震碎了，下半截也從祁浩的手中飛出，巨大的震力帶走了祁浩的兩隻手指，拇指與食指之處，只見一片血肉狼藉！

祁浩咬着牙齒，在身上撕下一片衣襟，裹住傷處，厲笑道：「好！關山月！短短的時日中，你的功力進步得眞快，上次在神女峯上一戰，你的內力還不如我，完全是仗着劍招勝我一籌，今天你有這等功力，實在値得佩服！」

關山月自己也莫明其妙，想不出這是什麼原故，在神女峯上自己用金神對他的長茅，若論氣力，的確是不如他，自己的金神被震飛出了手，他的長茅只斷成兩截，那只是茅的本身不够堅硬，兩截斷茅都好好地握在他手中，若不是靠着自己應變迅速，那一次就無法逃過他的殺手！

可是今天看來，祁浩的功力有增無減，而自己功力之强，簡直是驚人了！

祁浩依然面不改色地冷笑道：「不管你功力進步得多快，却仍逃不出我的算計，我那鐵脚鬼王上

淬有無影化血毒散，借物卽能傳毒，你連碰了兩次，已經毒入肺腑！我得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去通知敎主一聲，等一下再來替你收屍吧……」說完他回頭就跑了，關山月明知道他是怕江帆向他報復，所以才趕緊走了，可是他此刻無心再去追趕，趕緊對江帆道：「江姑娘！妳的蛇還能解毒嗎？」

江帆搖搖頭道：「不行了！牠的唾沫都乾了，再叫牠替你把金神上的毒舐掉，非要了牠的命不可，你小心點，別把它碰到別人就行了！」

關山月急道：「不是金神上的毒，是我身上的毒……」

江帆笑笑道：「你身上那裏有毒，你服下寒冉（虫旁）內丹，又吃了那麼多的蝮蛇寶血，已經變成了百毒不侵，除了有限的幾條毒蛇，因爲毒質與藥性沖尅，才能够予你以威脅之外，任何毒藥，都對你不起作用了……」

關山月呆了一呆，其他人聞言也神色爲之一鬆，李塞鴻輕吁了一口氣道：「妳爲什麼不早說，差點害我白送上一條性命！」

江帆笑笑道：「那是妳太着急了，我是故意把他丟到關公子那裏去的，他手中的那柄鐵傢伙很麻煩，只有關公子才能毀了它，不然的話，你們其他的人碰上他就慘了！」

關山月輕輕一嘆道：「何必要我來呢！妳自己打發他不是更輕而易舉嗎？」

江帆搖頭道：「不！你別看我跟他動手時那麼輕鬆，其實我的力氣比他小多了，我用的是借力打力的方法，完全是利用他的力量來對付他自己，我這種功夫保護自己是够了，要想毀掉他那柄毒器，却非你不行，因爲你服過寒冉（虫旁）內丹力大無窮……」

關山月恍然悟道：「怪不得我功力激增，原來是那層關係！」

江帆點點頭道：「不錯！可惜你在服用之時，元氣大傷，內丹的靈效大部份用作挽回你的生機，否則普天之下，再也不會有人能强過你了！」

關山月搖搖頭道：「就這樣我已經够滿足了，我並不想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只想盡我此生之力，爲衆生謀求和平幸福的生活，當世界上的壞人都消聲匿跡之後，我情願把這身武功廢了，做一個平常的人……」

衆人不禁默然，大家都爲關山月的胸襟懷抱而萌起由衷的敬意。最後還是一鷗道：「我們快走吧！謝靈運等人或許正在爲關世兄中毒之事而慶幸呢，我們正好趕去給他們一個驚奇……」

李塞鴻笑了一下道：「不必去，他們自己會來的，而且會儘快的趕來！」

一鷗詫然道：「李仙子怎知道……」

李塞鴻笑笑道：「關公子卽使中了毒，江姑娘有那條蛇足可解救，不過祁浩也知道玉帶爲了舐取琴上的毒而大損元氣，假如爲了解救關公子的性命，江姑娘肯犧牲那條蛇嗎？」

江帆呆了一呆道：「眞有那個必要，我自然是肯的，可是現在並沒有這個必要呀？」

李塞鴻笑笑道：「我們知道，祁浩可不知道，所以他回去一說，謝靈運等人一定馬上趕來阻止江姑娘解救關公子，而且爲了對付我們，他們來的人一定會很多！」

月華夫人一呆道：「那麼幼夫一定也會來？」

李塞鴻點頭道：「他是副敎主，可見得受謝靈運的重視，自然非來不可！」

月華夫人恨聲道：「這畜生等他見了我的面之後，我非手刃他不可！」

話說着，眼睛却望着關山月，關山月微微一笑，已經明白了母親的意思，實際上她還是在替劉幼夫說情，希望自己對劉幼夫手下畧爲放鬆一點，乃淡淡地道：「他對我的種種迫害我都可以寬恕他，但是他如在天魔敎中怙惡不悛，我就不再對他客氣了！」

月華夫人默然不語，這時大路上果然湧來一大羣人。

爲頭的是謝靈運與劉幼夫，後面跟着西門無鹽與侍觴，再後面則是祁浩與四令主之一而敗在關山月手下的蟿筑生。

最令人感到驚奇的是曾爲廣寒宮中的侍女而又兼劉幼夫保姆的侍觴也夾在中間，她的旁邊則是那小丫頭小紅，看樣子她在天魔敎中地位也不算低！

這些人第一個注意的便是關山月。

當他們發現關山月屹立無恙時，都回頭用怒目瞪視着祁浩，似乎在怪他說謊，祁浩着急異常，搔頭抓耳半天之後，才指着那地下一堆碎鐵道：「敎主！屬下絕未虛言，那是我鐵脚鬼王的殘鐵……」

謝靈運只淡淡一哼，立刻又把注意力集中在關山月身上。

關山月漠然地說道：「你們牛鬼神蛇到得眞不少！」

謝靈運微微一笑道：「你們來的人也不少呀！我們是羣毆呢，還是一個個地打？」

關山月四顧一下身後的人，想到目前的人數雖然比對方多出一兩個，可是打起羣架來未必能佔上風，尤其是紫郢青索兩柄異劍都在他們手中，而自己這邊祗有一柄黃蝶劍，算起來還是單對單上算點，因此淡淡地道：「天魔敎中，唯有你是首惡，我

就只想殺你一個人就够了不必把大家都拖進來！」

謝靈運哈哈大笑道：「你的意見倒是與我不謀而合，天魔敎成立伊始，正需要一些人手，你那裏頗有幾個可用之人，都是仗着你在撐腰，才頑冥不靈，只要除去了你，不怕他們不乖乖的投順到我敎下！」

關山月立刻道：「那今天之事只須你我二人分出個生死就算解決了！」

謝靈運搖搖頭道：「話可以這麼說，不過目前有人比我更想與你一拚……」

劉幼夫按捺不住，排衆而出，厲聲叫道：「關山月，你把菁菁交出來！」

關山月微微一怔道：「你說什麼？」

劉幼夫怒叫道：「你不要裝糊塗，你又把菁菁搶走了……」

關山月這才知道他把張菁菁的失踪當作自己所爲，不禁也怒道：「你在寒廣宮中利用奸計害我，然後把菁菁刦擄而去，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見過她，我不找你要人，你反而問起我來了，這不是豈有此理！」

劉幼夫呆了一呆，才道：「什麼！那天晚上的蒙面人不是你？」

關山月怒聲道：「假如我要到五台山來，一定是正大光明，絕不會蒙面而來，再說我若是進到你們天魔敎總壇，也絕不會只是帶走菁菁就够……」

劉幼夫呆在那兒，沒作聲，謝靈運冷笑一聲道：「劉老弟！你別聽他的鬼話，據總壇的人說，那個蒙面人手中所拿的劍，極似五異劍中的白虹劍，不是這小子還有誰？」

關山月一驚道：「那個人拿的是白虹劍？」

劉幼夫道：「我不知道，那天我們都不在總壇，否則還會讓人把菁菁刦走？」

謝靈運又笑道：「白虹劍在你手中，何必還要問人！」

關山月朗聲道：「白虹劍早先是在我手中，可是十天以前被柳依幻偸走了，假如那人所持確是白虹劍，則張菁菁也必是她刦走無疑……」

劉幼夫連忙道：「柳依幻是誰？」

謝靈運一笑道：「她是我的小師妹，老弟！你放心好了，假如張姑娘眞的是落在她手中，我負責替你找回來，只是有一點，我卽使把張姑娘找回來，她也不會跟你好……」

劉幼夫目注關山月，臉上一片嫉恨之色。

謝靈運一笑道：「何況你告訴張姑娘說這小子已經死了，要是她發現你騙了她……」

劉幼夫連忙擺手道：「敎主不必說了，我不知道這傢伙是如何在大竹河中逃出性命的，不過沒關係，我今天殺死他也是一樣的……」

說着唧然一响，拔出了腰間的紫郢劍，月華夫人連忙挺身出來道：「畜生！你還認識我嗎？」

劉幼夫呆了一呆才冷然地道：「母親！假如你要阻攔我殺死關山月，我就不認你了！」

月華夫人神色一慘，突然撒出腰下的黃蝶劍，拿在手中道：「畜生！我先宰了你！」

劉幼夫退後一步，然後才沉着聲音道：「母親！希望你不要逼我，雖然我的劍法大部份是你敎的，可是你別忘了我父親還留下一册劍笈，現在你一定打不過我！」

月華夫人顫着聲音道：「那就讓我死在你的劍下好了！」

劉幼夫寒着臉道：「我眞的殺了你也不爲過，對父親來說，你早就不是他的妻子！」

關山月勃然大怒再也忍不住，厲聲叫道：「混帳！你還像人，這是你對自己母親說的話……」

劉幼夫冷笑一聲道：「所以我希望你痛快一點出來，別逼得我跟她動手！」

關山月立刻回頭道：「娘！把劍交給我！」

月華夫人搖頭道：「不！還是讓我來，以前我叫你跟他動手，是怕你傷了他，現在我不叫你動手，是怕他傷了你，從現在開始，他不再是我的兒子了……」

劉幼夫冷笑着道：「我早就不是妳的兒子了，我所以把父親的骸骨搬出來，火焚廣寒宮，就因爲那是萬新月的地方，我不能讓父親的遺骨在那兒蒙羞……」

月華夫人氣得混身發抖，關山月想去奪她的劍，却被她推開了，一擰手腕，振劍直刺劉幼夫，劉幼夫揮劍格鬥，謝靈運也拔出青索劍，移身過來道：「劉老弟！你到底不大方便，這陣交給我吧！」

劉幼夫抽身退開，仗劍直奔關山月叫道：「四夫！過來！……」

關山月無可奈何，只好揮動手中的獨脚金神接着，他於是四個人分作兩對，相互厮殺起來！

這四個人兩場戰鬥，不僅是忠奸正邪的分野，而且也是繫天下安危的一次決定命運之戰……

天魔敎的成立，是邪惡的勢力達到了最高峯，而現在出手的兩個人，也是代表最高勢力的正副敎主！

月華夫人之存在與出現都是意外的，而關山月却是衆人希望的寄託，所以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們這一對上。

然而他與劉幼夫的戰況不如另一對來得激烈，那原因是由於武器的不同，劉幼夫所使的是紫郢劍

，是五柄異劍中最珍奇的一柄，雖然劍上有許多異徵，遇上了關山月手中的獨脚金神，却變成了全無用處！

那金神也不知是什麼質料所鑄，堅硬異常，鋒利的劍刃砍在上面，只留下了淡淡的一道痕跡。

從這種損耗的程度看來，最少也得要幾十萬劍才能把它整個砍斷，可是這場決鬥絕無可能對拆到那麼多招！

反過來關山月也是一樣，他的獨脚金神是最基礎的武器！

正因爲太笨重了，他也無法使出自己後來所學的精招。

且喜金神還不受紫郢劍上的異徵所影響，這使他放了一點心，規規矩矩地揮動金神迎戰着，先不求有功，但作自保的打算，所以他的金神上多半是守式，以天生的神力加上後天的修養，從容而穩實地迎戰着！

倒是謝靈運與月華夫人這一對打得有聲有色，精彩異常，兩個人都是劍中的高手，所用的又是一雙名劍！

青索劍的劍氣呈青色，黃蝶劍的劍光呈鵝黃色，而且這兩柄劍的異徵也在名稱上顯露無遺。

青索劍的青索像是一根粗大的繩索，隨着劍招的變異，彎彎曲曲地圈成一個大套，再慢慢地往裏收，假如對方的功力差一點，早已被劍氣束縛得無法動彈了，然而月華夫人又豈是等閒之輩。

她的黃蝶劍論威力不如青索，幸而有一個好處，她劍上的劍氣是一點一點的，發時如一隻隻黃蝶翔舞，所以，能够避過青索劍的膠凝作用而從容迎敵，不過她要想在青索劍的劍氣中透過去倒是相當吃力！

四個人打得緊張，圍觀的人却更緊張，因爲這是雙方的頂尖人物在斷拚，場中的勝負，也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

謝靈運帶來的人並不多，侍觴是跟着劉幼夫的，眞正屬於他的班底，只有西門無鹽，祁浩與擊筑生。

西門無鹽技遜李塞鴻，閒遊一鷗足可勝過擊筑生，祁浩雖然在龍華會中的身份不高，可是，他能與關山月纏戰良久，足見他的功夫遠超他的身份，不過還不見得準能勝過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聯手合攻。

至於侍觴，入畫等月宮侍者，對付也不會有問題，何況，他們這邊還有一個最大的靠山——蛇姬江帆。

一鷗看出便宜：悄悄趨至李塞鴻的身邊道：「李仙子！假如我們要剪除謝靈運的羽翼，現在倒是個機會，謝靈運被絆住了，無法抽身，其餘人不足爲敵：……」

李塞鴻也想到了這一點，剛想表示同意，對方却比他們先警覺了，侍觴將身子一幌，首先挺劍而出道：「你們若是想羣毆的話，我也不反對，那一個先來試試我的劍鋒！」

李塞鴻目光一掃入畫等人，意思是說：「這是你們一邊的人，該由你們出頭對付！」

司棋的性子較急，搶着出來叫道：「潑婦！妳身爲月宮侍者，竟然敢欺上背主，反抗夫人，我饒妳不得，過來領死吧！」

他的武器是隨身携帶的一張鋼澆棋盤，一劈頭硬砸上去，侍觴冷笑一聲，長劍斜挑，卽將他的棋盤震開。

司棋不禁一怔，廣寒宮十大侍者，論劍術應推彈劍最好，彈劍死後，則以入畫的功夫最純。

這侍觴論武功排名，似乎只比年紀最大的賁茗，高出一點點，可是，她剛才一劍之威，却超過他多了！

琴挑與侍書也覺得侍觴的功力高得出奇，不約而同地一起夾攻上來，琴挑運琴，侍書用筆，都是獨門專擅的武器，連同司棋的棋盤，三股兵器連攻而上，侍觴的一柄長劍，還是遊刃有餘。

入畫也忍不住了，她會的武功最雜，此刻赤手空拳，就憑着一雙肉掌加入進去，威力並不比其餘三人差！

可是他們以四敵一，仍然爲侍觴的霍霍劍光所拒，最多只能守住陣脚，却無法攻進一招！

一鷗見混戰的局勢已經拉開，抽劍對擊筑生道：「我們也別閒着！」

擊筑生不理他，倒是祁浩湊了上來道：「老傢伙！你要找死，就由我來成全你吧！」

閒遊一鷗怒哼一聲，道：「滾開！你算什麼玩意兒？」

祁浩陰惻惻地一笑，冷冷說道：「老傢伙，現在可不是龍華會的時候了，在天魔敎的職司上，我比擊筑生還高得多了，我出頭來對付你，正是看得起你呢！」

擊筑生臉上雖有不平之色，却並沒有出言反對，足證祁浩的話是實情，一鷗不禁呆了一呆，才道：「擊筑生！你連這小子都不如，混在天魔敎中還有什麼意思，我眞替你難過，虧你怎麼忍得下這口氣的：……」

擊筑生臉色通紅，依然一無表示，一鷗只好嘆了一口氣，心中仍是感到無限委屈地道：「人各有志，我未便再說你什麼，可是想到黃鶴推薦你代任

四大會主之一，再見你如此狼狽，我心中却感到委屈……」

祁浩見他一味挑撥離間，不讓他多說下去，手中長劍一振，逕直攻了上來，勢猛招厲。

閒遊一鷗倒是不敢怠慢，連忙用劍架住，殺成一片！

西門無鹽用不着李塞鴻招呼，自動地拔出腰劍道：「李師姊！我們同時投入師父門下，可是妳們長得漂亮，高居仙列，偏把我一人貶入鬼道，我心裏一直不服這口氣，今天難得有機會，我倒要領敎一下，看看妳是否眞的在我之上！」

李塞鴻默然出劍，兩人搭上手拚將起來。

戰局越來越熱鬧了，全部分作五起，却有十三個參與決鬥，最輕鬆的，是李塞鴻與西門無鹽這一對！她們雙方藝出一師，雖然所學的功夫畧有不同，互相之間都了解頗深，看起來，只像是練習餵招一般。

最熱鬧的是侍觴這一羣，她以一對四，一枝長劍使盡了威風，在廣寒宮中，她雖然挾技在身，却一直不敢表現出來，對方四個人都看不起她，她也默默地忍受着，今天好像是要把一口多年悶氣發洩出來。

所以那枝劍上奇招迭現，每一次出手都含着重重的殺機，要不是那四人聯防嚴密，恐怕早已喪生劍下。

閒着的祇有四個人，謝靈運這邊是擊筑生，關山月這邊却有萬里無雲，一輪明月與江帆。

江帆一派天眞，她忘記了自己是那一邊的了，躲在一旁興趣盎然地觀戰，不管那一方面她都捧場拍手叫好！

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看了片刻，他們此刻唯一可找的對象只有一個擊筑生，可是他們沒有出手的意思。

那是受了一鷗那番話的影響。

在龍華會中，擊筑生的地位高於他們，可是看了他現在的窩囊樣子，他們覺得不屑一戰！

反倒是擊筑生按捺不住，出言邀鬥道：「你們兩個人是否有意思活動活動！」

萬里無雲冷冷地道：「我們原不打算閒着，可實在提不起興趣跟你動手！」

擊筑生惱羞成怒叫道：「一鷗說這話還可以，你們兩個算什麼玩意兒！」

一輪明月哈哈一笑道：「我們再不成玩意兒，也不至於叫一個後生小輩給壓了下去，正因爲閣下太有出息了，我們不敢領敎！」

擊筑生臉色一沉道：「你們有出息，爲什麼也跟在關山月後面起鬨，難道他不是個後生小輩，難道你們也跟他一樣成了黃鶴的後輩！」

萬里無雲笑着道：「祁浩够資格跟關公子相提並論嗎？何況我們只有跟着關公子共赴時艱，並不需要聽他的命令，關公子口口聲聲都管我們叫前輩！祁浩呢？剛才他對你直呼其名，好像還是對你相當客氣呢……」

擊筑生臉色突變，驀地在身邊掏出奇形怪狀的武器，通體漆黑，像是一個瓦鉢的樣子，只是後面連着一根短柄。

萬里無雲哈哈大笑道：「擊筑生，你怎麼越來越可憐了，天魔敎連飯都不給你吃飽，要你去沿門托鉢，靠要飯過日子了……」

擊筑生鐵青着臉，一言不發，只是抬起左手，在無名指上扣着一枚黑色的鐵環，在短柄上敲了一下！

緊接着一聲震耳異響之後，鉢中飛出一點黑影，迅速無聲地襲向萬里無雲的面門！

萬里無雲不經意運袖一拂，他雖然沒有看清那黑點是什麼東西，但因爲來勢不强，他心想這一拂足以揮開了！

可是，事實大出他的想像，那點黑影似有形似無形，居然透過他衣袖的拂勁，嵌在他的鼻樑正中心！

萬里無雲連一聲都吭不出來，身子已平空向後倒去，一輪明月低頭看時，他已經氣絕而亡！

這種殺人的手法太離奇了，一輪明月又驚又怒，抬起頭來，對着擊筑生怒瞪一眼才叫道：「你用什麼毒手……」

擊筑生舉着那鐵鉢陰陰一笑道：「就是這玩意兒，你見過嗎？」

一輪明月對着他手上的鐵鉢發起呆了，這鐵鉢看起來並無出奇之處，可是萬里無雲却毫無抵抗地死了！

擊筑生手擎鐵鉢又發出一聲長笑，笑聲中充滿了悽厲與憤慨，但也含着一絲得意，片刻之後，他才止笑道：「我諒你也認不出來，這種古樂器自高漸離之後，已經無人識得，設若高漸離也練得我這一手功夫，秦始皇縱然有千萬甲士護衞，只怕也難逃一死……」

由於萬里無雲的猝然暴斃，使得決戰的人，都自動地歇了手，分成兩邊對立着，目睹着情勢的發展！

更由於擊筑生這一番解釋，使得大家都爲之一驚。

關山月首先訝然失聲道：「這是筑……」

擊筑生朗聲道：「不錯，否則我這擊筑生之號

何由而來？」

大家又是一陣默然。

自荊軻刺秦王之後，燕趙勇士高漸離再次以擊筑妙技，被那暴君召至御前献奏，他乘秦王聽得出神之際，取出預藏在筑腹中的鐵丸遙刺秦王，因爲他是個盲人，未能如願中的，反死於衞士的亂刀之下。

這是歷史上的一段故事，大家都聽過了，却不知道所謂筑就是這個樣子，更想不到擊筑生練成了這一手筑中飛彈的絕技，而且這件事連謝靈運也是莫明其妙，所以，他臉上的神情，與別人一樣的詫然！

關山月頓了一頓才道：「高漸離叩筑刺暴君，雖不成功，却留下了身後千古美名，你空有一手絕技，却屈身於邪魔之下，不僅愧對泉下的英俠，也對不起你手中的這一柄鐵筑！」

擊筑生哈哈一笑道：「小畜生，你別對我說這番大道理，我這人立身行事，向來不論善惡，但求心之所快，誰看不起我，我就對付誰！」

一輪明月連忙道：「謝靈運如此對你，是算看得起你嗎？」

擊筑生臉色微變，謝靈運連忙暗中作了戒備，誰知擊筑生的臉色又恢復了正常，淡淡一笑道：「在龍華會中時，你們對我冷嘲熱諷，只有教主對我時加慰切，我感知己於先，對於後來的冷落可以不計……」

謝靈運臉色一鬆，連忙道：「擊筑生！你眞是沉得住氣，兄弟若是早知道你有這一手絕技，無論如何也不會冷落你的，我現在正是創業之始，用人以才，這一點相信你是諒解的……」

擊筑生淡淡一笑道：「教主不必解釋，屬下若是不明白，便不會在天魔教中留到現在了！」

謝靈運眉頭一舒道：「擊筑兄若是早炫絕技，兄弟一定早有所借重了……」

擊筑生搖搖手道：「屬下並不是想故隱所能，只是想留這一點功夫，在必要時以爲教主効力，剛才是實在受不了那四個傢伙的氣，才忍不住發作了出來……」

一輪明月也忍不住叫道：「你那點破功夫沒什麼了不起，我剛才罵過你，現在還是要罵你，窩囊廢，沒出息……」

擊筑生全無表情，舉手在筑上又敲了一下，其中又飛出一點黑影，直向一輪明月身前襲去。

這次大家都有了防備，不等黑影飛近，關山月一鷗等五六個人，幾乎同時出手，各舉兵器擊了上去。

眼看着那點黑影的去路全被封死了，可是每個人都撲了一個空，也不知那黑影是如何透進去的。

一輪明月厲吼一聲，雙手在臉上亂抓，身子仍是向後倒去，畧畧掙扎，隨即靜止不動了。

最令大家驚奇的是他的鼻樑正中，不偏不倚地嵌着一顆黑色的鋼丸，像是多生出一隻眼睛。

這一來大家是眞的吃驚了。

擊筑生殺人的手法如此怪異，簡直到了無法防禦的程度，那大家豈不是成了俎上的魚肉，任人宰割了！

謝靈運目中閃出一絲異色，立刻被他浮起的笑意掩過了，對着擊筑生竪起一個大拇指道：「擊筑生兄神技無雙，一筑在手，天下無敵，天魔教有了你這麼一位高手，何患乎天下不盡入掌握，還請擊筑生一施神技，把這些敵人一舉收拾了，天魔教徒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

誰知擊筑生反而將鐵筑收了起來道：「這個請恕屬下無法從命！」

謝靈運不禁一呆道：「爲什麼？」

擊筑生微微一笑道：「狡兎盡，走狗烹，假如教主確實到了高枕無憂的時候，屬下這條命恐怕也保不住了！」

謝靈運忙道：「這是怎麼說呢？」

擊筑生微笑道：「屬下對教主知之甚詳，此一想法雖有不敬之處，却爲千眞萬確之事實，想來教主亦不會否認……」

謝靈運呆呆地無以爲答。

擊筑生笑笑又道：「不過教主請儘管放心好了，屬下雖有不敬之心，却無不忠之念，留下幾個擧足輕重的强敵，正是屬下所以全身保命之道，還有一點要請教主放心的是屬下自知除了筑中飛丸之技外，別無他能，因此也沒有領袖天下之雄心奢望，此身可以爲教主驅策，却斷然不會與教主爭權，請教主不必對屬下存有戒備之意……」

謝靈運訕然一笑道：「擊筑兄太過慮了，兄弟對擊筑兄借重之處甚多，怎麼會有二心呢，以前只怪兄弟太糊塗，不知道擊筑生兄身懷絕技，今後擧凡兄弟所有，無不與擊筑生兄共之……」

擊筑生笑笑道：「這倒不必，教主乃一世之雄，與教主共事，可同患難而不可以共富貴，臥榻之旁，豈容他人安睡，假如教主不以爲棄，屬下願得與劉老弟一樣的地位，即於願已足，教主不可有二，副教主多一個大概沒有問題吧！」

謝靈運點點頭，立刻道：「這有什麼不可，兄弟回到總壇，立刻就召集全體教中執事門人，宣佈擊筑兄的新任……」

擊筑生笑着打了一躬道：「那就請教主回總壇

吧！」

謝靈運一怔道：「現在就回去！這些人怎麼對付？」

擊筑生目視關山月等人傲然道：「只要他們不怕死，有胆走到總壇之前一里者，屬下立爲教主擋之，不過屬下相信他們也沒有這麼大的胆子！」

謝靈運見大家果然被擊筑生嚇住了，不禁哈哈大笑道：「不錯！只要擊筑兄在天魔教一日，任何人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這些敵人雖有實無，兄弟還有什麼可擔心的……」

說完在一陣刺耳的長笑聲中，傲然轉身走去。

西門無鹽與祁浩跟着他走了，只有劉幼夫還站在原地不動，擊筑生淡淡地哼了一聲道：「劉兄弟還有什麼未了之事？」

劉幼夫目注關山月道：「我跟姓關的問題，一定要在今天弄清楚！」

擊筑生冷笑道：「在下昇任副教主之職，若沒有劉老弟在場，可實在是件無窮的憾事，劉老弟難道不能賞臉捧捧場嗎？」

一面說着，一面手又探向懷中，頗有掏出鐵筑之意，劉幼夫在他的威脅下，只有悻悻地招呼侍觴道：「回去吧！今天暫時放過他們！」

當他們兩人也回身走去時，擊筑生才哈哈大笑，正想回身退走，關山月突然追前幾步，厲聲叫道：「站住！我不相信你那筑中飛丸，眞的有那麼厲害！」

擊筑生依然舉步前行，口中不經意地道：「你不相信就跟着來試試看，只要你跟到總壇前一里的地方，我一定教你死而無怨……」

關山月果然大踏步追上去，其餘諸人不放心，自然也跟着過來，擊筑生只得止住脚步回身道：「你們眞的都活得不耐煩了！」

關山月傲然說道：「不錯，你有本事把我們都殺了……」

擊筑生回頭看看，見劉幼夫與侍觴都走遠了，才迅速地從袖中取出一個紙團，彈身向關山月道：「年紀青青地，別急着找死，……」

一面說話，一面連連做眼色。

關山月弄得莫明其妙，可是擊筑生已飛快地走了，因爲他們的距離很近，擊筑生彈出的紙團，一直飛向他的手裏，並沒有被別人看見，一鷗趕了上來，見關山月還在那兒發呆，忍不住問道：「關公子！難道就這麼算了？」

關山月向他擺了擺手，慢慢地展開紙團看了一遍，又飛快地把紙團塞進嘴裏，嚼了幾下，咽進肚中。

大家都被他這個舉動弄得呆住了，可是關山月什麼也不作表示，只是揮手叫大家退後道：「我們也走吧，以後再慢慢對付他們好了！」

大家只看見他吞嚼紙團的行動，雖然不明白他的紙團是從那兒來的，可是見到他的態度十分凝重，遂也不多發問，一個個回身上馬，向來路退去，關山月跨上明駝殿後，臉上不自而然地浮起了一個欣慰的微笑！

當一行人遠離了五台山後，關山月才招呼大家在一個林子裏歇了下來，月華夫人第一個忍不住問道：「月兒！你究竟在搗什麼鬼？」

關山月却愼重地對入畫等四人道：「大姊！麻煩你們四位各守住這林子的一面，注意着別讓任何一個人靠近這個林子，天魔教的耳目衆多，而我們此刻所要談的事十分隱秘，稍微露出一點風聲，就貽下無窮後患……」

入畫等人也十分迫切地想知道關山月將說的話，可是關山月的態度太嚴肅了，使他們無法不依從，遂與司棋琴挑等人分頭守望去了，當他們都布好崗位之後，關山月才將剩下的人聚攏在一堆，告訴他們一件幾乎無法相信的事。

原來擊筑生偷彈給他的那個紙團上寫着：

「君等已入險境，謝、劉二人，倘技不能勝，另有毒謀以陷諸君，余受黃鶴之托，暗中投順，以爲監視，請速退五十里外相候，余當另遣人，爲之詳告……」

李塞鴻聽完後，猶自不能相信道：「那有這種事……」

閒遊一鷗却深思有頃道：「也許是可能的，否則黃鶴不會在那麼多人中，獨獨推擧他來代替會主之職，而且從他今天的表現來看……」

李塞鴻連忙道：「他今天的表現並沒有令人取信之處，他既有那一手筑中飛丸的絕技，應該早就把謝靈運給殺了，可是他反而把我們這邊的兩個人給殺了……」

一言未畢，頂上忽然有人接口說道：「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死不爲過，他們實際上，是謝靈運安置在各位身邊的細作，專門刺探和報導各位的動態……」

衆人悚然失色中，頂上飄下一人，青布袈裟，長髯過胸，正是那神出鬼沒的老和尚苦海慈航。

一鷗見是他之後，神色才一鬆，連忙罵道：「禿子！你怎麼老是鬼鬼祟祟的……」

苦海慈航微微一笑，參加他們的聚談道：「這一本帳全都在老衲肚子裏，正因爲各位去得太冒昧，老衲趕不及阻止，只好臨時緊急給擊筑生遞了一個通知，叫他斟酌情形給各位一點啓示或幫助。果

然，這傢伙玩了相當漂亮的一手，老衲也就不現身了……」

李塞鴻一怔道：「今天的情形你都看見了？」

苦海慈航點點頭道：「老衲一直跟在各位身後，直到各位開始撤退時，老衲才先趕到此地等候，以便與各位解釋！」

關山月連忙也道：「那擊筑生所說遣來的人，也是指老禪師而言了！」

苦海慈航搖搖頭道：「不是！不過老衲對於這件事畧知梗概，可以先給各位解答一部份問題，至於謝靈運佈置下什麼毒謀，非等他派來的人才能說出詳情，因爲老衲無法直接與擊筑生會晤，只能傳消息給他，却無法得到他的回話……」

李塞鴻連忙又問道：「擊筑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苦海慈航笑了一下，道：「黃鶴散人不愧爲一代奇才，他竟能洞燭謝靈運的奸謀於未發，所以先期在他的圈子裏安伏下一個人……」

一鷗忍不住道：「擊筑生是黃鶴引入龍華會的，可是他入會之後，竟與謝靈運走得很近，當時我就覺得很懷疑……」

苦海慈航微笑道：「沒有什麼可懷疑，孤獨明那人智慧若海，假如不是他看得起的朋友，他斷然不會結交，不過，這一番安排也費煞了苦心，也只有擊筑生那種深沉的人，才能够做得令謝靈運深信不疑……」

李塞鴻道：「好了！好了！別說這些廢話了，快講擊筑生……」

苦海慈航凝重地一搖頭道：「擊筑生沒什麼可講的，黃鶴散人與香亭仙子知道謝靈運別具野心，度才量力不足以除去，所以才設下兩條對付之策，一是叫擊筑生與謝靈運儘量結交，成爲他的心腹，一是把關世兄引進會中，由他在令師母那兒學習伏魔劍式與白虹劍，因爲這些劍式由別人來學都嫌遲了一點……」

李塞鴻又不耐煩地道：「這些我們都知道了，你說別的吧！」

苦海慈航道：「你們還有不知道的呢！伏魔劍式與白虹神劍雖然可以尅制謝靈運，却也非經過兩三年的苦練，以期身劍合一，才能發揮全力，本來黃鶴散人的意思是想把龍華會再維持兩三年，等關世兄藝成之後，再作斷然處置，誰知謝靈運的陰謀却提早發動了，黃鶴與香亭仙子在擊筑生口中得知消息後，只得臨時變卦，退出本屆龍華會，由關世兄冒險作孤注一擲之拚……」

關山月憬然道：「難怪我出盡全力，仍是無法殺死謝靈運，師父與溫姥姥，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苦海慈航苦笑一聲道：「決鬥之事，不僅靠武功修養，也仗着一股勇氣，假如先告訴了你，只怕打擊了你的自信，此舉關係着多少人的生命，他們不得不愼重其事，幸好你的資質過人，那一戰雖未能達成殲魔壯舉，却把目前的危機給解除了……」

關山月怔然片刻才道：「以後呢？」

苦海慈航搖頭嘆道：「以後的事是你惹出來的，你在巫山神女峯頭突然離去，不僅引出你自己的一段身世，也引出了劉幼夫那樣一個死仇，謝靈運的智力並不遜於黃鶴，他同樣也在你們這邊安下了細作……」

一鷗連忙道：「是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

苦海慈航點點頭：「這兩個人隱藏身份的方法也眞絕，謝靈運故意製造事件，開除他們的仙籍，叫他們表得深痛惡絕，加入我們這邊，所以把大家都瞞過了，要不是擊筑生，誰都無法發現這其中的底蘊……」

一鷗怒道：「這兩個傢伙眞該死！」

苦海慈航笑道：「該死的已經死了，擊筑生殺死他們不露一點形跡，這不得不佩服他手段的高明，由此可見要保守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擊筑生的身份只有老衲一個人知道，那兩個傢伙却因爲把月華夫人的事情透露到天魔教總壇，才給擊筑生發現了他們的身份！」

李塞鴻失聲道：「可怕！可怕！」

苦海慈航點頭道：「這兩人的確可怕，假如不加以翦除，謝靈運永遠都走在我們前面一步，關世兄的身世才露，謝靈運立刻就找到了劉幼夫，把他拉成一伙，而且進一步把五異劍中最具威力的兩柄劍也得去了……」

大家都陷入一個暫時的默然！

半晌之後，李塞鴻才道：「擊筑生既有那手絕技，爲什不用之對付謝靈運！」

苦海慈航一笑道：「你們都受他騙了；他那手功夫，殺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是够了，用之對付謝靈運還差遠了，否則他早就施展了，那用得着如此費事？」

一鷗不信道：「他在殺死一輪明月時，我們幾個人聯手都無法擋得住，端的厲害之至，怎麼會對付不了謝靈運呢！」

苦海慈航道：「他那筑中飛丸，實際是一種氣功，射出來的那點黑影本是虛影，你們怎麼擋得住呢？」

關山月猶自不解道：「可是他殺死的兩個人，鼻樑上都嵌着一顆鐵丸！」

苦海慈航微笑道：「那是他的鐵屑，藉着音響的震力散發出去，到達對方身上時，才聚而成丸，萬里無雲死於不備，一輪明月死於畏懼，他們只顧注意那點虛影，沒想到運氣抵抗，所以才死得那麼容易……」

大家又不作聲了，苦海慈航笑笑又道：「像謝靈運的武功修爲，已經到了不必運氣，體內自然會產生適當的反應，擊筑生的筑中飛丸……不！應該稱爲飛沙恰當一點，這筑中飛沙，想傷害到他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不過，這一來至少還可以嚇住他一陣子……」

關山月想了一下，突然跌足道：「假如事實眞是如此的話，擊筑生的處境就危險了，謝靈運那人何等狡猾，他受制於一個屬下，心中一定是深懷不滿，儘管擊筑生把話說得很圓滑，謝靈運也不會放心的，筑中飛沙的把戲，絕對無法騙他多久！」

苦海慈航點點頭道：「老衲也想到這一點，所以力誡擊筑生非至必要時，不要輕易顯露這手功夫，目前大概不會有問題！」

關山月搖頭急道：「我認爲馬上就會出問題，謝靈運祗要把那兩具屍體檢查一下，立刻就可以發現眞相，擊筑生利用音響傳力，最多只能够聚沙成丸，絕對做不到溶鐵成鋼的地步，那一來，不就糟了嗎！」

衆人臉色都爲之一變，苦海慈航也急了道：「是啊！我們忘記把屍體給毀去了，阿彌陀佛，但願吉人天相，擊筑生自己會想到這一點……」

大家都心急異常，開始爲擊筑生的安全而感担心。

片刻之後，林外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關山月神色一震，立刻向林外走去，與奮地道：「大概是擊筑生派遣的人來了！」

衆人跟他走出林子，却聽見馬蹄聲又向回程駛去，倒是頗感意外，急忙趕了出去，但見守衞的入畫手捧着一個包裹，呆呆地站在那裏，遠遠地有一背影，已經走出里許之外！

月華夫人連忙問道：「入畫！是誰來了？」

入畫呆呆地道：「是侍觴！」

大家都是一怔，關山月也急問道：「侍觴！她來做什麼？」

入畫仍是呆呆地道：「她離得老遠就把這包裹丟過來，接着就掉轉馬頭回去了，婢子也弄不清楚她是什麼來意！」

關山月臉色突變，趕緊接過她手中的包裹，打開外面的布袱，裏面還包着一重油紙，關山月驚叫道：「擊筑生危矣！」

其他人與他一樣的憂急，因爲那油紙包的摺口處，已開始滲出涔涔的鮮血，裏面的內容大致也可以猜得到！

關山月顫抖着手，慢慢地打開油紙。

觸目驚心，赫然是擊筑生血淋淋的人頭，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則是那具鐵筑，上面也染滿了血漬。

筑腹中另貼着一張血漬淋漓的字條。

那是用擊筑生的血，寫在一塊布上，那布則是擊筑生身上的一片衫襟，字條上的語氣則是謝靈運的：

「以二易一，吾智不及黃鶴，然自後雙方訊息中斷，須各憑智慧，互測行動矣！天魔教總壇固若金城，勸諸君莫作無謂之嘗試，三日後，吾將至一地，問關山月，敢來一晤否？」

這是正文，充滿了挑戰的口氣，後面還有一條附註：「此行吾將偕劉副教主同往，關山月若有意赴約，可擇一人爲伴，如超過此數，途中恐難保安寧！」

苦海慈航接去了鐵筑與人頭，就地挖了一個小坑，將兩樣東西都埋了進去，老淚婆娑，喃喃地唸着佛號。

一鷗與李塞鴻也頻頻揮淚，關山月臉色憂戚地道：「由此看來，謝靈運對他的身份早就知道了，否則他即使發現筑中飛沙之異，也不會斷然下毒手的！」

月華夫人也憂形於色道：「這個人才是眞正的可怕，月兒！你……」

關山月毅然抬頭說道：「母親可是要說他的約會，我當然去了！」

苦海慈航拭拭眼淚道：「論才鬥智，我們實在不如謝靈運，世兄還是小心謹愼一點的好，因爲你是我們唯一的依仗……」

關山月道：「正因爲如此，我才必須去會他一下，目前我們還是勢鈞力敵之局，再下去則是他的優勢了……」

大家對他的話都感到有點不解，可是關山月也不肯再作進一步的說明，只是低頭想着心事！

李塞鴻忍不住道：「那字條上，他沒有說在什麼地方！」

關山月抬起頭來道：「我大概可以猜得出，他是存心在考考我，因此我不能示弱，至少要證明我在智力上並不遜於他！」

李塞鴻連忙道：「在什麼地方？我們是否要一起去？」

關山月搖搖手道：「不了！他只准我帶一人爲件，我想還是依照他的話妥當一點，否則他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母親……」

月華夫人以爲關山月是邀她同行，因爲他們是母子，而對方又與劉幼夫在一起，其他人也都覺得月華夫人同去是最恰當了，誰知關山月接着道：「母親！請您把黃蝶借給我用一下！」

月華夫人道：「月兒！難道你不要我去？」

關山月點點頭道：「是的！這一次只要借重您的劍，至於伴行的人，我現在不宜佈，而且也不想給大家知道，目前天魔敎不會再對我們怎麼樣了，因此我們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明天一早，請您跟其他的人一起到您的廣寒宮中去，把那個地方重建起來，一來是爲了記念我的父親，再者我們也要利用那個地方，作爲與天魔敎對抗週旋基地！」

月華夫人想了一下，終於把劍解下來，交在他手中。

關山月接過劍，又輕嘆一聲道：「母親！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向您聲明，這一次我碰上劉幼夫，絕對不是爲了我們之間的私仇，他與謝靈運那種人混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回到您的身邊，成爲您的乖兒子了……」

李塞鴻又問道：「關公子！你準備什麼時候啓程？」

關山月畧作思索道：「今天夜裏，我會約好我選中的同伴，偷偷地離開各位！因此我現在就向各位辭行，到時候不驚動各位了！」

一鷗忍不住道：「關公子！你究竟選中了誰，我們都會尊重你的決定，不會妨碍你的！」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我心中想定了一個人，但不必說出來，那個人自己也知道的，我相信當我上路時那個人已經在等着了！」

大家見他說得很神秘，自是不便追問，而且此時天色近黃昏，夜晚即將來臨，大家都覺得不必急在一時，只要晚上注意一點，那謎底就揭曉了。

於是把侍書等人都召了回來，大家圍在樹林裏，取出携帶的乾粮與水袋，草草果腹，各自分開休息了。

每個人都經過了半天的苦鬥，大家都相當地累，可是每個人心中都懸念着關山月的離去，都不肯閉眼。

只有關山月一個人，倚着一株大樹，心安理得地進入夢鄉，大家等了半天，始終不見他的動靜。

月華夫人疲累侵襲得闔上了眼睛，又被凜烈的朝寒驚醒時，關山月與他的明駝都失去了踪跡。

林子裏只剩下她身邊的五個侍者，其餘的人都不見了，她不禁怔了一下，問身旁的入畫道：「公子呢？」

入畫笑笑道：「公子是最後離開的，其他的人都在公子之前先走了，他們都希望是公子所選中的同伴，所以都按照自己所猜測的方向，守候在路上去了，但不知道是那一個眞正摸對了地方！」

月華夫人想了一下道：「我們在這兒等等吧！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有希望，其餘的人馬上會回來的，入畫！你們怎麼不去試一下呢？」

入畫一笑道：「婢子倒是猜得準公子的去向，只是自慚形穢，跟了去也帮不上忙，還是留着侍候夫人吧！」

月華夫人微異道：「妳知道公子上那兒去？」

入畫咬着嘴笑笑，月華夫人却迫不及待地問道：「是什麼地方？」

入畫笑着說道：「夫人與李仙子，都到過那個地方！」

月華夫人幾乎要跳起叫道：「千蛇谷！這怎麼可能呢？」

入畫正經地道：「不但可能，而且絕對不會錯，您與李仙子從千蛇谷回來後，把谷中的情形絲毫無隱地告訴了大家，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自然也會把這件事通知謝靈運，他得知世上有着蛇神這樣一個異人時，能不動腦筋嗎……」

月華夫人道：「動腦筋也沒用，蛇神的武功高不可測，他與幼夫二個人就能奈何人家了嗎？」

入畫搖頭道：「他們不是去與蛇神爲敵的，最大的目的是在拉攏蛇神以爲其用，得到蛇神之後，他們就不怕任何人作對了！」

月華夫人搖頭道：「妳越說越玄了，蛇神怎會爲他們所用？」

入畫道：「謝靈運是個相當厲害的脚色，他眞要打這個主意，一定具有相當的把握，婢子姑妄言之，夫人不妨姑妄信之！」

月華夫人急道：「這倒不能忽視，看來我們應該追着去看看，月兒一個人可能應付不了這麼多，要是被他得了手……」

突然旁邊閃過幾個人，却是李塞鴻，一鷗與苦海慈航，老和尚笑着道：「夫人不必担心，關公子絕對不會輸給那個魔頭！」

月華夫人詫然道：「你們都回來了，月兒跟着誰在一起去了呢？」

李塞鴻微笑道：「夫人看看少了那一個？」

月華夫人檢視了一下，只有蛇姬江帆不在現場，不禁眉頭微蹙道：「江姑娘……」

李塞鴻笑着點頭道：「我們幾個人與入畫姑娘的想法一樣，所以不約而同地都趕在一條路上，可是見得江姑娘也走上那條路時，我們都自動地退了回來，連身形都沒有現，眼看着她追上關公子，同乘明駝而去！」

（未完待續）

譽滿東南亞武俠雜誌之王

招牌最老
創刊於1959年3月

武俠世界

作家最多
網羅東南亞港台名家

週末最佳精神食糧！

插圖生動，印刷精美，內容豐富，質量優厚！

以下為本社部份名作家及其名作品
（排名不分先後）


紅先生
撰著：過 關 刀


高 庸 先 生
撰著：禍 水 雙 侶


諸葛青雲先生
撰著：十二神龍十二釵


臥龍生先生
撰著：鏢 旗

逸先生
撰著：鏢 客 行


曹若冰先生
撰著：魔 中 俠


東方英先生
撰著：風塵怒俠


慕容美先生
撰著：天 殺 星


玉鑫先生
撰著：無毒丈夫


東方玉先生
撰著：勝 字 旗


喬 奇 先 生
撰著：國際警探網


柳殘陽先生
撰著：神 手 無 相